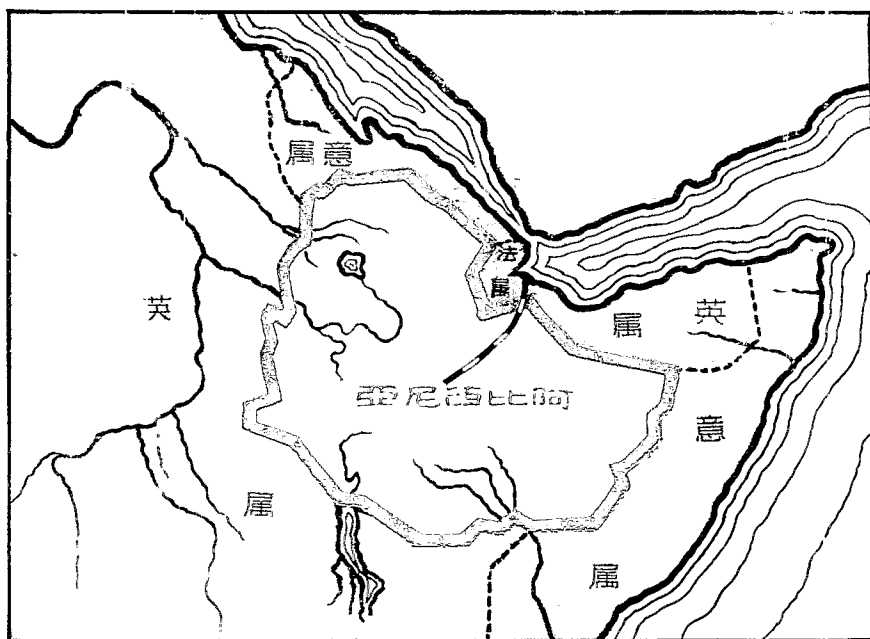


亞尼西比阿的夜前爭戰

蒼哥拉發

譯龔林彬陳



商務印書館發行

Ladislav Farago
陳 彬 蘇 譯 著

戰 爭 前 夜 的 阿 比 西 尼 亞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3 0661 7764 7

762.9

7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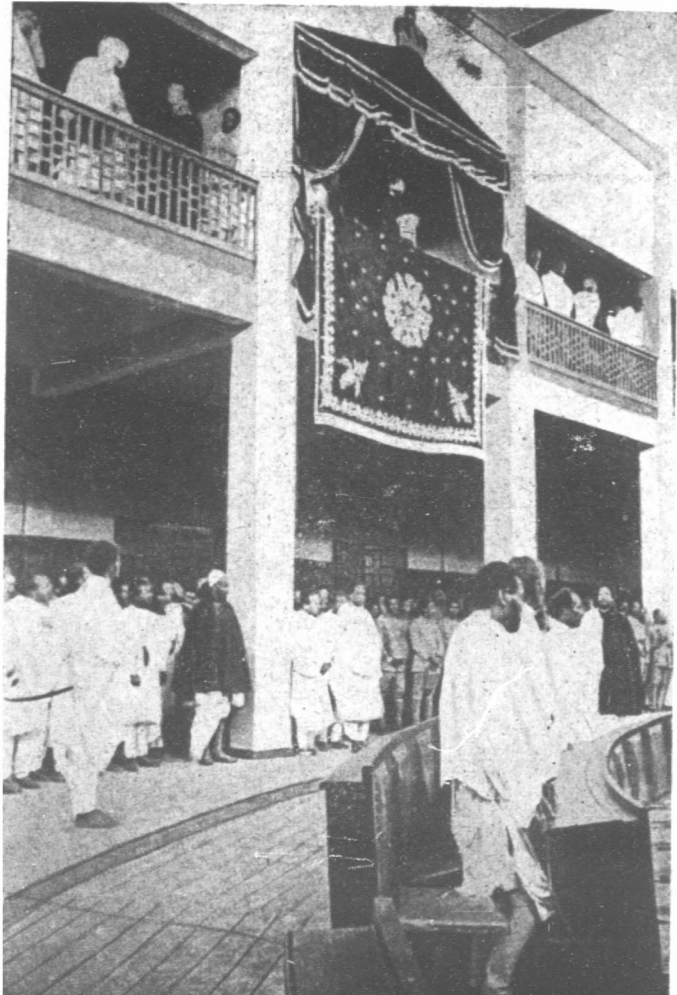
3



阿皇海里塞拉西「萬王之王」，「猶太的獅子」



阿皇在餐室中進膳



阿皇親臨國會御臺上舉行開會典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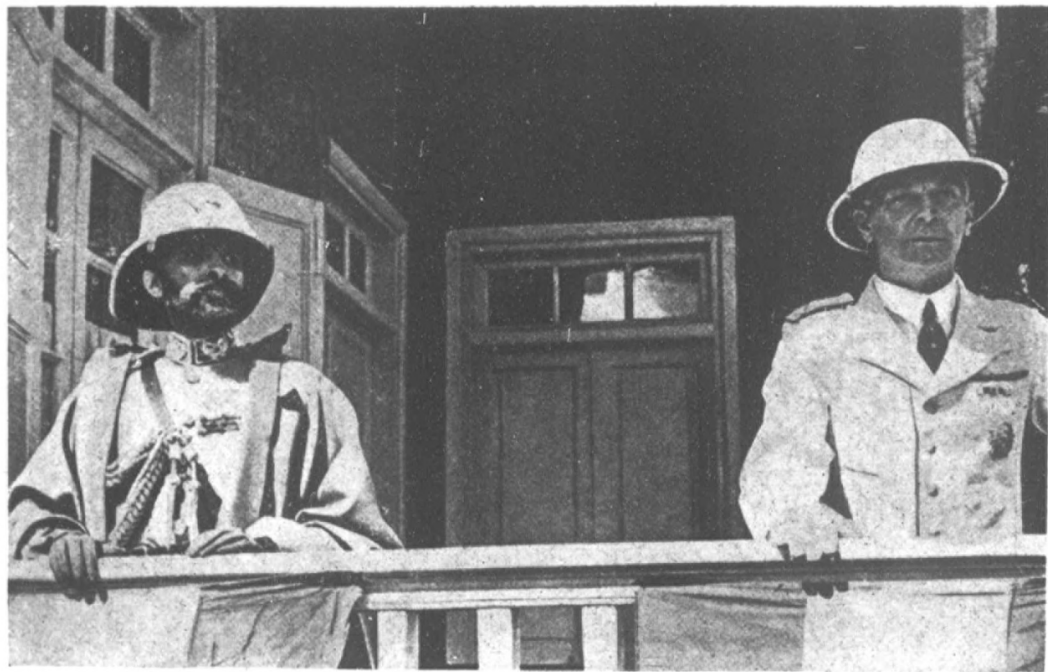
各部部長敬聆阿皇訓詞

從左至右：外交部長，農業部長，財政部長，教育部長，郵務長，阿迪斯阿
巴巴總督，前立者為唯一的人民代表，



宮 中 的 宴 會

從左至右：皇叔，司法部長，塔姆大尉的夫人，阿皇，某外賓的夫人，
維爾琴將軍，侍從執傘官，塔姆大尉，



阿 皇 和 維 爾 琴 將 軍



阿 皇 的 汽 車



阿比西尼亞皇后曼嫩與海納醫師



阿 太 子 麥 康 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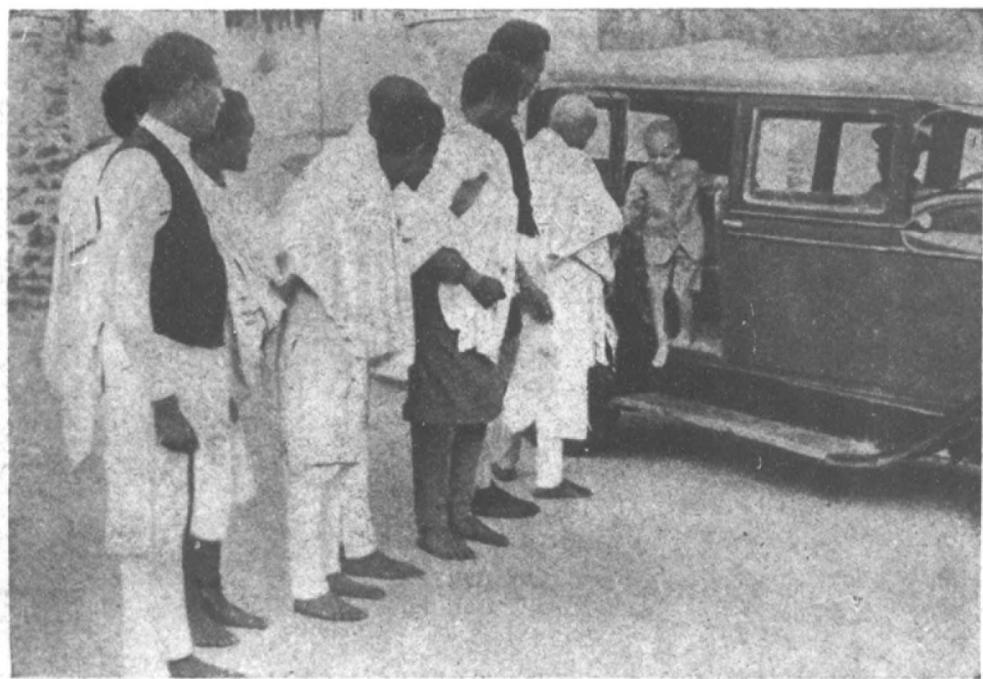
王子沙里塞拉西



陸軍部長木魯哲塔 (Ras Mulu Geta)



外 交 部 長 赫 洛 衣



外 交 部 長 赫 洛 衣 之 孫 及 其 僕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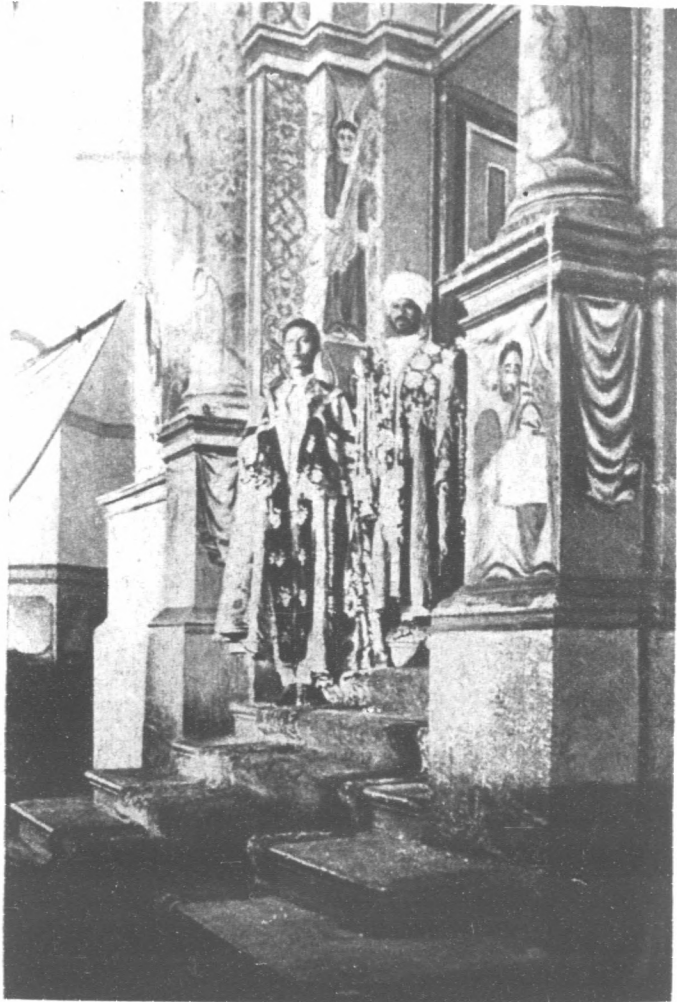
巴 爾 察



阿迪斯阿巴巴科普教堂主教基立洛斯



基立洛斯和懇求者



阿迪斯阿巴巴禮拜堂之至聖門
(the Door of the Holy of Holies)



阿比西尼亞頂捧十誠牌的僧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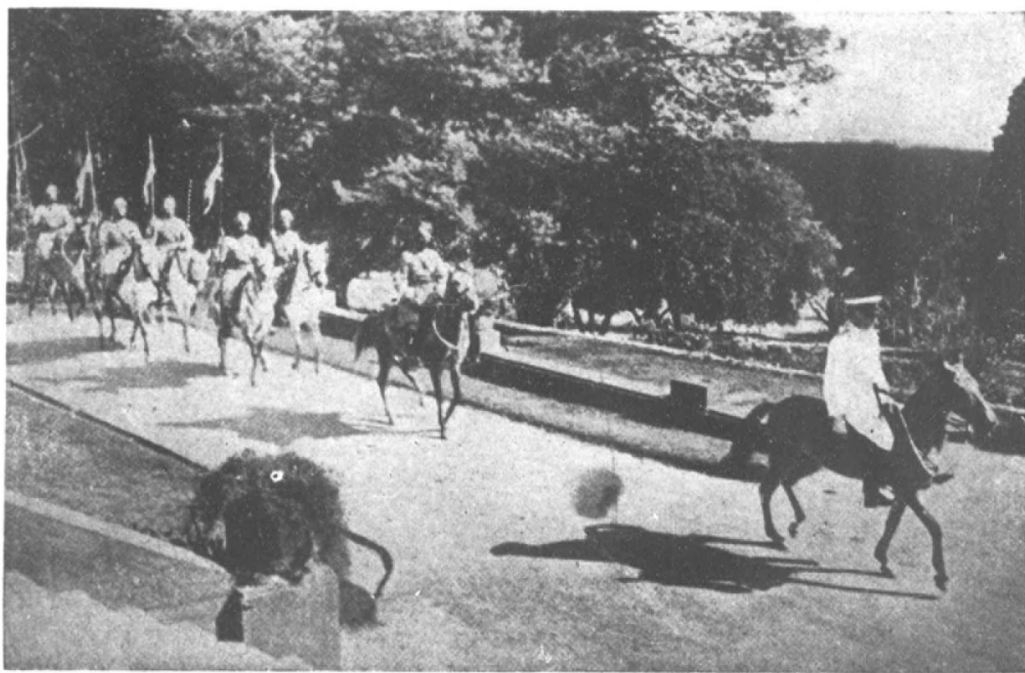
波西拿省長爾拉哈



哈 拉 爾 主 教 海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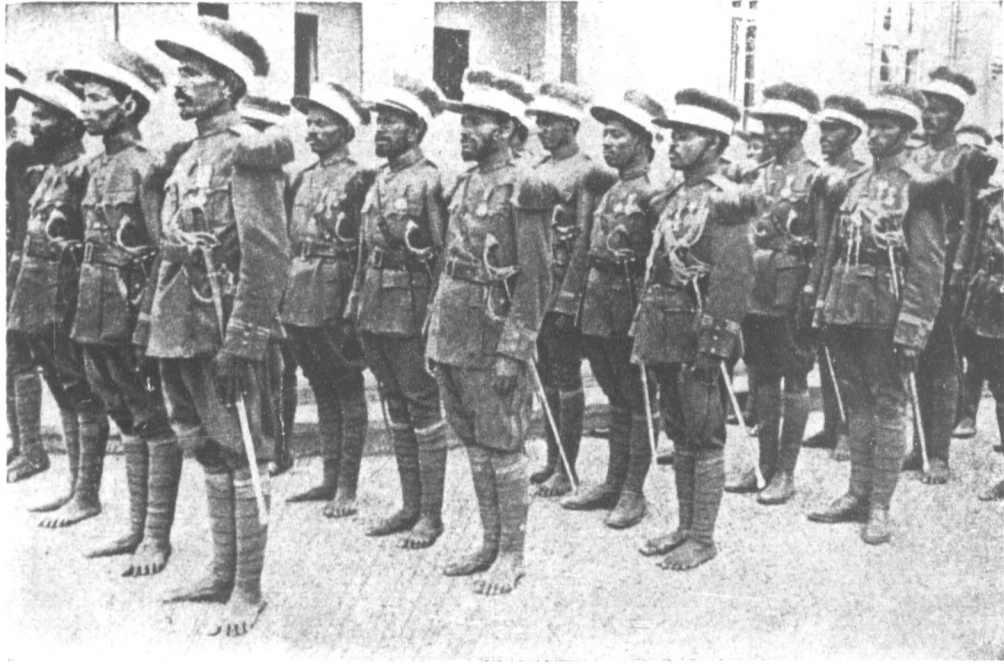
意大利公使文西伯爵



巴登爵士之入觀阿皇跟隨者爲印度衛隊



阿 比 西 尼 亞 的 騎 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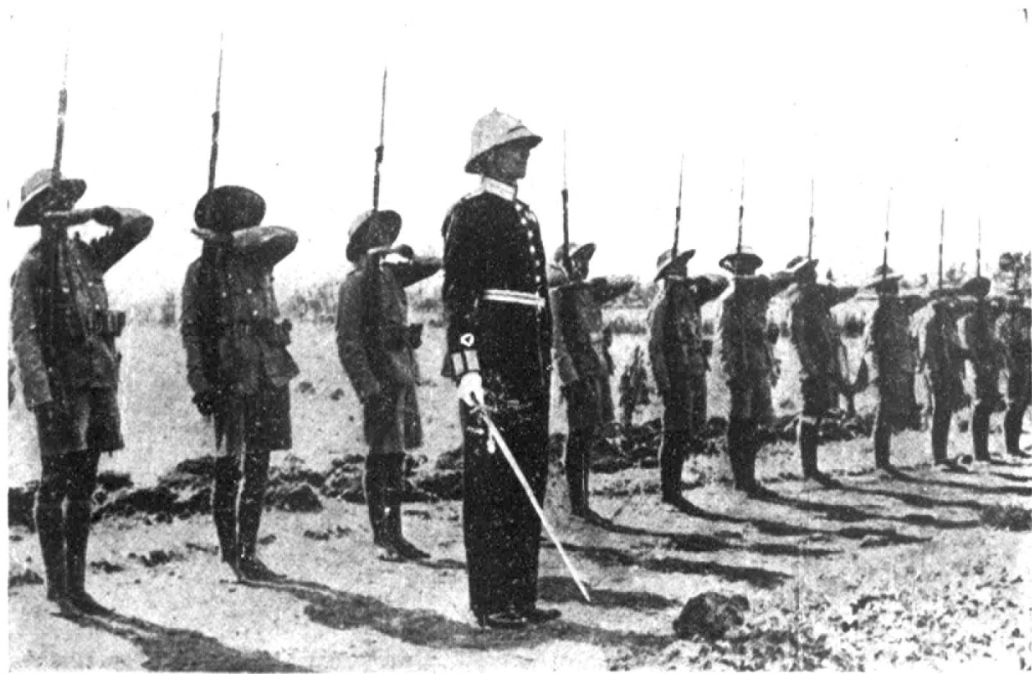
禁 衛 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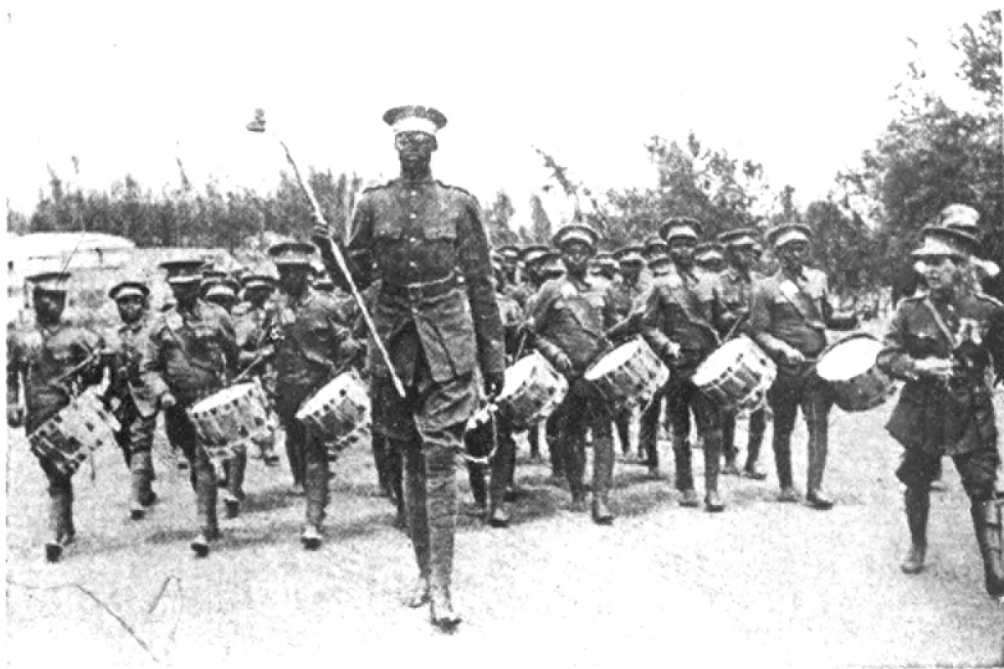
禁 衛 隊 指 揮 官



禁衛隊軍官的服裝



外籍軍官訓練阿比西尼亞的軍隊



阿比西尼亞的軍樂隊 右方爲瑞士籍軍樂隊隊長



手 拿 犀 牛 皮 盾 牌 的 台 那 吉 爾 武 士



阿比西尼亞之雜色軍人



安哈拉酋長節日所着的服裝



童子軍登樹練習射擊



童 子 軍 吹 喇 叭



學 生 戲 足 球



爲已釋放的奴隸之兒童而設立的學校



他的父親是一個奴隸。



病人以鎗彈付診費



吉比——第一庭院內之羣衆

A. 米尼立克的陵墓 B. 皇帝的看臺 C. 覲見廳



阿 迪 斯 阿 巴 巴 的 米 里 立 克 廣 場



阿 迪 斯 阿 巴 巴 的 商 場



阿 迪 斯 阿 巴 巴 的 歐 人 住 區



阿 迪 斯 阿 巴 巴 之 新 意 大 利 醫 院



犀 牛 特 別 快 車



狄里達華車站



乞行兒童利馬索中車站火車

Oh, my master, and lords, Will you give me a copper.



鋪 劑 藥 的 開 所 恩 作



藝術家印吉達和他的作品



印 吉 達 的 夫 人



哈 拉 爾 的 街 道



哈 拉 爾 之 貧 民 住 區



哈 拉 爾 的 索 馬 里 女 子



阿比西尼亞人之在地洞中鑿殺



阿 比 西 尼 亞 的 村 落



阿 比 西 尼 亞 空 中 蝗 蟲 之 飛 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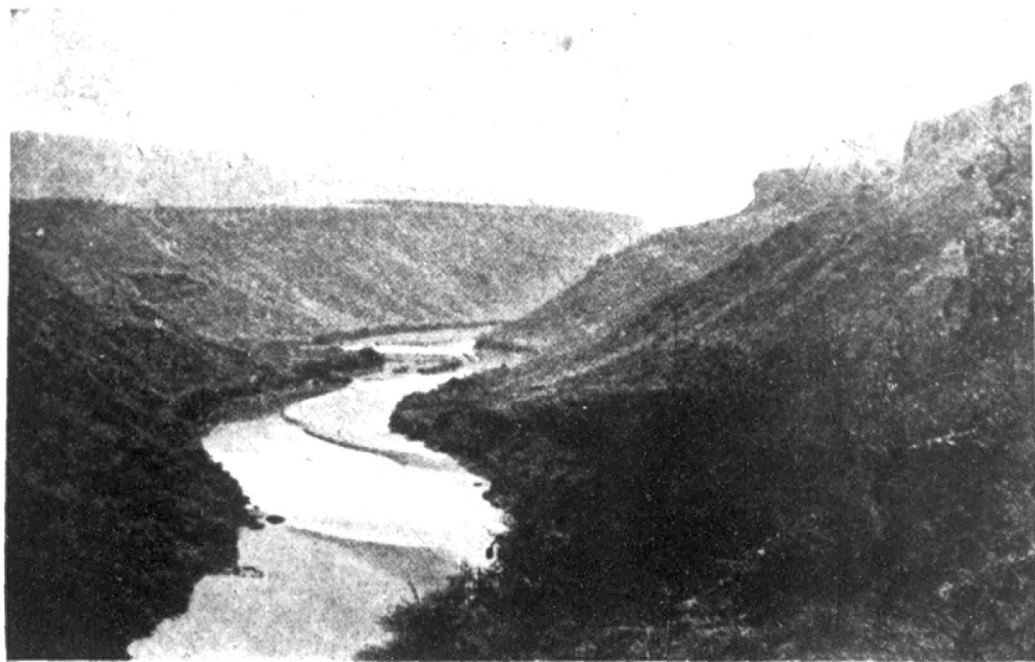
郵 差 中 途 休 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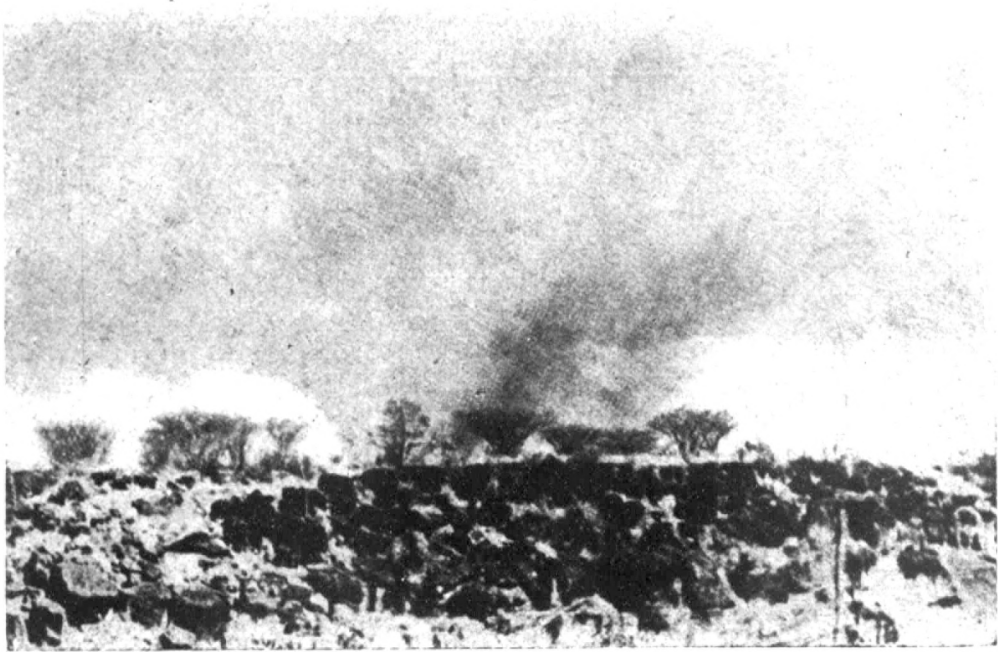
【 蠶 狗 吠 山 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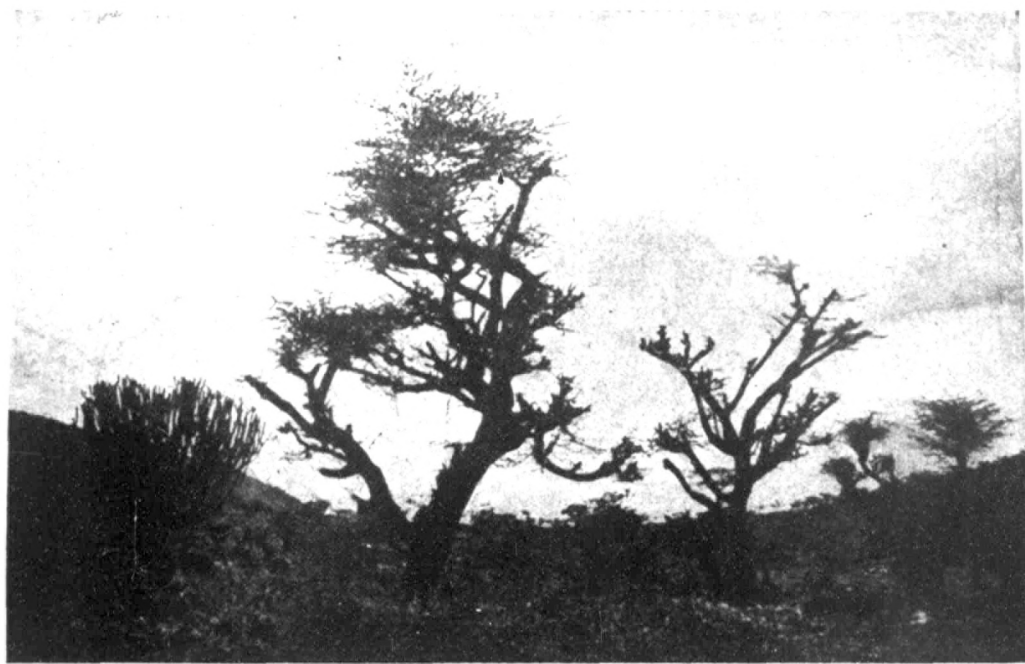
溝 旁 汲 水



藍 尼 羅 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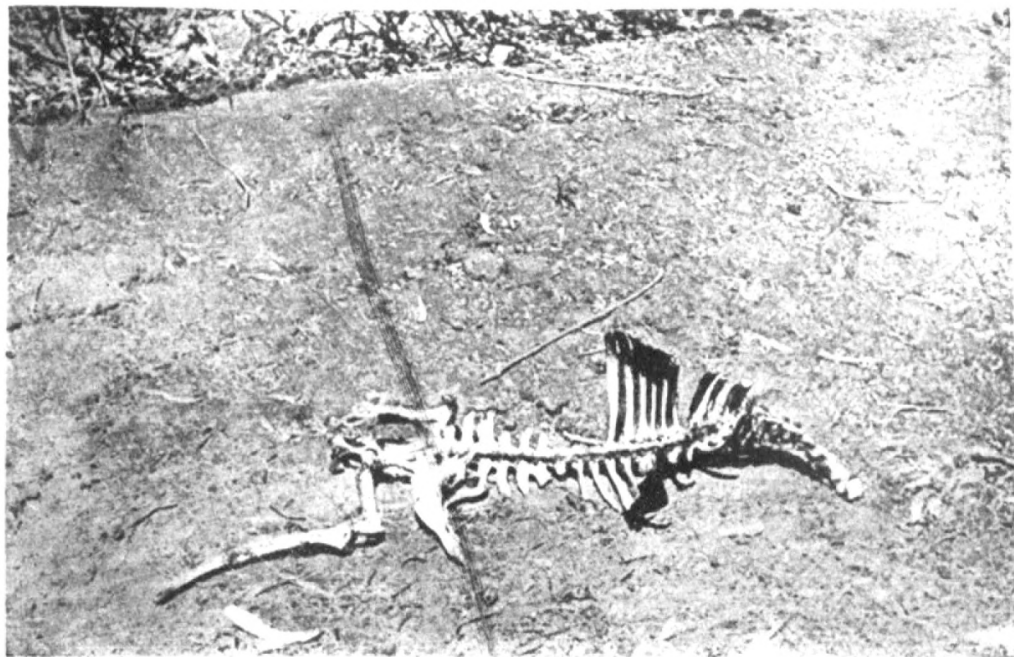
枯 草 枯 木 因 酷 熱 而 被 燒 毀



奧 迦 登 的 景 物



奧格登沙漠起風沙時之景况



驃 被 射 殺 後 所 存 的 骸 骨



鎖了手銬的債主和負債者

譯序

雷笛士拉斯·發拉哥 (Radslas Parago) 於一九〇六年，生於匈牙利的克休哥 (Contgo) 地方。二十一歲時他赴柏林從事出版工作。他常於暇時撰稿投寄德國與匈牙利的報紙，於是他即以新聞記者為職業。因為他習識四國語言，所以他擅長國外的報告。因為工作關係，他遊歷了歐洲各國以及美國、土耳其與遠東，他常被派至世界重大事件發生的地點去採訪新聞，所以他已被公認為此種新聞報告的專家了。

當哇爾哇爾事件的消息開始傳佈出來的時候，發拉哥先生是在倫敦。他就立刻起身回到柏林，數日後聯合新聞社懇請他於十天內動身赴阿比西尼亞。六日後他已在旅途中了。在阿國他考察了三個月之久，他一到阿迪斯阿巴巴，并不和其他外國新聞記者一樣終日株守於京城。謁見了阿皇與政治領袖，訪問了阿國內地人民及目前認為危險地點的邊境。這一國家已成爲目前世界

各國報紙的「中心」題材，而關於這神祕之邦的本身是很少爲人知道的。這個黑色帝國有其特殊的歷史與傳統，現在站在狂風暴雨的前夜，處於進化與反動，獨立與附庸相爭衡的千鈞一髮之時。

譯者試將這一還是封建勢力統治着的國家的現狀加以解剖。他想和其他歐洲人在那裏大事狩獵一樣，獵得一些消息。他用以裝獵獲物的袋子就是這一部書。

本書在英國出版，今年八月初版，一個月中已經三版了，其傳誦一時，概可想見。

目次

第一章	出發	一
第二章	世界上最貴的列車	一四
第三章	阿迪斯阿巴巴——影子的城市	二七
第四章	阿迪斯阿巴巴的司法	三七
第五章	獲得消息	四七
第六章	在阿迪斯阿巴巴的歐洲人	六三
第七章	有二百萬僧侶的教會	七五
第八章	毒藥與辯論——阿比西尼亞政治的乖離	八四
第九章	皇帝的金湯——吉比	九五

第十章	朝見猶太的獅子	一〇五
第十一章	皇族	一一五
第十二章	沒有議員的國會	一二八
第十三章	我們都準備着死	一四〇
第十四章	非洲的拉斯蒲丁	一五三
第十五章	世界上最年輕的軍隊	一七一
第十六章	貧與富的阿比西尼亞	一九二
第十七章	夢想的皇帝	二一〇
第十八章	軍火輸送隊	二二四
第十九章	阿迪斯阿巴巴的星期日	二四二
第二十章	在阿比西尼亞的意大利人	二五七
第二十一章	阿比西尼亞的白皇帝	二七六

第二十二章	阿比西尼亞的冒險者	二八八
第二十三章	可憐的被釋放的奴隸	三〇〇
第二十四章	再會罷阿迪斯阿巴巴	三一二
第二十五章	哈拉爾的叛亂	三二五
第二十六章	奧迦登醫師的兩難之處	三三五
第二十七章	奧迦登的黃地獄	三四五
第二十八章	猴戰	三五四
第二十九章	奧迦登的五個問題	三六一
第三十章	多恩蘭的國旗	三六八

戰爭前夜的阿比西尼亞

第一章 出發

在一個陰鬱而寡歡的正月下午，倫敦街上發現了關於阿比西尼亞的新聞紙廣告。『阿比西尼亞的流血事件』一個廣告說：『殺死了一百三十五個人。』另一個廣告說：報上的紀載都很短，都是羅馬來的消息。在阿比西尼亞京城阿迪斯阿巴巴（Addis Ababa）的通信員，這時還沒有知道哇爾哇爾（Walwal）的事件。我那時正經過倫敦，倫敦給予我的趣味，比了阿比西尼亞的消息爲甚，因此忘卻了阿比西尼亞，這是太遠了，有些顧不到。

但是阿比西尼亞是不可以輕輕放在一旁的。報告漸漸的來得多了，報紙上時常提起這個國家了。後來這個遙遠而不爲人所知的帝國，竟成了日常談天的資料，大衆都注意起來了。阿比西尼



亞立刻就成了人人所知的國家了。此後我就回到柏林。這時晚冬剛在歐洲開始，雪鋪在街上，寒風在房屋之間呼呼的響着。我渴想着南方，可是並非阿比西尼亞！

同時，阿比西尼亞已開始了牠的新作爲；牠的消息在歐洲報紙的首頁上出現了。在德國，這問題就爲人特加注意地研究着，因爲德國是和意大利有着牠自己的緊張關係的。

因此，等到我的主任突然問我：「你能在十天之內動身往阿比西尼亞去麼？」的時候，我就不覺得什麼驚奇了。

十天，嚇！這樣短的時間要準備這樣長的旅行，但是我立刻就熱烈地說：「好。」辦公室的外間掛着一張航線廣告的舊地圖。我藉着這張地圖，第一次在心理上刻下了阿比西尼亞的印象，牠在遙遠之處，離開赤道沒有幾度，離海岸很遠，處於若干大國殖民地之間。我在電話簿子上找不到阿國領事館的名稱。德國外交部解釋說：這是要找「愛西歐比亞總領事館（Ethiopian General Consulate）的。我承認我那時實在不明白阿比西尼亞的事情。我需要於阿國地方和人民的知識，所以我立刻就到那總領事館去。那位駐柏林的總領事，斯推芳少校（Major Hans Steffen）不

幸不在館中，他已經回國了。他的代理人，是一個年輕的受僱的德國官吏，很公開地對我說，他的主任正在想將飛機和防空器械賣給阿國政府。他對於他所代表的國家，也不知道什麼。

『你可以先乘船到吉波底 (Jibuti)，然後乘火車到阿迪斯阿巴。你必須要有入國的允許纔可以走，我還得爲你從阿迪斯阿巴去取來。什麼時候你打算動身？』

『在十天之內，』我回答。

他笑我了。『那是不可能的，至少須要六星期，我們纔能得到我們請求的答覆，即使用電報，也須三星期纔會有回信。』

『爲什麼要費這許多時間？』我問着，很是沮喪。

『那是他們在阿比西尼亞辦事是如此的，』這位代表說，『那些人做事情都非常慢的。』

然後他又解釋給我聽，我必須備帶被單和毯子，因爲假使我不帶，也許在旅館裏的牀上，我要弄到癩病或其他傳染病。末了，他寫出了一個電報稿子，報費是十五鎊。『了不得！』我心裏想：『假使一個電報所費如此，那末這一趟路要化上多少呢？』

在旅行社，我真驚喜之至，旅行社的職員比了那位總領事的代理人，更知道阿比西尼亞的事。情。『在最近幾天之內，來問我們的信多得像雪片，』他安排我的旅行票的時候解釋給我聽，『往吉波底的船，人很擁擠。我勸你先打電報到馬賽去預定你的艙位，』他也發了一個電報，那張船票，他取費八十五鎊。

在柏林的一條冷落街上，還開着一片小小的熱帶服裝店，這是德國有殖民地時代的殘痕。我的生意，便作成了這片店。店主用熱切的熟知一切的微笑接待我。

『你要往阿比西尼亞去麼？那末你至少須有三套麻布衣服，一件白的吃飯短衫，和一條淺黑色的褲子，多種遮日帽，一隻熱帶藥箱，一切行李都要裝在鉛皮的旅行箱中。我是知道你需要些什麼東西的，先生，我在那處住過十四年哩。』這位店員在量我身材以便製成白衣服時，就和他談着。我試戴了遮日帽，檢查了鉛皮衣箱，甚至還買了蚊帳。『在阿迪斯阿巴巴，你將遇到發生瘧疾的危險，』這位店員說：『我勸你不要睡在別人的蚊帳裏。癩病的危險就是這樣染着的。』又是癩病的警告，阿比西尼亞開始叫我心驚肉跳了。

同時，卻遇到了一個奇跡；阿比西尼亞外交部，在四十八小時內就給了我入國的允許。我收到了一張往愛西歐比亞帝國去的清楚的簽字護照。在我的主任問我可以往阿比西尼亞去否的六天之後，我已經上道往馬賽，預備從那裏乘着擁擠的墨麥公司的法立克司盧梭號，到吉波底去。不料船上非常的空！全船乘客共八十人，其中只有三個人是到吉波底去的。『怪呀！我想。』似乎誰也不知道阿比西尼亞的事情的。』

可是我錯了，船上有一個茶房是在阿比西尼亞南方的阿魯西（Arusi）省住過六年的。這位船員是告我阿國正確情形的第一人。他正是我那一艙的茶房，他看見了我的船票和行裝。

『你正是要往吉波底去麼，先生？』有一天他問着說。

『不，』我驕傲地說：『我是要往阿迪斯阿巴巴去的。』

『那末爲什麼你帶了那些白衣服呢？在阿迪斯阿巴巴是用不到這種東西的。阿迪斯阿巴巴高出海平面八千尺，天氣正和地中海差不多。』

那時我只相信那個衣人的說話，而不相信這位船員，直到後來，離開阿迪斯阿巴巴還有八十

哩的時候，我受凍得很，纔知道那位自稱熟悉的熱帶專家，對於阿比西尼亞也是一個外行。

我們的法立克司盧梭號是A級的東方汽船，正在直航往神戶去。他是喬治斯菲立巴（Georges Philippart）的姊妹船，後者是在阿登（Aden）海灣燒沈的。當然，我這個消息不是從旅行局，而是從一個法國船上不幸的機師那裏得來的。他的同伴給他在這條船上找到了一個棲宿之處；現在他一直恐懼着。他夜裏睡在甲板上，時將一個救生圈放在他的寢衣之下。他一次知道我們這一次的航程是這條船的末一次，他更加怕了；原來這條船爲了走得太慢，就要改造了。

我們的航行，經過了好幾個時季。五天到波賽（Port Said），再四天到吉波底。在地中海中，春天的暴風還在發動着，可是在蘇彝士運河裏，夏天早已到了。在紅海中，我們被熱帶的赤日照着，幾乎熱得發昏，我們的面孔在簇新的遮日帽之下，發着炎光，這些遮日帽呢，是我們半夜裏在波賽的西門阿士德（Simon Arzi）買來的。

在蘇彝士運河的愛斯買利亞（Asmailia），我們初次遇到了意大利軍隊的運送艦。牠們停在離開我們稍遠的地方，我們都走甲板上去看，從我的望遠鏡中看去，在他們的甲板上似乎沒有什

麼人。年輕的北部意大利人，都在熱帶的酷暑中昏倒了。在船上有許多摩托運水車，和若干平常的郵車。

自從這一次後，阿比西尼亞就成了我們談話的惟一題材。有一個蘇彝士運河公司的職員，和我們同時由波賽到蘇彝士的告訴我們說，意大利有這些船要通過這條運河，所費的錢是非常可觀的。每一個人要付捐稅七法郎，每裝費一噸要二十五法郎，據他說，我們方纔初次遇見的船，已是墨索里尼派到愛立特里亞（Eritrea）和索馬里蘭（Somaliland）去的第一百五十條船。他算給我們看，就到那一天爲止，意大利僅在通過蘇彝士運河這事上，已經付出過三千九百萬法郎的通行稅了。

在運河中遲遲的航行，叫我的神經很是不安。我要緊到阿比西尼亞去，親眼去看看那些自命通曉詳情的人所說的話。在第九天，那小小的法屬索馬里蘭港在我的望遠鏡中看見了。吉波底用那永久的藍天，有鹽礦的發光的山嶺，和另外一條燒燬在這港中的法國郵船的殘物，歡迎着新來的旅客。

在我們登岸之先，吉波底的乞丐就聯合了來包圍我們。他們都坐着小艇，從船的四週聚攏來，喊着『一個蘇(Son)先生！』他們甚至可以潛入海底裏去找旅客們故意丟下去的錢幣。這的確是不合法的。總督曾出示禁止過，因此大為這處的黑人社會所不滿。他爲了要恢復他的已失的民心，便廢止了另一條也是爲黑人所恨的法律，就是禁止土人們在下午七點鐘以後，再在街上出現。

吉波底是一個希奇而偏僻的地方；雖然在赤道上，可是牠儘有一個法國城市的苦樂並存的意味。所有的房子都在光亮閃耀的空氣中發出白光，可是人民的面色都是黑的。這是一個黑與白的城市。有種種不同的情趣；居民有些在高興快樂，有些在愁苦煩悶，有些富，有些貧，有些驕傲，有些謙和。

這是一個美麗的城市！這是一個可怕的城市！最重要的，這是一個炎熱的城市。汗珠成串地從那很通氣的遮日帽下的前額上滾滾而下。炎熱煩擾着人的四肢，簡直不能再多出汗了，——融點就要到了。早上九點鐘，街上早已肅靜，一無動象，好像有什麼術士使那些居民消滅了。可是他們只在躲藏着，一天的工作是在上午五點鐘開始的。甚至官廳辦公室，也從上午九點鐘關門到下午七

點鐘。郵政局在這時間也是關門的，總督則在晚上八點鐘，方纔見客。吉波底的最高聲音是電氣冷氣機的營營聲。起先我聽見這種鬧聲，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飛蟲呢，還是飛行家？原來是電氣冷氣機，在這些熱帶旅館中，可以作為奢侈的記號，並不是自來的冷熱水，也不是砌在牆裏的衣櫥，也不是汽車間，就是這種電氣冷氣機。將這些東西裝在臥室裏是舒服的，因為在吉波底，夜裏簡直不能入睡。空氣和濁水一般，簡直叫人不能呼吸；人只好張了口吸氣，有如一條魚困頓於高而乾燥的地方。

下午七點鐘之後，郵政局的電報處開放了（其他多處，須待八點鐘纔開放），街上纔有人往來。堂倌們將桌子椅子放到露臺上人造棕櫚樹的下面去。這些棕櫚樹，在這鄰近赤道的地方，卻是從法國運來的，先來的客人早已登在那處了。大家都按着熱帶地方的習俗，飲着他們的威士忌酒。街上人逐漸多起來了。汽車開得很快，還有許多世界上最漂亮的出租汽車。本地的索馬里蘭人，最喜歡坐汽車。他們向外來的客人要求，或者作他們的嚮導，賺得了幾個錢，就去坐一下汽車，將錢用完。坐汽車是吉波底土人的熱心之事。

可是在別方面，這個城鎮也很近於俗慾的。其中有一端，便是夜間生活。這處有許多夜間開設的咖啡店；甚至還像巴黎一樣，有一個流氓區域。所有這些流氓，也是專門和外客做生意的。我以為最有趣的是這些酒排間裏的女人，她們從腰以上都赤裸着；這些地方的人從前本來是完全赤裸的，現在還是這樣。她們的身體都很好，任何巴黎的舞女，看見了她們的肩胛，總是要生妒心的。她們有細小的，低扁而上仰的鼻子，和那賣弄風騷，帶些忸怩的動態。這種夜間咖啡店，時常總是滿座的，因為經過吉波底的人很多。在這裏，那些黑種流氓會用巴黎的方式，為旅客找尋黑種姑娘（十法郎）；在這裏，這些姑娘會跳淫蕩的舞（二十法郎），也可以給你作任何消遣（三十法郎）。

她們甚至可以給你照相，這是在吉波底任何人不肯的事。這城鎮本來是嚴格的回教地方，而可蘭經是禁止照相的（一千三百年前的摩罕默德怎麼知道近代的攝影機呢？可是他的確有過這樣的話，真不愧為一個大先知）。女人都怕照了相會不能生育，但是這些姑娘們是不管這些的。

這些姑娘們的帶些挑撥性的短裙，在電燈光下閃飄着。牠們都是綢做的，在這裏人人都穿綢。

一船一船的綢由日本運來，便宜得簡直不值什麼錢。日本在這東北海岸一帶，大量傾銷着牠的貨物。在印度商人的店鋪中，每一件東西都是日本出品。

然而日本傾銷的真正市場，是本城中心的米里立克廣場（Place Menelik）。在這裏，一個人的背後往往要追隨着二、三十個人，最初他們將各種產物給你看，假使你一定要趕開他們（這不是理想，事實上你是趕不開他們的），他們就出『只有這一件』的手段來。他們注意着外客們的說話。假使他們聽見了『鞋子』一個名詞，至少會有五個人，立刻跑開去，十分鐘之後，在這廣場上佈置起一月鞋子店來。

在米里立克廣場上，可以買到下列各物：每顆三法郎的真正珠子、綢襪衣、毛瑟鎗、到阿比西尼亞的路上所用的鉛皮旅行箱、春藥、珊瑚、獅骨、每尾由三法郎到三法郎的魚（原來他們討價三十法郎，假使你還了三法郎，他們也就說，先生，你就買去罷。）只作八分尼（Prenning，德國銅幣名，值百分之一馬克）的十分尼銅幣、一九二四年的法國報紙、匈牙利郵票、英國香煙畫片、真正阿比西尼亞的銀器（捷克所造）、真正美宋（Missionier）磁器（日本所製）、真正法國香水（德

國所製、)真正柯龍 (Eau de Cologne) 香水 (法國所製、) 真正埃及雪茄 (美國所製、) 真正索馬里蘭小刀 (歌菲爾 (Guthrie) 所製、) 各種東西都有，但是各樣東西都是假的。假使你買了什麼東西，一聽見你的朋友只付出一半的價錢而得了同樣的東西，你一定要跳腳的。

本地警察，先在場上看了一回，然後舞動警棍，喊着「走開，」將賣東西的人趕了開去。賣東西的在前走，警察在後面跟，一直走到了最近的街角。在這裏，警察老爺取得了回佣，走開了，而商人們纔在場上重新出現，大家都是笑嘻嘻地。

這些商人究竟怎樣生活的，倒是一個祕密。我曾買過六雙襪 (日本出品、) 共六法郎。每雙只值一法郎或者二零二分之一辨士。我希望牠們能够穿着走九天路程，所以我想每雙穿一天半，也差不多了。我卻失望了。我一穿上腳，牠們就破了。而且只有上面一雙是合我的腳的，其他各雙只好給小的穿。不過無論如何，每雙只有三個半辨士，其中製造者、介紹人、輪船公司、吉波底批發商、警察、日本、法國、甚至售貨人，都還要賺去一些。只有日本人和吉波底的警察是靠着這些日本貨發財的，爲了牠們的巨量傾銷。

但是吉波底也自有其真正的風物。如鹽礦的諸山，高聳於棕欖樹之上，很爲奇妙。相近處還有綠洲，還有其他發起沙風來將居民逐到吉波底來的無窮沙漠。不過這城鎮的本身，實在叫人難於忍受。「還不如住到沙漠裏去的好，」有一個吉波底人對我說。只有很明白這城鎮的人，纔能懂得這句話意思。

第二天上午，我由碼頭邊的旅館，坐車趕到火車站，乘坐往阿迪斯阿巴巴去的列車，假使我脫了這班車，我只好再等四天。這是往阿比亞亞京都去的惟一的列車。在這一片多事的東北非地方，這條在戰略上有關的鐵路，每星期只有兩班車。

第二章 世界上最貴的列車

在火車站上，非洲人種的複雜，蔚成了大觀。索馬里蘭人、法國人、阿比西尼亞人、希臘人、阿米尼亞人、印度人、英國人、安南人、意大利人、黑人、白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種，都擁擠在月臺上。汽車和駱駝隊都走過此地。安哈拉（Amharic）的少女立近了巴黎婦人，索馬里蘭的戰士和意大利人並肩着，吉波底的車站，是文明的西方和原始的非洲之會合點。就在這種混亂之中，列車在等候着。這是世界上最貴的列車。

在十九世紀的末葉，有一個抱企業雄心的法國公司，忽然想到造一條鐵路，從法屬索馬里蘭的港口吉波底，通到那正在發展的阿京阿迪斯阿巴巴去。法國人是冒險家同時也是理想家，因為雖然他們被阿比西尼亞皇帝米尼立克二世的大事改革所鼓勵，而對於他們本國的利益，卻也關心着的。那時阿比西尼亞的貿易有兩條路，一條是經由英屬索馬里蘭的港口瑞拉（Zella），一條

是橫越蘇丹 (Sudan) 邊境的卡托恩 (Khartoum)。商人須走上許多星期，纔得到阿京，因此法國人想，假使他們造了鐵路，他們就能使一切交通經由吉波底了。他們組織成了法阿鐵路公司，共四萬股。米尼立克二世，給了他們造路權，他們所償價給他的，於其他許多東西之中，有來復鎗一百萬枝。這些鎗，大都是一八七〇年式的，現在還可以看見牠們背在阿比西尼亞兵士的肩上。

經過了說不盡的困難工作，從吉波底到狄里達華 (Dirdawa) 三百零九公里這一段，於一九〇二年告成了。這時米尼立克就用盡各種方法，來阻止鐵路的進行，最後雖然答應其繼續，但又提出了條件，這鐵路公司必須要國際化。

不過雖然有這個命令，鐵路的事情，還是由法國人管理着，在一九〇六年，終於恢復了建築。經過了六年多的光陰，八千多黑種工人，在沙漠、草原、火山區中的辛苦工作，於一九一二年，第二段的四百七十六公里，也完成了。這公司終於達到了他們的目的；吉波底由着鐵路和阿迪斯阿巴巴聯攏了。但是他們簡直已破產了，爲了要補償股東的損失，因此將他們的車價擡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價格。由吉波底往阿迪斯阿巴巴的單程旅費，須十六鎊；在英國這樣的路，兩鎊也就够了。貨物的運

費是每噸四十三鎊；在英國只要四鎊。誰也不高興付這樣的高價，所以貨物依然走着老路，用駱駝，由瑞拉和卡托恩起行。

歐戰以後，攝政王拉斯塔法立 (Ras Tafari)，即今海裏塞拉西一世 (Haile Selassie I)，竭力將國家近代化，因此這條鐵路就成了生利的營業，現在牠更是有利而重要了，法國外長賴伐爾到羅馬去拜訪墨索里尼的時候，就送了這公司的股票三千股給意大利，這不能說不是一筆重禮。

然而這條鐵路，不單是世界上最貴的，而且是最慢的。這部列車走完四百六十公里路，要三日兩夜的工夫。可是牠在夜間是不走的；因為所經過的地方，對於旅客和貨物的安全，都無保障。

自從和意大利發生事變以來，這條鐵路成了各種外交議論的主題。牠的重要似乎被人家說得有些過甚其辭，而鐵路公司卻因此而大獲其利。列車上現在是載滿了，當然不能預定座位，雖然在吉波底有通濟隆旅行社，也是沒有用。乘客必須於開車之前，在月臺等候實足一小時。先有海關上的職員走來檢查。我的行李等我一到車站，都打開了，鎗械的運入阿比西尼亞，是嚴行取締着的。

爲了取締，在吉波底就發生了一件新買賣。私販鎗械的人，就此應運而起；他們強求着白種旅客，在站前很謹慎的售賣着。有一個人將那邊一頓停着的四十節貨車指給我。『先生，那就是預備運到阿比西尼亞去的鎗械和子彈。兩星期之前由輪船裝來的。正預備將牠們送出去，但是巴黎有命令來，禁止一切軍火的交通。』他一定是在躊躇着，用什麼方法纔可以將這批貨物送出邊境。

平常要六個索馬里蘭人，纔能扛得動一隻大的衣箱，不過我終於先走入車廂，坐上我的坐位了。然而月臺上各種人物，卻引動了我，小販蹲在列車的旁邊，他們的貨物都攤在地上。甚至還有一個小酒館，出售阿比西尼亞的珍饈。機車還是三十二年以前瑞士所造的貨色。牠的名字叫做『犀牛』的確是名副其實的，因爲『犀牛特別快車』的行於非洲鐵路上，正和一隊牛車那樣的用盡氣力而受盡煩惱。司機是一個年青的法國人，戴着一頂他在馬賽買來的白的遮日帽。火夫是個索馬里蘭青年，本來是黑的，黏上了煤灰，就更加黑了。機車之後是五節灰色貨車，一部分裝貨，一部分便搭旅客。第三節封閉得很是嚴密，裏面是一個捷克軍火公司的樣品。假使這一節火車在路上出了毛病，我們這班倒霉的旅客就只好飛到天上去。可是護送着這批貨色的人，似乎處之泰然。他毫

不注意地在那正在旅行的火藥箱上吸着煙。

在這列車的中部，還有一節白車，引起了我的注意，這是白種旅客乘坐的車子，將近七點鐘時，在這非洲車站上，鬧聲簡直要震動天地，尖聲的汽笛吹起來了，我不覺吃了一驚，這部要走三天兩夜長途的列車，居然一些不錯地按着行程表，在上午七點鐘開行了。

在這節白人車子裏的旅客，一直經過了好久的時間，纔彼此融洽起來。他們甚至比了歐洲的鐵路旅行者更是不肯和別人往來，而彼此抱着懷疑的態度。各人都有他自己的祕密，或者至少假裝是有祕密的。其中有許多人是在歐洲犯了法逃出來的。他們在拘票還沒有送到他們手裏之前，就逃出來了。的確的，在這條鐵路上旅行的太太們、先生們，若用一個中產階級的眼光看來，一定是有着非常的、動人的、或者甚至傳奇性的事情的。他們是冒險家、獵取猛獸者、間諜、軍火商、或是摺藏者。其中亦時有非洲探險者，存望着將來至少要寫出兩卷書來，敘述這個「未爲人知的阿比西尼亞」。

我們的列車，有如慢慢地遊覽風景的公共汽車，喘着氣、蠕動着，經過了非洲的形形色色，熟度

真是叫人難受，有些地方，寒暑表在蔭地竟升到華氏表一百三十二度。羚羊一聽見機車的聲音，嚇得沒命的奔逃。有一頭猩猩不動聲色的熟視着，我們都從窗中看出去，等他動。一隊駱駝商人，在莊嚴的靜默中走過了。一頭駝鳥，並不如傳說那樣將牠的頭藏在熱沙中，大的仙人掌，長在鐵路的邊緣上。一羣犂牛，攪起了一陣如火焰般的塵沙。

突然間天空暗了下來，好像有一塊黑雲已經遮去了太陽。原來列車已在沙雲之中了。我們的步調，只好越走越慢，直到後來在前後沒有着落的鐵路上停下來。司機逃進了我們的車廂，我們關上了窗。一陣紅而兇猛的沙風來攻擊我們了。牠發了三小時的威。沙的旋渦，愈旋愈急，我們的車廂中，轉瞬間便充滿了細沙，在沈積到地板上之前，都飄蕩在空氣中。完全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排除這些微細的顆粒。牠們走進了我們的眼睛，我們的眼睛甚至搓擦得出血。我們的攝影機都弄壞了，我們關好的行篋，裏面都塞滿了塵土。然後這暴風和牠來時那樣的突然倏然，完全消散了。

太陽又照在我們的身上，列車繼續前進。不久有一個旅伴，法國陸軍少校，走了出去。他是到邊疆去接他同夥的班的。在那裏的軍官，每兩星期更換一次。歐洲人在這個沒有陰蔭的國內是耐不

住長久的。

十二點鐘了。『犀牛』已走了五小時，丟下了九十公里在我們的後面。第二站是多恩蘭(Dor-
onle)阿比西尼亞的邊境車站，綠黃紅的國旗，高揚在旗杆之上。大隊強壯的警察，都在等候着列
車的來臨。這些車站警察，都穿着破碎的制服。在他們肩頭上，攔着洪水期以前，米尼立克因讓與鐵
路建築權而獲得的來復鎗。然而他們在月臺上，卻維持了非常奇妙的秩序。在法屬索馬里蘭，每一
站上都擁塞着無數的乞丐，而在阿比西尼亞境內，則一個也看不見了。饑餓的索馬里蘭兒童，只從
遠處眼巴巴地望着富麗的列車。

黑色的邊境官吏出來了，向我索取護照，就在這個邊境，官吏們有極端嚴格的組織，很足以令
人注意。主任官披着肩衣，有四個副手隨着他。第一個帶着鎗，第二個帶着稅關的印章，第三個帶着
印泥，第四個則從旁看着。披肩衣的人檢查我護照上的簽字，我由於他那沒有表情的面容，立即知
道他是一個字也讀不出的。他對他那第四個副手說了幾句話，這個人便轉面向我，用完美的法國
話問我，「你有否得到阿比西尼亞官吏的簽字？」

『是的當然，』我回答着並且在我的護照上將那簽字指了出來。這五位邊境車站的官吏，然後用安哈拉（Amharic）語很熱鬧的談了一會。末了告訴我，我護照上的簽字是無效的。

『怎麼一回事？』我倉皇地問。

『啊！先生，柏林是太遠了。』

結果我又出了十個他拉（Tala，一種德國銀幣），獲得了臨時的阿比西尼亞官吏的簽字。其他的旅客，也一例待遇。某人是倫敦來的，據說也是太遠。某人是巴黎來的，一樣的太遠。還有些本來未經阿國官吏簽字過的辦理得最快。如是一共費了三小時，總算將這邊境章程履行完畢。

沒有多久，我又遇到了第二件驚奇之事。列車居然按時到達了狄里達華（Diredawa），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恰恰是四點三十四分。我們第一次走出了我們的白車，到旅館裏去過夜。成羣結隊的人，都來迎接列車。將近有五十個人，在狹狹的月臺上奔着。他們是這城鎮僅有的兩家旅館中的腳夫，總共分成了兩個集團。每一集團的前面，有一個人揮着他的手臂。他是旅館主人，他們苦苦地爭奪着每一個旅客。我們決不定，究竟住到那一個旅館。那個旅館的腳夫先搶到行李就算得勝，我

們沒有別法，只好跟着我們的東西走。大陸旅館贏得了我。這是一個美麗的，而且一看是舒服的旅館。我要洗一個澡。我從來沒有覺得我旅行過了一段路之後如此污穢的。

「對不起，可是我們沒有水，」經理希臘人道歉着。

「沒有水，」在晚飯時又重新聽見了一次，我們只好喝熱的，由法國運來的礦水。明天早上我們要裝熱水瓶時，又聽見了一次「沒有水」自從在吉波底看見了水之後，在路上便一直沒有看見過，因此我們惟一的慾望，便是能牛飲一下涼爽新鮮而澄清，有如在歐洲所得到的水。

在狄里達華，我經驗到了阿比西尼亞稅關的第一次行李檢查。喉嚨很大的關員立在低低的長凳上，將我行篋中的東西都倒了出來。我應該為我的打字機付三個他拉。這種活劇，在第二天早上，我們動身之前，又表演了一次。就是我的行李第二度被搜查了一次，而我又應該為了我的打字機再付三個他拉。離開狄里達華之後，我們穿過了阿比西尼亞的火山區。沿鐵路一帶都是不毛之地，死氣沈沈，但是在遠處，我們看得見肥美的園地，和那引人前去洗澡的湖泊。我正想用我的望遠鏡把這片美地看得清楚些，卻另有一個旅客來打破了我的迷眩。

「那遠遠的地方，」他說，「恰正是和這火山區一般荒涼的。你現在所看見的，只是幻象罷了。」他給了我一枝香煙，介紹了他自己，「我的名字是頓·法蘭西斯哥·格洛夫托·底·加拉勃里亞·台·普林西普·特·吉拉(Don Francesco Groffo di Calabria dei Principe de Gilla)」

我們大家，連他在內，對於這個長長的名字，都大笑起來。他告訴了我們一個故事，講到他那位有着這同樣名字的祖父的。

「很吃力的打了一天獵，」那個故事說，「那位老翁迷路了，找不到回城去的路了。他決定在鄉間過夜，他去敲一個鄉下人家的門。裏面問他是誰？那位老翁就將他完全的名字告訴了出來。裏面有一個很不客氣的聲音說，『我家沒有這許多地方給這許多人住。』」

講這故事的人，是一個有趣的人，很可以作旅伴。他離開羅馬之後，坐了一條毀滅艦，用着全速率，趕到了馬撒華(Messava)。另有一條特派的船，將他從那裏帶到了吉波底，現在他是挾着一些祕密文件在旅行到阿迪斯阿巴巴。和他同行的是哈拉爾(Harar)的意大利領事和領事夫人。這位夫人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她有着意大利南方的熱情之美，她的染紅的指甲，在這毫無生趣的

荒野中，更加顯出了牠的妙用。白車中的全體白人，在將來的幾個月之內，都要離開婦女社會，所以更加豔羨着這位領事有夫人。但是在她一方面，她到這種阿比西尼亞城鎮來，簡直等於充軍，也並沒有什麼可樂之處。她肯陪着她的丈夫到這個陌生地方來，她可以算得一個女英雄。

美國駐吉波底的領事康台安（Condayan）君，也在我們這節車中。他曾在牛津讀過書，是精通阿國國情的學者，他和我談了好久，講到在阿比西尼亞帝國中要遇到的多種問題。『歐洲商人』他說，『如果要想和阿比西尼亞人做生意，他就必須留心到別處所不知道的困難。阿比西尼亞人是不懂得做生意的，爲了這個原故，所以看不起商人。而且阿比西尼亞人也沒有時間觀念的，因此一件買賣的結束，往往要費上很久的時間。』

另外一個旅伴是一個亞米尼亞人。他從前是吉波底的咖啡商人，現在則往阿迪斯阿巴巴去，爲一個丹麥的機關鎗廠作代表。另一個年輕奧大利人，也是我們的夥伴。他說，他準備在阿比西尼亞做一些事業。他在夢想着成功阿比西尼亞的陸軍師長。後來我在阿迪斯阿巴巴遇到了他，他卻在當着意大利醫院裏的汽車夫。

我們的列車又在前後不近站的地方停了一下，這時是有許多駱駝阻塞了鐵路我們都下了車，將牠們趕開。這不是容易的事情，因為駱駝是很頑固的畜生。

第二天，我們爬上阿華許（Avash）沙漠地火車站的時候，太陽正在下山了。這個車站是全鐵路中在軍事上佔重要的所在。我們已經高出海平面六千尺了。這地方的建築，宛如一個墩臺，保護着法國的利益。荒涼的土地上，環繞着堅固而厚實的磚牆，其中心處則開着一個旅館。窗子只是那堅實牆上的小洞眼，而且甚至這些洞眼還重重的加着柵欄。住到這裏面來的人，頗有身入牢獄之感。但是這種非常謹慎的防禦，是為抵抗野蠻部落和野獸而設。兇惡而倔強的台那吉爾（Dinka）人，時常要來驚動旅客，而在相近的大河中，阿華許山嶺中的一切野獸，每夜都要來飲水。還有了獅子更危險的，便是那些微小的瘡疾蟲豸。在這個牢獄旅館中住上一夜，說不定就會染上不治之症。我們吞了巨量的金雞納霜丸，直到覺得頭暈不吞。耳鼓都要震碎的鬧鐘，叫我們出去吃了夜飯。

夜帶來了一曲夜樂，——一個由獅吼、獵狗吠和黑種更夫被蛇咬後的慘呼，所組成的音樂會。

那被咬的更夫，到我們明天早上動身時便死了。

第三天，風景完全改變了。我們經過了繁榮的農田，在慕曲（Mojo），我們喝到了第一杯阿比西尼亞的咖啡。月臺上的兒童們，在出賣着剛從樹上採下來的香蕉，當我們一公里一公里的向高處行去，溫度卻是在一度一度的降低着。還沒有到阿迪斯阿巴巴，而在黑暗中已經看得出街燈來的時候，旅客們都先後走了出去，將他們的白色衣服，換上了蘇格蘭呢衣。而我則穿着我那美麗的、新的熱帶衣服凍得要命。

我們在這節白車中，疲乏而沈默，只等待着到站的時候。可是一到站，我們又弄得失魂落魄。阿迪斯阿巴巴有五個旅館，因此五個尋相罵的旅館老板都像角力般爭奪着新來的旅客，大約有二百個腳夫，都像拔河般拉扯着行李。住在這裏的歐洲人，有一半都來迎接列車，因為在他們單調的日常生活中，列車是他們惟一的興奮劑。我們曾被他們精密地看了一會，可是阿迪斯阿巴巴的稅關官吏，更加精密，對於我的打字機，又叫我完了另外三他拉的稅。

第三章 阿迪斯阿巴巴——影子的城市

在阿迪斯阿巴巴，我究竟住在那一家的旅館，真不是容易決定的事情，我在火車上就問好人家，這城裏那一家旅館爲最好，不料我們一走到月臺上那位告訴我最好旅館的人，就是一個旅館的老板，他所薦給我的是格雷西（Clayse）旅館。我懷疑着。各旅館的接客者從車窗裏跳了進來，將接客單給我們看。每一張上都印着「阿迪斯阿巴巴的第一等房子。」有一個寄宿舍招我去住，每星期三十先令房金。格雷西先生本來是一個文雅的旅伴，現在一變而爲危險的旅館主人，向我討價每星期兩鎊。帝國旅館是個得勝者，只因爲牠的經理所討的價是最高的。

在那美麗而新式，差不多和歐洲彷彿的車站前，又開始了一個戰爭。這次是出租汽車夫的爭鬪。我們在那裏爭論車錢，一直等到車站上的電燈熄了我們處在黑暗中的時候纔停止。這時我纔明白，我方纔所看見的並不是街燈，街上是沒有燈的。在那想不到那樣明亮的月光中，我們的行李

被裝去了，於是我們在銀光中走起路來。這是一個明月皎潔的良夜，車站對面塗金的代表着阿比西尼亞的銅獅像，映着長長的影子。房子上的鉛皮屋頂照耀得很亮，可是我們看不見什麼別的東西。晚上九點鐘，全城都已睡着了。

汽車在很好的柏油路上一直開過去。我們的旅館，位於城中心的一個小山上。在汽車裏，我時時想念着我在歐洲聽來的令人毛髮直豎的故事，尤其是那說到旅館牀上要傳染癩病的故事。可是我的恐懼都是沒有根據的，我的旅館——從前是曼嫩(Mannen)皇后的堡城——有一個最有能幹的希臘人在監理着。裏面的舒適，就等於歐洲的。我得了一個連有浴室的房間。我走進房間時第一件所注意的東西，便是我的臥牀，雖很潔淨，卻並沒有蚊帳在上。

「爲什麼你們不放蚊帳，」我問。

經理回答說：「因爲這裏並沒有蚊蟲。」

阿迪斯阿巴巴的確是世界上最合衛生的城市之一，地高出海平面八千尺，而處於更高的山嶺所環繞着的谷中，空氣是乾淨的，誰要是住得慣高地的，在這個美麗的天氣中，再好也沒有了。雖

然赤道只在牠的南面八度，在最初幾天中僅有的不舒服是爲了空氣的稀薄，略略有些呼吸困難和心跳。誰在這裏要是不小心，忘記了寒冷的夜間，就要有危險的結果。在白天，溫度平均是華氏表六十度至七十度，可是在夜間，牠突然地降到了二十度或二十五度，夜間必須要穿煖衣，即使在白天，白色衣服也是沒有人穿的。歐洲的服式很是通行，只有遮日帽，使我們想起了我們是在非洲。在歐洲人中，最通行的病是肺炎和中暑，而並不是我在歐洲聽來的癩病。肺炎之所以發生，是爲了溫度急劇變化，而中暑呢，則因爲你沒有帶上你的遮日帽。

我先嘗試着，睡的時候不關窗子。我看見外面的月光照射着印托多（Inotto）山的輪廓，更加明亮了，新鮮的微風，將有加利樹（gucalyptus）的香氣，吹進了我的房間，可是寒冷的夜氣也隨着進來了，真叫我驚奇。我在非洲覺得凍僵了。我所辨別不出的聲音，由窗子裏傳了進來，在底下有一個拙劣的歌聲在唱個不歇，後來我被他攪得耐不住了，就去告訴經理。『那些是夜間的更夫，先生。』他說，『我不能禁止他們的唱歌，他們爲了不唱就要睡着，所以他們只得哼個不休。』這個有趣的解釋，使我心平氣和了，雖然另外又有了新的喉嚨加入了這音樂會，在遠處，我聽見了深沈而

悶塞着的聲音，有些像獅子的咆哮，牠們果然是皇帝的獅子被關在皇宮裏，也在睡不着。

午夜過後不久，另有一個討厭的聲音加入了這個夜間合唱，鬣狗們經過了鬣狗吠山谷（Hyænapiit），走進拉斯麥剛能（Ras Makonnen）街上去了，牠們每夜成羣而來，於是城裏所有的狗都羣起狂吠，最後我只好起來關上了窗。

天一亮我就醒了。太陽在上午六點鐘出來，下午七點鐘落地，一年到頭，從不差錯一些。這是阿比西尼亞的時間標準。他們用日晷計算時間，就以天發亮為一天的開始。在七點，阿比西尼亞的時鐘是一點。在中午是六點，在下午的六點是十二點，他們的時計就到此為止，明天重行起始。月曆也是一般的奇異。每年有十二個月，每月有三十天。餘下的五天作為新年，不算在曆數之內。

這些話，都是那位搬早餐來的黑侍者海魯（Hailu）告訴我的。我既然住了有浴室的房間，所以我就叫他預備我洗澡。他問我：『先生要幾桶水洗這個澡？』我又不懂起來了。後來他領我去看那浴室，樣子很是富麗，有着一切必需的應用東西：浴盆、冷熱水管，可是不幸得很，卻沒有水。水管就此突然斷在那裏，因為阿迪斯阿巴巴是沒有自來水設備的。假使你要洗澡，就必須往溫泉地方去。

取那有硫磺輕氣的水來。用的傢伙是煤油箱，可以容納十八公升，就是所謂一桶（Tonika）了。洗一個澡所費的錢，連六桶水的運費在內，一共是四蓋爾許（Grah），或者五辨士。

我到郵政局去問我的信札的時候，郵政局職員張大了眼睛望着我。『你叫什麼？』他驚奇地問我。我再將自己的名字說了一遍，纔知道在阿迪斯阿巴巴另外已有一個雷笛士拉斯·發拉哥了，那一位是銀行董事。我第一次去拜訪他，使他認得我，他將我的信都交給了我。這件名字相同的事情，後來使我在阿迪斯阿巴巴得了許多好處。因為和我同名的人是一位很有勢力的外國人，所以別人一聽見我的名字，便有信任之心，於是大家對我非常的客氣。我藉一封介紹信，去見到了美國公使喬治（William Perry George），他使我知道許多事情。『假使我能幫你的忙，我是很願意的。』他說。『每一個陌生人來，使我們單調的生活起一些變化，而我們的使館，尤其是沒有什麼事情可做的。在阿迪斯阿巴巴的美國僑民，全體共是四人，所以誰來看看公使館，簡直是一件大事。』他繼續的說。

阿比西尼亞外交部收到一件用愉快口氣報告我到臨的緊要公文後不久，我就往外交部去，

接待我的是外交部次長塔格納 (Ato Tasfai Tassegne)，他曾任過阿比西尼亞的駐法大使。他已經成了一個完全的法國人。後來他對我講到了有趣的法國政治生活，使我大笑了。有時他假裝召集全體閣員開會，開始很安靜，結果卻將政府罵一場而散會。

這位大臣答應幫我的忙，叫我在沒有得到外交部的正式許可之前，不要開始新聞工作。照相是禁止的，爲了曾經發生過不快事件。他談起有一個瑞士飛行家，得了皇帝本人的幫助，曾在這裏拍攝過全國的活動影片；可是這個影片卻傳出了許多反對阿比西尼亞的偏見。有一個法國著作家，也答應皇帝寫一本擁護阿比西尼亞的書籍，卻向皇帝要求給他返巴黎去的路費。皇帝沒有答應，這個流氓就寫了許多巧妙而捏造的話，來污蔑阿比西尼亞。阿比西尼亞便在這種書籍和影片下聞知於世界各處。這些假的報告，就是歐洲所以完全不懂阿比西尼亞問題的原因。正當的知識，都被誤會所破壞了。我因此想到阿比西尼亞駐柏林領事的代表身上，不能不承認塔格納實在有其痛心之處。

我回掉了往外交部去時坐的汽車，而開始步行着察看各種情形。好在我現在在阿迪斯阿巴

巴並沒有什麼事情。外交部的地位，離開中央很遠，而這城中的居民呢，事實上是散漫得很的。阿迪斯阿巴巴並不古老。原來的阿比西尼亞京城是在書阿（Soga）的羣山中，大約比這裏還要高上三千尺。可是皇后住在山中覺得很不開心，所以她就另外造了一個皇宮，稱這地方為阿迪斯阿巴巴，意思是「新花」。這件事情，到現在恰正五十年了。新花從此開放，皇帝米尼立克跟隨了他的妻子，就於一八九二年將這個還是很小的阿迪斯阿巴巴作了他們的正式住所。現在這城裏共有居民十三萬人。在長長的街道兩旁，有些是歐洲人用大石所造的房子，有些是土人用石頭和污泥所築的草舍。這個非洲京都所佔的地位很大，十三萬人所住的一片平原，就和巴黎差不多。在這些長距離之間的惟一交通工具，就是出租汽車，牠們都是簇新的美國汽車，爲數也很多。在這些阿迪斯阿巴巴街上行走，很是別緻。車費比了世界任何其他國內爲貴，最短的路程需費五先令。假使你去拜望一個地方很遠的公使館，車費大約就要一鎊。人們卻又不能不倚賴這些汽車，因爲在這八千尺高度之上，不宜徒步走到二百碼以上。假使你超過了這個限度，你的心就要悸動，你這一天就只好睡着不起來。私家汽車也是很費錢的東西，一桶汽油需費一鎊，或者每加侖取費四先令六

辨士。出租汽車停車處是在米尼立克方場。在那裏，狂喊着的車夫們奔上奔下，要想用喊聲和手勢叫人去乘坐他們的車子。

走下拉斯麥康能街不遠，有這城中最近代的景象站在那裏——站崗的警察，一座木棚保護着他，不致爲太陽所曬，他手中捏着一根河馬皮的鞭子在指揮着交通。華麗的汽車和長途困苦的騾子並排爬行着，人們背着極重的擔子，驢子和駱駝則反而背着極輕的擔子，情形頗爲古怪可笑。這條街的本身——這就是夜間鬣狗呼號的街——情形很爲熱鬧。這是歐洲社會的通衢，在這裏有五千個白種居民，其中三千個是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只有少數是英國人。可是英國公使館卻比別的公使館格外忙些，因爲英國殖民地的百姓，印度人、阿拉伯人和蘇丹的黑人，住在這城裏的，有三千五百餘人。

歐洲人的房子都是簡單的，因爲他不能建築在自己的地皮上，所以用不着建築何等堅實或華美的房子。財產法上規定，只有阿比西尼亞人纔能有土地權，因此假使你在租來的地皮上造了好房子，說不定就有地主通知你解約而收回你的房子作他自己用的危險。租價卻非常的低廉。雖

開米尼立克方場只有十分鐘路的地方，有一座石頭房子，每月三十先令便可以租到；在中心地方租價漲到十鎊。土產也很便宜；例如蛋，每一百枚價一先令六辨士。在拉斯麥康能街上第一等店裏的歐洲貨，卻又非常的貴，和土產可以作個對比。在這裏樣樣東西都可以買得到。在店窗中陳列着白馬牌威士忌酒、加特倍里（Cadbury）的朱古律糖和真正的波倍里（Burberry）衣服。一公尺真正的英國布，大約需費三鎊至五鎊，價錢所以如此的貴，都爲了法、阿鐵路的運費和阿國的關稅都非常高的原故。在發售留聲機的店鋪裏，生意非常的好。假使有一個衣服漂亮的英國人在聽那最新製出的唱片，門口便有許多阿比西尼亞人聚着聽。他們沒有本國的音樂（阿比西尼亞人對於歌曲的觀念以爲那就是單調的低音），但是他們卻愛好歐洲的和美洲的音樂。最流行的音調，阿比西尼亞人也是喜歡聽的，假使店主換上了阿比西尼亞國歌、塔法里進行曲（Tafari March），他們就格外興奮了，這一進行曲是一個法國人寫的。

這城中一大部分的地方稱爲『破輪』，這名稱的來歷是由於一個舊的汽力壓路機。那時米立克在位，去買了這部機器，以便築路之用。可是後來機器來了，卻一直擱着沒有用過，甚至到現在

在，那條想築的路也沒有築，這部機器就此漸漸的朽壞了。牠的破碎的輪子，就給了此地這個名字。就在這地方，我遇到了一部輝煌的大汽車，號碼是紅字「2」。車式非常寬大。在背後附着添座，有如英國舊式的皇家馬車，有兩個阿比西尼亞武士蹲在後面；另外還有幾個武士站在踏板上，車夫穿着精美的綠與紅的制服。在車廂中，有一個垂面幕的婦女坐着。原來是皇后走過了城中。

第四章 阿迪斯阿巴巴的司法

我有一封給華德作恩 (Walter Zahn) 的介紹信，他是一月德國藥店的店主，在非洲東北一帶，很是著名。作恩在二十五年之前，來到阿比西尼亞，成了老皇米尼立克的知己朋友。雖然在他的本國，他是一個戲子，他在阿迪斯阿巴巴卻開了一月藥店。最初他的顧客只限於外國人，過了許多年，纔有本地人到他的店裏來。他們原來是願意他們自己的醫生醫治他們的，然而今日的華德作恩，卻已成了醫藥界的權威者，其勢力不但及於阿比西尼亞全境，並且及於相近的各殖民地。他供給着所有的醫院，而本地人則都從遠處來就診於這位著名的作恩醫生。原來那些黑種病人，都稱他爲醫生了。

那月店有兩個門，一個供歐洲人進出，一個供本地人進出。我在那裏的時候，有兩個襁褓的人由本地人的門中走了進來。他們自從太格爾 (Tigre) 省來的，從那裏到此地要走三星期。這兩

中的一個，說要看作恩醫生。這位藥劑師走了出來，那位阿比西尼亞人鞠了一個很低的躬，然後請求作恩醫生笑一笑。作恩不懂他的意思，卻也就照辦了。這位阿比西尼亞人覺得很舒服，然後解釋了他要求的理由。華德一聽到他所解釋的話，覺得很有趣。原來他說：『我在我的村子裏，聽說你醫生有一個很好的牙齒，我爲了要叫我自己相信你是聰明的作恩醫生，所以我不能不在相信你之前先看看你的牙齒。』

我們大家聽了這話都笑了，因此格外顯出了好幾個鑲過的牙齒。作恩的金牙齒是阿比西尼亞傳說的全部，也就是這東西，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這些村民都有同樣的病痛——條蟲，阿比西尼亞的瘟疫。他們吃生肉，這就成了這病的原因。治這病的藥叫作「可蘇」(Kosou)。在阿迪斯阿巴巴這片藥店裏，每年所用的這種藥，共有十四噸之多。這兩個由那位藥劑師的助手診治之後，就坐了下來。作恩的黑種僕人向他們收費，他們卻直捷地拒絕了。那個本來發言的人又走前來說：『我們是帶錢來買藥的（他將他的銀他拉取出來給人看了），但是我們一定要等到知道你醫生給我們的藥是真正有效的，我們纔肯將錢付

出來。」對於這句話沒有什麼適當的回答可以給他們，所以只好由他們坐在那裏數小時，直等到他們滿意於藥物的效果了，他們纔付了錢。

這片藥店也是阿迪斯阿巴巴的新聞機關。差不多本城中所有著名的人物每天至少要到這個歐洲人的地方來一次。他們將他們自己的消息帶來，以便彼此交換。不知不覺間我破壞了對於外交部的諾言，爲了我熱心地收集消息，而驚奇着對於各人帶來消息的矛盾。「我想你白費錢走這趟路了，」一個瑞典醫生嘲笑說；「戰爭的恐慌不會發作的。」另外一個歐洲人的意見則不然。「在短期間內，」他說，「戰爭就要實現。皇帝希望這個衝突，由國聯來解決，但是意大利的答覆，則說這是只關於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亞的事情，因此必須由牠們倆自己解決。」我想阿迪斯阿巴巴的居民，比了世界別處的人都少知道這事的究竟。有幾個安哈拉（Amharic）的和法國的週刊，在此地出版，但是其中沒有一個週刊，寫過一行文字講到這件事情的全部的。這並不是爲了阿比西尼亞有檢查制度。原來阿比西尼亞的新聞家，什麼都不知道，假使不是一言不發，便是胡亂說出怕人的話。

甚至政府裏的醫藥專家及商務顧問伊華德（Kurt Ewart）也說不出準確的消息。他住在阿比西尼亞已經十一年，而已經與其他同化了。他是熟習安哈拉語言惟一的歐洲人，能說，並且能寫。他帶我到了商務部的大房子裏，這房子建築在一條熱鬧的街上。數百個人，都在那大的庭院中等待着。那些從內地載着乘客來的騾子，都在那不豐富的草地上吃草。我被領進了一個不大光亮的房間裏，就是內閣會議的祕室。室中空着，因此我可以有工夫看看四週。一端放着皇帝出席時坐的寶座。這時，商務部長麥剛能（Ato Makonnen），帶着六個僕役，走了進來。他是一個三十五歲的中年人。他這一部是惟一有組織而有永久部員的一部。許多房間中有許多官吏坐在那裏，他們都是專家，假裝很緊張地工作着，而按其實際則什麼也不用勁。麥剛能領我走過了各室，不用說，最有趣的地方是統計處了。此地所有的職員都用着計算機，使這室中完全成了歐洲的景象，惟一的不同的處，便是這些職員的本地服裝。處長請我隨便談談，因此我發了幾個問題，他用很有趣的態度回答了他們，他給了我日本貨進口的確數；國家的商約；國家惟一收入的進口稅等。他並不隱秘阿比西尼亞的困難，進口貨都在著著增加着，而軍火的巨量供給，卻成了一個新的負擔，出口貨並沒有

同時增加，因此阿比西尼亞只能用牠的天產，尤其是咖啡和皮貨，去買外國貨。這種付款的方法，可以用一個飛行家的事情來作例證：他叫密德霍士（Mittelhölzer），將一座飛機賣給了皇帝，代價便是值到一萬六千鎊的咖啡。

商務部另有牠自己的法庭。雖然只是商務的案件在此審理，而我對於阿比西尼亞的法律，卻有了一次觀察。Tshiki-J. ostik 是阿比西尼亞語「爭論」的意思。這是國內很通行的事情，我在街上曾經看見過。一個尖銳的呼聲，突然在阿迪斯阿巴巴車輪的鬧聲中破空而出。有一個阿比西尼亞人立在一個警察面前用他最高的喉嚨喊着：「但願上帝張開你的眼睛，先生，使你能够懂得我的事情的真相！」一班游手好閒的人，立刻聚了攏來。正在走的汽車停了下來；看客的眼睛都很快起勁地看着。「爭論」發生了。兩個爭論者都立在警察的面前，小心地整理着他們的外衣。原告立在右手，被告在左手。他們是各人的影子；大家跳着，鬧着，發狂一般地做着姿勢，他們都表演得很充分。我一些都不懂這是什麼事，後來有人告訴我，訴訟的事情是可以街中舉行的。

「我指着海里塞拉西的生命起誓，這個人偷了我的東西。他取了兩個他拉，不肯還出來，請照

你的良心判決一下，先生。」

警察現在做法官了，就在他的崗亭中坐了下來，將他的記事簿和鉛筆，從衣袋中取了出來。他向被告說：

「你取這個錢麼？」

「沒有，先生，這錢本來是我的。我可以按着海里塞拉西的生命起誓。」

原告跳了起來。他耐不住了，他嘴裏發着泡沫罵着，手還狂揮着。

「他偷我的錢的，狗東西，現在他是在說謊了。」

這位警察法官然後面向了被告，下了判決，「賊人必須鎖在原告身上。」

鎖鍊立刻取了來。將一副手銬鎖了罪人，另一副鎖了原告；這樣他們必須常在一處，直等到賊人付還了或者以工作償還了他所偷的錢為止。直到那時為止，原告就須和罪人一同過生活。羣衆滿意了，纔散了開來。半小時之後，我又遇到了這兩個人，他們很舒服地坐在一個阿比西尼亞的酒店裏矮桌上喝着酒，一毫不注意他們被鎖着的手腕。

在阿迪斯阿巴巴的各處所，每天這樣的案子總有幾百件。阿比西尼亞人往往爲了微小款項，例如八蓋爾許（Gorah）或九辨士，跑到最近的警察身邊去打官司。在城中，有鉛皮的小舍聳立着，一邊開着門，每一個門裏坐着一個等候案件的法官。他的判決並不是便宜的，原告先要付出至少兩他拉。但是他們很喜歡用這錢於「爭論」上。在司法部的法庭上，另有較大的小舍以解決更嚴重的案件。此地也有法官在終日等着，但是他們取費更多，每判決一次，至少要三他拉。

上訴院的門是永遠關着的。這裏，在座位上坐着司法部長自己。他叫Afa Negus，意思是「皇帝的喉舌」，他是用皇帝的名義而下判決。然後在Gidbi，就是皇宮裏，沒有最高法院。皇帝在這裏，坐在金座之上，親自審問艱難案件。這個法庭稱爲Shiof，意思是「血的法庭」，在這裏，生死的判決就在一剎那。

我費了許多力，纔得到允許，可以參看在這法庭裏的審問。一切經過，都帶着中世紀的餘風。不人道而嚴酷的判決，也許易於使人覺得阿比西尼亞還是一個落伍的，未開化的國家。我看了那樣的毫無慈悲之心，頗爲震動。但是我承認，這種司法制度的用意，只是要用殘酷的嚴厲手段，給一個

榜樣與那些頑梗的罪犯看看而已。因為在這些未開化的人民中，實在也只有這個方法有效。

血的法庭在早上七點鐘開始，這是星期五，皇帝沒有到，所以「皇帝的喉舌」自己下判決。一個賊被判了臉面刑；一個謀殺兇手，被判了死刑；一個出名的說謊者被判了監禁；一個騙子吃了二十五皮鞭。所有這些，經過都很快，和在街中有一樣的鬧聲和姿勢。

判決之後，當場便執行。執行人走了進來，將一塊赤熱的烙鐵，烙上了賊人的前額。騙子的手足綁了起來，放在地上，然後由執行人動手，揮動起海馬皮鞭（大約一公尺長），打下來了，一下，兩下，——二十五，打到判決的數目為止。吃刑的人當然是很痛苦的，可是他卻一聲也沒有響。

說謊者的足踝都鬆鬆地用鏈條鎖了起來，他只好留在那裏，一直等到他的刑期滿。犯這種罪的人，在街上總可以看見幾百個，只好跳着走。其中有些人是很著名而令人可敬的市民，過路人對他們都很客氣地招呼着。只有最壞的案件，纔真正的監禁起來。監牢是在很大的地方，用有鈎刺的鐵絲網封閉着，使牠和街道隔絕。囚犯都沒有囚糧的，假使他們的家屬或朋友，不照顧他們，他們就只好受飢渴。每天，從這可怕的監牢裏，都有餓死的屍體運出來。

死刑的執行，也近在監牢的地方。定死罪的人的親屬或朋友，可以伴他到一垛高牆邊，在這高牆之後安放着那執行死刑的器械。自動手鎗的鎗口，恰正對着開着一邊的直立的箱子。罪犯就被人用立的姿勢，放在這箱子裏；有人去將彈機一撥，沈重的鎗聲一發，人就死了。第二個人就放在第一個人的血裏。執行人永遠聽不見罪犯的叫罵、哭泣、或哀求。刑罪本來還要嚴厲些，普通都按着聖經上的話：眼還眼，牙還牙。假使有誰用一根矛將他的敵人殺死了，那死者的家屬便有權用那同樣的兵器去取那謀殺者的性命。謀殺者也可以用錢向對方家屬買命。二十五年以前，一個人的性命，在阿迪斯阿巴巴值八十他拉，在鄉間值二十他拉。米克立尼將這辦法取消了，因為這樣一來，誰也可以作自己的審判官了。他設定一種新刑律，到現在阿迪斯阿巴巴還遵行着。他是一個偉大的，聰明的，並且不腐敗的審判官。不愧爲所羅門的子孫。然而海里塞拉西，卻不喜歡管理司法之事。他甚至要延擱執行人的工作。可是這樣一來，法律破壞得便很多，迫得他不得不恢復殘暴的判決。

我離開監牢時，很受刺激。要想照一個相，我立刻便被一羣發怒的人包圍了起來。有一個阿比西尼亞人，用很高的喉嚨喊着，可見他是刑事部的一個官。他說明白，按法不能照相，就要來奪我的

照相機。其他的人都衝上來，狀況愈變愈可怕，因為我不能使他們懂得我。其中有一二個人將他們的棒舉了起來，嚇着要打我。幸而另有一個穿着歐洲人的服裝，而且說着法國話的阿比西尼亞人，在這時走了出來。他正開着汽車走過此地；他停了下來，開了門，將我推了進去，用高速度將我開走了。從那個時候以後，就有本地的偵探注意着我。他們使我的工作成爲不可能，所以外交部答應我的執照，現在更加需要了，我將我的困難到那藥店裏去告訴了作恩醫生（Halkin Zain）。

『你想要獲得你的執照，還要許久時候呢，』他告訴我。『在這裏的人，一切工作都按照着阿比西尼亞的格言：「今天不必做那你能夠攔到明天的事情。」』

一個阿比西尼亞人走進了這店。他的面孔似乎是熟識的，可是我卻記不起來我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他的。然而當他脫去衣服週身顯出了可怕的傷痕以後，我認識他了。他就是上午被打過二十五皮鞭的騙子。他慢慢地走到這藥店裏來將他的傷痕綁好了。

第五章 獲得消息

明天過來，昨天的事情，發生牠的影響了。吃早餐時，有一個黑種官吏來看我，他說着德國話，除了當偵探以外，還作許多別的事。他是出名的壞蛋，很易受賄，但是爲了刑事部官吏的地位，是爲阿比西尼亞人所看輕的，政府既不能任用高貴的人，就只好任用這種靠不住的人了。我的客人將那於他有利的東西給我看了。他說的話，倒也很婉轉。「我們很抱歉，昨天只好阻止你，但是我們是奉命令的，不准誰在阿迪斯阿巴巴照相。我要勸你快些去設法你的執照，否則也許有什麼更壞的事情要發生。市中警察對於你已受到特別的警告了。」

他說話的時候，仔細窺視着我的房間，他對於我的打字機，看得很久，在這上面，我已開始打着一篇文字了。然後他走了出去。

等到我走出去時，昨天跟着我的一個官吏又立在旅館的前面了。我走過時，他鞠了一躬，然後

跟着我，我一毫沒有辦法。自從我出發到阿迪斯來，已經十五天了，而到了我的目的地，也已經三天了。我看見許多事物，我有許多事情要告訴人，我正在懂得一些事物的意義，我需要問許多問題。我已有了消息，可是我只好不活動，我只好等候。

美國公使館對於發出的公文，沒有接到答覆，首席秘書親自到了外交部，所得的結果只是口頭的允許。我將這困難告訴了城中的其他歐洲人，他們卻只張大了眼睛呆視我。

「你等什麼？」他問。「你到此地只三天。假使你要想在阿迪斯阿巴巴得到成功，你須忘卻歐洲人的性急。你急也沒有用的。好，明天罷，是這裏最通用的口頭禪。你當然可以得到你的執照的，但是總要等到明天。時常是明天！」

這種解釋，並不能使我心安，所以我又親自往外交部去，決意將事情弄出一個解決來。他們先叫我等着。然後由外交部長的兒子西拉克赫洛衣 (Sirak Herouy) 接待我。從此以後，他們就將我如皮球一般地玩弄着。西拉克赫洛衣 叫我去問「新聞局」 (Information Bureau) 而新聞局則將我送回了外交部；我再被外交部送到一個皇帝的秘書馬喜沙 (Tadesa Mashesta) 地

方，他叫我去問 Merida Bunn，不料找人一問，這就是「新聞局。」我這樣跑來跑去結果還是一無所得。我纔明白，外交部是在有意阻礙我。

我回到旅館裏，接到了倫敦「聯合新聞社」(Associated Press)的一個電報，說：「快寄新聞來。」這樣，我對於外交部的延擱發照更是怒不可遏，因此就寫了一封火辣辣的信給外交部。我將我的感情話，都盡量地說了出來；我雖稱部長爲「閣下」，卻並不待他如「閣下。」我差旅館中腳夫將信送了去，可是特里撒 (Lidi Timur Deressa)，外交部的使館秘書，卻親來答覆我。特里撒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印象。他是一個受過教育的青年，能說英語與法語，而且穿着歐洲人的服裝。他對於我給他的長官的那封不客氣的信，一字不提。阿比西尼亞的禮節是不許再提不歡之事的。可是他來了，我的心也太平了。似乎事情都已弄好了，然而在實際上，卻並沒有弄好。我仍舊不爲外交部所喜歡，所幸運的是他們不能對我多說什麼。

特里撒告訴我，他方纔回到阿比西尼亞。他已離國七年，在倫敦大學研究政治經濟，後來又到了法國、瑞士和德國。

「我們青年阿比西尼亞人」他說，「對於我們的國家都有應負的責任。皇帝用我們作過渡歐洲文化的橋梁我們被派到歐洲和北美洲去完成我們的教育。阿比西尼亞的學生，現在在世界各著名大學裏，都可以找到。外交部長的兒子，就在牛津和劍橋讀書。我們的留學，都須自費，然後不計什麼待遇爲國家工作。然而皇帝卻也親自拿出錢來，派大批活潑的青年阿比西尼亞人到歐洲去受教育。這個將來的一代人，就可以完成我國的開化了。」

我忘卻了我的怒氣！我很高興地結識了這位神妙的青年阿比西尼亞人，他答應盡他的力量幫我的忙。他離開的時候說：

「在我沒有獲得你的執照之前，請你不要開始工作。」

「什麼執照？」我問。「是一種證明麼？」

「我就是你的證明，」特里撒說，「但是我們仍須爲你向皇帝取得執照。陛下是病了！他傷風睡在牀上。他不授權給我們，我們是不能舉行什麼事情的。」

國家就是海里塞拉西第一。各樣事情都倚賴着他，凡是他所不知道或不准許的，無論何事都

不能舉行。特里撒客應到皇帝臥榻旁去取得我的執照。我們約好明天九點鐘再見。明天十一點鐘，腳夫傳達了話，特里撒不能在九點鐘到來。不過這時我已經另外有了一個客人了。勒溫賽（Herr Löwenthal）在這時出場了。

「這是真正的阿比西尼亞約會，」他說。「你完全不能信賴他們的約言。他們並非存心拆爛污；這不過爲了他們並沒有時間觀念之故。他們已經立國一千多年了，所有的光陰，都是不加注意地由牠過去。皇帝有意要促進，但是他們跟不上去。也許再過一千多年，阿比西尼亞人方能改變，至於現在，他們當然是落在後面了。」

勒溫賽坐在我的對面，在兩小時內講說着這個國家，他住在這裏已經七年，經過了好幾次舒服和困苦時期，現在他是在困苦中。

他很喜歡講到他自己，爲了他的心裏有許多話要說，居然有人願意聽他說，他所以高興極了。我呢，也準備着聽這個奇妙的歐洲人的故事。我看他有一種特殊的態度；我想他的生活，很可以代表那些住在阿比西尼亞山林中的白種人，這些人簡直像神話中的睡美人，在等候着什麼王子

來喚醒他們。可是那位王子始終不來，他們只好一直過着充軍般的生活，完全脫去了歐洲人的氣派，而在七年之內，他們甚至墮落到滿意着他們那種生活的地步。他們沒有了計劃、思想、或雄心。

「我於七年之前到了阿比西尼亞，那時我是一個鞣皮匠，」勒溫賽將他自己的故事告訴我。說：「那時皮革市面非常好，所以我一到就得到了一個位置。有一個皮商，請我去當買手，差我到內地本尼香格（Beni Shangul）等處。我有着可以過幾年的錢，在山林間的生活是很便宜的，一他拉就足夠一個月之用，而且還可以過得很舒服。以這種在本尼香格沒有時間的生活為滿意的，我就是第一個人。我沒有什麼多的事情要做，只獵取些鱷魚和河馬。我有自己的房子，本省的酋長和我作了朋友。城市所能吸引我的，就只有女人。我在這孤寂的荒野中是遇不到女人的。完全一年，我沒有女人而過了日子。也許你不會懂得，可是過了十二個月，我想我要發狂了。我也解釋不出有什麼事情忽然臨到了我，我竟不能用腦筋思想；我是在渴望着什麼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我將我的困苦，告訴了這位酋長，沈姆（Shum），我和他已經是知己朋友了。原來他有一次，曾和一個鄰近的部落發生過爭執，爲了那鄰近的部落殺過他們的人，偷過他們的山羊。這兩個部落，便請我

來公斷這事。我使他們兩下都很滿意。從此以後，他就時常照顧我。他這時一聽到我的不開心，立刻就懂得了這個原因。第二天晚上，他送了我一個少女。沈姆的意思很好，按阿比西尼亞人的觀點看來，他的確是一個真實而高貴的朋友。他不管要費多少錢，居然爲我買到了一個處女，她是八歲的孩子，她全身顫抖着，恐怖和憐憫戰勝了我，我就將她送還了她的父母。明天晚上，沈姆又送給我一個本地婦人——她做了我的僕婦，再過了一年——請你不要看輕我——我就娶了這個黑婦人。

「這的確不合一般的慣例，但我的舉動，卻只有那些在山林中住過兩年的人纔能懂得。漸漸地，我忘卻了歐洲文化，將牠丟到了腦後。兩年來我沒有看見過一張報紙，一些也不知道世界的進步。我是住在黑人中間的，慢慢地我也過着他們的生活了。我曾害過很厲害的瘧疾，而給我的新僕婦看護好了的。漸漸地，我們兩人間的隔膜都沒有了，等到我們結了婚，我就很願意過着我的新生活。後來我的妻子因生產死了。她的死亡給我一個極大的打擊，我不能再住在本尼香格了。因此過了三年，我又重新回到了阿迪斯阿巴巴。在這都市中，我覺得我竟像一個從暗室中走到有日光的大街上的人。我在這裏所看見的簡單文化，眩盲了我的眼睛。我發見差我去購買皮貨的公司，已經

停閉了一年了，牠欠了我十八個月的薪水。現在我在阿迪斯阿巴巴，既沒有錢，也沒有任何生存的方法。也許你能用我罷？」

他會說英語、法語、德語、安哈拉語、阿拉伯語和加拉語（Galla），懂得本地人的習慣和風俗，在阿迪斯阿巴巴和內地，有許多朋友，他就當了我的繙譯。

「假使你在等候着，」他做了我的秘書之後說，「從外交部取得執照後纔開始工作，你將等候着一個極長的時間。你必須設立你自己的新聞社起來。你必須在各方面拉到人，爲了在阿迪斯阿巴巴你可以知道各種事情，但不能用正式的方式來得。」

就在我等候特里撒而沒有等到的這一天，我的「私人新聞社」就此組織成功了。在皇宮裏、郵政局裏、政府各部裏、市政府裏，都有我的通信員。他們取費很廉而很活動，我立刻可以聽到各種事情，我知道每晚皇帝接見過什麼人，多少兵已派到前線去，那幾省的會長已經到了阿迪斯阿巴巴。我所知道的，比了我要知道的還多的。確，要是我沒有這個組織，我是無處可以得到這些消息的。真是出於意料的突然發作，這國家居然遇到了那時並沒有十分明白的問題了。霎時間，一個大而

文明的歐洲國家成了牠的敵人了。這個國家有着近代的宣傳機關，牠有通信員，懂得外交的方法。忽然間，世界各處都聽得了那個黑帝國的不安靜生活，然而那些報告都是從羅馬來的，牠們並不說阿比西尼亞的好話，而且也不大靠得住。可是阿比西尼亞對於這個巧妙的近代宣傳方法，卻也無可報答。政府永久是一個不健全的組織，現在又遇到了非常緊急的事情，牠已完全不爲人所注意。誰也不將消息告訴牠，一切的責任，都壓在皇帝個人的肩膀上，而連皇帝自己，也得不到正確的消息。我若將我比他先聽見的消息告訴給他聽，可以說這不是反常。他對意、阿衝突所得到的消息，都不是從他自己的百姓而是從那些歐洲人的地方來的，他有那足以收取歐洲電臺消息的無線收音機。另在歐洲有一個機關每月送一包剪下來的報紙，到外交部來，這就是說，世人對於阿比西尼亞問題的輿論，要在四或六星期之後，纔爲他們自己所知。由意大利傳來的新聞，要兩個月之後纔能到，因此外交部時常發出急電，去拒絕意大利人在三個月以前所已做的事情。這樣，世人自然對於這事情只有一方面的看法了，爲了阿比西尼亞既沒有錢常發電報，也沒有發佈新聞的必需組織。戰事通信員初到此地的時候，他們在獲得他們的新聞之前，就不得不努力一下。永久通信員

也許比了特別通信員更熟悉這國家，因為特別通信員，雖然每次乘着火車來到阿迪斯阿巴巴，而對於這國內的實情，簡直是一些都不知道的。例如有一個大新聞社的通信員，就不曉得有哇爾哇爾 (Walwala) 這件事情，直等到他的社中來一電報，叫他對於此事作詳細報告，他纔知道。歐洲報紙時常要講到阿比西尼亞，可是在阿迪斯阿巴巴的通信員是不開口的，就是那一個新聞社，曾打過一個電報給牠的通信員道：『從速報告政治狀況，』而他們那位忠實的通信員所作的覆電是：「在阿比西尼亞無政治狀況。」這樣以後，那個新聞社只好再派出一個特別通信員來，希望他能夠找到什麼消息。

皮商勒溫賽，也成了一個很好的訪員。這種完全是歐洲人的事業，使他重新和文明接觸了，因此他纔有些懷鄉之心。我覺得很對不起他，喚醒了他的迷夢，因為當我離開的時候，他就無論如何要和我一同走。按我現在所知道的，他又將他自己葬送在山林間了。

當然，我應該用一個人，來攜帶我的文書皮包，因為假使我自己帶了，就要失去我的地位，我所找得的僕人叫蒂魯拉 (Tirra)。他以往的服務成績很好，而商務部也保證了他。在這國裏，沒有保

證而用人是危險的。新的僱工，也許兩星期之內工作得很好，可是此後說不定他們就要失蹤，將室內可以攜帶的東西都取了去。有一位朋友告訴我，從前他的僕人已經工作到八個月之久，後來帶了三百他拉逃走了。他逃到南方的省分阿魯西（Arusi）去，用他的錢，買了一大塊地皮，現在還是那地方最富足的人。他有充足的僕役和戰士，足以避免警察的探訪。

我藉着勒溫賽和帝魯拉的導引，就去遊覽阿迪斯阿巴巴的黑暗區域。我們沿着狹的街道，去看看那些製造兵器的人。他們只好在這些黑暗的街上工作，因為正和刑事部的官吏一樣，他們是爲人所不齒的。

來看他們的，除了公事之外，再也不會有別的人。因為大家都以爲他們是閻王派到地上來的。奸細。我卻不以爲然，這個兵器市場，就成了我所喜歡的遊息之處。在這裏，阿比西尼亞的舊文化，一毫沒有什麼變動，依然照着從前的樣子，過着沈沈的歲月，雖然別處已有不少歇菲爾（Sheffield）和神戶的貨物在出賣。而這裏的鐵匠們，還仍舊在他們原始的石砧上，用鐵鎚打成戈矛、刀劍、鎖鏈以及各種兵器來，我不免買了一些東西。帝魯拉是我的庶務員。他只知道兩個德國字，好和壞，但是

就這兩個字，已經足以告我一切我們不願使鐵匠聽得的話了。這裏生意很興盛，成交的也很多。帝魯拉指給我一柄彎刀，我看看確是很好，賣主一開口就討了五他拉的大價錢。帝魯拉將他的手指豎了起來，表示這東西值不到三他拉以上。我們的暗號卻給賣主看見了，他就用不完全的英語對我說：

「在某一時期，你的確可以用三他拉買得那把刀，可是現在我們要開戰了，樣樣東西都貴兩倍了。」

就在這個鐵匠店裏，我聽得了一個奇妙的計算時間的方法。當我問其中一把刀已有多少年代的時·候，他回答說：「至少有六個國王那樣老了。」

買客們時常在街上擁來擠去，很爲熱鬧。城市居民穿着白色外衣，面孔剃得很乾淨，和鄉下人很可以作個尖銳的對比，那班鄉下人，都穿着破衣，爲了走過遙長的旅途，都有些餓瘦了的神氣。這些可憐的人們，是到城裏來出賣他們的土產，並購買可供三五年中應用的別種物品。在那些貧苦的商店裏，只有極少量的最便宜的貨物，纔賣得出去。用以織布的棉花，是最受人歡迎的貨物；但是

製造兵器的人總設法做些生意。而首飾匠和銀匠，爲了許多婦女在他們的櫥窗裏看着，也正可以做一些生意，而這些首飾匠和銀匠，則又都是社會所不齒的人。

我能够在這些街上研究阿比西尼亞的不同的人種。阿迪斯阿巴巴的人口，大都由這黑帝國的統治階級安哈拉人組織而成。阿比西尼亞的歷史是痛苦的種族戰爭史。安哈拉族人比了他們的鄰族更聰明而勇敢，大約經過一千多年的奮鬥，纔奠定了他們統治的基業。他們是阿比西尼亞的貴族，他們有他們自己由古時傳留下來的文化。他們的來源，已沒有可靠的根據。不過按他們所說的傳聞，他們的族長是米尼立克一世，是蘇羅門王和西巴(Sheba)女王所生的兒子。在克洛依斯德羣島(Oloster Islands)上所找到的古書，證實了這種傳聞。但是這些古書似乎被人誤解過的。安哈拉人和其他各種族的人，卻大不相同。除了他們的鬚髮以外，他們完全沒有別的黑人(Negro)的特徵。他們的樣子聰明而有力；他們的鼻子都很高，眼睛都很靈活，而他們的口形也很端正。他們比了其他種族的身材也更加要強健而勻整，而他們的皮色也要淡些。他們不當自己是黑人，實際上，他們是含閃(Hamitic = Semitic)兩族的混合種。

「我們是紅的，其他的人是黑的，」有一個著名的阿比西尼亞人告訴我。他說他們是真正的咖啡色，未免言過其實。純粹的安哈拉族，早已不存在了。在內地，各部落要格外同類些，很接近地生活着，並且互相通婚，尤其是安哈拉人和加拉人（Galla）如此，早已將一個純粹種族的踪跡完全取消了。全人口一千萬人中，只有二百五十萬安哈拉人是住在阿比西尼亞的，不過他們佔盡了一切重要的地位。他們不但將他們自己居於他們所統治的其他種族之上，並且還恨他們，看不起他們。除了美洲以外，黑人的被人深深所輕視，就要算在阿比西尼亞爲最了。安哈拉人稱他們爲 *Shankala*，意思是黑奴，是他們語言中最侮辱人的名稱。美洲的黑人還在夢想一個自由的黑人的非洲帝國時，他們卻不知道他們在講些什麼。安哈拉人自以爲高出一切，永不會想到請他們來幫忙的。土人們邀請安哈拉人去赴每年的黑人世界議會，而安哈拉人卻連答覆都不給他們。

最大的種族是加拉人，計有四百萬人之多。由外表看來，他們是一退化的種族，恐怕這就是他們爲比較少數的安哈拉人所征服的原故。加拉婦女都很美麗。她們有高貴的神態和健好的體格，頭上時常戴着髮髻。你可以從她們梳頭髮的美麗方式，辨別出誰是未結婚的，誰是結婚的。在太格

爾 (Tigre) 有太格爾種族，他們和安哈拉很接近。台那吉人 (Danakil) 和索馬里人 (Somalia) 則住在國內的南方和西方。他們完全沒有接觸到文明過，都是生性殘暴，沒有教化而危險的人，而他們在法屬索馬里蘭的同族，則都和平而活潑，格拉吉人 (Gurage) 是阿比西尼亞的工人。他們是神祕的奴隸種族，也許他們是三千年以前由埃及及帶來的白種奴隸的子孫。安哈拉人、加拉人和太格爾人，都是怕工作的，格拉吉人卻願意從事於各種事物，不管這是田地裏的、簡單的礦裏的、建築上的、或造路上的任何工作；他們一直勤懇而不驕矜。在本尼香格 (Beni Shangul) 還有香格里拉人 (Shankalis)，也是落伍的黑種人，在哈拉爾有哈拉爾人，他們的故鄉是阿拉伯、皮膚粗厚、頑固而驕慢。在剛達爾 (Gonder) 相近處，另有五萬左右的法拉夏人 (Falashas)，他們是黑色猶太人的不知名的種族。最近的研究，指他們本來是安哈拉，被猶太的傳教師改成猶太教徒的。他們是在基督教和回教這兩大宗派之內惟一的猶太教團。安哈拉人自己是基督教徒，因此他們在宗教下的糾紛，時常要引起政治上的擾亂。其他各種族，大都是回教徒，但是沒有人鼓勵他們去實踐他們的宗教。

種族問題是這多事的境內最重大問題之一。各種族都彼此恨惡着，安哈拉人則當他們都是他們所征服的藩屬，要他們獻納貢金。這些被壓伏的種族，一方面自相紛爭，一方面則一致的恨惡安哈拉人。安哈拉人和加拉人間的對抗，尤其來得兇暴。

海里塞拉西將若干高官的職位，給予了加拉人的代表，想要藉此避免他們間永久的戰爭，可是也沒有效用。阿比西尼亞的將來，大半還是有藉於這個種族問題的解決，而這問題呢，卻時常要為宗教的糾紛，而增加其嚴重之勢。這些種族，不但在性格和脾氣上有種種的不同，而在倫理上和風俗上，也大相逕庭，假使皇帝能夠壓迫他們，使之一致，那末他就能夠抵禦外侮了。在去年一年中，似乎他已經漸漸接近這個目的了，可是外交上發生了緊張的事故，這些內政問題又只好延擱起來。外來的侵略，也許毀壞了這種永久的和平工作。種族問題將時常成為國內第一個問題，那是毫無疑義的，不論這國內是否自主或為外國所管理。

第六章 在阿迪斯阿巴巴的歐洲人

美國公使的首席秘書喬治 (William Perry George) 君，大大地幫了我工作的忙，所以他一看見對於他發出的公文並沒有答覆，就準備開一個宴會。

『你也許可以利用你的時間，』他說，『和外交團中諸人會會。』

這想頭很好，因為外交團是世上最與眾不同的團體，而在這世界擾亂的中心阿比西尼亞，他們尤其佔據着重要的地位。若干年來，他們都是過着睡昏昏的生活，然後哇爾哇爾事件，突地將他們驚醒了。現在，這些在海里塞拉西庭上的外國代表，都在用力地工作着。世界各國政府，時常有電報來叫他們報告，正像大的新聞紙向他們的特別通訊員要求消息一樣。各國的外交部也都在留心着，使他們所得的報告，不致落在別國之後，正像那些新聞家必須在同行間互相競爭着一樣。

我已經會見過這裏外交團中的幾個人，不過老實說，我對於他們很是失望。我本來想要向他

們打聽些事實的真相，而結果卻適得其反，還須我來告訴些給他們聽。美國公使館的喬治君，有一次對我說：

『我真正抱歉，你所告訴我的多，而我所告訴你的少，但這是爲了在阿比西尼亞國內非常的環境之故。我們不能時常跑到皇帝住的地方去，而除了他，就沒有知曉事實的辦法，因此我們要去獲得祕密的消息，是危險的。爲了第一，我們不能信賴他，第二假使告訴我們消息的人被發見了，我們就要遭遇污名，以爲是不良的外交家。現在華盛頓的國務院，忽然需要阿比西尼亞的報告，他們差不多每天有電報給我。我可以老實告訴你，我的工作給了我不少的煩惱，因爲在阿迪斯阿巴巴的公使及其隨員，都不知道如何答覆。我們現在都等候着那些應該來，或者一定要來的事變，但是現在卻還沒有來。我們也像皇帝一樣，必須要有耐性，假使這個無窮期的等候對於我們既困倦而又興奮的，那對於阿比西尼亞人一定是不可耐的。總而言之現在對於這等候還沒有什麼結果顯出來！』

美國外交部，在哇爾哇爾事件之後，決意差一個第一流外交家韓生（Hanson），來阿迪斯阿

巴巴作公使，就可以見得各國對於阿比西尼亞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視。

「這也可以見得，」喬治用力地說：「美國外交部還沒有懂得阿比西尼亞的問題。韓生本來是歐戰後的哈爾濱總領事，後來又到了莫斯科，在美國有一個綽號，稱爲「處置擾亂者。」現在爲了想他對於國家革命等事，是有經驗的，所以派他到阿迪阿巴巴來；可是此地卻沒有擾亂給他處置，也許擾亂後來是會來的，現在的小接觸會變成大戰事。但是到了那時候，也就來不及作什麼事情了，甚至白種人的最小的利益，也只好聽其自然而不能加以保護。在這樣的狀況中，皇帝是我們惟一的希望。他將抵抗阿比西尼亞的叛黨，比抵抗外侮，還要兇狠，因爲他知道阿比西尼亞是國際聯盟的會員，他不能不維持他的名譽。」

大多數使館人員，總有些地方事件要辦。其中包括着護照和領事事務，原來這些祕書在阿迪阿巴巴的工作大都是爲着他們的同胞而非爲着他們的公使。只有在意大利公使館中，他們的確有工作要做——關於這事，我將在下面詳述。——日夜地做，但是他們的事情是無意味的，他們用他們全部的工夫去繙譯長長的電報。甚至意大利公使文西伯爵（Count Luigi Vinci）也不

了解他自己的國策。我在宴會中第一次會見他的時候，我問了他幾個問題，他用着外交家所難得的坦白態度回答我：

『我實實在在不能告訴你。只有我們的總理（指墨索里尼）纔知道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目的。』

意大利公使和他的隨員們，一早就到宴會之所，帝國俱樂部了，表示他們在困難的環境中，既有時間，也很高興，來參加社交生活。外交團的人員全體出席，因為在阿迪斯阿巴巴宴會並不是每天有的事情，而外交家的生活，甚至在歐洲各京都裏，也都是過着隱避的生活，而在阿比西尼亞則尤其乾燥得如塵土。各國公使都住在廣大的公園內那些小巧而精緻的房屋裏，這公園是米尼立克皇帝慷慨地送給各國的。他自己所有着他所需要的一切土地。這些外交家因此得以住在一個他們自己的小世界裏，四週用着有刺的鐵絲網繞着，以與外界原始的環境相隔絕。這些公使館，實在就是具體而微的國家。英國公使館是英國，法國公使館是法國，德國公使館是國社黨的一部分的德國。各公使的住所，相隔很遠，其間只有粗糙的道路聯絡着。爲了這原故，他們往往幾個星期彼

此都不會見面，他們只每月在比國公使館，按例會見一次，比國公使是現在外交團的領袖。

帝國俱樂部是外交人員所辦的，爲了嚴格的限制，所以只有二個阿比西尼亞會員，皇帝和外交部長。他們是名譽會員，但他們卻從來沒有用過這俱樂部。

喬治君管理着這次的宴會，主持着一切，而他的副領事克蘭浦（Cramp）君，則招待客人——客人不是外交人員及其眷屬，便是皇帝的外國顧問。他們大都按時到齊，很高興可以自由想着談着歐洲，這是他們人人所渴念的地方。

英國公使夫人巴頓（Barton）太太，是這個社交會中的領袖人物。她是全阿迪斯阿巴巴中最著名的歐洲婦人，皇后的知己朋友，皇后會由這位秀外慧中的女子教給她許多事情。巴頓爵士（Sidney Barton）和巴頓小姐（Esmé Barton）來得稍爲遲些，因爲她們是去看馬球比賽的，馬球比賽每星期在本地的跑馬場裏比賽一次。俱樂部中，現在人一多，便大有生氣了。在一個角落上，有一位年輕的英國使館秘書，在怨恨着他們不能組成一個馬球隊。

『我們只好和孟加拉人（Bengalis）玩。』他說，意思是指使館的印度衛隊。

新任德國公使介紹進來了。他作着莫名其妙的事情，因為誰也不知道他的政府要他來注意些什麼政治狀況。巴頓爵士和法國公使波達特（Bohart）君談着，波君是阿迪斯阿巴巴收入最豐富的人。他的官俸每年為八萬他拉，或者五千一百鎊，這數目在阿比西尼亞可以算得巨富了。美國人的薪水最少，克蘭浦君只有美國陸軍尉官的待遇，他覺得他在阿迪斯阿巴巴最是不堪。

天漸漸暗起來的時候，電燈開了，這是俱樂部自己的發電機上所放出來的光明。客人們都一小羣一小羣的立着。勃立治（Bridge）紙牌戲在一個房間裏鬧個不休；巴頓爵士看着四星期舊的「倫敦畫報」，各使館的秘書們則包圍着巴頓小姐，自從她的姊姊嫁給意大利駐馬爾可（Milko）的領事莫齊（Muzzi）男爵之後，她就成了外交界中惟一的年輕姑娘。留聲機奏着最新出的美國跳舞片子，這是喬治君剛剛在昨天纔買到的，他們經過了八星期的長途，還沒有失去她們的光彩。黑種僕役，走來走去遞送着美國的雞尾酒（Cocktail），法國白蘭地、意大利的艾酒和蘇格蘭的威士忌酒。大家都覺得很高興，因為這宴會使他們忘卻了他們是在阿比西尼亞。

其他的歐洲人，住在離開這個「不同的世界」，大約三里之遙的另一區域，過着簡單的生活。

誰也不爲阿比西尼亞人所喜歡，他們想這些外國人是來盜取他們的國家的。

有許多歐洲人都是有趣而有才能的人物；但是他們卻很不得意；這裏地方的不景氣，尤其於歐美，而他們又不能信賴着阿比西尼亞的當局者，因爲他們是當歐洲人爲盜賊的。阿比西尼亞人是世界上最客氣的民族之一，但是他們的禮貌只用之於他們的同胞，而不用之於他們所看不起的外國人；甚至最卑微的小小黑種兒童，都覺得他自己是高出於一個白種婦人。

但是雖然有這些差別，白人和黑人還是只好同住著，密切的一同工作着。最近意外事故要變得更多些了，歐洲人的窗戶，時常要被人打破，兒童上學時，書包要被人搶去。有時在內地還有最嚴重的事變發生，幸而皇帝總能加以迅速處置，孔攻擊歐洲人的，一律處以死刑，同時並禁止外國人進入內地去。這個法律的通行，並不是完全不問事實的，只是一種預防的方法罷了。

比了阿比西尼亞的人和歐洲人間更加嚴重的衝突，卻見之於白種人自己一夥裏。歐洲人的住宅區裏，不免有若干來歷不明而爲歐洲驅逐到阿比西尼亞而來的不良分子，和一些專事搗亂的人。這班下流東西，損害了歐洲人的好名譽，假使在街上你遇到一個阿比西尼亞人，你不先招呼

他，他便不招呼你。假使他不信任你，或不聽從正當歐洲人的意見，或簡直不能和他辦理什麼事情，都須怨恨着那些下流東西。

在阿迪斯阿巴巴，有些在歐洲會作過名醫藥家助手的醫師，在這裏卻一無發展，而在另一方面呢，則另有若干人，雖然沒有資格，卻生意興隆的過着，因為他們能够巧妙地宣傳自己，而用那些有良好的醫師所不願意用的治法，騙得病人的信賴。有一個年輕的德國醫師，曾在德國一個最大的醫院裏當過助手，自從德國政變以來，他被擠了出來，對我訴說了他的冤苦。

「我是有資格的眼科專家，外科醫師。我在柏林已經贏得我的相當的地位，我之所以來阿比西尼亞，是因為我知道這裏的人，患險惡眼炎病的很多。開始時，我的工作很忙，每天要治療三五十個病人，醫費極微，爲了我知道此地除了部長以外，誰也付不起一他拉之多的。在不久以前，我的病人忽然都不來了。我很奇怪，因爲甚至時常來找我看病的人也不來了。沒有多久，我發見其原因了。原來有一個和我競爭的同行，他並沒有資格的，他的病人有許多早已到我這邊來了，現在他就想出了方法，來和我作對，他告訴一班本地人說：「這位海吉（Harkin）在他的招牌上說他是一個

眼科醫師。假使他只知道醫治眼睛，算得什麼醫師。回到我這裏來罷！我能够治療你的全身！」

此外在阿迪斯阿巴巴，還有一個藥劑師，三年之前在歐洲不過是一個遊行着的鞋匠；還有一個律師，本來是商店經理。

這些江湖醫生，破壞了人們對於專業的信仰，因為阿比西尼亞人沒有作專業工作的才能，所以他們只好讓歐洲人闖進來，佔據這些專業（全國中的確僅有一個本地醫師），至於他們所以產生不出一個工程師，或律師的原故，並不是真正爲了他們沒有學習這些種職業的能力；即使他們是有些能力的，他們學好了也覺得沒有什麼用。他們只想作官，在政府中佔一個位置而已。但是歐洲的專業者，卻不肯好好利用這個黃金般的機會而努力工作，假使他們初到阿迪斯阿巴巴時，是有錢又有雄心的，在他們離開之前，一定弄得一無所有纔罷。

開店的人，也必須和他們的同胞競爭而和這地方的落伍者相抗。有人告訴了我一并在城中售價最廉的商店。所有做生意的人都問，「這位朋友怎麼能够將他的價錢削得這樣低？」有一天，這秘密揭穿了，原來這店主同時是一個歐洲貨物分銷處的經理，他只出售着歐洲免費送給他的

貨樣。

有許多人都當這個城市是避難所，但他們在此也得不到什麼好處；想發財的人也在這裏失望了。只有那天性孤寂，而只奉至約的人，纔會過得下去。這樣的人，爲數很少，他們在農田上工作着，住在阿比西尼亞是很幸福的。葛治（Gizé）老頭兒是其中的一分子。他被稱爲「阿魯西的長老」（Ferentshi Arusi），他在這個南方省中，已住過三十五年了。他早已與其地同化，穿着本地的衣服，——黑袴、白衫、腰圍，「夏瑪」（Shama），將他的女兒嫁給了一個奉回教的索馬里人。他已將非洲土人的生活，替代了歐洲人的生活，他覺得這樣很滿意。

他當然是一個特別例子，爲了西方歐洲人平常是不肯將他們自己適應阿比西尼亞的狀況的，這就是許多人所以難過日子的原故。只有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是能够生存的。在各處的城市和鄉村裏，都可以看見這些人；不論是阿比西尼亞的偏僻的內地，紅海那邊的阿拉伯，在蘇丹、根雅殖民地（Kenya Colony），在巴勒斯坦（Palestine），在敘利亞，在東方各處，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都能過得很舒服。他們在這些外國地方，非常地謹慎小心，他們漸漸獲得了主要的商業地位，爲了

他們有三種得以成功的特性：（一）他們是謙讓的；（二）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所過的日子，正和阿比西尼亞人一般的苦；而他們又是善於適應環境，我自己親眼看見他們在皇帝面前俯伏下來，比皇帝自己的百姓，還要熱烈地表示他們的忠順；（三）他們敏銳的商業天性，佔盡了一切便利。這些都是要在非洲東北以及東方從事商業的重要性質。其他歐洲人所永遠辦不到的事，卻已經給這些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辦到了。他們在阿比西尼亞得到了成功，而其他歐洲人所得到的，除了失望，便沒有別的。

只有樸素的人纔能在阿比西尼亞覺得舒適，這國家適合了他的私願。東西是便宜的，人們可以大大地享受着，只有一萬個歐洲上等人所能特有的幸福。例如在阿迪斯阿巴巴的一個女理髮師有着一所跑馬廄，她騎着馬走過城中的時候，有兩個騎馬的僕人陪着她。在歐洲，她也許連電車費都付不出。她的馬都是好的，她覺得上跑馬會是一生最有興味的事。當我在阿迪斯阿巴巴的時候，只遇到一次跑馬，我就注意了。她。皇帝坐在他的皇座裏，原來外交部說他生病是靠不住的；外交家和他的妻子都坐在他們的官座裏，國內的重要人物，都穿了他們最華麗的衣服，可是我

覺得有趣的，卻還是這位嬌小的女理髮師，她忙着她的馬，很驕傲地自信地坐在大看臺上，用雙眼千里鏡跟着那跑着的馬。她使我想起了我在什麼地方看過的一張熱情影片中的女主角。這些事情，大概也只有美國影片中和阿比西尼亞纔會有罷。

第七章 有二百萬僧侶的教會

自從我到此以後，我已經有了幾個阿比西尼亞朋友，他們也和我一樣，說外交的不好。阿迪斯阿巴巴市長塔克魯（Blata Taku）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允許幫我的忙，這個答應果然實現了。有一天上午六點鐘，他的繙譯，會說法國話的阿比西尼亞人，來叫醒了我，帶來一個消息：

「塔克魯要你知道皇帝今天要去參加聖喬治祭禮。也許你是喜歡看看這個阿比西尼亞的宗教大典禮的，所以他差我來帶你到那裏去。」

「謝謝你，」我回答，還有一半睡着；「但是爲什麼這必須在六點鐘就起牀呢？」

「因爲禮拜已經開始，皇帝正和他的百姓在一同祈禱着。」

要找到路是容易的，因爲往科普教堂（Coptic Church）去的街上，人已經擠滿了，都要看看皇帝。他們半夜裏就來等着的，當他在汽車裏走過的時候，只能看見他一秒鐘，現在都蹲在這裏，再

等他午刻回來。我們到那裏時，祈禱還沒有完，我們只好在外面等候着。這個我並不介意，因為教堂前面的庭院，給了我一個比了裏面更有趣的情景。大約有二千個御林軍，背對背的坐在那裏，其他還有許多人伏着和蹲着。在一邊，和尚們立着奏弄奇怪的樂器，有些像小提琴，發着單調的聲音。教堂的四週都有層階，在牠們的頂上掛着一片白幕，另有一塊貴重的地毯放在地上，以供皇帝出來踏足之用。在後面，百姓們真是人山人海，密密層層，僧侶們不停地念着經，但是在羣衆的喧囂之下，是難以聽見的。現在我在看着真正的阿比西尼亞，一個從古不變的民族了。

突地有一個波動，衝過了羣衆。兵士們都立了起來，當僧侶們走進方場中心的時候，百姓都想衝進警備線去。祭司們在教堂門首出現了穿着錦緞製成而發着光輝的法衣，主教們則戴着金冠。兩個清瘦的僧侶在前面走着，頭上頂着十誡，爲了免得被凡人的肉眼看見，用硬緞包得很緊。在這個熱鬧而混雜的人羣中，我看見了一個穿着黑服的人。他是基立洛斯教主（Abuna Kyrillos），科普教會的領袖。主教們都扶着杖，僧侶們都蹲在地上，但是頂着十誡的僧侶，則仍舊立着，他們的眼睛發着光，神祕而狂熱，表示他們負着神聖的擔子。一班高官顯宦，開始離開教堂，階層的頂上，大

門的外面，停着皇帝的臨時包廂，他們都向牠鞠躬。過了些時，那白的重幕移動了，百姓跟在牠的後面走着，牠裏面有些誰，一些也看不出來。我的嚮導低低地向我耳語，說皇帝早就來了，但是他必須遮住，不爲「惡鬼」所見，然後幕子突地落了下來。百姓看見他們皇帝的親身，凡是在這方場中的人，上自大臣與主教，下至兵丁與乞丐，都用一個聲音喊着：「Habet Habet！」意思便是「小父親，小父親！」我也深深的鞠躬，皇帝認出了我的姿態，報以一個友誼的微笑，因爲他已知道我是誰，後來我又知道他，會特地令人請我去赴這個盛會。

然後在方場中的祈禱禮拜開始了。僧侶們在他們的弦樂器上奏着科普教會的單調頌歌，其他的人作着神聖的舞蹈。音樂漸漸響起來了，鼓也更響發了，舞蹈的僧侶們用着過分的興奮旋轉着。每一個人都按着鼓聲的節奏而動着，只有皇帝，莊嚴而溫靜，立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舞蹈過了，神聖的遊行隊伍，向教堂繞了三次。隊伍前頭走着祭司們，皇帝則跟在他們的後面，肩上揹着鎗，是他對於上帝的特別敬禮，因爲一個阿比西尼亞貴人是從來不帶軍器的。皇帝自己有許多僕役侍候他，而他在上帝面前，卻也成了一個僕役。他的鎗現在並不包起來，因爲「魔鬼」

當上帝的面前是沒有存身之處的，但是遊行隊伍一離開教堂的相近處，鎗就用綢捲起來，不再給「惡鬼」看見。

皇帝走過的時候，我注意到他面容非常的慘淡，市長的繙譯也證實了我的印象。

「陛下是疲乏了，」他告訴我，「他今天早上三點鐘就起來，在赴教堂祭禮之前，已辦了一些國務。」

阿比西尼亞教堂的祭禮多得很，我所看見的一個是每月終要舉行一次的。其中有許多祭禮，都是天明開始，直到天晚纔完。教會中有權力的侯王，都努力請皇帝按時到來，假使在未完畢之前早退了，也免不了禍患。在許多事上，他是教會的囚犯，因為教會纔是國家的真正統治者。皇帝治國的組織，爲了交通的欠缺而受阻。他所指揮而由他自己供給的三萬常備軍，是他反抗教會「軍隊」的唯一武器，教會軍隊中都是僧侶。每四個阿比西尼亞人，必有一個是出家的，總數大約在二百萬以上。皇帝的權力，不能超出他的機關鎗火力的範圍以外，在許多鄉村中，百姓還只道米尼立克皇帝仍在京城裏治理國家。但是教會的勢力，則用着牠的教堂在全國佔了優勢，甚至極其渺小的鄉

村裏，也有牠的教堂。

這個國家的歷史，實在便是牠的教會的歷史，教會在以前是半異教半猶太教的，直到第四世紀纔歸化了基督教。在聖經上所說的時代，米尼立克一世統治着這地方以後，便是幽暗時期，國內外大小戰爭，連綿不已，教會爲其策動的主力，恐嚇着人，也被人恐嚇着。在某時回教徒，在另一時一個猶太王朝，都征服過此地，但是科普教會的權力，始終佔着優勝。在一五〇〇年，阿比西尼亞裂成了若干獨立的國家，書阿（Shoa）、太格爾和安哈拉的諸王，打了三百多年的仗，以爭最高的統治權。直到一八六九年，爲了安哈拉王提歐多（Theodop），囚禁了英國教會中人，英國就派拿比爾（Robert Napier）爵士帶了遠征隊來懲罰他。遠征隊在馬格達拉（Magdala），將黑人軍隊打得一敗塗地，提歐多看見一切都失敗了，就和他的兒子們一同自殺。百姓脫離了殘暴嗜殺的提歐多，熱烈地歡迎着英國人。太格爾的約翰王，登了安哈拉的王位，一八七二年他死的時候，他的後任書阿王，將全國統一了，稱爲米尼立克二世而作了統一之君。

從此阿比西尼亞成了一個國家，但是他們還不能和平生活着，一八九五年，意大利人看到了

他們的機會，派了一枝兵，來攻打這位皇帝。不料這時的阿比西尼亞，已經有抵抗外侮的力量了，因此第一次的意阿戰爭，於一八九六年三月一日，在阿多華地方，意大利軍隊爲米尼立克無畏的戰士打敗了，就告了結束。殖民地戰爭可見得是困難的，意大利人已沒有繼續戰爭的力量，同年十月，就簽定了阿迪斯阿巴巴條約，遵從着皇帝的條件。意大利人只好放棄他們一切在非洲東北擴展的計劃，退到烏次海立（Uchali）條約上所限定的他們在愛立特里亞的原來邊境上去。由着這個條約，熱那亞的船主們，可以在紅海邊岸上買六百七十哩地，代價一百萬他拉。現在的阿比西尼亞人，纔知道這是米尼立克在位好久的時期中所做的一件大錯事，因爲他不但喪失了他全國唯一的出口的海岸，而且尤其壞的，他將國家開放了，使外國人便於攻擊。此外，在多方面，阿比西尼亞人都當這個已去世的皇帝是國家的聖徒。他聽了他的顧問，瑞士工程師伊爾格（Alfred Hög）的勸告，的確改革過許多遷延多時的弊政。

一九一一年米尼立克死時，爲了大家都很憂慮，所以沒有誰敢告訴給百姓聽，他的死信，一直隱秘了三年。有一次，大家都疑心得不得了，大臣們就在皇宮的窗間，叫一個有些像皇帝的老人顯

示了一下，使他們放心。但是到了後來，到底隱秘不下去了，米尼立克的外孫雅蘇 (Tidj Yassou) 親王，就卽了位。

雅蘇治國時，是阿比西尼亞最有趣的時期之一。這位很爲人所憎恨的親王，在二十年之前失了踪，但是他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傳說上的精靈，大家只用耳語說着牠，我想收集些材料，以研究他統治時的實情，而我所聽見的故事，彼此大有差別，要想在其中找出實情來，頗不容易。

原來米尼立克皇帝是沒有兒子的，他預定雅蘇爲他的繼承者，雅蘇是他的女兒的兒子，他的女兒的丈夫是本地的會長邁克爾 (Michael)。雅蘇小時過着皇室兒童的優遊歲月，在吉比 (Gibbi) 宮的廣庭中和他的朋友，哈拉爾省長的兒子塔法里麥剛能 (Tafari Makonnen) 一同遊玩着。米尼立克死時，哈拉爾省長麥剛能曾和陸軍部長喬吉斯 (Fitorari Habte Georgis) 和其他一個人，共圖陰謀，不讓雅蘇登位。後來雅蘇雖然登位，卻又沒有打算好週到的計劃，以固其位。但是他要打破教會的勢力，所以他便引回教徒爲他的親信。在歐洲大戰時期，回教徒勸他從事於「神聖的」戰爭，這時土耳其皇帝自稱爲「回教主」 (Calif)，就將阿比西尼亞的援軍，遣送到德屬

東非洲去，那裏的德國人正在打着仗，勒拖伏倍克 (Yellow Vorbeck) 將軍作着指揮官。

這是一九一六年的事情，同年，勞倫司 (Lawrence) 上校到阿比西尼亞來遊了幾星期，事情很爲有趣而有利。他的來遊，促進了雅蘇的覆亡。他知道這位青年的國王，很喜歡阿拉伯衣服，而且他也知道，和回教徒同情的君主是不能安於阿比西尼亞的王位的。他使雅蘇在吉比宮照了一個相，雅蘇的四週有許多穿着回教徒衣服的阿拉伯寵臣圍繞着，那個相一照好，就在卡托恩 (Khar-toun) 印了許多張，在百姓間廣爲分送。結果雅蘇只好逃到哈拉爾去，正當他在那裏召集回教徒軍隊的時候，就有人告訴他，他已經算退位了。他的姨母曹迪多 (Zauditu) 就做了女皇，他從前的遊伴麥剛能省長的兒子塔法里省長就做了攝政王和太子。雅蘇反對了一陣，但是他被打敗了，在撒加巴 (Sagaba) 被塔法里捉了起來，用金鍊條鎖了，送到了卡撒 (Kassa) 省長地方。

曹迪多雖是女皇，但是握着實際的政治權的是塔法里，她突然去世的時候，他就達到了他的目的。他於三十八歲作了王，稱爲海里塞拉西二世，在一九三〇年，他得了皇帝的尊號，稱爲海里塞拉西一世，他是 Negus Negesti 「萬王之王」，他也自稱爲「猶太的獅子」，因爲米尼立克在

世時，曾追溯他的宗譜，以沙羅門和西巴女王爲他的始祖。教會是主張着這種傳說的，因此塔法里沒有權力得到這個稱號，除非他順從了教會的僧侶們。

國內次於皇帝的第一個人，便是教主（Abuna）了，這個職位是屬於開羅（Cairo）的大主教管轄之下的，因此歷來作教主的人，都是科普教會中的埃及和尚，從來不是阿比西尼亞人。前任教主馬西亞斯（Mautias）是一個精明的政治家，他懂得維持教會利益和國家利益平衡的方法，但是現在的教主基立洛斯是和平的人，他平時大半在室內研究着教會的經典。他的僧侶們，由哈拉爾主教海能（Abu Hanon）統率着，從事於政治的活動，阻礙皇帝的改革的，就是他們。這些教士的掌握中有着羣衆，也知道操縱輿論。皇帝時常只好放棄激進的改革計劃，因爲恐怕他對於教會的關係要因之緊張起來。教會現在又在大大地活動了，想強迫皇帝宣戰，但海里塞拉西站得很穩，將盡其力之所能，始終作一個和平主義者。假使誰知道這個國家實情的，就可以見得牠若要抵禦外侮，便免不了在戰爭中有發生革命的危險。

第八章 毒藥與辯論——阿比西尼亞政治的乖離

再說回到祭禮來——皇帝現在回到放在教堂階層頂上的他的包廂裏來了，白的幕子又重新掛了起來。他的黑色大汽車向前開動了，白的遮日傘張了起來，他在這下面匆匆走下了階層，躍入了汽車，前導在羣衆中開了一條路，汽車開過去了。他一去，宗教的儀式雖然還在舉行，卻已成了單調的事情，似乎只有在舉行這儀式的人是有味的，因為百姓都已跟着御車去了，只有我們和那些作祈禱的僧侶們一同留在那裏。

我的繙譯遇到了一個朋友，和他用安哈拉語談着，因此我就立在旁邊，但是他們的眼光時時射在我身上，我不能不想他們是在議論着我。不久，他們走近來了，那位陌生人向我鞠了一躬，又握了手。

「我的名字是阿倍拉 (Baltta Kidane Mariam Abera) 教育指導員，」他說，「陛下命

令我作你的嚮導，在各種事上幫你的忙。」到底我得到我的執照了！但是——這是一個極大的，但是——阿倍拉將步步跟隨着我，因為他對於我的行動是向皇帝負責的，假使我在他的監視之下有寫出什麼反阿比西尼亞的文字，他將失去他的位置。

我們走着去吃午飯的時候，我問他和市長有什麼親族關係，因為市長也叫勃拉塔（Blata），可是他解釋說，勃拉塔並非名字，而是稱號，意思是「聰明的」。不過是比了「阿托」（Ato）較高的稱號，阿托則等於英語中的密司脫。

第三種最高的稱號是坎的拔（Kantiba），等於英國的爵士（Knight），最尊貴的是第四種，佩拉丁葛塔（Belatin Geta），意思是「最聰明者」。在軍隊中，他們沒有歐洲那樣多的階級，Balambars，等於上尉，是最下級的軍官，然後是 Fihorari，等於少校，Kenjazmatch，是右翼指揮的意思，等於中校；Dedjazmatch，左翼指揮，等於上校；最高階級為 Ras，就是將軍。

阿倍拉是剛剛三十歲出頭些的年輕人。他從未到過歐洲，但是他在北非洲尤其是在意屬殖民地中，過了好幾年，他的成就也就很可以了。他是一個有教育而自修的人，會說着完善的法語和

意大利語。他加入了皇帝所親信的團體中，但是像他如此年輕而就有「勃拉塔」的稱號。到底是非常的而且他還是太格爾人，很沒有擢升希望的人。

「我會被派到內地去作一件困難的職務，」他告訴我：「那地方還沒有完全臣服，在我動身之前，我就被封爲「勃拉塔」，以便引起頭腦簡單的土人的注意。不料後來我的派遣終於取消了，他們既不能撤消我的尊號，我就一直做了國內最年輕的「勃拉塔」，老實說，我實在願意放棄這虛名，因爲牠不過使我增加嫉忌的敵人。此地貴族的分等，比了世上任何別處都要壞。」

直到一九〇七年米尼立克建設第一個政府時爲止，能够被稱爲國務員（Minister）的，只有三個人，但是現在的阿比西尼亞，已經有着和英國差不多數目的國務員了，他們的組織都不健全，因此皇帝很不滿意。在阿比西尼亞，才能並沒有什麼用場；你必須要懂得各種秘密，因爲人民都是有着歷來相傳的奇異習慣；而作國務員的，便是這班人。其中大多數是徹底的保守派，雖然他們落在時代之後好遠，質樸而無教化，他們知道的卻「太多了」，很不容易對付。而且他們只要一聽見了當的金錢聲，便會毫不猶豫地出賣他們的皇帝和國家，有人告訴我說，有一個重要省分的省長，

就是受意大利的收買的，有一次他以爲沒有人聽得見的，就說：「還是要意大利人，不要這個趨新的皇帝！」不料他不甚機密，皇帝終於聽到了這話，馬上將他放逐了。

皇帝是肯聽顧問的話的，但是他卻時常要做着他們所說的相反的事情。教育部長給了我一個例證，是關乎海里塞拉西一世要造學校時所發生的事情的。

「你要學校作什麼用，陛下我並沒有到學校裏去過，而我現在卻是一個部長了！」

皇帝很忍耐地聽着他，然後命令學校的建築，即刻開始。

大筆的錢用在公共房屋的建築和供應上，可是更多的錢，卻都入了官僚們的腰包，他們對於皇帝的新事業，估盡了最大的利潤。

我要去看看一個真正的阿比西尼亞學校，我就被領到了一個庭院中，看見了四面頹然的只有一半完工的牆壁。『那就是真正的阿比西尼亞式的學校。』我的嚮導告訴我，「這個學校，在數年之前早就可以完工了，只要那些國務員不怠忽皇帝的工作。教育部長要繼續建築時，財政部卻沒有錢，假使財政部是同意了，那末工程處又有反對了。事實上那些國務員都在事事阻礙着皇帝。」

阿比西尼亞所有二十個左右的國務員，不過是裝飾品而已，皇帝的中央政治權力增加着，他們更是默默無聞了。現在的狀況和米尼立克時代的狀況，恰正顛倒了一下；從前老皇帝統轄着一片聯合的國土，但是沒有工夫去治理他，而海里塞拉西要想治理一下，卻又必須防止帝國分裂的各種問題。現在各事都歸他擔負，他最大的困難，便是對付許多敵人，他們大概是各省的酋長。米尼立克在位時是被壓得不敢動的，等到塔法里登位，他們便很想乘機恢復他們的獨立。皇帝必須對這些酋長攻戰，以便獲得那些付給他們而不付給國庫的捐稅。

在海里塞拉西能夠將他的國家出席於國際聯盟之前，他必須取消奴隸貿易。爲了要做這事，他又不得不約束各地的酋長。至於他們拚命反抗干涉他們自由的舉動，那當然是不消說的。

阿比西尼亞現在正經歷着歐洲從前經歷過的擾亂時期，革命是在推行着。但是這個革命並非工人所發起，而是皇帝自己所發起的，他率領着一切年輕人，反抗着老朽的一代。阿比西尼亞的政治，是一團陰謀，保守派只想更換皇帝，而是誰也不敢出頭，所有輿論只藉着第三派發表，像歐洲所通行的政治暗殺，此地是沒有的，但是假使話說不明白，一種本地所產的毒藥就用出來了。往往

晚餐的請帖發出去了，時鮮的美味都放在客人的面前，裏面便含着必要的毒藥，牠將慢慢地，無可挽救地發作起來，在四星期之內，政府裏便少卻一個政敵了，皇帝知道這些詭計，用着一個工資很大的瑞士廚子，他必須先嘗過所有給皇帝吃的東西，皇帝到內地去的時候，他有裝甲車護衛着，他文明到知道應該畏懼的事情，所以他用歐洲人的方式來保護他自己，不論到什麼地方去，他都帶着偵探，饒他這樣小心，在數年之前，陰謀的事情還是天天有待發見的。

其中一個最嚴重的，是阿比西尼亞最富足的人海魯（Hailu）省長所計劃的。他是若干小侯王之一，是一個危險分子，壓迫着剝削着他的百姓，買賣奴隸，並作着其他不法的行業。因為他的財產太多了，所以和皇帝發生了極其尖銳的衝突，他就想一下子將皇帝打倒。他的計劃很簡單，事情的經過，有如中世紀的神話，誰也不會相信這是三年前確有其事的。他要想藉着他的兵士的力量，去釋放雅蘇，然後將皇帝逐去，結果了歐洲的勢力。費起（Friche）地方卡撒省長，一直是監禁着雅蘇的，那一次他和他的僕役和兵士，都到阿迪斯阿巴巴來參預太子的婚禮，等他一到京城，海魯就到了費起，將雅蘇穿着女人的衣服，偷偷地帶出了牢獄。然後他和他的黨徒，向阿迪斯阿巴巴出

發。很快的報信者，同時已經將這消息傳至京城裏了，卡撒省長，他的頭是藉着牢守那位廢皇而纔得保全的，立刻就離開京城，出去迎戰海魯和雅蘇。在三天之內，叛亂總算壓平了，海魯的黨徒看見事情已沒有挽回，就離開雅蘇的營帳而歸降了卡撒。這兩個叛黨首領，成了孤衆，經過搜索以後，他們便都被俘爲囚犯。皇帝召集了刑事法庭，將二十個叛黨，先後處了死刑，就在阿迪斯阿巴巴城外的四條大道的樹上，將他們縊死了。海魯也定了一樣的刑罰，但是皇帝很慈悲，將他改送到治威（Wai）湖中可怕的罪犯島上去，他在那裏戴着刑具，一直到現在；他的兒子們都放逐出去，他的財產都充了公，他所有的一切東西，現在都歸了皇帝。只有銀行裏的存款，他無法可得，因爲那是一個瑞士銀行。據說存款總數在一百萬鎊以上，沒有什麼方法，可以使瑞士銀行將這筆錢放棄給皇帝。

這樣，這一次最嚴重而海里塞拉西不能不加以鎮服的叛變，總算結束了。此後還有一件比較勢力小些的叛變，主其事者爲一個酋長，名叫巴爾察（Balcha），是阿杜華之役的老英雄，他忽然帶了二千兵，到了阿迪斯阿巴巴，紮下了營，向皇帝提出了退兵的條件。皇帝早已準備好處置這個叛徒的方法，就請他到他的皇宮裏來。巴爾察要求叫他的軍官護送他，皇帝答應了。巴爾察和他的

軍官們一離開營盤，皇帝所差來的使者就到來對那些叛衆說：

「你們還不知道你們是在做些什麼事情罷，在反叛皇帝呢！他是很容易征服你們的，你們要吃不消了！但是現在他大發慈悲之心，假使你們肯回家的，他願意饒恕你們，此外再每人給一個他拉，以作路費。」

巴爾察在皇宮裏毫無所得，等到他回到他的營裏，他一個兵卒也看不見了。他們都受了教訓，帶着皇帝給他們的他拉，一個個都逃走了。巴爾察也要想逃走，可是皇帝的騎兵來捉住了他，刑事法庭再開，判決了叛徒的土地都沒收，他的本人呢則被送到一個囚犯島上去。他在那裏過了二年，後來他寫了一封懺悔書給皇帝，皇帝覺得不必爲之已甚，就饒恕了他；不過給他條件，從此不許參加政治生活，只好隱居到寺院裏去。巴爾察答應了，從此在教會裏是一個侯王，而對於皇帝成了一個忠順的臣民。

阿比西尼亞早已忘記巴爾察和他的兵士了，他在阿杜華的豪勇，也已經黯淡了，在哇爾哇爾事件之後，他忽然又重新在阿迪斯阿巴巴出現了。他一個人來的，手裏扶着僧人的杖，路人雖然懷

疑地招呼他，誰也沒有想到這個和尚就是巴爾察。他立刻就去朝見皇帝，皇帝知道他是來助他一臂之力的。

「陛下，我是不再過以往的生活了！」他說，「我抱着永久的信心，我自信不會喪失的。我聽見在阿夫坦（Adam）和哇爾哇爾，你的兵士受攻擊，我一聽見他們就要開戰，我再不能關牢在寺院中了。我曾在阿杜華爲米尼立克打過仗，現在我求你錄用我！」

皇帝很受感動，但是他堅決的回答說：

「謝謝你，巴爾察，你這樣準備爲國而死。叫你再和你從前一樣去領兵打仗，當然是好的，但是自從阿杜華打仗以後，時代已經改變了，現在的戰爭，完全不是阿杜華的戰爭了。現在，有了勇敢和愛國心還不够；戰略和兵法纔是必要的。你在這裏好了，巴爾察，我很用得着你，但是要出去真正的作戰，我還有年輕些的將軍呢。」

自從那天以後，這位本來是叛徒的人，就成了皇帝的親信，這樣的事情，在近代的阿比西尼亞歷史上是常有的。八個月之前，許多部落的酋長都在彼此攻打，並且都一致反對皇帝的。可是現在

他們又聯合了對付共同的敵人，新時代的人物，和皇帝一同出現了。其中有拿西波（Nasirbn）省長，印魯（Imru）省長和喬魯吉斯（Wolde Georgis）等，舊時代的人物，都已過去了，朽腐了。

印魯省長，於皇帝自己之外，是阿比西尼亞中最有趣的人物。他是哥雅姆（Gojiam）省的省長，住在剛達爾（Gondar），這是國內最北的省分。他曾作過哈拉爾的省長，就是他，將那個頑抗的省分置之於皇帝的權力之下。他在法國學得治國的方法，他的屬員大都是法國人。有人告訴我，這位印魯省長由哈拉爾調到剛達爾去的時候，他沒有帶一個人——完全獨自去赴他的新任的。這在阿比西尼亞很難得聽見，因為按之常例，每逢省長調動，總要帶着一大批原班人馬到新的地方去，以致那個新地方弄得混亂不堪。印魯在剛達爾另外組成了他的幹部，據人家猜測，他不久就要調到太格爾省去了，那地方還有更大的工作要他去做。這個了不得的青年人說起法語來，就像一個法國人，也許因為他能夠辨別他們的善惡，所以是惟一的尊敬歐洲人的阿比西尼亞人。

皇帝的私人祕書喬吉斯，是一個重要的官員，負着總管各部的全責。他本來負着外交部的職務，爲了他太年輕，所以不能做一個完全的部長。他甚至比了他的主人還要勤勞，早上三點鐘就起

來，到半夜纔停止工作。他不享受什麼星期日，或其他節期的休假，就是夜間，也往往爲了皇帝有命令要送出去，將他叫醒了。

『最後我們就可以達到目的了，』喬吉斯說，『只要我們的官吏都用歐洲人的方法去治國，而不再用寡頭政治。我相信，我們現在可以發展得格外快些了。但是我們必須另找新路，因爲假使我們開倒車，走上從前的老路，甚至假使我們要忙於防衛我們的生命與獨立，我們的種種勢力，就將歸於徒然。在那日子，我們的進化將停止，流血的革命將發生。誰想將這個落伍的非洲帝國變成一個歐洲式國家的，在革命中便是第一個犧牲者，因爲那時保守派將要治國，而這裏的保守派都是落伍的、殘忍的。我們這些年輕人都是進步與人道的擁護者，而保守派卻是他們的破壞者！而我們卻不願意毫無結果地工作着！』

這就是青年阿比西尼亞人流他們的血直到最後一滴的另一個理由；他們不單在保護着他們的國家，並且在保護他們的工作，這些工作開始還不到十年，都是用他們自己的力量和主張來實行的。

第九章 皇帝的金湯——吉比

這些有趣而動人的詭計，都發生於阿迪斯阿巴巴的吉比（Gidbi）。吉比的意思，在安哈拉語中是小山，這個城市就由這個小山統治着的，在米尼立克皇帝在這上面造房子之前，牠只是一個赤裸的土墩，上面長着幾株加利樹。吉比和皇帝的權力一同擴大着，小小的宮殿造起來替代了平常的房屋，廣大的庭院佈置好了，終於成了一個城市內的城市。

由着皇帝的命令，有一個皇室中的官吏，帶我到了吉比。我們的汽車在凱旋門之下開着，凱旋門是紙板製成的——也許我不應該講到這個東西，但是牠在這故事中的個要點。不過紙板一定是最好的質料，因為自從一九三〇年行加冕禮時安放以來，到現在還只稍為有幾處破碎。街上都是捲着白衣的阿比西尼亞人，在等候着皇帝。在宮門前，有一隊警衛軍在歡迎我們，兵士都向我們舉鎗，其中有些鎗的確是一八七〇年的老鎗。兵士都很活潑而年輕，有一個還只是十至十二歲的

兒童。

我們到門邊時，幾百個阿比西尼亞人都圍繞了我們，也要想和汽車一同走進去，但是禁衛軍趕出來了，用他們的海馬皮鞭，爲我們開了一條路。大門開了，我們開進了那圍繞皇宮的三個庭院的第一個庭院。裏面充滿着大人物的僕役和兵士，這些大人物都在殿上等候着皇帝的召見。殿頂上有那綠黃紅三色的阿比西尼亞國旗在微風中飄揚着。貴族們出門一步，必須有僕役和兵士陪伴着，其職位越高，其隨從也越多。有時也許只有兩個僕役跟着一個貴人的騾子走着，但是多至一萬五千人的亦頗尋常。

這裏許多小小庭院的景象，使我記起了我曾經住過一次的斯坦波(Stamboul)的古時的西雷里(Serailles)。此地也有不少小小宮殿，因此我感覺到了一個有全權的君主的同樣空氣。不過西雷里的迷宮現在還在，蘇丹們(Sultans)都已死了，他們的子孫都已飄流到天涯去了，此地則充滿着生氣和非常的活動。我簡直有些不相信現代還有這些事情，我想我恐怕是在一個影戲攝製場中，那些蹲在地上的僕役，恐怕都是臨時演員，說不定他們晚上取得了薪水，就要趁公共汽

車回家的。

我們經過了第二重門，在這裏我們又受阻了一下，我們纔得向前開進第三重，也是最後一重的門邊。國旗也在上面飛揚着，有一個在他肩衣之下穿着燕尾服的人來迎着我們。經過了一陣交涉之後，他纔讓我們的汽車開進去，因此我們就開入第三個庭院了，裏面簡直沒有人，只有兩個兵，鎗頭上裝着刺刀，背向着皇宮立在那裏，另外還有兩列籠子，裏面裝着皇帝的獅子。獅子在籠子裏咆哮着，很危險地撞着籠子上的鐵桿，似乎要出來。這些獅子，是皇帝的福星，加重了皇宮裏所特有的空氣；至於在露天玩着的小獅子及在御座室門口睡着的兩頭獅子，和那好像由地中突然鑽出來的大水牛，都是這地方的奇情異致。

在進入皇宮的階層的頂上立着的那位宮院大臣，他只能說安哈拉語，因此在我在那裏時，他沒有說過一句話。他鞠了躬，用他的右手不聲不響地指引着路。富麗的波斯地毯，埋沒了我們的腳聲，作大宴會的殿門，由兩個很長的僕役開了開來。在那些不發一語的僕役拉開幕子以前，裏面是很黑暗的。殿的那一端，一具燦爛的華蓋在閃着光，我又記起了那位蘇丹(Sultan)在華蓋之下，是

闊的低榻，皇帝靠着吃飯的。和那偉大的寶座作尖銳的對比的，有許多粗糙的碗櫃，爲數總有幾打，歐洲式及阿比西尼亞式的都有，豎立在兩旁。宮院大臣將牠們開。開來時，我們的眼睛簡直爲裏面的黃金碗碟耀盲了。

這位大臣再默默地引我們進去。當我們近着第二重門戶的時候，我們的阿比西尼亞侍從，都不敢透着大氣顛着腳尖走着，等到那些黑種僕人將門開開時，我們都立定了。充滿着東方光榮的寶座室，就在我們面前展了開來。

在其他的國中，也有其他的寶座室，不見得牠們的國王時常會到牠們裏面去，裏面當然也有大理石、綢緞和大燈架，以及本國的種種寶物作裝飾，但是卻只有這一個，不論在已往和現在的歷史上，最能代表着皇帝的無上權威，這是「天方夜談」中的寶座室。

寶座自身和外面的走廊可以通連，有些像室內之室。牠安放在四條短柱之上，用精緻的綢緞裝飾着。亮光射在那托着座頂的金柱上，牆壁上和地板上，都掛着鋪着兩三層貴重的波斯絨毯，使室內華麗而莊嚴。兩排金色的椅子早已安排好，給外國來的代表和客人坐，他們是從他們的國家

元首那裏帶着禮物和問候，來獻給這位蘇羅門的子孫的。在一個角上，排着這室中惟一的圖畫。這是一個皇帝加冕時發行的特種郵票的原稿，在這寶座室中雖然是奇怪的裝飾着，但和其他一切的東西還很調和。

因為皇上不住在這個大宮殿中，那些廣大的華飾的宮殿都頓形空寂，因為陛下覺得他的祖宗的家，不大舒服，他就住在五里外的新房子裏。那位大臣立在門邊，表示我們對於皇帝的光榮應該看够而該出去的樣子。他在階層的頂上送別了我們，當我們的汽車在兵士們和獅子們中間開過去時，他鞠着低低的躬。

十分鐘之後，我們就到了皇帝正住在那裏的新宮殿。衛隊舉了鎗。

這房子的現代方式，和吉比的封建式，作着奇異的對比。他在一個收拾得極好的大花園中，石頭的嫩灰色，和紅黃的花卉，很是和諧。皇帝最酷愛這花園，在這個鮮水比了啤酒還貴的國裏，也只有他纔能滿園栽花。每天有二百個人從遠處的泉源去取水來，他們的頭上都頂着器具，成隊地往來着。這皇宮就像一個英國人的鄉間別墅；牠還不過是七個月前爲了迎接瑞典太子而造的。造牠

的時候，皇帝每天都來看着工程的進行，基石是接着阿比西尼亞的風俗而放下的。第一是皇帝，次之是大臣們，然後是男女老幼的百姓，每人手裏都帶來一塊磚頭，作了這座新房子的貢獻，七個月之後就造成了。在歐洲建築師的指導之下，所用的工人有八百餘人。爲了只有歐洲人是有工資的，本地人爲皇家義務工作的意識便漸漸消失了，因此有一天他們聚集在新宮的前面，同聲喊着說：「小父親！小父親！我們也要工錢呢！」宮院大臣就在那剛剛造好的臺階上回答他們：「陛下要對你們說話，到屋子後面去。」等到他們到了後面，帶着笑容在等候他們的皇帝的時候，皇帝就從前門坐着汽車到他的舊宮去了。

雖然有這種意外之事，房子還是按時造好了，只有電燈的裝置沒有完成。當瑞典太子的專車開入阿迪斯阿巴巴時，工人還在拼命工作，每逢這位太子出去赴宴或遊覽時，電氣匠就再進去繼續着他們半完成的工作。

就是此刻到這裏，這房子還是沒有完工，但是皇帝已經住在裏面了，他使每一室都充滿了生氣。阿斯福（Ato Asfou）皇帝的總管家，領我走進了這房子。

在那廣大的堂中，我看見了若干黑種侍從，他們都穿着紅綠的衣裳、皮鞋、皮褲和白襪。他們都是大個子，但是還沒有那裝飾房間的象牙那般大。歐洲君主們簽過字的照相，都放在許多小桌上，而我尤其覺得有趣的，在一個特出的地位上，發見了意大利王的照相。室內都是英國式的傢具，裝飾也極有風趣，並沒有惹厭的顏色。褐色是最普通的色調，只有皇后的中國式的寢室裏，纔用着藍青色，阿斯福驕傲地告訴我，全房子的裝飾，曾費去六十萬他拉（五萬鎊）。

在火爐架上還放着更多的歐洲諸侯王的照相，在起居室裏，另有英王和英后的照相，在這兩個照相之間，則放着很美麗的銀杯，這是格羅塞斯德（Gloucester）公爵為他的父親帶來的加冕禮物。就在這個房間裏，不幸顯出了惟一的在藝術上的錯誤；牆壁是兩種顏色的，因為英國的糊壁匠，在開工之後，纔覺得他們所買來的紙不夠，又不能耽擱，爲了瑞典太子已經到了，他們沒有別的法子想，只好用另外一種紙，完成了他們的工作。

各室內所有的椅子和其他物件，都刻畫着安哈拉文字的皇室花押，還有許多傢具則裝飾着阿比西尼亞的獅子。各樣東西都是英國來的，甚至皇帝書室中寫字檯上燙金的信紙，也是如此。那

個主要的書室給我的印象最深。皇帝一早藉以工作的寫字檯，放在室之中央。壁上都砌着書架，很像一個貴重的圖書室，裏面大都是法國書籍，和許多英國傑作；由各書的位置看來，很可以看出牠們的主人大都已經讀過。原文的拉丁古典書籍，他差不多都收全了，這也是使我發生興趣的，原來他能說着流利的拉丁語，假使他找到一個能和他用拉丁語談話的人，他是很喜歡的，小小的膳室就在相近，裏面一些也沒有舊宮中大宴會殿堂上的東方豪華，皇帝和皇后所坐的椅子，和其餘的椅子不同之處，就只在罩着紅皮而不罩着藍皮，作爲分別。

米尼立克和海里塞拉西兩個皇宮的差別，在新宮的寶座室中最可以看出來。這是近代樣式的，而且冷靜的，是新的切實的象徵，在全宅各層樓上都可以覺得到。這個房間裏有好幾個走廊，其中有一個是給音樂家用的，因此使這地方不像阿比西尼亞皇帝的寶座室，而像一個跳舞廳。兩張木製的圈手椅，放在房間的北端。

在牆上的惟一裝飾品，那是大衛(David)的盾。在左面，我看見了兩個穿透泥壁的方洞，我問那總管家，這些方洞是作什麼用的，他就領我到了隔壁房間，指給我看兩座最新式的有聲電影機，

可以將電影放射到寶座室中去。後來皇帝給我們看了本地生活和一個法國有聲喜劇的影片。聲音和畫片，都是第一流的東西。這是我對於這個電影場永久記得的最有趣的事情。

等到各處都走過了，阿斯福就帶我回到進門處的穿堂裏，給我介紹了禁衛隊長摩克利亞 (Balambaras Mukria)，他領着衛隊的一部分，隨着軍樂隊的節奏走了來。這些有訓練的上等的兵士，比了吉比的衛隊，何等的不同呀！他們都穿着新制服，頭上戴着有獅子毛的帽子，腿上綁着布，一直拖到他們的赤足邊。這些衛隊都是軍官，他們的隊長，最近升到了上校的地位，也是阿迪斯阿巴巴衛戍軍的司令。

軍樂隊大約有八十個人，在奏着塔法里進行曲 (Tafari March)，是新的國歌，前面由一個鼓手率領着，神氣很爲軒昂。他足有七尺三寸長，立在那個真正的指揮者，一個不滿六尺長的瑞士人旁邊，看看很是有趣的。

三年之前，皇帝還是住在舊宮中的，那裏的應接室非常神氣，但是起居室卻太原始化了；在那裏並沒有朝廷儀式，歐洲人穿着騎馬靴便可以進來，而皇帝的的生活比了平常的阿比西尼亞人，相

差也無幾。現在這個黑帝國的朝廷，卻做學了歐洲人的樣子了。這是巴頓爵士，英國的新公使，將這些新制度介紹進阿比西尼亞來的。他自己很崇拜形式，待這位皇帝就像他對任何大君主一樣，因此這位活潑的外交家兼嫵媚的紳士，不知不覺間在社交儀節上教導了皇帝。現在，在白天的接見中必須穿晨服，在晚間必須穿晚服了。

我只有一套用餐的白色短衣和黑褲子，這是在柏林上了那位自稱熱帶行裝專家的當。現在我遇到困難了，因為阿斯福等兵士走過以後，只有我們在那裏的時候，他告訴我，我的朝見日期，已定在兩天之後。他客氣地而堅決地叫我注意到朝廷的儀節，可是等到我將為難之處老實告訴他時，他卻很願意幫我的忙。

「費南多斯（Fernandos）在三十六小時之內可以給你做成一套晨服。巴頓爵士也是常叫他的。」

這句話，可以給我知道，這位英國公使對於阿比西尼亞的朝廷，有許多勢力。因為決定這些成衣匠的事情的，本來是僕人而非主人，而巴頓爵士對於這位皇帝的僕人，顯然是惟一的權威。

第十章 朝見猶太的獅子

在千萬個號叫着的乞丐、僕役、食客、兵丁和懶惰的官吏中，在漸漸朽壞的房屋和塗彩而輝煌的宮殿中，阿比西尼亞的皇帝，過着他的寂寞的生活。他是國內工作最勞苦的人，在上午四點鐘起身，一點鐘之後，就接見當天第一批的朝見者。誰爲他作事的，就必須是一個起早的人。我的朝見是在上午九點鐘，對於這樣一個接見，實在是一個很早的時間，可是這位皇帝，已經做了五小時的工作了，在別人剛剛起牀時，處理着很重要的國務，召見着他的閣員。

這時我已知道得很清楚。雖然以前我沒有親眼看見過他，差不多每天都聽見別人談起他。而我所聽見的，使我明白，果然有着兩個阿比西尼亞國。一個是未開化的，落伍的國家，已往的阿比西尼亞，牠是生存於一萬或一萬二千尺高的沒有路徑的灌木叢中的；另一個是現代的阿比西尼亞，這位皇帝作了牠具體的代表。沒有他，什麼事情也做不成功；說他是海里塞拉西是生於拉爾

的，但是誰也不知道他是生於何時，德各塔 (Almanach de Gotta)，既不知道，連他自己也不知道，誰問着他，他平常的回答是：「我是生於阿多華 (Aduwa) 之前的。」我問問他的私人秘書，他遲疑了一下纔說：「陛下」大概」是四十五歲。」

海里塞拉西 的面容，比了那個歲數要年輕些；在阿比西尼亞 人中，他是被當作一個美貌的人的，有一個大家爭論得很劇烈的學說，以為安哈拉 人和黑人並無關係，對於這話，他就是一個鮮活的證明，因為他的皮色是褐色，很像一個為太陽曬暗的歐洲 人的皮色，他有一個突出的前額，在那薄薄的皮下，細細的靜脈管在迅速地搏動着，而他的神氣是貴族的、驕傲的，但是最動人的印象卻是憂慮。他面上反映着溫靜，又是和平的溫靜，這溫靜也許是要引起哀傷和憐惜的。他的表情，正像一個聰明人，知道必須以弱敵強而又沒有勝利的把握。這也好像說：「我已盡了我的責任！」他的憂鬱的眼睛似乎在探索着他的客人，能否加以證實這話。他的雙手，尤其動人，而他們也正有許多事情要作，因為皇帝也和其他一切阿比西尼亞 人一樣，喜歡裝手勢，不論講什麼，都要將他的雙手活潑地運動着，他時常將牠們伸出來，難得放在他的黑綢肩衣之下，這肩衣是貴族衣服的一部分，

平常下面所配着的是白襪子。當然，在特別的節令，他要穿着盤金線的阿比西尼亞戰士的制服，或者新的大元帥制服，但是他穿了這些戰服做事情時很不便當，他也不像一個戰士，因為他不過五尺半長。他實在是一個文弱的皇帝。

我在皇帝的圖書室中等候着，這裏在兩天之前，對於那些書籍，我曾加以一瞥。這位皇帝必須教育他自己，他的知識是天然才能而非照例研讀的結果，爲了他當他的父親麥剛能（Ras Makonnen）作哈拉爾總督的時候，他過了一個擾亂的兒童生活。哈拉爾位於西南方，居民大都是狂熱的回教徒，爲阿比西尼亞最難對付的種族。麥剛能只好用力去破壞這些野蠻哈拉爾人的抵抗，因爲他和他們恰正一般的好殺和狂熱，纔得到了成功。他也是有野心的，他料想他自己獲不到皇位，但至少要使他的後人達到這目的。因此他計劃着去反對米尼立克族，將他的兒子在陰謀的環境中教養了起來。現在的這位皇帝，那時還年輕，名字叫塔法里麥剛能（Tafari Makonnen），從來沒有被人當孩子待過，在哈拉爾堡壘後面的嚴格指導之下，就作着躍登寶座的準備。他不是要實行米尼立克的改革，但是他必須成爲大皇帝，百姓的保護者，諸侯王的壓伏者。不過塔法里麥剛能

都只爲了尊敬他的父親，所以學到如此，他一達到他的目的，就取消了陰謀，而這達到目的之事，卻本來不是容易的，因爲要想做皇帝的人，即使完全用狡計而不用暴力，總也免不了要死去許多人。他一登位，就改變了。他曾睡在蟲咬的牀上，用手吃着生肉，可是他現在是一個完全的君主了。誰在他的政府中失敗的，就是沒有卓識的人，因爲皇帝是按着固定的範疇治國的，他不會偏向於左或右；不過雖則他如此的一成不變，他似乎足以名副其實的作一個大人物。無疑的，他是一個有天才的君主，但是假使他能夠拋棄一切勉強加之於他身上的限制，也許他可以成功得格外多些。他的面容表示疲勞，可見他是在焦心着，只有他懂得最近在政治上的困難和戰爭的無希望。最緊要的，他是需要休息。他知道他坐在搖搖欲墜的寶座上，他也承認人生應該有些娛樂。也許他有時夢想着一個退職的皇帝的無憂，他可以住在尊敬與和平的環境中，有著名的旅館主人稱他爲「陛下」，坐在榮譽的座位上，看看國際網球比賽，和那些並不想向他搾取什麼的白種人一同過日，以上這些，也許的確是這位坐在西巴女王的寶座上的人所預期的。然而他現在卻只好留在他的職位上，雖然已有一座三引擎的飛機在他的飛機場裏停着，準備載他往開羅去，他已變成一個傳奇的人。

物，一個唐吉訶德（Don Quixote），他必須對付三個敵人——教會、諸小侯王和現在的意大利人。這就是難怪他現在夜夜不睡，一早就埋頭工作了。

皇帝任他的朝見者等候着，半小時過去了，一些也沒有什麼動靜。圖書室的位置是在這新皇宮的一個角上，三面牆上都有窗。在一邊我看見有些軍隊，在由比利時的軍事教練官訓練着；在另一邊，我卻突然看見皇帝自己在花園裏和兩頭小獅子一同散步着。他走來走去，沈沈的思想着，我用我的眼睛跟着他，直到他走得看不見。

海里塞拉西出人意外地進來了，他的獅子則放在外面。曾有人告訴我，他見客時，總是帶着獅子的，因為他想牠們很可以表示他的權力，因此還有兩頭長大的獅子時常橫伏在他的書齋的門口。有一次，這事還釀成了一件外交上的不歡，原來那時英國公使正來拜謁皇帝，一看見前面有這兩頭野獸，就立刻取出手鎗來，將牠們打倒了。然後他走進去見海里塞拉西，海里塞拉西大為震怒，但是這位公使卻輕輕地告訴他，下次如果再有獅子來接待他，他還是要射死牠們的。自此以後，他就將獅子放在後面而見客，除了牠們踱到前面來時之外，來客就不會看見牠們了。

這位皇帝的外交顧問瑞典人維爾琴(Virgin)曾講過他在這圖書室之前遇到一頭獅子的故事。

「起先我嚇了一跳，」他告訴我，「但是那時我小心地走過了這畜生前面，到了皇帝的身邊。對於這樣的招待，我沒有對他提起一句話，但是我知道，假使我想起這樣的話，他是會高興的。無論如何，現在我再去拜謁他，就不會遇見獅子了！」

阿倍拉(Batta Kidane Mariam Abera)引我進見這位皇帝時，有三頭「西班牙狗」陪着他，這是意王之叔阿勃魯齊(Abruzzi)公爵送給他的禮物。我早已細心地準備好若干問題，但是他們是一個白種人的過於苛刻的問題，因此我恐怕他不甘坦地回答我，因為我早已知道阿比西尼亞人是不高興將自己的心事告訴別人的。可是這位皇帝卻立刻證明他自己是個例外。我們的談話當然從那時可談的問題開始，我將我在那天上午從倫敦接到的若干電報給他看，這些電報是告訴我新聞界的最近消息的。這些消息，我看了很不明白，因為據說阿比西尼亞已經宣戰了，但是那時一切情況是很明白的，並沒有發生什麼更嚴重的事態。皇帝看見了這樣快的新消息，

很是喜歡，因為平常他聽的到外國新聞紙上的消息，總是在幾個星期之後。他叫人將電報繙了出來，然後大大地搖着他的頭，說着 Yellem Yellem，這是他的土話，「不」的加重語氣式。

「阿比西尼亞要不要，」我問：「用着全力以抵抗外來的侵略呢？」

皇帝用安哈拉語回答我，然後再由人繙給我聽，「阿比西尼亞是國際聯盟的一個會員，簽字於凱洛格公約 (Kellogg Pact) 過，所以他覺得在用武力之先，在責任上總應該努力於調和。假使這些交涉正在進行的時候，有誰來攻擊我們，我們當然要抵抗的！意大利人沒有可以動員的理由！說到這裏，皇帝阻止了他的譯員，很興奮地用流利的法語解釋着：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和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的事變都是意大利的軍隊由阿夫坦 (Afdam) 來攻擊我們的兩個前哨，這兩個前哨離開日洛格比 (Gerlogubi) 是三公里和一千六百公尺。我們的兵士，從來沒有想到去攻擊阿富坦或意大利人。我固然時常想要造成易於和解的空氣，但在這些談判正在進行時，更多的意大利軍隊都送到鄰近的殖民地去了，我卻不能假裝着沒有看見。我覺得不能不準備防衛我的國家。」

「那末阿比西尼亞，」我問，「希望擴張牠的邊疆麼？」

皇帝激昂地回答：「這時我們所需要的是解放那些現在爲意大利人所非法佔據的各區域。我們也喜歡有一個海口，但是我們想和我們的鄰舍用和平的交涉，來達到目的，因此關於這一點，我以爲意大利在非洲的領土擴張，是對於阿比西尼亞的真正威嚇。在訂一九〇六年的條約時，意大利已表示過一種意願，希望將他們愛立特里亞和索馬里蘭這兩個殖民地聯絡起來，這樣當然要危險到阿比西尼亞的統一。意大利現在的行動，據我們看來，是於我們的安全有害的，而我們的安全，則本來不但由意大利，而且由意大利所加入的國際聯盟，兩下共同擔保的。」

皇帝滔滔不絕地講下去，一些不注意我所給他的問題。

「我們歡迎每一個人的援助，但是我們決不肯放棄我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自由。因爲我們覺得除了邊疆沒有劃清以外，毫沒有衝突的理由。至於邊疆，當然應該從速劃清的，因爲在那些地方的人民，竟不知道他們屬於那一國，結果便有了那些不幸的，而又難於避免的事變。其實邊疆是很可以和平地決定的。英屬索馬里蘭和阿比西尼亞在分割邊疆的時候，就一些也沒有擾亂，英

國的和阿比西尼亞的委員會，三年以來，合作得非常安靜。」

「既然非洲和歐洲是同樣需要和平的。」我問，「據陛下看來，如何纔可以獲得呢？」皇帝的答覆，有着驚人的自信。也許過了若干時，他的意見會實現，但是據我看來，非洲並不像他所理想的那樣進步。以下是他的答覆，一字都沒有更改過：

「假使歐洲各國放棄他們在非洲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半獨立的本地民衆就能制完近代的法律，而終於得到獨立，並作國際聯盟負責任的會員了。那時在非洲纔有和平合作的可能。國際聯盟是有保證安全和援助會員國的必要而組織的。」

這時阿倍拉向我提示，皇帝很忙，對於這次朝見，至多只有十五分鐘。然而他已經和我談了一點半鐘了，而且他覺得室內的空氣有限，很有不舒暢之感，他就請我和他走到外面花園裏去。此後我們對於嚴重的外交衝突，就沒有多大談過。我聽了他自己的經濟計劃，覺得非常有興趣。

「假使我們要完全實行，並且發展我們在阿比西尼亞的工業和商業上所有的計劃。」他接着說，「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款項。爲了世界經濟的墮落和我們自己的缺少資金，現在所以我還

沒有確定的辦法。我國沒有國債，也不欠外國的債；爲了我們的費用都是用稅收來支付的。當然我也喜歡接受用作經濟開發的借款，但是在我們現有的地位上，我們恐怕得不到優惠的或者甚至勉強可以接受的條件。」

「阿比西尼亞」皇帝繼續說，「在和世界其他各國一同過着不景氣的日子，但是我知道，歷史上每一個不景氣時期，在某時期總是會終止的，目前不景氣的終止，已經看得見了。假使各國都肯放棄他們的貿易限制，各事便進步得很快了，而那些限制呢，不過加增不景氣而激起國際糾紛罷了，實在無留存的必要。」

朝見完畢，皇帝回到了圖書室，在那裏有他的大臣們在等候他。

第十一章 皇族

我們的汽車已經開到門口，我們差不多要走出去了，阿斯福（Ato Asfou）跟着我們來了。「陛下請你們，」他說，「回轉來。」

我們被領到一個旁邊的臺階上，皇帝在那裏等候着我們。他已經沒有正式朝見的態度，而和平常人一般地接待着我們。但是我們都只好取下了熱帶的遮日帽，立在兇猛的午日之下，直等到他自願免除朝廷上的儀節，而微笑地說：「我不願意你們因我的原故而中暑。請快些戴上你們的帽子罷。我請你們回來，因為我要介紹你們給我的幼子沙里塞拉西（Sarle Solassie）。我們還沒有爲他拍過照，假使你們肯爲他拍，我是很喜歡的。」

一個本地的保姆，將那位小王子帶來了，他的父親，顯然很喜歡看見他，用安哈拉語和他說了幾句，也許在介紹我們，因爲他是指着我們的方向的。然後他們都迴過身來，而我到阿比西尼亞以

來所看見的最動人的一幕情景開始了。海里塞拉西似乎已經忘卻了他的帝王尊嚴，也不注意外國人都在看着他，因為他現在只是一個殷勤的父親，在整理着他兒子的衣服，且跑在他的面前試看着各種姿勢。然後，他又追趕着一頭小小的「西班牙狗」，等到捉到了牠，就將牠放倒在王子的面前，好像忘卻了一切，只對我們說：「這樣行了麼？」我們自然按着皇帝所要我們做的，拍了照相，但是假使我們能夠當他跪在地上忙着他幼子的時候就拍了他，那我們一定就可以有更有趣的照片了。皇帝是著名的好父親，他和皇后共有三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全阿迪斯阿巴巴都看見他一個女兒的墳上嚎啕大哭過，百姓爲了他這種真摯，卻感動得和他一同落淚。

時常有人問我，皇后曼嫩（Manen）是否皇帝惟一的妻子。當然，海里塞拉西基督教國家的皇帝，只有一個妻子。雖然在阿比西尼亞有三種不同的結婚，對於多妻制，他們的確是不行的。例如試驗婚的成立，並沒有什麼儀式，假如夫婦倆覺得他們不能彼此了解，他們就可以立刻脫離。

第二種方式是以二年爲試驗期，意思便是說，一等到滿期，夫妻必須重新決定要否再繼續下去。假使他們要分居，他們必須依法離婚，那是一個長久而費錢的手續，假使他們要繼續同居，必須

在教堂裏舉行結婚禮，此後他們便不能再離婚了。第三種是一種宗教的儀式，是終身的結合。皇帝所揀的就是這個方式，並不是爲了宗教的理由，只因爲他覺得他的國內能夠免除那種不穩固的試驗婚，那纔算得光明。

在阿比西尼亞，家庭的責任是趨向於一方面的。子女尊敬他們的父母，但夫與妻以及親與子之間，較爲文明的愛是不常見的。皇帝，又是個例外。他既尊敬他的父母，卻又十分注意他的子女，在許多方面，他和歐洲的父親們一樣，能夠覺得他應負的責任。

海里塞拉西知道他各事都是從他父親麥剛能省長得來的，只是他的眼光，卻和那位老戰士的種種特性，大不相同。他重視着這位老阿比西尼亞人所特有而他自己所缺少的幾點：不爲他人設想、殘忍、偏好陰謀。麥剛能省長是適合他所生存的時代的，可是在他以後，阿比西尼亞事事都已改變了，這位新時代的新人物，海里塞拉西一世，一定會使他的父親失望的。而這位兒子呢，卻還時常在誇讚着他的父親，這可以在心理學上說明他們倆性格的不同。

皇后曼嫩重新確立了皇族和蘇羅門朝的關係，爲了她是米尼立克的近族，因此她可以說和

蘇羅門王和西巴女王有血統關係，這樣，確定了她在國內特出的地位。她不大在公衆面前出現，即使出現了，她也戴着白的面幕，當她出遊時，有一頂白的遮日傘懸在她的車子和房屋之間，以保護她不致遇見『惡鬼』。所有這些限制，都是教會弄出來的，教會對於她很有影響。教會知道皇帝是根本不熱心宗教的，他既無所求於教會，自然凡事都以國務爲重而教務爲輕，因此，僧侶們的目光便集中在皇后身上，皇后雖知道從夫的婦道，但她卻能切實遵行一切教會中的志願與律令。

雖然我極希望和皇帝作一次私人的談話，但我祇得了一次和皇后談話的機會，就在我參觀新皇宮附近的帝國醫院的時候。那時皇后正在探望教育部長的夫人。最初我所能看見的，只是在兩片白幕間的一頂遮日傘。皇后就在這種遮蔽物下，在阿比西尼亞最新式的醫院中走着，他還戴着白的面幕，到病室裏纔除去。即使是在這裏，還有許多僧侶陪着她，所以很不容易得到和她談話的允許。可是很僥倖，這醫院的瑞典院長，卻很願意爲我去向皇后請求，過了幾分鐘，她的紅傘，向我這方面移過來了，幕子兩邊分了開來，皇后就此立在我面前了。我高興而又驚異地看見了這樣一個美婦人，因爲我以前所看見的她的照片，卻是矮胖而年老的。

最使我驚異的，就是她那年輕的姿態。我知道她有一個兒子，已經二十歲了，但是我現在看看她，只好二十八歲或三十歲，大概她的不覺老，是可能的，因為阿比西尼亞的女子，結婚得很早，八歲或十歲的母親，是常看得見的。我不能確定她到底有多少年紀，但是我聽人家猜說，她「大約三十五歲。」

她答應見我，並答應我照她們的相，然後問了我幾句對於本國的印象，就走開了。皇后並無官職，皇帝對於外國人的接見，她並不時常參加。她過着極其孤寂的舊式生活，大半的時間，她不住在阿迪斯阿巴巴而住到一個避暑的堡城去，在那裏，就不再被她丈夫所喜歡的歐洲皇后的風俗所束縛。她的惟一的歐洲人朋友，就是英國公使夫人，她是皇后的交際事務顧問，正像巴頓爵士在這些事上為皇帝的親信一般。她的侍從女官是德國人哈脫（Frau Hartl），皇家建築師的妻子。這個婦人，是兼着兩種有趣的職務的，一是侍從女官，一是皇后生產時的收生婦。因此她在皇室中很有勢力，在許多事上，她是阿比西尼亞皇后和朝廷間的聯絡者，因為阿比西尼亞朝廷在皇帝領導之下，正在日漸歐化着。

皇后對於她的子女的教育，是絕對不過問的，他們都離開父母很遠，在各堡城裏受教育，太子烏生（Asfon Wossen），離開他們最遠，住在多山的特散（Dessale）省，作着那地方的省長和衛成軍的總司令。他到那裏去的時候，正當我初到阿比西尼亞，皇帝爲他挑選了大隊衛隊護送着。那時謠傳說，太子是到戰場上去的，因此阿迪斯阿巴巴的百姓，送他的軍隊到了離京極遠的地方，但是事實上他並非往邊疆去，而是往他的特散省去的，他在那裏，很隱僻地遠離京城，並且不致爲外國侵略所驚擾。

太子的突然離去，是和數年來他們父子的不和有些關係。在政治方面，太子似乎沒有能够如他父親的期望，在皇帝的心目中，他實在不像一個克紹箕裘的人，皇帝又深信，阿比西尼亞下一代的皇帝，非但要繼續着這些改革工作，並且要致之完成，阿比西尼亞纔能保國。一個國家，既已落後這些年，並沒有和其他文明國家一同發展，當然不能在數十年之間就趕出牠所損失的時間來。米尼立克也知道這個道理，海里塞拉西當然知道，但是他又想，假使他的改革被阻了，阿比西尼亞就完了，因爲有權參加國際聯盟的國家，是必須實踐其取得會員資格的責任的。但是太子卻並不相

信這些改革的重要，因為所有教育他的人，都是舊制度的信徒，皇帝起先並沒有注意到有人在叫他的兒子反對他，等到知道，已是太遲了。

太子烏生誕生的時候，皇帝正在開始他的大事業，還在過着和他的國人相同的簡單而隱晦的生活，向他的顧問，米尼立克的有力的陸軍部長，保證不採取一切歐洲文化的長處和發明，不坐汽車而坐騾子旅行着。他那時如此做，並非出於他的自願，只是要向百姓表明，繼承米尼立克皇位的人，是和他們自己一般的真正阿比西尼亞人。爲了這位皇帝在二十年之前，沒有像他現在這樣有權力，他只好將他兒子的教育，託之於僧侶之手，而這些僧侶便使這個青年成了一個反對歐洲和進步的人，有時還不期然地成了他父親的敵人。

最初，太子受的教育很少。外國語是不在其內的，他必須多學習宗教事項而少學習國務。後來皇帝決意要貫徹他的主張，便想法來補滿他兒子所受教育的缺陷。他到法國去聘來了若干教師，教授着各種學問，從法國文學到瑞典體操，但是這些教師只好一無所爲而放棄了他們的職司。太子本來是，依然還是一個舊派的代表，他終於成了僧侶們的首領。

從此父子之間，便免不了裂痕，皇帝近來纔覺得現在正是解決而不致引起國內分裂的機會。因此他就任命太子爲特散的省長，特散是一個偏僻而不重要的省分，所以皇帝雖然使他爲一省的元首，而實際上就是放逐他。皇帝和特散的堡城，有着密切的接觸，甚至在那裏建設了一個電報站，藉此知道了他兒子所做的一切事情，所見的客，所交的朋友，而大家也曉得皇城的衛戍軍，是從軍隊中挑選出來的最可靠的兵士和偵探。

這種父子失和的事情，也許會引起將來的流血。因爲假使阿比西尼亞始終是個獨立國，皇帝既將長子放逐出去，現在則在準備叫他的小兒子麥康能王子 (Prince Makonnen) 接他的皇位。麥康能王子現在是十四歲，但是他在阿比西尼亞的政治上，已佔着重要的地位，甚至皇帝的親信，在他和烏生太子的競爭上，也分成了兩派。皇帝所失望於烏生的，似乎可以從他的次子那裏獲得了，他的次子是他的心愛者，大家都知道他是他父親的繼承人。

當我得不到允准往特散去探望太子的時候，皇帝自己卻請我去和麥康能王子談談，而我對於他的探訪，即使不是最有趣味的，也總是有用處的，因爲我在這個幼童身上，看出將來的阿比西

尼亞，說不定會發生極大的內戰。

麥康能王子住在離城很遠的古堡裏，這是爲他改造過而佈置着法國傢具的。他有三個教師，他自己的衛隊，和若干美麗的澳洲馬與阿拉伯馬。一個法國的退職海軍軍官吉格利（Henry Gigli）統領，負責着他的家務和教育。麥康能王子是一個野蠻國家的真正子弟，因此這使得吉格利差不多成了傳教師，雖然他知道皇帝自己給了他應該負責的重擔，也知道他應該爲那將來爭位的戰爭作着準備，他卻不能不那樣做。他和他的妻子教養這個孩子，就像教養他們自己的孩子一樣，在這個原始的阿比西尼亞堡城裏，給他創出了一個真正的家庭。

皇帝對於他兒子的教育，定下了一個方針，而由吉格利去教誨。吉格利自己告訴我，事情並不爲難，因爲這位小王子是非常好學的。他已經能夠說流利的法語和英語；他也是一個特出的運動家，騎馬、放鎗、打拳、鬪劍，件件都精，而在社交場中，他亦能應付裕如。

有一天，我接到了皇帝的允准書，就到這位年輕的王子的書齋裏去看他，我很驚異，他並沒有過分利用所許給他的自由。他的主要的雄心，乃是在知識、在心理和體力上都要有更強盛的發達，

在他的頭腦裏，他已經有了他父親要他準備的計劃。而且的確的，假使對他不加以制裁，不但他的兄長，便是皇帝自己也要忌憚他。最近他被封爲哈拉爾公爵，這個封號並非是徒有其名的，因爲他便自視爲這個南方省分有權威的統治者；皇帝培植了他這個雄心，當瑞典太子和他的夫人來遊的時候，皇帝就差這個兒子到阿比西尼亞第一個重要的鐵路車站，哈拉爾境內的狄里達華（Diredawa）去歡迎這兩個貴客。這位小王子將他的職務履行得令人肅然起敬，後來瑞典路易（Louise）太子說，這位驕傲而自信的孩子所給與他們的接待，是他們旅行全過程中最最不能忘懷的印象。

在我們的探訪將畢時，麥康能王子請我們喝了香檳酒和威士忌酒，而他自己則喝着橘子水。我們會娓娓不倦地談着，因爲他有無數的問題，滿足他的好奇心，是很有趣的。我們覺得我們是在對付着一個自知其需要的青年人。他是阿比西尼亞將來的皇帝，我的印象是：假使不給他皇位，他自己會攫取的。

就在那一個晚上，我和幾個特出的阿比西尼亞人談着天，他們是皇帝的黨徒，我知道的，我對

其中一個人，告訴了那天下午我的探訪。他是那擾亂的哈拉爾省中皇帝的一個親信。他聽了我的話，面容就變了。

「那位王子，在阿比西尼亞是不爲人所喜的，」他說，「他像他的祖父麥剛能省長，不像皇帝，那真可惜，因爲我國已經更新了，假使他登了位，舊式的政府恐怕要死灰復燃了。太子也許不是通常的人，但是我們不以爲麥康能王子便會好些。」

阿倍拉 (Blatta Kidane Mariam Abera) 立我們的旁邊，這種對外國人的公然宣佈，使他不高興，他就用安哈拉語對他的同胞說了幾句話，那人便不再作聲。

阿倍拉要想在這事以後分辯得清楚些，說：「麥康能王子這樣年齡，便有這些學識，已經很難的了，但是我們知道他會追蹤他的父親的。他對皇帝的往來，都很適當，他是世界上惟一能和皇帝獨自談話的人。」

阿比西尼亞的皇族，是難得聚在一處的，因爲他們住得很遠，公主們尤其住得遠，爲了這國中的婦女本來沒有什麼權利可以享受，所以她們只好過着極其孤寂的生活。去探望牠們的朋友很

少，她們住在古堡裏，有人告訴我，她們都是受的歐洲式教育，其中一個會說英語和法語，一個會說法語和德語。

全家的人，每年九月裏，當全國舉行宗教祭禮「麥司卡」(Mastal)的時候，纔集合一次。他們都坐在皇帝的席上，各種大小的寶座裏，頭上戴着冠冕，身上穿着用金子和鑽石裝飾的衣服。皇帝的冠冕，有些像教皇所戴的；這是他短時期中所獲得的第三頂冠冕，是阿迪斯阿巴巴一個希臘首飾匠特爲皇帝加冕時造成的。這些冠冕，每逢海里塞拉西從攝政王升爲王，最後升爲皇帝時，都加增着牠的輝煌，最後一頂的歷史，很是有趣，也可見其國情之一斑。

原來御用首飾匠是一個本地的希臘商人，在加冕期確定的時候，奉命造一頂新的冠冕；皇室的珍寶都交託了他，由他造出一頂在巴黎或倫敦可以造成的最美麗的皇冕來。這位商人就帶着他的寶物到巴黎去，然後將那世上最好看的皇冕帶了回來。牠真正的價值，代替了牠所缺少的歷史的趣味。皇帝很滿意，這位希臘人得到了一個著名的阿比西尼亞勳章，這是對於這些事情的慣習。加冕日子一到，冠冕陳列了出來，所有的御用首飾匠，都得了參觀這個傑作的機會。他們發見

所有的寶石都是假的。皇帝一聽見這個意外的欺騙，立刻就想辦法，那個希臘人承認他已經將冠冕上的寶石，賣在巴黎了，所以就用了一些假的。這個首飾匠所賺的錢，被逼只好還了出來，再由其他人，用着全速率，去買新的寶石，直到十一點鐘，皇冕纔得準備好。希臘人的勳章撤銷並受了皇帝的重罰。

第十一章 沒有議員的國會

阿倍拉還是我在阿迪斯阿巴巴的顧問和檢查員，在一天早上九點鐘，他叫醒了我。我知道，假使不是重要的事情，他就差人來了。他是九點鐘打來的電話，其實他從八點鐘起已經在打着了。阿比西尼亞的京城裏，有一百具電話機，都用着一個交換機。也沒有女子接線員，工作都是男子做的。一共只有兩個人，他們忙得不可開交，因為技術的設備很不完善。一切器械又都是很舊。開始時，人們必須用一隻手把着一個柄搖上一會，而另一隻手揪着鈴，使牠能發出繼續的營營聲來。過了一會，交換所有回答了。聲音很微弱，好像是從極遠的地方來的，而實際上坐在接線桌前的接線員不過和你相距三百碼而已。阿比西尼亞的禮節，叫你不和接線員浪費光陰。因為在阿比西尼亞，在電話中單單說一聲『喂』是不夠的，平常打電話的開始說法是：

『*Dinastalin, Musurial Inde—mind—nu?*』意思是：『早安，接線員，你怎樣？』接線員也

客氣地回答着，然後你告訴他，你要和住在什麼地方的什麼人談話，因為他們是沒有電話號碼的。這樣談了一陣之後，那末你就只好等着，機器中更作着營營之聲，說不定後來接到的還不是要找的人。

這就是那天早上來叫我去接的電話。阿倍拉很興奮，因為皇帝有了命令給他。

「陛下出於意外地在今晨六點鐘召集國會。他請你去參加這個人民代表的非常集會。」

那時我已和瑞典將軍維爾琴（Virgin）有了一個重要的約會，他要帶我到真尼次（Genz，reth）去參觀新的軍官學校。但是我對阿倍拉說到我在等候那位將軍時，他卻毫不肯聽我的話。『可惜我不能碰到維爾琴將軍，因為他是沒有電話的。但是等他來叫你出去時，你就告訴他，這是陛下的特別命令。他就可以懂得了。』

維爾琴將軍一聽見國會的意外召集，不勝驚奇之至，因為他是皇帝的首席顧問官。

『我一些都不知道這事，』他說，『我也猜不出皇帝要說些什麼。我昨天晚上和他談話的時候，他一點也沒有給我知道這些意思。』

對於國事的確有過小小的激動的，邊疆事變發生之後幾天，也有過擾亂的謠言，後來大家也就漸漸地平靜下來了。現在召集國會的消息，就好像是個晴天霹靂。在這不幸的城中，傳播着暴動的消息；新的事變大家都在討論着；被殺死的人數，也查到了，但是誰也不知道其確數。我想到外交部去探些消息，但是負責的祕書塔格納（Ato Tasfai Tagagné），也沒有什麼可以告訴我。

「我們都在迫切地等着聽陛下發表意見，」他說，「但是他到底要說些什麼，我們不知道！」我坐車子由外交部回來時，我看見羣衆都在向國會走去，因為特別召集的消息，已經攪動全城的人了，他們走過去時，都喊着，裝着手勢。貴族們，騎在馬上，後面跟着成羣的僕役，都穿着大禮服，因為他們是被召而往國會的大賓，他們的臉上也免不了驚奇與憂悶的表情。

國會是阿比西尼亞最近的革新之一。數年之前，皇帝苦心經營着米尼立克始創的憲法時，他就將國會代表權給予了人民；牠不能和歐洲的民主制相比較，因為牠的議員，有些像德國和意大利的情形，是由中央的領袖選派的——在這裏，當然是由皇帝自己選派了。誰知道這個國家實情的，一定會承認這個方法是對的，因為百姓還沒有充足的政治經驗，可以選舉他們自己的代表。爲

了選舉權易於被人收買，說不定要引起更大的糾紛，所以國會和其他的行政機關差不多，不過是一個具體的組織，皇帝的玩物，並非真正的政治工具。然而牠卻有一個主要的目的。自從牠開幕以來，皇帝有什麼重大事故要宣佈時，就用牠爲佈告的機關。他是這個特殊國會的惟一發言人；他不作答覆，其他也沒有什麼辯論。議員的責任不過是聽着他們君主的話而記錄下來。

我被羣衆迷住了，也被他們的激動所傳染着了，在我旅館裏再也耐不住了，我立刻就走了出去，早一點鐘就到了我的約會的地方。阿倍拉還沒有來，我只好和衆人中擠過去，到了大門邊，在那裏的官吏卻不許我進去。但是我很高興在外面而不在裏面，因爲國會前面的五顏六色，比了裏面空洞冷靜的房間，不知要有趣多少。兵士們都穿着全副制服，成了四行縱隊，由他們的長官帶着走來，然後從一個門裏走了進去。我想他們也許是皇帝的衛隊，但是事實上他們只是那些幾乎坐滿旁聽席的兵士的一部分。第二隊來的是僧侶們，在他們的後面則爲一班高官顯宦，有許多人都坐着最新式的汽車，在城中緩緩的駛着，兩旁邊有赤足的僕役奔着侍候，還有許多人則騎着雕鞍的騾子。國會前面的方場中漸漸充滿了許多僕役，他們的主人這時都已集合到裏面走廊裏去了，十

二點鐘將近時，羣衆更是活動，這時來的都是要人了。阿倍拉來了，和我一樣的耐不住，最後我總算走了進去。但是他卻不許我東張西望。

「請跟着我，」他就只說這一句話，領我走進了一個小而沒有傢具的邊室裏。我要求許我出去看看外面有趣的情景，但是他斷然拒絕了。後來他解釋他的理由來安慰我。

「按着禮節，在皇帝進來之前，你是不許看任何人或者談話的。他是國內第一人，他必須爲你所招呼的第一人。等他來了之後，你就重新有你的自由，可以隨意行動了。」

同時，還有幾個來賓被領進了這個房間。皇帝自己決定了所要邀請的新聞家，原來他的邀請並不是慷慨的，因爲自從我到阿迪斯阿巴巴以後，陸續來的各國特別通信員，已經有二十五人，其中只有三個人是今天被邀請的，另外再加一個人是新聞紙的攝影員兼活動新聞影片的攝影員。我們都很興奮，因爲我們知道我們就要看見第二次再也不會看見的大事情了。我們現在既然沒有什麼別的事情可做，就猜猜這次召集國會的原因。我們知道，皇帝不過邀請我們來將他的演說加以特別的公佈；我們並沒有什麼不開心，因爲我們過了好些無聲無臭的日子，是喜歡寫些東西

的。

我們一聽見外面的喊聲，就猜想皇帝來了，等到鬧聲更響時，方場中百姓拚命高呼時，阿倍拉又走了進來，領我們進了那個大廳堂。上下走廊中密層層地都是人。皇帝包廂的左右，坐着國內的高官們，其中有科普教會的首領基立洛斯教主。國務員的座位上都滿了。他們都驕傲地坐在那裏，披着高領子的肩衣，在一個高座位上，立着那位議長。室內各部分都塞滿了，但是議員座上卻是空的。我回頭對阿倍拉說：「議員在那裏？」

他的答語，叫我大為驚奇了一下：

「只有一個議員是出席的，」他耳語着說：「其他的人，實在沒有辦法，只好缺席，因為他們都住在內地，有些要走三星期的長途，纔能到此。陛下今天上午要召集國會，交通是如此的不便，所以他們便不能如期出席了。」

皇帝的廂座高出於平地之上，上面有一頂皇冕作頂。青的幕子分在兩邊，等到幕子降下來，就可以知道皇帝已經坐在裏面了，因為雖然在這個近代的房屋中，本地的古風俗逼得皇帝還是只

好因『惡鬼』而作如此的防衛。突然間，幕子都拉在一旁了，全堂的人都立了起來，皇帝在他的廂座邊上出現了。他手裏捏着他的演說稿，在這聲息毫無的室中，他就開始說話。

他稱他們爲『愛西歐比亞人』(Ethiopian)，從來沒有用過阿比西尼亞或阿比西尼亞人這些字眼，爲了這些字眼在國內是爲大家所不喜歡的，原來這名稱由拉丁式的阿拉伯語『Chabash』而來，牠的意思是『混雜』。阿拉伯人以爲阿比西尼亞人是各種民族的混合體，所以就稱他們這個名字。阿比西尼亞人自己則寧願稱『愛西歐比亞』，這名字的直解意思是『黑面人的土地』。

皇帝說話很溫柔，沒有情感或手勢，因此若干聽衆就必須大氣也不好出，恐怕落了一句話。他的演說辭非常的重要。後來我聽見人家說，他那時是在介紹徵兵制度和義務教育，假使這些法案果能見之實行，這國家一定會有一個新時代的，因爲這樣一來，教會的權能就會崩潰了。所成問題的，就是皇帝究竟能否實行其意願。

叫誰來當兵，這很難說，因爲內地的居民只有用盡了心力，纔能找得到，而且有時竟會一些也

找不到。他們的年齡是不曉得的，所以不能叫他們按年齡而入伍，只可以看他們的體力而定。另外一個困難是他們大多數已經在服軍役了，不過是在他們自己的會長手下，而不是在皇帝的手下，要叫這些軍隊立刻移轉於皇帝之手，當然也難見之於事實的。會長們的心胸很狹窄，那裏知道他們有共同的目的，應該保護他們國家的獨立與自由，他們既然看皇帝只是王中之王，所以他們嫉妒皇帝有着比他們更有力的軍隊。教會也是反對皇帝的，因為牠知道更有力的軍隊，自然要增加皇帝的政治權力的，假使他有了足夠的受訓練的軍隊，他就能够很容易地將僧侶們的反對丟在一旁了。

普及教育也是阻礙教會的道路的，因為阿比西尼亞人中，雖然有許多人能够讀寫那困難，而有些像希伯萊文字的安哈拉文字，但不是個個人都能如此。在簡單的，各鄉村都有的教會學校中，既然僧侶們是惟一的教師，所以民衆的教育，從兒童時期起，就完全操在他們的手中。皇帝用這個新法令，又爲被人所憎恨的歐洲文化，另開了一個門戶，因為他已經定規，在課程裏必須更加注重外國語，而羅馬字母也必須要和安哈拉文字一同學習。

皇帝的聽衆是絕對忠順的；即使出席的僧侶，也屬於皇黨，因為叛黨都住在內地，難得到阿迪斯阿巴巴來。

海里塞拉西演說了一小時，將演說稿最後一頁放下來時，他成功了。我們在這個沒有議員的國會中，看見了若干動人的情景。和米尼立克在阿杜華打過仗的老戰士，熱誠得說不出話來；他們流着淚，火在他們的眼睛裏燃燒着。皇帝的單調的聲音，正和教堂祭禮中僧侶們的絃器一樣的激動他們。他們都出了神，因為他們同時是用他們的心和他們的耳來聽皇帝的上諭的。假使就在那時那地，皇帝命令他們出去作戰，他們一個也不會退縮的。聽衆中的年輕人，尤其熱烈，但是並沒有做出聽得見的代表來，只在他們發光的面上和眼睛裏，顯出了他們的激昂。

等到議長宣告了散會，就可以鼓掌了，但這也必須按着國家的禮俗舉行：聽衆可以連續鼓掌三次，每次時間都很短。這樣以後，大家纔離開會場，秩序很嚴整，先是年長者，次是大官，最後是皇帝。他們一到外面，禮俗的拘束就解放了，他們歡呼着他們的皇帝，而皇帝則報以極大的愉快和愛，在階層的頂上站立片刻，注視着他們。這個渺小的人，突然之間成爲偉大人物了。歐洲人稱之爲

「黑拿破崙」在這時，對於這種稱號可以說一些也沒有譏刺的意味在內。阿比西尼亞的皇帝，身體方面說來是軟弱的，但是假使打起仗來，他就有足夠的心力，使他成爲強者。

皇帝走進汽車了，在熱烘烘的羣衆中開了過去，百姓近隨着汽車，喊着「小父親！小父親！」但是他們並不阻礙他的進路，所以站在踏板上的兵士，也就永遠用不到他們的海馬皮鞭。

我落在後面；我必須承認，我已失去我的客觀的觀點，自己很高興，以爲懂得這些黑人的快樂了。

我想要獲得那重要演說的一分稿紙，因爲阿倍拉所低低地傳給我聽的一鱗一爪，實在使我得不到一個清楚的印象。我很明白，我已看見阿比西尼亞的一件大事情，很想趕到電報局裏去將消息發到倫敦。

但是沒有人爲我繙譯。阿倍拉略爲說了幾句「信託上帝」和其他幾句平常的話，但是他不要我知道一些實行軍役的事情。我去問着好幾個人，說着法語、英語和德語，可是誰也不幫我的忙。我坐汽車到外交部，到皇宮，到新聞局，還是沒有人將那演說的實情告訴我。等到有人告訴我，下午

可以獲得一分法語的譯文，我大大地得了安慰。然而事情卻直到三天以後，我纔偶然看見了一本安哈拉語的小冊子，擴大地載着那篇演說。一個懂得安哈拉語的歐洲人，爲我粗粗地繙了出來，我就將牠送到英國和其他各使館去。就用這種迂迴的方法，我纔獲得其原意。正式的法語譯本，又過了一星期纔出現，離開演說之期已經十天了。

再說，會開好之後，就有人介紹我認識了那位白髮的國會祕書長。他在他的書室中接待我，那書室很可以當得巴黎或倫敦的房間。國會全部建築，的確很美觀，許多巴爾幹小國，至少爲了這個建築，要妒忌着阿比西尼亞罷。這於一年之前由一個德國建築師造成的，靠近着吉比舊宮，作了舊宮的一部分。這位祕書長帶我由會場後面，到了二層樓的參議院裏，在這裏，另外有一隻很大的皇帝所坐的寶座。帝國美術學校的畫家們，都在作着壁畫，我因此會見了宮中畫家印吉達（Aggegnou Inghida）。我們走進去的時候，他正一心在工作，仔細看着皇帝的照相，準備畫一個肖像。『陛下有時也會，』他說，『給我坐一會，可是最近我已候了他好幾個星期了，總還是沒有用；他完全沒有工夫！』

我很驚異這些黑畫家的技術，我對祕書長稱讚印吉達的工作的時候，印吉達高興得像個孩子。我覺得我已經博得這個畫家的歡心了，就想請他將那篇演說繙譯一下，可是他也拒絕了。

「皇帝說過的話，我沒有權柄，」他嚴重地說，「再覆述一遍。假使他命令的，那我就願意幫你的忙了，爲了世界上也許會藉着他的卓越的演說，而有所獲益。這演說是活潑而有勇氣的。你先去請求皇帝的答應，爲了假使沒有他的答應，在阿比西尼亞誰也不給你繙譯他的說話的。」

「那末還是談談你的藝術罷，印吉達，」我說，以下便是他告訴我的說話：

「我各事都出於陛下的賞賜。他使我能够研究，現在他是我惟一的恩主。你在這裏所看見的並不是我真正的作風；我是肖像畫家——壁畫並非我的擅長。假使這使你發生興趣的，請來看我。我很願意將我的屋子和圖畫給你看。」因此我們便約定那天晚上再見。

「我遠遠地住在城外，但是我將差僕役來領路。他是一個靠得住的人，知道那使你遇不到任何鬻狗的道路。」

第十三章 我們都準備着死

印吉達的僕人帶領我的時候，帶着一盞煤油燈，在出發之前，我又取了一個電筒。然後我們開始我們在阿迪斯阿巴巴街上的長途步行，這位僕人走在我的前面領着路。我跟着他，在黑沈沈的夜色中找着路，我的僕人帝易拉貝，跟在我的後面。他帶着一根巨棒，時常提防着鬣狗。在阿迪斯阿巴巴的夜間，是時常可以遇到這些小小的隊伍的，因為這個京都，是沒有路燈的城市，太陽一落下去，街上便寂靜，偶然有些開過的汽車和少數夜行人的燈籠，纔會和這墨一般黑的黃昏，作個強烈的對比。但是月一照射，全城就亮了，牠在屋頂上的反光尤其異乎尋常的美麗。有幾處房子，也有炭精燈光閃射到街上，在遠處，若干新宮的窗戶，也透出了光明。列車到時，車站上的電燈也加入了這光明的一羣。

我們離開了歐洲人區域，投入了熱帶的深夜裏。各街道現在都很靜；本地人都已在他們的小

舍裏睡熟了，他們的家畜和家禽，以及其他使白天熱鬧的東西，現在也都睡熟了。

我們走了一點半鐘之後——我們只能走得慢些，因為在海平面之上八千呎高的地方步行，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們嚮導指出了遠處的一點亮光。「那就是印吉達先生的房子了，」他說。那亮光鼓勵我們加緊了我們的步子，我們跟着僕人在前面打着的燈籠，快快的走着，終於站在那座房子的前面了。在門上的三叩，發着沈遠的回聲，房子裏立刻恢復了生氣，有人帶着燈籠走到了那個大院子裏，門開了，我的朋友鞠着很低的躬，歡迎我們進入室內。

我的主人平常是穿歐洲衣服的，說着極好的法國話，很小心地選擇着他的字眼。他有他自己的觀念和思想，但是他仍舊住在他祖宗的住宅裏。這種住宅，並不像蓋拉人或索馬里人的小舍那樣卑微，但是據歐洲人的眼光看來，牠們還是算不得房子。就以這一個房子而論，一共只有一個房間，用一個幕子隔成了兩部分。在幕子的前面，放着六張歐式的椅子，和一張置着留聲機的柳條桌子。幕子那一邊，就是牀，若干櫥箱，牀上掛着一枝鎗。這是一個較高等的阿比西尼亞人的真正家庭。牆壁是用舊報紙糊的，但在這不平常的裝飾之上，卻掛着一個成功的藝術家所作的圖畫。很顯然

的，印吉達不是一個模仿者，而是一個天才創作者。

此刻印吉達已經換上阿比西尼亞衣服了，我很尊敬這位安哈拉貴族的美德，他在一個外國人面前所要注重的，是他自己的民族性，而不是歐洲的文化。他很費着力，將他在歐洲和北非洲所學到的一切事情都丟棄了，而盡力給我看到一個阿比西尼亞人在家的真實情況。

本地人都是葬在這個非洲的土中的，他們也依此爲生，不管他們曾在歐洲住過多少年。當初皇帝發見年輕的印吉達有非常的天才，所以就派他到巴黎美術院去研究。印吉達沒有將他在那裏的生活告訴我聽過，但是我早已聽見過他的奇異的悲劇，使這位年輕而愉快的畫家，變成了一個憂鬱的藝術家。他曾於肖像畫和城市風景畫上，用過苦功，可是他現在情願隱居在阿比西尼亞的鄉間，在療治着他那永遠破碎了的心。

原來印吉達在巴黎學院遇到了一個年輕的瑞士少女。她是一個畫家的女兒，很注意這位有天才的非洲人，因爲甚至最苛刻的批評家，也承認他的作品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位。她邀請印吉達到她瑞士的家中去過假期；她的父親也照顧着這位黑藝術家，漸漸地，在這兩個青年人間，

發生了牢固的友誼。印吉達戀愛着瑞士，而且忘了他自己，戀愛着這位姑娘了。等到假期滿了，他們回到巴黎時，他又覺黯然神傷，因為他覺得這位少女是永遠不會愛他的。

但是他錯了。這位姑娘只是還沒有到承認愛他的時候，而確是愛他的，或者至少她想她是愛他的，所以在巴黎的自由而無偏見的空氣中，他們到底承認了他們的戀愛。此後的日子很是快樂，結果這位藝術家產生了若干最美好的圖畫：充滿熱情的、彩色的油畫。他們只知道因彼此的相得而快樂，一些也沒有想到這種傳統上的冒險有什麼結果。這位姑娘決定放棄她原來的生活，而到她那位黑情人形容得非常美好的異國去。印吉達對於這事很高興，因為他是一直渴念着他的故鄉的，而且他有了這種戀愛，他當然是驕傲的，他要將他的祖國指給這位美麗的白種少女看，而將她顯給他的同胞看。

他們突然在巴黎失蹤了，四星期之後，他們在南方省分阿魯西 (Arusi) 出現了。不料當他們到阿迪斯阿巴巴時，這一對快樂的人，遇到了初次的失望。印吉達的朋友和親族，都是著名的人物，不肯承認這位白種女人，因此他們倆同時為阿比西尼亞人和歐洲殖民地所排斥。他們心裏很難

過，因為他們在阿迪斯阿巴巴更比在巴黎爲人所批評，所冷待。可是戀愛使他們看不見不合的事，因此他們還決定回到阿魯西去，要在那裏忘卻了世界上任何人。

當這位少女還在阿迪斯阿巴巴的時候，她就開始覺得他們的行動的不可能，後來她之所以肯陪印吉達跑的原故，大都還是爲了憐惜，而不是出於心願，而她的感情還是混亂着的。可是她到了阿魯西，她纔明白她並不真正愛這位藝術家，要是和他一同住下去，她將犧牲她的終身，所以她就寫信給她在瑞士的父母，有一天，她的父親到了阿魯西，將他的女兒帶回了歐洲。

從此印吉達剩了一個人，過了一年，他纔回到阿迪斯阿巴巴。這位近代的奧塞羅（Othello），到現在還是得不到安慰，他想像他的過去完全是一個夢，但是他不高興再講到這事，假使他要講的，他還是堅持着他這個奇異的主張，以爲是一個夢。

我們現在坐在那個桌子邊，桌子上所放的留聲機，就是那位白種女人所留下來的，法國歌唱片子和英國跳舞片子，都是她的心愛之物。他一個人在這住宅裏的時候，就依戀着這個不可愛的機械，開着片子聽聽。他開給我聽了些阿比西尼亞的民間歌曲。牠們都是憂鬱的，不合調的，用高度

的假音唱出的雖然這音樂使我記起了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歌曲，可是牠實在表現了阿比西尼亞人的心魂，因為其中毫沒有戀愛或人類的感情；只有戰爭的頌讚，戰士和民族史上遺傳下來的英雄故事。

我們在靜靜地聽着留聲機的時候，僕人送進蜜酒來了。印吉達站了起來，對那時坐在我們旁邊的一個女人，說了幾句話。

這個整頓着杯盤的婦人是他的妻子，她是一個真實的安哈拉美女。安哈拉婦女平常並不和蓋拉女人一般的好看，蓋拉女人有着比較美好的姿態，可是也還不如索馬里女人好看，索馬里女人的腰部以上有着優美的形體，可是這位畫家的妻子，卻是我在阿比西尼亞所看見的最美麗的婦人。我好久的看着她，也許太久些，看着她的杏子般的眼睛，齊整的前額，曲線玲瓏的嘴，她雖然含羞地低着頭，卻偷偷地還報着我的注視。鬆鬆地披在她外衣上面的肩衣，和粗散的裙子，將她的體態遮掩了。我要看看這位阿比西尼亞婦人整個的自然之美，所以我就請求印吉達，可否讓我看他妻子的裸體。我立刻覺得我的請求也許太拙劣了，但是這位藝術家卻很明白，不但這位特出的

女人使我發生興趣，就是她的形體也使我注意的。他一些不加考慮，就叫他的妻子脫衣服。她遲疑着，這遲疑是很非常的，因為阿比西尼亞的妻子，不管她們丈夫的命令是如何的不合理，都是盲目地遵從着的，而且她們簡直不可以停着想一想。可是這個婦人，爲了某種理由，卻不肯按着她丈夫所需要的事情做。平常人都以爲非洲土人是無恥的，而且我自己有時在街上看到的事情，也曾大爲震驚過，但是我現在明白了，他們是有他們自己的真操觀念的。他們罩在他們其他衣服之外的白衣服，不過是爲了要免去陌生人的注視。一個阿比西尼亞少女，有時也許好像不規矩的樣子，但是她從來不會穿着歐洲婦女下流的晚服或時髦的浴裝的。

爲了這個原故，印吉達在他的情人回到歐洲去了之後，就找不到別個可以摹畫的女人，他要繼續他的工作，他只好娶了這位美麗的阿比西尼亞少女。她是他惟一的模特兒；她有二十個不同的姿勢都掛在牆壁上了，爲她的丈夫做畫稿，是她做妻子的惟一責任。但是那位白種婦人的印象，還是在印吉達的心裏縈繞着，所以對於他這位黑種妻子，就不會如何滿意了。

我覺得不安起來，但是這位藝術家卻不肯就此罷休，便責備他的妻子，後來她只得答應脫去

上衣露到腰身爲止，不過她附帶一個條件，這條件在我看來，似乎很可以見得這些質樸人的心理是什麼。原來她不願意赤裸裸的立着，卻願意給我一個阿比西尼亞婦人洗衣服的樣子。我不懂得她的要求，但是她的丈夫卻贊成了，她就走開了。幾分鐘之後，我們都被叫到庭院中，她正俯在一個桶子上面，洗着他丈夫的衣服。她的腰以上都赤裸了，我們的煤油燈在她的漆膚之上照射得很美觀。就只有在她脫去她的醜觀衣服之後，纔能欣賞她的全部美麗，我想每一個歐洲畫家，都要妒忌印吉達有這樣的模特兒的。

她頭也不擡地用力搓洗着衣服，以便掩藏她的窘迫。我們再走了進去，印吉達解釋他妻子爲什麼如此顯示她自己的理由。

「阿比西尼亞女人洗衣服的時候，時常是赤裸着上身的，所以我的妻子想着這個主意，以爲立在洗衣桶邊洗衣服，她就不會覺得是在站着將她的赤身給陌生人看，有如蕩婦那樣了。」

她再走進室內來的時候，她已經忘卻了她的羞赧，我問着她的名字。可是她又遲疑了，印吉達又解釋說，她不願意告訴她的名字，是因爲她想她的名字是假的，她不肯將她的祕密告訴人。

最後，我終於定心看看印吉達的圖畫了。他是法國印象派的信徒，但是他不用他們的大青色調，卻用着顯亮的顏色，以表示他祖國的質樸。他畫肖像比了畫別的爲多，由着他的作品，可以見得沒有在他的法國教師手下，浪費過他的光陰。我最贊成他的阿比西尼亞風景畫和本地生活的各種圖畫。在這一點上，他的天才和創作能力都顯了出來；他是用一個本地人的眼光來取景的，因此其結果便大出於歐洲人的意外。

印吉達是帝國藝術學校的指導員，在那裏，他和兩個年輕的畫家，代表着阿比西尼亞的新派畫。在他們以前的，都是沒有受過訓練的畫家，在阿迪斯阿巴巴的展覽會中，可以看見他們的作品，他們用幼稚的簡筆，畫出了歷史上的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勃來休（Ato Belatshow），在印吉達回來之前，他是阿比西尼亞惟一的「國手」。他現在仍在他的齷齪的草舍裏工作着，每星期可以畫出兩三張圖畫來，所有的動機都是相同的——所羅門王和西巴女王的相會或提歐多王的著名審判。這些圖畫大約值三個或五個他拉，而印吉達的則值一百至一百五十個他拉，但是他的作品約優越，是不可以用價值的不同來表示的。他的便宜，是爲了他的費用省。

我們的杯中又酌滿了蜜酒。這是性烈的酒，牠能叫人們的眼睛閉着而舌頭鬆散着，這就是印吉達此刻肯和一個外國人談談政治的原故。

『我已經受命，』他告訴我，『設計我們兵士的新制服。皇帝現在在改組他的軍隊。或者你已經在城市和鄉村間看見過武裝的人了，十二歲的男孩已經在他們嬌嫩的肩膀上揹着鎗，而老年人則將刀插在右腰，這些都是阿比西尼亞的風俗。我們阿比西尼亞人是喜愛武器的，這並不是爲了我們嗜殺好戰，事實上我們已是酷愛和平的百姓，只爲了武器可以代表我們的權力，使我們成了統治者。我們並非在軍中服役的奴隸，因爲我們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任何國家要想來攻擊我們的，就請他認認我們的民族精神。』他很熱烈的說着，面孔紅得很，一半是爲了愛國心的奮發，一半是爲了蜜酒的作用。

『我們在道德上已經準備好以應付這現狀了，』他接着說，『我們早就知道，米尼立克在阿杜華所贏得的勝仗，並不是一勞永逸的決戰。在技術上說起來，我們是還沒有準備好，但是比了鎗械、飛機和坦克車的短少還要嚴重的，便是世人對於我們不能表同情。我知道阿比西尼亞是神祕

的土地，一個外國人可以在此過十年而不會知道任何人或任何事。我們是被非洲其他各部所包圍的孤島。統治我們的，並不是那些住在山林之間少數的半野蠻黑種人，乃是有統治力的安哈拉民族。」

「你需要戰爭麼？」我問他，要想將他那激越的長篇演說，變成談話。

「這國家，」他回答說，「歷來是由皇帝統治着的。他的意志就是我們的意志，假使他需要戰爭，或者被逼了不得不從事戰爭，我們中，連婦女在內，誰也不會縮在家中的。我和我的僕人，和其他的阿比西尼亞人一樣，將並了肩向前作戰，視死如歸。請記好我的話，我們都是預備去戰死的。假使我們中了礮火，我們便完了，因為我們沒有醫生來裹我們的傷，也沒有昇牀將受傷者擡出戰場送到醫院去。假使我們被打中了，我們只有流血至死，可是不管這些，決沒有一個人願意落在後面的！」

「你以為阿比西尼亞會得勝麼？」我問，因為一個本地人的意見，使我非常有興趣，而我現在終於獲得一個對我講老實話的阿比西尼亞人了，而他又不像他的同胞總帶些兩可的口氣。但是這時印吉達回答得很謹慎。

「假使只有意大利一國和我們作戰，我們當然是得勝的，因為意大利在這裏並沒有正當的理由，因此我們希望爲了這個原故，其他的列強會幫我們的忙。但是即使其他國家有如謠傳那樣，要幫意大利的，我們也準備反抗牠們，以保全我們的獨立。假使在非洲東北要發生世界戰爭的，那末這戰爭總是免不掉的，而我們卻總不忘記這個國家已經屬於我們數千年了，爲牠的自由而死，正如我們的祖宗那樣，乃是我們的責任。我們只怕英國加入反對我們的那方面去，假使牠如此，我們就失敗了，因爲我們想，真有力量的征服阿比西尼亞的，就只有英國。我們也知道，英國對於殖民地的經驗，將使牠的統治不會過分苛刻，而且也許更會使我們雙方有益，不會像被法國人或意大利人打败了以後所受的待遇那樣壞。然而這些可能性，並不足以動我們的心，因爲我們是獨立的民族，時常知道保護我們自由的方法，最後的得勝，總是我們的。」

印吉達講完了這些話，格外小心起來了，但是他對一個外國人發出他的愛國的意見來，他並沒有追悔。

「我想一切阿比西尼亞人都是和我一樣地想的，」他加了這一句，後來又說：

「你知道我們除了這個對外衝突以外，還有許多自己的困難麼？暗底裏，革命是在進行着了。有一個極堅固的青年團體，其中諸人現在都在外國，他們已經明白世界各國總不會停留在阿比西尼亞的邊疆上的。他們在打算着革命，皇帝也和他們站在一邊。此外還有些人，他們時常是不滿意的，想要同時對皇帝和意大利開戰，而希望可以獲得「上古太平之世」的報酬。奴隸的主人，他們既不能沒有免費的勞工而生活，自然是屬於那班不逞之徒一方面的，至於稅吏，就是在街上向外國人勒索金錢而現在不能再有這些法外收入的劣民，和那些再不能自命為地方之主的小侯王，更不必說，也是他們的一邱之貉。真正的阿比西尼亞人，無不擁護着皇帝而反抗着這些壞蛋。我自己在奴隸制度取消時，很是困難，但是奴隸們日漸被釋放之後，雖然從來沒有受到自由人的待遇，他們的地位是更加複雜了。然而，我們卻又想，法令必須為國家自己的利益而實行，只有到了實行的時候，我們纔能廁身於文明國家之林。」

僕人現在送咖啡進來了，這是拜訪應該告畢的記號，於是我起來走上了我那長長的歸途。

第十四章 非洲的拉斯蒲丁

我到帝國旅館的時候，已經是半夜裏了。惟一聽得見的聲音，便是遠處傳來的看更人的老調子。除了這個，大家都已睡了。在廳中僅存的燈光下，坐着外交部的主事塔格納（Ato Tasfai Tago）和一個希臘律師在玩着古式的象棋。我在他們旁邊坐下來，開始將我在印吉達家裏所遇到的趣事講給他們聽。

「他是一個有天才的人，」塔格納說，「但是曲高和寡，也如皇帝的新式統治計劃一般，少人贊助，許多人是有頭腦的，但是我們不能爲自己所用。」那時他面色變得更加嚴重些，問出了每一個阿比西尼亞人要問的話語：

「你已經聽到過什麼消息麼？」

「這就是我所要問你的，塔格納，」我回答，向我自己笑着。顯然的，我這位外國新聞記者，比了

這位外交部的第二位大員，對於這個國家的事情，要知道得多些。我漸漸地習慣於這情形了，在沒有什麼要事的日子，我甚至還喜歡將這情形尋些開心。

「我們一些也不知道意大利人的目的和計劃，」塔格納說，「但是我們知道，我們不和他們一般見識，我仍舊相信，假使意大利人不再激怒我們，戰爭總是可以免除的。」

他取出了一張從報紙上剪下來的照片。

「看這個。羅馬發表的新聞說，意大利人在哇爾哇爾獲得了一面阿比西尼亞國旗。這是不能的，因為護送英阿邊疆委員會的阿比西尼亞兵士，只有一二人，絕對沒有帶着國旗。國旗對於我們是個神物，他們時常要來捉弄我們的弱點。」

我們又喝了另外一杯威士忌，然後立了起來。塔格納走的時候，他告訴我，外交部長請我明天上午去看他。

「我應該什麼時候來？」我問。

「請不要在七點鐘之前來，」他回答，「在那時之前，他還不會從皇宮裏回來呢。」

我現在已經習慣於這些很早的鐘點了，我知道那些大臣們必須在五點鐘到皇宮裏；那時就開着第一次御前會議。有所請求的人，全夜都須等待着，以便從早可以見到這些要人，也已成了很普通的事情。我初到阿迪斯阿巴巴的時候，美國公使館的喬治君告訴我，有一天早上六點鐘，財政部長到美國公使館來見他，他只好穿着睡衣，套着拖鞋，和他討論着重要的金融事務，我聽了這話，不勝驚異之至。可是現在我也準備了，因此明天上午準七點鐘，我就到了外交部，以便會見部長赫洛衣（Belatin Getta Herouy）。

在阿比西尼亞，部長的位置是時常更動的，只有外交部長卻已做了若干年。他這職位的重要，看了他的官署便可知道，那是阿迪斯阿巴巴中最偉大而又最華麗的政府機關。在商政部裏，格外還要有生氣些，但是在那裏所辦的事情，並不是日常的例行公事。所有的官吏都忙着關稅的事情。他們是收稅人員，從那些本來劫奪這些捐稅的強盜手裏收了過來。

其他的政府機關，大多數設在小房子和草舍裏，最小而使人不信的是陸軍部。這是一個小小的頹敗的地方；在牠的門前，有兩個斜撐着鎗的兵士站着，在一塊板上，用安哈拉語和法語刻着

「陸軍部」字樣，此外便靜悄悄地，別無形式。就是現在已到了用兵的時候，在這房子裏還是一片和平氣象。牠的部長住在內地他的本省裏，首席祕書是皇帝的外甥，也沒有什麼話可說。這是皇帝集權的最顯著的事例之一，因為他親自主持着他自己職分內的一切事情，從邊境上砲臺的建築，以至子彈的購買，都由他一手包辦。在各部內都能看到這種印象。

惟一的例外，便只有商政部和外交部。外交部中，日夜工作着。但是即使在這裏，牠也不是能作什麼建設之事的，因為外交政策並不取決於此地，正如內政部並沒有內政可辦一樣。有一次，皇帝的一個外國顧問，微笑着對我說：「外交部不管外交事情，倒是好的。」各祕書的工作，純粹是書記之流所作的。他們寫着並繙譯着外交文件，引證國際公法以擁護皇帝的主張，最近這些文件簡直大量生產的情形。阿比西尼亞不惜任何代價以避免戰爭之勢，很想藉着仲裁以解決現在的爭端，所以這些黑種外交人員，天一亮就要工作，一直在那裏坐到太陽下山，在阿比西尼亞人眼中，這樣的工作着是不應該的。在晚上，重要的國際文件，還要在燭光中寫出來，這樣的情形，也直接而又間接地表示了阿比西尼亞的問題。阿比西尼亞是一個充滿着種種矛盾的國家。猶太的獅子的宮

庭正走着和聖詹姆士 (St. James) 的宮庭一樣的道路，牠的公文都是在燭光之下的粗桌上寫成的。我時常坐在這些辦公室中經受着這些矛盾的全盤氣息。我對一個年輕祕書講起了這話，他希望我對於外交部有另外一種印象，他將那發光計劃以及發電機指給我。

『你看，我們有着這個奇妙的發電設備，還有着用汽油的發電機。我們所需要的，就是買汽油的錢。』

赫格衣的外交部中，至少有一個房間是用歐洲的方式佈置的；這就是大會客室。傢具都是十九世紀的，每一件都代表着一個不同的時代，但是這時的阿比西尼亞人，卻以為這很奢華，所以只用以接待外國公使，和發佈重要的國際文件，這種文件先由皇帝準備好，然後切實遵照歐洲風俗，遞給外交部長署名。

數天之前的一個晚上，我作了被邀請的惟一的新聞記者，去參看他們簽字於英阿對於英屬索馬利蘭邊境的條約。一張大桌子放在室之中央，桌子的四週坐着英國的委員，領袖是克立福 (Clifford) 上校，和阿比西尼亞委員，他們是親眼看見哇爾哇爾事件的，所以在國務方面很估重

要的地位。巴頓爵士和赫洛衣坐在桌子的中央。文件和地圖都展開在那裏，在煤汽燈光之下被人仔細比較着，燈光在這些東西上面發出了神秘的容色。

要是在白天，這房間一定要使我認作一個鄉間醫生的待診室。外交部長還和皇帝在一處，所以我也只好在這裏等候着。

我早已聽見許多人講起赫洛衣了，的確，除了皇帝以外，他是我在歐洲就聽見其名字的惟一的阿比西尼亞人。在大多數非洲人中，赫洛衣的名字是很出名的，在他自己的國內，他被稱爲非洲的拉斯蒲丁（Rasputin）。有人會對我講到過他或者含有的催眠力量；有許多不見得會真的故事，說他用他那嚴肅的眼睛，將他的政敵壓伏，都傳到了海外。

我第一次晤見他的時候，我就探尋他這種超自然的力量，卻只有兩個張大的眼睛，由那灰色的眉毛下，窺視着我。在這些衰頹的眼睛中，並沒有火焰，他的握手也輕弱而毫無特致。起先我用了許多力，以探究這些謠言的來源，後來我纔明白，原來他的早年的奇特的遭遇創出了這一個神話式的人物。他生來便是一個奴隸的兒子，在他兒童時期他也是一個奴隸。年老的阿比西尼亞人，都

曾看見他作過雅蘇(Jidi Yusu)的最下級僕役，和許多其他僕役作着前導，爲他的主人背着平常的來復鎗。他那使人難於相信的事業就是如此開始：此後他就有了和日本皇帝、意大利王和法國總統吃飯的希望。雖然他那時必須揹着國王的來復鎗，他還有其他更加負責的事情要做，又因爲他謙和得很，誰也不肯得罪，終於爲那時的哈拉爾省長，就是現在的皇帝所賞識，給了他一個職位，他能夠執行他的命令。他在那位失民心的國王地方，作了那位省長的間諜。他爲他的主人學得了皇家的種種詭計，因此他漸漸使國王喜歡了阿拉伯人和回教徒的衣服，等到雅蘇自以爲很平常而穿起了阿拉伯衣服以替代阿比西尼亞衣服的時候，他就被赫洛衣所賣了。

當他服務於宮庭的時候，他是塔法里的忠僕，他將國王的每一個舉動都告訴塔法里，所以塔法里可以從容設計，等到雅蘇被逐，這個僕役就做了外交部長的確，皇帝有賴於這位無言的赫洛衣，比了其他的人都迫切，他雖然居了高位，還始終作着一個無言的僕役。他所作的成績很是不少，誰知他從前是作過奴隸的呢。

一部汽車開來了，我的思想只好從已往回到了現在。赫洛衣來了。我從露臺上看着他，由二十

個僕役接着儀式幫助他走出他那部小小的意大利汽車來，又看着他對車夫說了幾句話。他身材渺小，在他的灰色頭上，戴着一頂熱帶的遮日帽，手裏握着一根尖細的杖。別的時候，他都和他的皇帝一樣，穿的本國服式，在他的白衫和黑褲之上，披着黑的肩衣。此刻卻穿了外交家的全副制服，在我看來，他的常服實在比了這不舒服的制服要更加稱身些，這制服是完全仿照歐洲式子的。阿比西尼亞人穿了漂亮的制服並不好看，還是他們自己衣服의簡單顏色來得好看些，在這一方面，他們和其他的非洲民族有些不同。就是那渺小的麥康能親王，當他不能不穿青紅黃三色的燦爛的大將制服時，也侷促得不得了，一穿上常服，就更加快樂了。

不久，我被邀進了部長的書室裏。有一個皇帝的騎馬像掛在牆上，在他的前面有一張質樸的桌子，上面罩了一塊藍布，就算一張寫字桌子；塵汗的，舊的窗簾垂在窗上。此外並無其他的傢具。

這位部長坐在他的寫字桌後面，他的兩個兒子，西拉克（Shrak）和喬治（George），現在也參加政治生活了，當了他的譯員。喬治曾在劍橋讀過書，西拉克則剛自牛津回來。兩個人都不受薪水自然地在外交部工作，而且他們的讀書，是用的他們父親的錢。以這種新式教育給與自己的子弟，簡

直是所有上等阿比西尼亞人對他們國家所負的義務，不管有些時候履行這義務時也許有着不同的感想。

「我的兒子都是我最親密的合作者，」部長說，「他們時常和外面世界接觸着，使阿比西尼亞向着進步的路上走，而且將阿比西尼亞的生活加以歐洲化，一切都如皇帝的願望。我對於這種永久的改造工作，也許太老了，但是我也守着我的本分，後來不阻礙新計劃。我的兒子都是阿比西尼亞青年運動的領袖。他們無條件地促進着皇帝的工作，並毀滅了一切反動分子。」

我的謁見，幾分鐘就完了，因為有電話來叫赫洛衣去見皇帝了。

「我很抱歉，不能和你多談一會，」他走的時候如此說，「但是請你今天下午到舍間來喝茶罷。」

小小的意大利汽車，到了時候來邀請我了，我們在一條私家的道路上走了好一會，這是爲這位外交部長專築的，一直達到他的住處，郊外的格拉里（Giuliani）。國內私人汽車本來不少，這都是第一次我們上了汽車的當。走了這樣的一次路以後，我並不懊惱，因爲我們假使一直是坐這種

車子的，我在這裏也許真還要多化些冤枉錢罷。原來我們離開旅館還不遠，車夫停下來了，面上帶着焦急的神氣，走出了車子。他在車蓋底下胡亂弄了一陣，然後回過來對我說：

「我很抱歉，先生，汽油用完了。」

「好，」我回答說，「那末去添些來罷。我可以在車子裏等着你。」

車夫一言不發，只回過去再轉着他的發動機。然後他纔再到我面前來。

「我一些錢也沒有。」

現在我懂得一切了，我不必做什麼別的事，只須將十一個他拉，差不多一鎊，給了這個車夫就好了，這是買到起碼容量一桶，約四個半加倫，所需的價錢。我們到了目的地後，當然我不便索回餘下的汽油。後來我將這一個小小的意外事，講給我的同伴們聽，他們中有許多人都告訴我他們也會遇到過相同的事情。他們也是由一部政府裏的汽車來邀請，裏面的汽油剛剛只够開到最近的汽油站，他們也只好爲了短短的路，費錢買上一桶汽油，假使坐出租汽車，三五個先令就夠了。

我們的油箱加滿了，我們用着更新的氣力開着過去，等到近那房子的庭院時，我們四週被二

十來個僕役包圍了起來。外交部長在門口歡迎着我們。他帶着一個孩子，這孩子穿着美好的歐洲式衣服，可是腳是赤露的。

工人還在工作着，因為部長的房子還沒有完全完工。在這園裏還有其他若干房子，外面圍着牆垣，裏面住着他的全家。部長和他的妻子住在最大的房子裏，較小的房子則由他們兒子的家眷住着。赫洛衣對於他所創造出來的這個家庭，顯然是很得意的。看着一個全家，住在這樣舒服的環境中，按照舊式阿比西尼亞的風俗，共同生活着，是很有趣的。

我們走進了花園，園中乾渴的花卉都萎縮了。我們也參觀了其他的家庭。西拉和喬治的房子，清楚地表示出他們是在英國讀過書的。牠們很像英國房子，我們看見了許多他們帶回來的什物。有安樂椅子放在那裏，起坐室中也裝着火爐。他們在牛津和劍橋用慣火爐了，現在他們雖然遠在六千哩之外，還不肯錯過這種英國式的舒適。

一個較小的房間，他們說是圖書室，我帶着極大的期待心走了進去，纔覺得這的確是一個圖書室，可是不幸得很，這只是阿比西尼亞人所謂的圖書室。在地板上，放大的家庭照片都四散着，而

書籍呢則高高地放在近天花板的地方，只有用了梯子纔能取得到。我數數大約有四十卷；架子那樣的高，以致我也看不出書名來；其中大多數似乎是安哈拉文字，但是看了那種特式的裝訂，其中少數一定是英語的。

「圖書室」是部長心愛的房間。一張安適的椅子放在那裏，他就在那裏讀書寫字。他是最高等的阿比西尼亞著作家，出版着政治和旅行之類的著作，由皇帝的出版局印行。大多數的阿比西尼亞書籍都由這個局裏印出來，在這裏作成了重要的教育工作。惟一的阿比西尼亞報紙，一種小小的週刊，名稱爲「光明與和平」(Light and Peace)，也是在這裏印刷的。外交部長是編輯主任，皇帝是總編輯。他在這方面，很像他那位同身分的墨索里尼，墨索里尼是意大利民報的總主筆，在那個報上他有許多論文登出來。這位阿比西尼亞皇帝，時常總有時間寫那長篇而含有教訓的論文，他很自負他的新聞家的才能。有一本美國銷路很廣的雜誌，有一次到了我手裏，裏面就有一篇文字，講到阿比西尼亞的這位皇帝新聞家：

「皇帝，」那篇文字說，「也是阿比西尼亞惟一的主筆。他口授他的論文給皇后，皇后

就用打字機打出來，直接去付印。」

我將這話給皇帝看，他高興得大笑著，俏皮地說：

「講到御用打字員的話是不對的，因為能够打安哈拉語的打字機還沒有造出來呢。」

這位部長將他的旅行書給我看的時候，我請他將他外國旅行的事情講些給我聽聽。爲了我們的繙譯剛剛離開我們，他只好勉強講英語，這是皇帝叫他學的，學時他年紀已大了。他說着破碎的英語，但他不管這些，因爲他喜歡將他旅行之事講給別人聽。

「我到過歐洲八次，其中有四次是往意大利去的，」他微笑着說，「我也到過美國和日本，所以我全世界都走過了！」

「你在意大利作些什麼事情？」我問。

「在那些日子，」他回答，「兩國之間，並沒有什麼意見不合，我是完全爲了友誼去的。有一次，我見到了意王陛下，我總不會忘記他們給我的優待。意大利皇族是特別的可愛，我時常記得那位有極大幸福的薩伏亞（Savoy）公主馬利亞（Maria）。我們時常努力和意大利和好，據我們想，絕

對沒有理由可以發生現在的嚴重問題。假使全部事情能够不流血而解決，我們就喜歡極了。國際聯盟仍舊是我們最後的希望。我熱烈地期望和平，但是我們卻不畏懼戰爭，只是正當列強在國際談論保守和平的重要時，而我們卻不能不為自己的生命而戰爭，未免痛心罷了！

在阿比西尼亞，各種談話總要以戰爭問題開始，那也是自然之事，但是終究弄明白了，談來談去，在這問題上也沒有新的發見，所以我現在要從這位外交部長，聽些別樣事情。

「閣下方纔說到過日本的，」我驕言說，「這事曾引起那時的大擾動，發生了許多謠言。究竟你爲什麼到日本去的？」

我問到這話時，赫洛衣微笑着，他用更加堅決的聲音回答說：

「我是時常準備這個問題的，因爲時常有人這樣問我；我可以不用一些外交手段，將簡單的真情告訴你。我們並沒有祕密的動機，我們所要磋商的也極平常。日本已成爲最有勢力的強國之一了，其他的強國都有代表在阿迪斯阿巴巴，而日本則在我皇朝廷上連一個名譽領事都沒有。因此我們覺得很有和日本發生外交關係的必要，這就是我往日本去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完全是經濟的。我們的百姓都很窮，最近數年中，爲了世界不景氣，我們的出口商業都已萎縮了。我們必須找一個廉價日用品的來源，日本卻就是全世界聞名出賣最廉價貨物的國家，尤其是棉布，現在我們已將那些貨物大量地買了進來。我們本來從美國買進我們所需要的大部分棉布，但是既然日本能够便宜百分之八十，而給我們同樣的貨品，我們當然向牠購買我們的用物了。」日本的侵入」這句老話，在我國獲得了牠的真意義，因爲我們的進口貨，其中一半就是棉布。」

「並且也會說起，有一個日本公主和阿比西尼亞親王提婚的事情，」我說。

「夢話！不曉那裏來的！」部長用力回答着。

「這種謠言，」他繼續說，「大概是和另外一個謠言同源的，那另外一個謠言，便是說日本要將農民移居到阿比西尼亞來，其中有些人在棉田工作，其他則當兵，以爲即將發生的戰爭作準備。據說其人數爲二十萬。現在，我問你，你是否看見過或聽見過一些這種日本侵入的徵象來？這時在阿比西尼亞的日本人，別說不到二十萬，二千也不滿，只有四個。日本使館還是沒有設立，而我們這

四位日本客人也都是小商人，他們設了一爿小店，出售着日本貨，以與便宜的捷克玻璃器物相競爭，那些玻璃器物是蓋里和索馬里婦女最喜歡的東西。據我所能告訴的，這些日本侵入的前哨，在此並不得法，他們都在打算離開此地呢？」

「阿比西尼亞，」我問，「有什麼和日本共同的利益否？」

「我們總不能和日本發生重要的通商，」他說，「因為我們簡直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他們買去。我們第一種出口貨是咖啡，但是日本人是喝茶的，而他們有足夠的本國茶。我們也出口農產物和皮毛，但是日本用不到這些，所以我們的商業是單方面的。我們只有向日本購買，因為牠的貨物便宜，而我們也沒有足夠的錢去購買再好些而昂貴的歐美產物。」

赫洛衣的孫子來說，茶已預備在主宅中，我們便離開了圖書室，走入主宅中。其中有幾個起坐的房間，都很簡單，但是清潔整齊的樣子，很足令人注意，雖然在佈置方面，還有些不大週到。

茶安排在一個大房間裏，其中只有一張桌子和幾把椅子。這很像走入一個新房子，而在走入時擎了一杯茶。桌子上罩了一塊白布，茶杯都是一套的，這在五千里之外的北方，是很普通的事情，

而在這離開赤道五百哩之地，那就少得很了。茶也是如此。阿比西尼亞是咖啡的老家，許多年以前，有些歐洲殖民，從這裏將咖啡種子帶到了巴西和爪哇，因此現在這些地方所產的咖啡，和阿比西尼亞所產的，時常辨不清楚。咖啡的名字，就因阿比西尼亞的卡法（Kaffa）省而來。最好的咖啡並不生長在那裏，而生長在哈拉爾山間。阿比西尼亞人當然喝咖啡，尤其是現在，他們賣不掉的時候。在這裏，過剩的生產並不像巴西那樣投入海中，卻由國家收買了去。

在這位外交部長的家中，我喝着茶，有時在別處這時所喝的名義是茶，而實際還是咖啡，只因爲這是在英國喝茶的時間，所以稱之爲茶。我們能够在這個房間中喝茶，可以算得歐洲來賓所受的優待。茶味甚佳，茶點也很好，假使我們沒有預先喝過塔拉（Talla）酒，那這個下午一定就很圓滿了。塔拉酒是阿比西尼亞的飲料，恰正可以和啤酒相比。本地人很喜歡喝牠，當牠爲貴重的飲料，假使拒絕人家的相勸而不喝，就是得罪人。所以我只好努力喝這個可怕的酒漿，而且還像煞有介事的稱讚牠。

這次喝塔拉和茶，使我們想起我們是在本地會長的家裏：在這裏沒有拭嘴布，外交部長喝好

戰爭前夜的阿比西尼亞

了茶，就在桌布上揩淨了他的嘴吧。

第十五章 世界上最年輕的軍隊

雖然在我初到此的開始四星期中，顯然見到我來得太早些，我卻從沒有忘記，我是被派到阿比西尼亞來作特別的戰事通信員的。我所特爲來參觀的戰爭，似乎還不會就來，因此我只好決意將這事當作次要的，至於其他一切比較不大重要的問題，我也只好置之不問。這話的意思，便是說，在長長的，有趣味的一節文字之後，現在看見牠的停句點了，我應該試着懂得牠的意義。我來的目的，本來是探訪大事情的消息，參觀流血的打仗，並且經驗一個英雄的代價極高貴的死，但是在這最初的四個星期之後，我忖量了一會，我決定：這個國家及其人民，和那些在幕後正在活動着的驚心的活劇，比了戰事報告，更是大大地使我發生興趣的事情，所以在現在看來，似乎研究研究一切事情的理，總比送出一一些講到有定事項的新聞，來得好些。

但是雖然我有這種決心，我還是發了許多電報，我在電報局中，作了最好的主顧之一。電報局

是阿比西尼亞各種本地人所主持，而辦得非常完美的事業之一。在我拍出電報一小時半以後，總可以照常得到回信。這種奇異的事實，原來爲了英國和阿比西尼亞時間不同的原故，在冬天，雙方要相差到四小時半，但是無論如何，只須費二小時半，電報就可以到倫敦了。

假使沒有這個電報局，我一定要覺得我和歐洲文化隔得太遠了，而現在有了這電報局，我可以時常和倫敦的聯合通信社總機關發生關係，我所接的電報，比了政府本身和愛西歐比亞銀行還要多，只有意大利公使館能够打破我的紀錄，其情形也就可想而知。這電報局，也是自從發生糾紛以來而獲利的惟一的阿比西尼亞機關。特別通信員有如染到了流行病，每一次的列車都帶着幾個來，在我到了不長久，帝國旅館和其他旅館中都有人滿之患。新來的人和我初來時一樣，覺得無事可爲，但是他們還盡着他們的本分，有時則爲了純粹的無聊，發出他們的電報。雖然我們所付的是特別的新聞電費，可以便宜百分之五十，而電報局在一九三五年的上半年所賺的錢，卻還比了牠成立以來三年之內所賺的爲多。阿比西尼亞人注意到這個了，立刻就想利用電報來多賺些錢。在不發生什麼事情的日子，外交部總給我們一些零碎消息，勉強希望我們會將牠們用電報

發出。電報局的黑種監督華爾柯 (Ato Worku) 有時會在早上來看我，有如一個書籍畫片或房屋的推銷員，很客氣地來問我，這一天他們可以預算我多少字數。電報局自有牠的方法，來將在阿迪斯阿巴巴的新聞記者分成等級，最初他們對我很失望，當我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通信員。後來華爾柯和我做了朋友，他將他們的理由解釋給我聽，說：

「你朝見陛下之後，只發出八百個字，而日日快報 (Daily Express) 的本佩頓 (Pemberton) 君，在他的朝見後就發出二千個字。那時我們就想本佩頓君是較大的新聞記者，可是你現在已達到四千個字了，也許你到底是更重要的人！」

他們待我為「大人」。我能够在他們工作時間之前或後發電報，和倫敦的聯絡，直到我發完我的電報是永遠開放着，至於打給我的電報呢，一到便送來。這是合理而使人愉快的辦法，但是有時我的朋友們，要在電報局裏將神祕的消息告訴我，希望我會立刻將這種消息送到倫敦去，這未免過分些。我從來沒有如此做過，爲了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平常得很的：發電報很費錢，我應該省儉些；每一個字要費一先令九辨士，而我每次的電報，總在一百五十個以上。第二個理由因爲我

立刻知道，我所有的消息，都是瞞不過皇帝的，在電報局的諸位朋友中，有一位便是譯員，他的職務是繙譯政治新聞，繙好後立刻送到皇宮裏去。這位朋友並不想將這事情告訴我，但是我曾受過警告，我直接到皇帝的私人秘書喬吉斯地方去，問他在電報局裏究竟有無檢查之事。

「我們應許各種電報的發出，」他回答說，「我們從來沒有爲了發出的消息不利於阿比西尼亞而加以阻止，但是假使所發出的消息都是使人不快的，那末我們就直接停止這位通信員的活動。皇帝的確看過你所發出的一切電報，假使皇帝對於你所說的有什麼不贊成，他也不會就來干涉你。」

至少，他是說得很坦白的，後來我的確相信，所有我發出的消息，都沒有抽去過我爲皇帝不喜歡的消息，只有一次。這是關乎軍火的，我說出了鎗數和子彈數。我由陸軍部的秘書那裏得到了材料，所以很準確，但是卻就爲了這個，皇帝惱了我。他以爲數目太小，假使我稍爲爲他改動一些，他就反對了。不過那個電報到底還是照常發出的。

意大利公使館所收到的電報數，既然打破了我的紀錄，同樣，牠的發電數也比我增加了許多。

他們每天發出長長的密碼電，不但發到羅馬，還發到他們在阿比西尼亞的四十幾個領事館。阿比西尼亞政府，對於這種很費錢的交通，有令人不能相信的省儉。我只看見他們發出過一次長電報：那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中旬，發給日內瓦國際聯盟的祕書的。阿比西尼亞和牠在各國的公使館通信，都是用的信札，這當然便宜得許多，而在他們的心理上卻以為很快了。

歐洲報紙在用長長的特別標題，宣告戰爭就要來的時候，在阿迪斯阿巴巴還是過着很太平的日子。我們一些也不覺得有什麼就要發生戰事的空氣，最近國會演說後的興奮，已經消滅了。皇帝所說過的好聽的話，現在只成了空話，因為在這裏，有什麼提議，總要經過長久時期，纔能實現。我並不為這暫時的安靜所迷惑，因為在我和我所承認的一班學者長談之後，我已知道我在此一定可以看見一齣令人興奮的而又重要的活劇。我確定，戰事不過是時間問題，對於在這活劇中，帶着他們的新機關鎗，走到劇場的邊疆去，以便作臨時演員的人，我也早就想認認。實際上，我要看看那一些在這戰爭中以決勝負的阿比西尼亞兵士。

我要求了阿倍拉好幾次，甚至也要求了皇帝自己，請他們將國內的軍事組織給我看看，他們

總沒有答應。最後，我想去向比利時軍官團的職員探探看。

五年之前，有十個比利時軍官被聘到此地來訓練阿比西尼亞的軍隊。在他們之前的教官，本來是瑞士人，但是他們的契約並未繼續，因為他們沒有現出顯著的成績來。皇帝換了他的政策，向各國聘了一些切實作戰過而在阿比西尼亞沒有直接關係的兵士來。這樣，這些比利時人便到了阿迪斯阿巴巴。十人中有六人在京城裏工作，四人在各省工作。他們住宿在一起，不和外界來往，只有他們坐在宏大的汽車裏走過城中的時候，纔爲人所見。他們一早就和軍隊出發，往遠地去操練，不到夜是不回來的。在阿迪斯阿巴巴，本來沒有什麼祕密；大家彼此認識而往來着，但是雖則如此，要去找到比利時人，還是困難的。這些中立的兵士，在近來更和外界隔膜了，他們變得怕見人了，因為他們逼得將接近他們的人，都當作間諜或軍火商人。他們的地位很是困難，因為他們對於阿比西尼亞並沒有什麼共同的關係，而他們卻在間接地反對着意大利，就是他們世界大戰中的協約國，因為他們在訓練着那些在非洲戰場抵拒意大利人的兵士。而且他們履行他們的責任，非常出色。爲了他們本來是有經驗的軍事專家，所以由於他們嚴格的努力的操練，結果他們爲那些黑衫

黨人造成了許多可怕的敵人。

我在沒有料到的地方，突然遇到了這些比利時軍官。這軍官團的首領波勒（André Pollet）少校，正和他的五個同胞軍官，坐在阿比西尼亞惟一的夜總會「巴拉基脫」（Parakeet）裏。他在阿比西尼亞，很爲人所妒羨，因爲他有兩種偉大的性質：他是比利時軍隊中最年輕的少校，也是世界上薪俸最大的軍人。此外他還有一個特點：他是阿比西尼亞軍中第二個長人。最長的人是另外一個少校，在軍樂隊中當鼓手，波勒少校第一次看見這個巨人時，他就叫他出來對他說：

「我向來是在軍中最長的人，現在你比我高出一頭，我實在耐不下。所以現在沒有別法，只有將你的頭砍去。」

這位少校當然是和他的競爭者開開玩笑的，但是這位鼓手看見他一本正經的樣子，就在這位少校的腳前跪了下來，哀求着開恩。

我在「巴拉基脫」中遇到了幾個認得波勒少校的朋友，在片刻之內，我滿足了我長久期待着的願望：我在一張桌子上和比利時人同坐着，喝着少不了的白宮牌威士忌酒了。少校的頭髮雖

然灰色了，還不到四十五歲。

「五年之前我到這裏來時，我是沒有灰色頭髮的。」波勒少校說，「雖然我從前也曾有過非常的軍人事業。對於我，一九一八年以來，戰爭並未停止過。和約之後，我就到了希臘，幫着他們從事於希土戰爭。此後，我旅行到中國，去訓練中國兵，最近這五年，則作了阿比西尼亞的軍事教練團的領袖。我在這裏遇到了最困難的工作，但是還算有價值的。我將給你看阿比西尼亞兵士，你自己就可以下判語了。」

明天上午，我得到了皇帝的許可，過了幾天，我看見了阿比西尼亞軍隊的大檢閱，那是爲了波勒少校而預先祕密準備好的。他的契約到期了。他想離開這裏了，他的軍隊要用大大的行軍式來歡送他，就爲了這個，所以我受到了邀請。四千個兵——步隊、馬隊和輕砲隊、阿迪斯阿巴巴的全部衛戍軍——就在車站相近的一片大操場上集合了。這些兵都稱爲禁衛軍。在這軍中，一共有二萬五千人，是國內的常備軍。這些兵士，完全仿照着歐洲兵。他們住在營房中，穿着用日本布做的比利時式的制服，帽子上都裝飾着真正的獅子鬃毛。他們的武器似乎也很正確。惟一令人注意的事情，

就是他們雖然穿着全副制服，卻都是赤腳的。他們開着最困難的步子，不穿靴子而疲乏地操練着。他們雖經努力想將他們的腳穿進皮鞋裏，但是沒有用，因為腳上一加東西，他們的效能便減少了。因此這是一個反抗意大利人的赤腳軍隊。

這些兵的餉是每月四他拉，大約六先令，他們的給養是自費的。此外，他們還時常用這筆錢維持他們的家庭。阿迪斯阿巴巴警察的薪餉要優越些，大約每月有十五先令，但是雖則如此，軍職卻更爲人所尊敬。兵士們都曉得皇帝並沒有徵收什麼捐稅，以應付這些日常的國家開支，都是自己掏出腰包來的，而且他們也都知道，是皇帝一個人要用錢來維持全部軍隊，到底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他們非常節儉，只吃些隨便所能找到或求乞到的東西，當他們還在城市中時，就一直過着前線的齷齪生活。

當兵是每一個阿比西尼亞人的理想。當兵是他們的傳習，少年人都是按着這個目的而教養起來的。他們簡直等不到長大能夠在肩上搦鎗，便要去當兵，因此阿比西尼亞兵士的平均年齡是在十二至二十歲之間。那是在這國內服軍役的最佳年齡，因為阿比西尼亞人在他們極年輕時是

最能幹最有用而且最肯學習的人。不斷的困苦和可怕的疾病，這樣的原始生活，叫這些脆弱的少年，變成了衰頹的老翁，在我們所說的黃金時代，他們是沒有的。據一般的估計，死亡的平均年齡是四十與四十五歲之間。爲什麼軍隊中所招來的人都是歐洲人，看作少年人的理由，在此可以得到了解答。

最近，隨營電報學校第一校開學了。十三至十五歲的學員，在六個月之內便須到戰地服務，每天上午學習着平常的功課，而下午則來上學，穿着美麗的新制服，帶着完美的鎗，成了十足的兵士。在烏勒塔的軍官學校裏，一代新的指揮官都在長大起來了。只在短期以前，這些兒童還是皇帝在一九三四年秋季組織成功的童子軍。現在有瑞典軍官負責訓練這班兒童，他們在六個月之內就要在阿比西尼亞軍隊中當軍官了。我曾和這個軍事幼稚園的指導員塔姆（Tamm）大尉談過話。

「皇帝」他告訴我，「親自由各學校挑選了這些年輕而有希望的人，將責任加到了我們身上，要我們在六個月之內使他們學成軍官。經驗已經證明，這些年輕人是可以作成有用的兵士的，

假使誰說他們年輕，惟一的回答是：「我們的父親在阿杜華打败意大利人時，並不見得年長些。」

阿比西尼亞的軍隊是全世界最年輕的，但是按着專家的意見，卻是第一等的武力。所缺少的只是軍需。二萬五千的禁衛軍是有好的鎗械的，但是除了這些以外，在全國的武庫中，就找不出這數目的三分之一以上了。最近牠連進了少數機關鎗，據說牠現在大約有二三千枝。此外也有少數輕礮，其中有些是小的山礮，由意大利的騾子運來的。還有兩部坦克車，但是鏽得太厲害，不可用了。一尊巨礮是阿比西尼亞惟一的重礮。這尊重礮是由法國斯克 (Schneider-Creuzot) 軍火公司當作「愛的禮物」送來的，一到，就由皇帝開了第一礮。這當然沒有真正價值，但是也鄭重其事地接受了。自從皇帝放過之後，就一直擱着作個象徵，因為再沒有適當的火藥，可以供作開放之用。

彈藥是皇帝最所愁煩的東西。在國內並沒有製造，現有的不過幾百萬發，在近代的歐洲式戰爭中，也許只够一天的攻打。爲了這樣的缺少，所以每粒子彈都要保存，甚至在皇帝面前的大檢閱，也只放五十鎗。阿比西尼亞人一定要瞄準了他們的目標，然後纔放射，因此他們時常是射中的，爲了他們都是頭等射手。在阿比西尼亞，每兩彈總有一彈中其目標，以這個爲根據而計算起來，那末

也可以說彈藥很多了。

近來，軍火商人和大軍械廠的代表，當然成了阿迪斯阿巴巴的常客，但是他們的地位，在他們的事業上並不佔什麼重要，因為大公司知道在這裏做不成大生意，所以派來的代表並不多。阿比西尼亞人雖然不能時常購買軍械和彈藥，但這些東西總是他們所需要的，因此他們在阿迪斯阿巴巴成了副賣品。例如獸醫出賣過山礮，理髮匠出賣機關鎗，田主也許會出賣子彈。我認識了一個代理商，他驕傲地告訴我，他是一個瑞典軍械公司的代表，他各種東西都出賣，由安全釘以至坦克車，他店中都有。但是他不得不承認，還是安全釘的生意最大。比利時和捷克也有代理人派來，但是一個德國代理人是那時最有幸運的。他來了四個月，沒有做成一筆生意，他正想離開這裏。他將他所有的錢，都投資於這件事上，送出奇妙的禮物，那時的情形，似乎他做了一次惡劣的投機。不料後來他居然獲得了一批值到五百萬他拉（三十五萬鎊）的軍械定貨，為阿比西尼亞的空前的大批進貨。

定了貨要付錢，皇帝的困難大極了。在戰爭消息還沒有發生之先，他用自己的錢購買軍火，但

是現在需要更加大了，他在阿比西尼亞第一次徵了稅。這是一種普及稅，強逼每一個阿比西尼亞人捐出一他拉來購買武器和彈藥。政府的公務人員更須付出額外的錢：他們薪俸的百分之二十都要捐出來作同樣的事情。但是這並不能算什麼苛徵，因為只此一次，不是時常如此捐付的。

謠傳得已經好久，說阿比西尼亞已經向一個歐洲國家定下二百架飛機了，但是討論這種空軍，只是浪費唾沫而已。不過無論如何，我總記得我參觀那個簡單的軍用飛機場的事情，因為在那少數的駕駛員中，我也看到了和禁衛軍中一樣所有的自願犧牲的精神。

飛機場就在城外，汽車可以開到那地方。皇帝的次級秘書馬歇夏（Tadesas Machesha）也是皇帝的帳房，作着這空軍的指揮官，他親自將他的工作顯示給我們看。在海里塞拉西一世登位之先，阿比西尼亞中是沒有人知道飛機的。等到他一登位，他既是一個熱心的專門家和技術家，便偏嗜着飛機，他一有錢，就買了幾架新舊飛機。現在他所有的是：四架舊式的波伊士（Poey）機，一架新式三引擎的福克（Fokker）機，一架舊式的法曼（Falkmann）機，一架三引擎的貞克（Junker）機，一架小的英國蠟式機和一架意大利的勃雷達（Breda）教練機。本來是用跑馬場作飛行場的，

可是爲了各公使館每星期的馬球戲不能舉行，皇帝只好讓步，另在城外揀了一塊地皮作飛行場。我們去參觀的時候，在那裏有兩座飛機庫，供阿比西尼亞全部空軍的應用。

柯立治 (Corrige) 君是法國人，作着駕駛員的領袖和阿比西尼亞空軍的指導員，他接待了我們。皇帝的主要駕駛員德國人威勃 (Ludwig Weber)，也和他在一起。駕駛員都立在他的飛機前，每一飛機由一個警察守衛着。阿比西尼亞有三個資格很老的駕駛員，他們是在巴黎獲得他們的證書的。這三個上尉，都穿着愛西歐比亞空軍的新制服。

各方面都活動起來了。練習飛行正在舉行，看着這些蠻勇的阿比西尼亞人在他們的舊飛機中飛行，真有些叫人觸目驚心。我正在和飛行上尉巴和 (Bahu) 談話的時候，一架飛機在地平線出現了。飛機庫中的機匠都衝了出來，甚至警察也離開了他們的地位。柯立治君解釋着說：

『我們是在等候着我們最佳四飛行員之一的巴比歇夫 (Babistoff) 上尉，他曾在阿克松 (Aksum) 拍過照，現在正從愛立特里亞邊境回來。』

那架飛機漸漸大起來了，終於在飛行場上發聲了，兜了一個圈子，恰正在飛機庫前停了下來。

從裏面爬出來的，就只有巴比歇夫一個人，因為在阿比西尼亞，駕駛員飛行時都不用機匠陪着的。在這國中，阿迪斯阿巴巴北面的山嶺，高到一萬二千和一萬六千呎高，毫無可以降落的地方，誰知道這種情形的，就一定能够讚賞這飛行的意義。而且他們除了個人單獨飛行以外，他們的機器也都是歐洲用敵的東西。引擎上假使有一些小障礙，駕駛員當然是沒有命的。

巴比歇夫上尉作了造成紀錄的飛行，由邊界飛回來時，於三小時之內飛了四百哩。他帶回了許多奇妙的照片，所照的是阿克松相近處一個山巖之上的礮臺，我很驚奇，他將這些照片毫不介意地給我這一個外國人看。

巴比歇夫已成了全國英雄。全國慶祝着他的新紀錄的飛行，正如英國慶祝摩里孫（Morris）成功了更大的飛行功績一樣。巴比歇夫是阿比西尼亞的頭等飛行家。他的父親是俄國人。看他的名字可知，但他的母親卻是純粹的阿比西尼亞人。他是皇帝的私人駕駛員，但是雖然貞克式五十二號大飛機時常準備載這位皇帝到任何地方去，他卻並不時常作空中旅行。在緊急時，他可以用這架飛機飛到卡托恩（Khartoum）去，他在用心計劃着這事的實現。這件事，一定是可能

的。因為對這架飛機親自負責的，是那位德國駕駛員威勃，他是國內惟一按期領到薪水的人。他當然知道，他享受了這種優待，總有一天他會變成在阿比西尼亞中對於皇帝最重要的人的。

除了這少數的革新以外，國內軍事上的發展，也從牠的幼稚時代飛速地進步着。阿比西尼亞人，連兒童在內，本來都是兵士，從來不會放開他們的刀鎗的。從前酋長們的奴隸，同時便都是戰士，而這種古代的軍事組織，自從中世紀以來，便沒有變化過。現在每省的酋長指揮着他自己的軍隊，人數也許只有十個，也許竟是五萬個，但是他們都未受過訓練，一些不知道近代戰爭的發展，他們所應有的東西，更是貧薄。平常每一軍隊的軍械庫裏，總有一枝並無子彈的大口徑的鎗，理由很簡單，這種鎗是再也造不出了。事實上，鎗柄是阿比西尼亞人最後的武力。現在他們所用的主要武器是刀，掛在他們的右邊，用時用左手抽出來，在右手裏則平常總握着一根矛。索馬里人和台那吉人的矛頭上是有毒的，不過這種惡計，國內其他的人並不知道。在肉搏時，刀是重要的武器，他們都會用刀。

我得了一個機會，去看看這種私人軍隊的一隊。卡撒（Ras Kassa）是費起（Ficho）省中

有勢力而忠順的土王，受到了皇帝的命令，叫他召集他的黨徒，向邊境開拔。兩星期之內，差不多有五萬個戰士就在卡撒的營裏集合了，我受到了邀請，在他們開拔之前幾天，前去見見他們的首領。他在他的堡城中很動人的寶座室裏坐在寶座上接見我。這堡城只可算是一座大草舍，用鉛皮和木料粗粗地構造而成，裏面就只有寶座室是惟一可住的房間，其他諸室，爲其侍從所住的，裏面盡是很大的蟲豸。正屋裏除了寶座之外，還佈置着一些值錢而汗穢的波斯地毯，惟一的裝飾，便是許多美麗的電燈，好像一片燈店，都從屋頂上掛了下來。當然，牠們是不通電流的，因爲在全費起省也並沒有電流，和這些燈架作對照的另有若干小小的油燈，在晚上發着愉快的光彩，我在那黑影中，覺得在這個阿比西尼亞酋長的堡城裏，回到中世紀去了。

圍繞這房子的三垛牆垣，清楚地顯出了這是一個君主的堡城，因爲三重的牆垣，就只有教堂和君主纔可以用，所以這樣一來，這個最貧寒的草舍，也就變成了教堂或吉比了。

費起堡的三個庭院，都擠滿了戰士。他們沒有制服，只有便服。這樣圍繞堡垣的五萬人，在此紮了營，使我想到了過去時代；在他們的螢火光中，看着他們，真是動人的戲劇，一生只會遇到一次。明

天，卡撒和他的軍隊拔隊起行了。有一個希臘人，在平時是作農政部長的，現在爲他們的行程，作了最審慎的準備，他現在是這五萬個戰士中惟一的歐洲人。我坐在卡撒的汽車裏，走到了大隊的前面，那條路則既壞而又窄。顛簸了三小時，我們走到了盡頭，就在一個小草舍裏等候着大隊的來到。他們當然是赤了腳走過叢莽之中的。路程都分割得很準確，在一定的距離，就有草舍以供卡撒和他的軍官駐足，對於兵士，也有極大的供應，大概是豆類，不許他們吃肉，正有如一個大齋期。在別的時候，帶着同走的牛羣，在旅程將近完畢時，其數目便會漸漸地少下去。

全隊毫無停頓地進行着。這是全靠經驗，因此歐洲人能否也如此走，倒是一個問題。在我陪着大隊走的那天，我們是在汽車裏慢慢地走的，而他們卻走了三十哩——即使沒有纏繞他們的阻礙也是一個極大距離了。

卡撒的軍隊是爲着皇帝而出發的，所以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各種軍隊，都來加入了。在南北諸省，於最近六個月中，動員的人數，超出了三十萬。

人數是大有可觀了，但是軍事的效能究竟如何，卻不能不使人懷疑，爲了這個原故，皇帝就想

由這些不正式軍隊中，建設起一個有組織的軍隊來。現在對於這種改組的時機，似乎已經成熟了，爲了大多數的會長，都已一致，目的都要保護阿比西尼亞的獨立。但是要二萬五千禁衛軍，擴充到三十萬，卻還須一個長久的時間，因爲當海里塞拉西在位時，會長們差不多已完全失去了他們的特權，他們不見得再肯放棄他們對於自己軍隊的指揮權了，這是他們的權力惟一的殘餘存立。

明天我回到阿迪斯阿巴巴的時候，我被召到貞尼次（Genneth）的軍官學校，去參觀那些見習兵在皇帝面前的操演。到貞尼次也有一條汽車路，但是這只有晴天可通，而且就是在晴天也很困難。我們汽車的速率，每小時從未超過十哩，所以我們走到那在城外只有二十哩的村莊，竟走了一點半鐘。

在學校門前，有一座大的凱旋門在歡迎着皇帝和他的客人，一百零七個見習軍官，都排着整齊的隊伍。當皇帝的車子開進時，號角齊鳴，學生們都舉了鎗。

他們所受訓練的第一次表演已經過去了，現在他們必須給皇帝看看他們所能做的事情。瑞典軍官已經在貞尼次作成了非常的成績。他們將這些差不多不識字的兒童，變成了完美的近代

的戰爭機器。這些學生有困難的工作要練習，例如在五分鐘之內要拆開一挺機關鎗，然後再裝起來。他們也在沙櫃裏和木偶兵士作了一會小規模的爭鬪。

他們騎馬有如馬戲中的騎者，末了來了一個驚人的舉動：在阿比西尼亞從來沒有看見過的模擬戰開始了。一百零七個學生，分成了對抗的兩隊。

皇帝上了元帥地位的高墩，在望遠鏡中看着這些學生的行動。他悄悄地立了半小時，但是此後他顯然是疲勞了。同時，戰爭正在激進着，有幾顆子彈放了出來，小團體的戰鬪員來往的移動着，不為敵人所見。過了一小時，塔姆(Tamm)上尉向皇帝報告說：

「我向陛下報告，貞尼次軍官學校的操演已經完畢，結果藍軍勝利。」

皇帝的面孔板了起來。他失望了，他是希望另外一方面得勝的。這必須解釋給他聽，在近代的戰略上，誰不為敵人所見，誰就容易得勝。我和阿倍拉和若干廷臣，在後面等着。他們也失望了。

「打仗便打仗，」一個人說，「並不是瞎子打拳。只有卑怯的人纔會在敵人面前逃避。阿比西

尼亞人打起來要英勇得多，一個對一個，從來不會伏在暗地裏放冷鎗的。」

這是操演以後一般較老式的阿比西尼亞人共同的感情，皇帝回家時也着了惱，很不滿意。也許他在想，爲了這種捉迷藏戲，他給瑞典人的薪水太多了。

第十六章 貧與富的阿比西尼亞

現在，我已在軍隊中住上一個星期了，我已經嘗到了我所需要的各種戰爭空氣的確，我覺得近來我看得太多了，不再希望細察兵士的內部生活，而只想避免這種環境。

現在戰爭的可能，似乎比了從前爲甚。消息時常在傳來，不再從發生事變的南方而從北方傳來。阿比西尼亞北區的哥雅姆(Gojjam)省，印魯省長(Ras Imru)所統治的地方，不再是個無人之地了。他在這省的省會剛達爾(Gondar)，設了一個無線電臺，將一切發生的事情都報告給皇帝聽。但是此刻他沒有什麼報告。

外面傳說着空中襲擊擲炸彈，殺死三千人的話，我在外交部裏，對於這些消息，既得不到證實，也得不到否認。皇帝也不大明白。心頭的疑雲濃密起來了，過了幾天安靜的日子以後，忽然阿迪斯阿巴巴處於戰爭的情態中了。

有一天，我的繙譯兼『採訪部長』勒溫賽（Herr Löwenthal），帶着『最近消息』奔到我的身邊來。他確實很是興奮着。

『三天之內就要開戰了！』他說，揮着他額上的汗。『後天有三十個意大利人，要乘那也許是最後一次往吉波底的列車，離開阿迪斯阿巴巴。』

我羨慕這三十個意大利人。假使鐵路的交通斷了，我們白種人將遇到些什麼事情呢？他們的確應該早些走，因為等到一宣戰，本地人也許就要攻擊列車。至於我們走不及的，就只好無援無助，流落在阿迪斯阿巴巴等死了，因為本地人自從事變發生以來，早就憎恨歐洲人，常將他們住戶的窗戶砸破，真正一開戰，他們的暴舉，恐怕要不止於此了。

熱心的勒溫賽看了我的苦臉很驚奇。

『我以為那的確是給你的好消息。我不懂你為什麼不開心。』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問。

『剛達爾之北，意大利人已炸死了三千個阿比西尼亞人了。那便是真正的戰爭。全阿迪斯阿

巴巴的人都武裝起來了，大家都等不及明天而今天便要動身了。」

我只好再出去採訪消息，在各正式的機關裏，我還是一無所得，可是末了印魯省長的無線電恢復工作了。

在北方邊疆上的，確又發生了一個事變，但是關涉到的阿比西尼亞人是三個，不是三千。有一個僕人走出了邊界，被意大利的哨兵捉了去。他的主人要想夜間去救他出來，小接觸的結果，便是這位救人者和另外兩個僕人的被打死了。

這故事對於與奮着的阿比西尼亞人太平淡了，明天，有人告訴了另外一種說法。仍舊牽涉了三千個人，但是他們是愛立特里亞的索馬里人，不是阿比西尼亞人。據說他們想逃出那意屬殖民地，後面由意大利飛機跟來，將他們炸死了。同一天，我對於這個故事，聽見了五種不同的說法，都是很靠得住而應該知道得比較清楚的人說的。在這些故事中，當然沒有一句話是對的，過了幾天，有一個弗洛本尼遠征隊 (Frobenius Expedition) 隊員從剛達爾回來，我就問問他究竟怎麼一會事，他雖然離開那地方還是在人人以為發生事變的日子以後，卻一些也不知道有那麼一會事。

阿迪斯阿巴巴是虛驚的城市。這是爲了沒有通信組織的原故。哇爾哇爾事件的消息，在四星期之後，經過了哈拉爾這樣迂迴的路，纔傳到阿迪斯阿巴巴。南方一些也沒有消息送到京城裏來，而北方雖然已經有無線電來聯絡了，卻一些也不活動。所有的消息，連阿比西尼亞的在內，都是由吉波底來的列車從歐洲帶來的。列車每星期運來一次郵件，就是載客的郵船帶到那法國商港的郵件。這條到吉波底的航路是法國公司獨佔的，因此較快的東方郵船公司（P. & O.）的船隻，只好將郵件放在阿登（Aden），再由一條小船每星期一運到吉波底來。郵件日是阿迪斯阿巴巴人的一件大事。列車於晚上九點鐘到，但是八點半就有人立在郵政局門前等着了，忍耐地等着，直到信札發完爲止。汽車、騾子和馬，黑種僕人和美麗的白種女人，來往地奔着，都是在等候他們的郵件。我在阿比西尼亞有一個朋友，他在世界各處並沒有什麼有關係的人，卻每次在星期一的晚上，不管他要騎騾子走上三點鐘的路，總一定要到那裏去。

『我知道的，』他說，『我永不會收到什麼信，但是至少我可以在郵政局遇到許多熟人。』
他很快樂，就像卓別林在他的名片「從軍夢」（Shoulder Arms）裏，只要別人能夠從他們

的父母、妻子、兒女和情人那裏獲得信件就高興了。

郵政局是很好的機關，但是只適合於阿迪斯阿巴巴。在狄里達華有一個分局，因為這地方也在鐵路上，可是除了這個地方以外，和其他內地各處，就毫無近代的郵政交通了。雖然郵政局的工作是有限制的，卻也有着局長，他很高興領我參觀了一下。房子完全是歐洲式的，各部分的櫃檯都分隔了開來，有一排一排的人立在那裏。人最多的地方是郵票櫃；郵票打印的聲音，繼續着不歇，因為一封寄到歐洲去的信，雖然只要四蓋爾許（Geld），或四分之一他拉，但寄信的人往往貼上加倍的郵票，盡力用着各種不同的郵票，給「故鄉的人」開心。阿迪斯阿巴巴的歐洲人是和郵票收藏家表同情的，所以郵政局因此而獲了利。

在掛號櫃檯前也時常擠不開，因為去送這信的大都是黑種僕人，他便以此為一件大事情，往往要帶着他的朋友同去，給朋友看他了不得的人物。

所有的職員都是本地的阿比西尼亞人，我對於他們的能力和穩妥，很是驚奇。此外也沒有歐洲人作監督。事實上並沒有許多工作，因為在這城裏是不送信的，誰以為有信來的，就必須自己到

郵政局去取，否則他就接不到信。

然而郵政局卻也送信到幾個遙遠的區域去的，在局中另有專管這事的一個部分，和其他各部絕對不同，爲了這緣故，所以在歐洲人看來，便更加有趣了。每星期一次，郵差離開京城，走上了長而危險的路，帶着沿路分道的信件。他們走完了三五十哩，到了第二個郵站，就將信件交給另外的郵差，如此一直傳遞下去，以至於目的地。從阿迪斯阿巴巴送一封信到剛達爾至少須三星期的時間。這樣的急足傳遞，是最快的交通方法了。郵差在內地是當作「聖人」的，所以他們的旅途，比了別人要安全些。他們反有制服，但是他們按着古俗，手裏捏着棒，因此很容易被人家認出來。每一棒的頂上都有一條裂縫，裏面放着信札，這就是他們作郵差的記號。郵政局中也曾做過實驗，想應用那較爲近代的傳遞方法，就是用大的篷車，以作運載信件之用，可是牠們卻遭了盜劫，這些強盜全國都有，埋伏着等候機會；的確的，有一個盜黨專門要打劫郵車。在一個短時期內，這些強盜曾打劫到值錢的貨物，因爲這些郵車，是帶信兼帶包裹的，後來郵政當局只好恢復了舊式「聖人」急足制，原來這班人的平安旅途，早有千年來的遺風在保證着的。

阿比西尼亞的野獸，卻不尊敬這些郵差握在面前的信棒，所以他們的使命，有許多危險。但是他們又有種種巧計，用那最快而最穩妥的方法，以達到他們的目的地。他們所帶的東西很少，一籃子不發酵的麵包和一牛角的豆，便是他們惟一的食糧。他們赤着足走過山林，不毛之地，與熾熱的沙漠，而且他們還必須會爬山，因為路上的山很多。所特異的，便是阿比西尼亞的孩子，個個人身上都須帶一種兵器的，而郵差們卻一無所有。原來信棒就是他們的保護者。

內地郵政並不遍及於各地，重要的阿比西尼亞人和外國的公使館，都有他們自己的信差，這是和若干區域得以交通的惟一方法。例如英國使館，時常有他們的急足在路上走，這些急足必須走完全程，因為他們是沒有替換的班次的。等到他們將信帶回來，總要在六個或八個星期之後。這種遲延，加增了各公使館的困難，因為他們是負他們僑民的安全責任的。

我陪着一個急足走到藍尼羅（Blue Nile）河之遠，這事將為我畢生最有趣的經驗之一。我可以說，這並不是真正的遠遊，因為一直到那條河，都有可走的路，我在不到兩天半的時間內，就走完了全程，去是騎的騾子，回來是坐的篷車。等到無路可走了，那位信差就離開了我繼續着他的奔

查長途，將一封美國公使館的信送到哥雅姆的美國教會去。去的時候，我們遇到了一件小事情，假使沒有這位『神聖的使者』，結果也許是不開心的。我們每走三四小時，就休息一會，有一次，我們在一個小小瀑布旁，休息得比平常長久些。我們乘機拍了些照，爲了我們要想拍得好些，我們便俯伏在潭水上指示那位信差的姿勢。有一個本來坐在我們旁邊的老婦人，看見我們俯伏在潭上，她便奔了去，嘴裏叫着並祈禱着。我們不懂她的興奮，有什麼意思，可是不久就明白了，她從鄰近的村莊裏帶來了一隊蓋拉戰士，有他們的官長率領着。他們對我們罵着，推擠着，咆哮着，我們只是莫名其妙，不知道他們的意思。我們的急足就高聲和他們爭論，顯然是在解釋着什麼事，但是他的聲音被鬧聲裹着，也聽不出來。過了很久，我們纔弄清楚他們的意思。原來那個老婦人奔到村子裏，激動了全體居民，她喊着說：「快些來呀！惡鬼在喝完我們的泉水了。我親眼看見他下毒於水中的。」

這樣一來，事情當然尷尬了。我知道，有時捉到惡鬼是很有利的，所以我覺得沒法可以逃避了。急足將他的信棒舉了出去，吩咐那些人讓開。他爲我們擔保，但是還不夠。我們必須向他們證明，我們是人，不是鬼。我將護照給他們看，上面許多的印記，使他們很是動心。那位長官就將我的名字和

住址，記了下來，以便村中有誰因喝水而中毒的，可以來找到我。假使果真有那種事情發生，我的任何證明便歸於無用。也許反而證明我是惡鬼，他們一定要處置我，否則我必須付以贖命之款。

我們在藍尼羅河邊和那位信差分別了，坐着篷車，回到了阿迪斯阿巴巴。那位信差則還須走着他的長途。他將不久就走過書阿省的邊境而進入安哈拉省，而過了塔那湖（Lake Tana），在三星期之後，可以到剛達爾了。阿比西尼亞是一個大國，牠的面積大於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斯的全體四倍。首省是書阿，阿迪斯阿巴巴是牠的首邑。最大的省分都在南方：有哇爾哇爾和奧迦登（Ogaden）、卡法（Kafa）及馬（Jimma）、阿魯西（Arusi）和太格爾（Tigre）。這些省分，又各自分成許多較小的獨立區域，由酋長統治着，他們大都對皇帝是忠順的。所有重要的省分，都處在帝國政府之下，不過在各邊疆，有一些駐紮着的戍卒，他們時常只順從他們的長官，而不聽皇帝的命令。這就是旅行的人所以發生困難的原因，不過只要稍爲給些錢，也就可以通過去了。

這些省分中，大都比了不毛的荒野稍爲好一些，例如柏魯（Birru）和奧撒（Aussa），英國人耐斯別脫（L. M. Nesbitt）曾旅行過。在地理上說來，牠們是屬於阿比西尼亞的，但是在農業上

說來牠們有如阿拉伯沙漠，毫不重要。那裏植物很少，沒有樹木遮蔭，不過野獸和人卻還很多，這些人都是兇惡而無紀律的戰士。其他若干省分便富裕而肥沃，尤其是北方諸省，牠們大都高出海平面一萬至一萬五千呎。在這些高原之上，各種生命大有欣欣向榮之概，因為氣候是合於衛生的，地土是肥沃的。

幾天以前發生的衝動，等我回到阿迪斯阿巴巴，還沒有減輕其勢力。成羣的市民，還在討論着北方來的消息，我找到了海吉(Haji)，他在他的藥店裏很忙。

「有什麼消息麼？」我問。

「事情有些像樣了，」他回答說。「好爾(Hall)剛剛在這裏要定巨量的金鷄納霜和外科用物。」

「誰是好爾？」我問。

「你竟不認得好爾！」這位藥商驚奇了。「那末你已經錯過機會了。你必須立刻去看他。等一下，我先差一個人去確定你見他的時間。」

我在店中等那回信的時候，我聽見海吉還沒有準備出賣金雞納霜和外科用物。

「我的時間還很充足，要等到別人都已賣空他們的貨色的時候。你知道，我有許多競爭者，他們使我的生活發生困難。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看見開藥店可以賺錢時，他們就放棄了原來的職業開起新的藥店來。他們弄些齷齪東西假充藥料，但是我還是讓他們接到那金雞納霜和棉絨的第一批定貨單。他們並沒有巨量的藥品，等他們賣完了，我纔賣我的東西，那時我便可以自由討價了。」

所以阿比西尼亞的戰爭是由藥商戰爭開始的。勒溫賽很不錯，他早就說過，金雞納霜和外科用物是戰爭熱的最好測量計。

差去的人回來了，說我立刻可以到大衛好爾 (David Hall) 地方去。海吉同時對於這位有趣的人，給了我一個印象。

「好爾的脈管中，流着各種各樣的血；其中有些是安哈拉血。他是不倦的工作者，是買辦部的主任。他的事情偏重於付款而不大真的出去購買。在我看來，付款這事在這國內是當作大責任

的。」

好爾在他的辦公室接見我，坐在三架電話和許多帳單的旁邊。電話一直響着，他向牠們說着十來種不同的語言，命令着又撫慰着，通知着又回絕着。但是他做這些事情很迅速。而在這些紛擾之中，他還有時間給我看清楚這國家混亂的經濟事項。

他稱阿比西尼亞爲『窮的富國』，他的話很對，因爲牠有天然的富，但是牠沒有開發這富源的必要知識。吉波底，離開阿迪斯阿巴巴不過數百哩，我在那裏的時候，我還以爲我是在往一個厄爾多拉多（Eldorado）和迦南（Canaan）混成一處的地方去，在那裏，河中會流着乳與蜜，在那裏，黃金、油類、白金和其他不知名的財寶，只要掘地一呎深便可以找到。每年有許多想發財的人，都有和我同樣的期望，來到阿迪斯阿巴巴。其中許多人並不是沒有先見的冒險者；他們帶着許多錢來，可是結果則喪失淨盡。要想在阿比西尼亞發財的人，誰也沒有達到目的。境內的自然寶藏，還是一個神祕，因爲地質學家從沒有機會來看過牠們。世界各處都在宣傳說，阿比西尼亞地底下很多寶藏，其實不過是虛浮的猜想而已。例如有一個埃及工程師，名叫倍（Sahid Bey），在美國報上發表

說，阿比西尼亞是黃金的世界。我自己也看到過一個聯合新聞社通信員的報告，說倍自己說的，在藍尼羅河的沙土中，不到三小時，倍會淘洗出二千八百克的黃金。

『這種說法，沒有一句是真實的，』好爾說。『那個人是一個不良的冒險家和騙子。他到阿比西尼亞來，自己對皇帝說是個工程師。政府就准他前去探礦，可是並無所得，卻一天一天的騙着我們，有如那些鍊金的術士。後來我們生疑了，向他索取文憑看。那時他只好承認，他的學位是他自己給他的，於是皇帝就送他出境。』

在藍尼羅河的沙中可以找到黃金，是的確的，而且此外還有煤油、白金和其他礦物儲藏着，但是阿比西尼亞人卻由牠們去，不加理睬。『爲什麼我們需要黃金、白金、或煤油呢？』他們問。『牠們只能夠損傷我們。假使歐洲人發見我國有礦產的，他們就要來攻擊我們，驅逐我們出境了。』然而，也有少數歐洲人，已經付出高價而獲得讓與權了。這些讓與權的獲得，由皇帝定價，所以皇帝是有利的，因此開發這個國家，便成了冒險而費錢的事業。美國煤油公司會派遣大隊人馬，到阿比西尼亞來探尋油礦，可是他們只好不滿意地回去。假使他們不遇見這種困難，早就開採到煤油了，而

其結果，他們只好放棄一切，寧願虛擲他們的費用，而不再進行下去。

在南方，有著名的普拉蘇（Praso）讓與地，在開採着白金礦。這是全國中惟一仍在繼續工作的外國礦公司，但是牠也沒有什麼重要。普拉蘇君最近回到歐洲去，想將牠的股票推行到市場上。這礦公司致力於股票的推銷，比了致力於用土法開採白金，更為奮進。但是無論如何，公司到現在還沒有有一些紅利可分，想發財的人，在離開歐洲之前，能夠知道這個實情，總是好的。

你可以在阿比西尼亞買得一個讓與權，然後到別國去，利用這讓與權做一筆生意。我自己也想弄一個讓與權玩玩，可是別人告訴我，差不多都賣完了。然而還有一件沒有賣出去，就是咖啡專營權。我問人家，咖啡的情形究屬如何，但是他們的答覆，都不能使我滿意。他們所能告訴我的，只是皇帝出賣這專營權的代價。他們說要三百萬他拉，但是有了二百五十萬他拉，也就可以成交了。此外還有各種讓與權：印度商人們獲得了在阿迪斯阿巴巴通行公共汽車的讓與權，可是公共汽車到現在還沒有通行；一個阿拉伯人獲得了在京城裏供給電燈的讓與權，可是到現在還只有幾處私人的發電機；一個瑞士人在多年以前獲得了築路權，但是到現在依然毫無動靜。美國人仍舊保

持着他們的煤油讓與權，而他們卻爲了自己的利益而離開這裏了。德國也憑着讓與權在藍尼羅河上工作着，也沒有成功。至於棉花、咖啡、茶、米和橘子等這些農田，卻還沒有讓與給外國人，但是雖然有這些，全國只是死氣沈沈地，成了歐洲人希望的巨大墳墓。

這些讓與權是皇帝的少數收入來源之一。他時常找得到新的投資者，他們願意將他們的錢，放到這些靠不住的事業上去。皇帝很愛錢，並且因爲他也是第一等的商人，所以 he 已積了一筆大財產。他也參加一切國際貿易，國內有一月私家銀行，和國家銀行都是他的私產；他也是莫韓商店 (Mohamedally Stores) 只賺錢不管事的股東，這商店在東方各處都有支店，本來是印度人的，現在歸於阿比西尼亞人了。他並且借錢給他自己的國家，而向之取利，又直接將國家所需要的武器、車輛和軍火，賣給國家，因爲他和供給這些貨物的商人都有關係，他預先就用自己的錢，將這些貨物買了來。

大家都知道，他將他自己的錢，存之於英國和瑞士的銀行裏，而不存之於本國，據說，即使他在阿比西尼亞忽然不能再賺錢的時候，他也很够用了。

好爾在這個奇妙的財政界，是一個捐客，除了皇帝以外，他是阿比西尼亞惟一的商業家。阿比西尼亞人自己，都是輕視商業而盡力於耕種的，他們耕種的方法都很簡單，難於用科學的言語來加以形容。

在阿迪斯阿巴巴，本地人所過的生活還總算舒適，但是離城二十哩之處，就貧窮了。京城裏有各種工作可做，而五千個白種人也可以加增他們為數雖小而不無裨益的收入。阿比西尼亞人並不是貪婪的；二三個他拉，就可以維持一個大家庭至一個月之久，而且就在這個數目中，作父親的人還可以提出一筆每天上酒店的費用來。城裏的工人都是僕役或閒漢，最奇怪的，便是這些閒漢似乎也能賺得和僕役一樣多的錢。格拉吉人（Guragiso）是惟一的工人，大都做泥水木匠。

鄉下人對於富足的城市，本不知道什麼，卻很羨慕着。農人都住在高原上，用木犁耕種着片地在廣闊的草原上，牧放着他們的山羊和瘤牛（Zebu），難得到阿迪斯阿巴巴，甚至也難得到哈拉爾或剛達爾，去出賣他們的田產和皮毛。鄉下人中，有許多是獵人，出賣着豹、獅和瞪羚（Gazelle）的皮。這些皮因為殺這些野獸時不很得法，所以時常都弄壞了。

在這些生產豐富的地方，人民還都是滿意的。他們至少從前總是有過繁榮的時期的，原來數年以前，他們的生意很好，因為阿比西尼亞皮是大家要買的，有人到村莊裏去收買。奄有咖啡種植地的農人，也過得很好。那時他拉的價值稍高，七他拉就可以值到英金一鎊。不過這些好時光，現在已經過去了；現在買客已經沒有，村民都很窮了。政府想購買咖啡，然後轉賣到外國去，以幫助他們，但是他們的企圖並沒有什麼大用。阿比西尼亞的經濟生活，並沒有發展過，人民一些也不知道歐美的經濟情形，因此國家也就被世界不景氣的愁霧所籠罩了。

在繁榮的數年中，農人都能積一些錢，平常總有一二十個他拉塞在他們的草舍裏。這就是他們的財富，但是在近來這些荒年中，都已用完了，現在他們的生活非常困難，差不多到了就要餓死的地步。

此外也有不生產的區域，乾燥的沙漠，無盡的草原，死沈沈的叢莽，和遙遠的森林。住在這些地方的，都是野蠻而原始的人類，他們都已變成了盜賊。他們埋伏了等候商隊，將商人殺完了劫取貨物。他們就以掠奪為生，否則他們便一無所有。他們並沒有誰來加以干涉，因為沙漠和叢莽間的道

路，是無從找尋的，近代的警察，誰也沒有法子可以制伏這黃沙的迷宮。

皇帝會派過遠征隊去剿滅這些土匪，可是沒有什麼多大的成功；雖然絞死了許多索馬里人和台那吉爾人，可是所絞死的人都是偶然抓到的人，真正的罪犯時常總是逍遙法外的。

要改正這種惡事，自然以建築道路爲第一要着，因爲交通便利後，往來的車輛過客一多，便可以安全些，而各區之間，也就有更加密切的接觸了。

但是阿比西尼亞現在還是沒有多少道路，國內大部分仍舊是人所難到而不爲人所知的地域，使皇帝的改造工作大爲困難。他的新政必須和其他貨品一樣，由駱駝隊帶到內地去，而駱駝隊又走得很慢。

一有道路，事情當能豁然改觀，而大得其用，因爲只要有了可以行走最大篷車的够足的道路，這個死沈沈的世界，就可以有復生之望。在道路沒有建築完全之前，阿比西尼亞終於只好作一個什麼事情都辦不成的國家。

第十七章 夢想的皇帝

夏天在慢慢地來到了。平常由三月至五月一定會有的短期雨季，今年竟沒有來，自從我到此以後六星期，還沒有下過雨。溫度升到了九十度，晚上也煖了不少。到溫度計升到一百度的那天，我仍只得再穿上我的大禮衣，因為我被邀到皇宮裏去赴茶會。

我到的時候，各種歐洲人和阿比西尼亞人都在等候着皇帝來臨。歐洲人的衣服，大都相同，有些穿着燕尾服，在漿硬的襯衫之下活活的受着熾炙，其他的人則穿着禮服和黑色衣服。有一個退職的奧國軍官，穿着他的海軍上尉制服。所有的阿比西尼亞人則穿着各種顏色的肩衣，只有巴里 (Bari) 省長拿西波 (Ras Nassibu) 穿着阿比西尼亞的軍服。他是海里塞拉西派飛機去請來的，現在有許多人圍着他，要知道他來的原故。但是這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五點鐘的時候，總管家阿斯福 (Ato Asfou) 到了。他穿着本國的簡單衣服，脫了腰帶和大衆

招呼之後，就開了會客室的門。皇帝已立在那裏了，他的小狗在他的腳邊玩着。客人們列成了單行，一個一個走上前去和他握手，他對每一個人都說幾句話。這樣接見過之後，大多數的客人也都走了出去，只有我們幾個人留在那裏。我坐在他的右邊，親麥曼（Herr Zimmermann），德國官報（Der Volkische Beobachter）的特別通信員，坐在他的左邊。這位新聞家在這第一次的謁見時，就送給皇帝一個完美的家用外科藥箱，請皇帝轉送給就要出戰的阿比西尼亞軍官。這種禮物在這時似乎太早些，因為那時誰也沒有料到會有戰事，但是皇帝卻很喜歡。皇帝賜見時，照例進見的人要貢上一些禮物的，曾在某一時期，禮物非常重要，進見的人都將整箱的精美東西帶到阿迪斯阿巴巴來。在皇宮相近，有一所巨大的庫房，皇帝儲藏着這些非常的禮物，其中有大的機關車、活動的天文臺、鐵路車廂、游泳衣和各種器具。每一樣東西都亂七八糟地堆在那裏，上面都已發了銹。每一件物品都代表着贈送者的好意，希望能夠得到什麼特別的恩典。可是他們的希望和他們的禮物一樣，也已經發了銹，他們只好空手離開了這個國家。

皇帝並不真正喜歡這些巨大的禮物，因為他不知道如何運用牠們。誰送給他切實些的禮物

和美妙的器械，有如望遠鏡的，他很親近這人，就立刻裝置起來，在他的生活中佔了重要的部分。他每天要玩牠幾小時，看看阿迪斯阿巴巴的街景，藉着這方法，他對於他百姓的生活，可以知道許多，否則他只好微服出行，親臨其地去訪問。近代的攝影機也很使他高興，他很有叫人在阿迪斯阿巴巴仿造的意思。此後他買了三架這樣的攝影機，雖然他自己沒有親手為人攝過影，卻很熱心於照片等事。他有一個供奉的攝影人，隨在他的身邊，大概是看到有什麼重大事情，就要爲他攝影。

我們的禮物是很微薄的，但是他似乎很喜歡。和我同到皇宮裏來的這位攝影人，曾在路上陪着瑞典太子到過東方和阿比西尼亞，因此我們送給皇帝的，便是這次旅程中的若干照片和若干我們自己在路上所攝的，以及幾個歐洲著名人物的相片。

皇帝不大注意他那些在歐洲的同僚，對他們的相片，只略略加以警視。最使他發生興趣的，是各國人民的生活寫真。這可以顯出人民的特性來，他對於一個土耳其無花果廠的女工相片，看了很久，那些女工正坐在工廠前面的層階上，吃着她們的午餐。

「她們吃飯的時候都坐在地上的麼？」他問，他一聽見蹲在地上吃飯的，並不單是阿比西尼

亞人，並且近代的土耳其人也是如此的，他高興了。南美洲的照片也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看了會，就叫人爲他解釋他所想到的事情。

「這些人的皮色是怎樣的？」

他很熟悉歐洲各國的人民，並且認得出他從來沒有到過的各地方的照片。

阿斯福又進來了，後面跟着一隊穿白的僕役。其中兩個人推來了一張桌子，上面有茶壺在藍焰之上煮着茶。其他的人，送進了大盤的糕餅和茶點。這些僕的做事都是毫無聲息的，因爲他們都由皇帝自己出費，在日內瓦的侍者訓練學校受過教育的。可是在這時候，發生了一件意外：一把銀的茶匙，落到了地上。皇帝的眼睛釘牢了這個畏縮的僕役，等他出去取乾淨的茶匙時，還是看好他，可是乾淨的茶匙，卻由另外一個人送進來，那個犯罪的人已經鎖起來了。在歐洲客人之前顯着拙劣是當作大逆不道的。

一切都照儀式舉行，但是感謝皇帝，這次的接見，還不算嚴格地遵守着形式。外交家都喜歡接到皇帝談話的邀請，因爲這樣的招待，在非洲是很難得的，而宮中的食物都很好，酒也都優美。皇

帝也準備着給客人開心的事情。美國的歌舞影片，和歐洲的最佳影片，在阿迪斯阿巴巴的任何其他地方看不見的，都可以在皇宮裏看到；牠們都是向歐洲影片公司租來，以供這裏專映的。

「你們在阿迪斯阿巴巴作些什麼消遣？」皇帝突然問我們。

這樣突然一問，我們一時竟有些回答不來，而我也只好遲遲地回答說：

「我們在城裏走走，陛下。」

「走走！」他回答。「那不是太乏味麼？」

「不，陛下，」親麥曼說，「因為你知道，我們可以得些印象。」

「啊，」皇帝說：「肯出去看看的人，一定是肯用心的人。」

靜默了一會，然後他很快地向我說：

「你滿意阿倍拉麼？」

阿倍拉還是我的密伴，他作的事情毫無過錯，尤其比了我那第一個嚮導好。我當然要加以稱讚，所以便說：

『我很滿意，陛下。』

皇帝轉入了沈思，因此又靜默了片刻。然後他俯出了些低聲說：

『假使你真正滿意的，那末我也就滿意了。』他很知道他的僕役都是不大有價值的，他也很看得清楚，沒有誰，甚至大臣們，他可以倚賴着叫他們去作什麼真實的工作。這種懷疑的態度，並不使他和他的大臣們的關係轉好，不過他們怕他，因此假使皇帝要作成什麼事，他只要用一下威嚇。我會看見過這事的實例。在我和皇帝談話之後，他叫我不要將談話發表出去，必須等外交部將我們所說的一句一句地繙好了纔行。這個繙譯，答應當天下午可以完成，可是結果我一無所得。明天還是沒有繙譯的影蹤，在第三天上午，我着急地要求着。阿倍拉對於我的不快很是驚奇。

『你還沒有獲得你的繙譯，』他說。『那就奇了。外交部長今天對陛下說的，他已經在昨天給你了！』

他就立刻去探望塔格納 (Ato Tafai Tagone) 對他數說了一陣。一小時之內，繙譯就送來了。

「我恐嚇他的，」他強笑着，「假使在一小時之內不繙好，我就要告訴皇帝說他對他說謊。現在你看，這東西已經弄好了！」

阿倍拉是少數靠得住的阿比西尼亞人中的一個，是屬於「健腦團」的，「健腦團」是我給皇帝那些青年顧問所取的名稱。皇帝聽了很喜歡。

「我的「健腦團」真是忙得很呀，」他告訴我，「因為我是一個努力的領袖。我在阿比西尼亞有許多事情要做。我要在全國建設學校和醫院，還有許多別種小計劃，也許將來我能一一實行。我也需要有一個免費的影戲院給百姓看，假使由我來排選影片，我想他們也許可以由此而學得許多事情。」

聽着這位皇帝的祕密的夢想，是很有趣的。但是他並不長久地耽溺於他的夢想，換別的話討論時，他的面上像掠過了一陣黑影一般，他的夢想一霎即逝了。

「我時常為歐洲人所責怪，因為我的國家還是不文明，但是那些責備我的人，並不明白阿比西尼亞，偏信着那些存有偏見的書籍和惡劣的影片，這些東西，大都是在吉波底的妓館中製成的。

他們不知道我正在用盡氣力，使我的國家現代化，而這些事情又不是一天便可以成功的。現在有許多阻礙國家迅速發展的障礙，我剛剛移去，而這些罵我的人，卻又逼得我只好將預備建築學校和醫院的錢來購買軍火！」

皇帝平常本不肯對外國新聞記者如此公開說話的，但是他如此說時，就可以知道他處境的困難了。我們覺得對於皇帝的責罵，現在間接地加到我們身上來了。

皇帝要實行他的計劃，的確不是容易的事情，因為國家很窮，自從一九二六年國家銀行成立以後，阿比西尼亞的事情，纔按着穩固的財政條件，而得進行。這個銀行是仿英國銀行的，有英國顧問幫着忙，在這國內初次發行了鈔票。起先那些專家都想這種常識是沒有希望的，因為本國人總不見得就肯放棄他們的現銀。阿比西尼亞的銀幣是馬利亞德利撒 (Maria Theresa) 像的他拉，現在在維也納也納還專為東方人鑄着。這是最普通的錢幣，因為有米尼立克頭形的他拉，現在已沒有了，這並不是爲了那位奧國老女皇比米尼立克爲人所愛，只因為奧國他拉的價值要大得許多。

然而紙幣終於在阿迪斯阿巴成立了，甚至在剛達爾和哈拉爾，也可以不受什麼大損失而

兌換現錢，只在其其他各內地處所，還不通用。除了城市，大家都不要鈔票，甚至愛西歐比亞銀行（Bank of Ethiopia）的銀幣，也看作不值錢。假使誰知道馬利亞德利撒他拉比了平常他拉有較大的兌換價值的，就可以懂得其理由了。假使你在愛西歐比亞銀行兌換一個金鎊，你可以得到十四個他拉，但是在哈拉爾的印度錢莊，卻只給你九個，所以換得少的原故，就是爲了那錢幣的真銀價值不同。自從和意大利發生糾紛以來，他拉兌換法國錢，其價值天天漲了起來，一星期之內，漲到了百分之一百，意思便是我在阿迪斯阿巴巴，一他拉換四個法郎，在吉波底便須付出八個法郎，纔可以換得一個他拉。愛西歐比亞銀行，不能阻止本國人的現銀流出，狄里達華的支行，甚至被迫徵收十分之一的平衡稅，以補償一些損失。我將一張十他拉的鈔票去兌換時，他們只給我現銀九他拉。

就在這時，我親眼看見了愛西歐比亞銀行的實況。許多人都擠在櫃前，在等候兌現，可是他們看見兌現並沒有什麼困難，他們就不高興再等候，帶着鈔票走了。

現銀需要之急，造成了私運出境的事情，但是被邊界的防兵阻止了。有些在吉波底的希臘商

人，不管阿比西尼亞的法律不許現銀出境，都想乘此撈一下，發一筆橫財。他們到了阿迪斯阿巴巴，叫幾個愚人幫了他們的忙，將十萬他拉的紙幣換成了現銀。他們用駱駝隊走着不大爲人所知道的路徑，將這筆錢轉運到了狄里達華，在那裏另有兩部大篷車在等候着。他們已僱好二十個索馬里人，帶着鎗和一枝機關鎗，以便保護這筆款子。

各事都悄悄地準備好了，因此他們在狄里達華不致爲人所見，能夠走上往瑞拉（Zolia）的路，再從那裏往吉波底；但是正當這些篷車離開狄里達華，稅關當局就已聽得這個祕密的運輸了，就發了一個無線電報給哈拉爾的衛戍兵。就由那裏派出了一千兵，來追這些私販，不久就被他們追到了。兩下打得很厲害，因爲索馬里人防衛他們的財寶很是勇敢，而且他們很知道，一捉得去便沒有命活。結果當然是阿比西尼亞人得了勝，全部的東西，都入了他們的掌握。那時那些希臘人還都留在阿迪斯阿巴巴，並沒有和駱駝隊同走，因爲他們想過幾天，乘了列車到吉波底，以便正好接着那些篷車。和那筆巨款同走的歐洲人，只有一個很可靠的美國人，他在爭戰中被殺死了。

假使這些希臘人會成功，那末在短期間內他們就可以賺到三十萬法郎。原來他們先在吉波

底用他們的所能集來的款子四十九萬法郎，換成了阿比西尼亞鈔票，然後將這票紙幣運到阿迪斯阿巴巴，在那裏換到了十萬他拉現銀。他們再回到吉波底時，兌價那樣的高，他們便可以由這些現銀兌得八十萬法郎。阿比西尼亞當局早就預防到這一著，所以他們早就禁止旅客攜帶現銀出境。我要想帶兩個他拉而出阿比西尼亞以爲紀念，也只好去向商政部請求執照，費了許多力纔得成功。

這個私運的故事，立刻全阿迪斯阿巴巴都知道了，那兩個希臘人就此出了名。但是阿比西尼亞當局也沒有辦法，因爲他們在國際法之下，無權可以逮捕他們，或者驅逐他們出境。而且不久大家都知道，他們誰也沒有損失過一文錢，因爲他們所做的事情，本來不是用的他們自己的錢。真正倒運的人是那些在吉波底組成這個銀團的人，其中有幾個人就此弄得資產蕩然。他們一文也沒有撈回來。那兩個希臘人，在駱駝隊離開阿迪斯阿巴巴之前，已經確定他們能夠獲得的報酬是少，因此有人很相信，也許將這私運消息報告給當局的，就是他們，以便向政府索取更多的報酬。

無論如何，他們在此毫無慚色，每晚照常在那「巴拉基脫」(Parakoe)酒店出現。他們喝着香檳，

由這酒店中惟一的女明星馬利加 (Marika)，專門侍候他們。

這位美貌少女，實在是這城中的尤物，不管她的職業有些曖昧，她總是一個被人尊敬的人。她的父親是希臘人，母親是阿比西尼亞人，她自己的面容則像巴黎常演的雜劇中的黑歌女。她身材苗條，面目清秀，她的嘴唇和雙頰，紅豔得無以復加，她的指甲都重重地塗着漆，但是她的衣服卻都很時髦，的確是巴黎式樣。她在城外有一所舒服的房子，在那裏她使用着無數的僕人和馬匹，但是她從來沒有在那裏接待過男賓，過着可敬的孤獨生活，各事都很壯麗，因此誰也要相信她是皇族的公主或郡主的。這種兩重的生活，只有在阿迪斯阿巴巴纔可能，在這裏，歐洲人忘記了他的道德，而阿比西尼亞人則本來沒有道德的。

在阿迪斯阿巴巴，開着許多本地酒店，每一個歐洲人都應該去參看一下。有人拉我去，因此在那一個和皇帝一同喝茶的下午，我就在其中一個本地的跳舞酒店裏喝着蜜酒了。皇宮裏喝茶，酒店裏喝酒，形成了非常的對比。有一個僕人，領我們由黑暗的走道中，到了那縱橫的街上都是蜜酒店的軍隊駐紮區。這是阿迪斯阿巴巴的 Yoshiwara 藝妓，都是動人的阿比西尼亞少女；每一片

店裏的人數，按其重要與否而定，大約自一人至五人，和她們接近，並不困難。一條污穢的門帘，上面有一個紅十字架，掛在門上。

我們所去的酒店，很合我們的意，看起來很乾淨。一個阿比西尼亞老婆婆女主人，迎接我們；全世界妓院裏的老鴇婦，都是一樣的。

這酒店只有一個房間，我們進去時，覺得很擁擠。我們數一數，有四個少女、四個男子和兩個奏樂的人，他們倆拉着奇異的阿比西尼亞小提琴，將一個搪瓷的鍋子當作鼓敲着。我們坐了下來，急於要看他們的表演。我們的眼睛漸漸地習慣了室中的半明半暗，等到我們完全看得清了，就看看那些少女。她們並非美人，最使我驚奇的，她們並不穿着風騷的衣服，只穿着阿比西尼亞女人粗劣的緊身衣。等了一會，她們準備好了，就跟着奮興的音樂跳舞起來，她們將罩在外面的寬衫都脫去了，但是她們高領的衣服，仍舊將她們的真身掩了起來，無論如何都看不見。

我們只默默地坐在那裏喝着蜜酒，一個奏樂者突然唱出了一支可怕的歌曲，當然，在他是盡了他的力之所能了。這是他自己造出來的歌曲，而且也一定很發鬆的，因為大家聽了都哄笑着。然

後他又奏着顯然令人奮興的音調，因為那些女人立刻都活躍起來，一個一個走到房間的中央來表演着阿比西尼亞的跳舞，可是都很單調，和音樂一樣。女人們都立在一個地方，將她們的肩頭發瘋似地搖着，我們只覺得汗毛悚慄，一些也不覺得有趣。

這些就是阿比西尼亞酒店所能給歐洲人看到的事情。我時常想，好戰的人是沒有想像的，的確，我要在阿比西尼亞人中找尋一種自然的藝術，徒費心力而已。他們的首飾是仿效阿拉伯人的，他們的圖畫一毫沒有原始民族應有的活潑。他們沒有歌曲，而他們的音樂是單調的。他們惟一的藝術家，就只有哈拉爾人，他們會做成奇妙的柳條工件，可是他們卻更像阿拉伯人而不像阿比西尼亞人。他們想像力的缺少，在這個令人厭倦的酒店中，更加看得出，因此我獲得一個結論，就是夢想替代了想像。他們的夢想大概是出去打仗，假使他們找不到人類的敵人，他們就攻打鬣狗和獅子，印度豹和象。他們在戰場上比了在酒店裏更是舒服。

第十八章 軍火輸送隊

到阿比西尼亞的旅客，平常只在京城裏耽擱短短的時間，以準備駱駝隊，或者向當局請求執照並購買行獵許可證。因此這城市時常是一個過道。已經有許多書籍講到牠，我都帶在身邊，熱心地閱讀着其中沒有一本能夠作一會全局觀察的。

自從海里塞拉西一世登極以來，阿迪斯阿巴巴已經成爲阿比西尼亞的重要部分了，而在最近五年中，更加發展得快。有人離開這裏五年，此刻回來，我和他們談談，他們簡直認不出牠了。牠的發展，在外表上是看不出的，因為在建築方面，牠還並不偉大，可是誰都必須相信，阿迪斯阿巴巴在最近五年中，日漸重要，早已完全可以算得京城而無愧了。

這國家的政治問題，及其將來，必須在阿迪斯阿巴巴研究。在五年之前，情形也許恰正相反，因為那時候諸侯王仍舊很有勢力，在阿迪斯阿巴巴五哩之外，就過着野蠻而神祕的生活。現在諸侯

王都失勢了，殘存的若干人，也都臣服了。我在離阿迪斯阿巴一百八十哩之遙的地方，喝着和以礦水的白宮牌威士忌酒，在五年之前是辦不到的。

旅行到內地去的，確也不算危險了。軍器還是要帶的，但用場很少。鎗是要放的，但是行獵，獵物很多。在南方，豹、獅、瞪羚、羚羊和其他野獸，都可以找到，在根雅（Kenya）邊境，自斯抵芬（Stefanie）湖起，至治威（Zwail）湖止，其中一連串有許多湖泊，都產河馬。

平常只有少數的索馬里部落是真的可怕的。其中有些人，尤其是在南方諸省，仍舊還有野蠻的風俗，男子必須至少殺死一個陌生人，將他的生殖器割下來，掛在腰間算作紀念的飾物，有了這樣的成績，纔許結婚。因此這些部落的青年人，時常要埋伏在路上，等候着人來殺死，使他們未來的岳父母認他們有入選東牀的資格，他們並不注意究竟殺死了誰。爲了這樣，所以這些部落，曾經有一時，一直過着互相戰爭的生活。可是這種壞風俗，近來已在消滅下去了。

現在情形又變了，大半的部落，雖然業已平靜，但其部落中人要是給白種人遇到了，仍舊是很危險的。這種敵意，是由戰爭的威嚇所引起的，這些質樸的部衆，將威嚇看成了事實，原來他們是不

懂得政治上的細微曲折的。一年之前，不帶武器而旅行，是常有的事，而在今日，鎗械已成了必需品。雖然皇帝已禁止外國人進入內地，以免不測，而阿迪斯阿巴巴的各部分，則仍舊開放給歐洲人的，因此我能够調查到那些有趣的事情，而並非由於特權。只要我還有一些時間，我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事情。我偶然將這話和皇帝談起了，他看我求知之切，很是高興。就吩咐阿倍拉將這城裏的文化生活給我看看。

我們首先去參觀學校。在有些街角上，兒童都圍了一個僧人蹲着，僧人的特別標識，只有和包頭一樣的頭巾。這些是教會學校，兒童學習讀書時，都一遍一遍地諷誦着同樣的音調。但是阿迪斯阿巴巴，也有按着近代教育制度的國立學校。其中最大的是米尼立克學校，在這裏的學生都用英語教授，安哈拉語只是各種應習功課中的一種。我在這個學校裏遇到一百五十個學生，他們都能說着流利的英語。我在課堂裏參觀過若干時，得到了一個結論，他們雖然都很精通語言、歷史和地理各課，他們卻不喜歡算學。這使我想起了自己作學生的時代，使我對於這些黑孩子，增加了同情心。

校長是一個年輕的埃及人。大主教在他受過英國教育之後帶他到了阿比西尼亞，就此將這個阿比西尼亞學校變成了一個英國式的專門學院。運動在這裏也佔重要的地位，我和校長談話的時候，運動器具在取出來，有白的短褲和衫子，在胸袋上繡着阿比西尼亞的國旗。學校前面方場的角上，就當作露天更衣室，幾分鐘之內，學生都已列成隊伍，準備運動了。他們操了一小時；他們躍過雙槓，在橫杆上拿大鼎，作着柔輦操，玩着拔河戲，最後則足球比賽，當然是赤了腳踢的。

我對這個運動表演，感到了很深的印象，因為自我來此以後，我想看看網球比賽，都沒有成功。此地歐洲人爲了天氣關係，不大運動，就爲了同樣的原故，英國公使館組織的每週馬球比賽，也就不大發達了。

在米尼立克學校中，教育並不因運動而減色。他有阿比西尼亞僅有的戲院，一座大的鉛皮棚；學生們特爲我表演了一齣英語的民間戲劇。我們孤零零地坐在聽衆席裏，很吃力的看着戲，因爲這個特別戲院的舞臺是沒有燈光的。雖然房子裏都已裝好電線，但是沒有錢去買汽油來燒動那發電機。阿比西尼亞人在真實的生活上都是第一等的劇人，能够很伶俐的隱藏他們的感情，但是

他們一上舞臺，那就完全糟了。又是一點使我認他們爲沒有想像力的好戰民族。

米尼立克學校的課程表，排得很適宜，開始是上課，末了是運動，而我所參觀的第二個學校，那就實質得多了。這學校的名字是按着皇帝的父親題的，也叫麥剛能。這裏的學生都學習法語，牠的要課是化學物理的實驗。兒童也有一個豐富的圖書館可用；裏面有許多很好的法文書，閱讀的人很多。校長告訴了兩件關於學校棧子的事情給我聽。一件是說皇帝有時會在放假日跑到課堂裏來，坐在棧上幾小時，沈沈的思想着；另一件是說棧子的錢還沒有付出。教員的薪水，也已經欠了六個月了，因此他們乘機包圍了和我同來的阿倍拉，向他提起這事。因爲阿倍拉是教育部的指導員。他們不許我去參觀麥剛能學校的女生部。

『明天來，』那位安哈拉主任說，『我們可以弄得清潔些等候你。現在正像一個豬欄，假使我們將這種情形給你看見，皇帝是要發怒的。』

我耐心地等到第二天，果然看見了一所十分清潔而合乎歐洲式的女子寄宿學校。牠的名字是皇后的名字曼嫩（Manen），是我所看見的三個學校中最近代化的。宿舍尤其給了我最深刻的

印象。牠們都合衛生而整潔，便是瑞士的寄宿學校，也不見得會比牠更舒服。

我在這三個學校所看見的四百個兒童，代表着阿比西尼亞近代教育的全體。這當然還不夠，但這至少可以當作一個發端，皇帝希望在十年之內，至少可以開辦同樣的學校三十處。以後幾個月，就可以決定這些計劃究竟能否成爲事實了。

從曼嫩學校，我們到帝國醫院去，就是我從前遇到皇后的地方。這是國內最大的醫院，有着可以照牠所砌的「牆壁」，足可住八百個病人。你要知道，本來是打算住八百個病人的，但是房子還沒有完工，所完成的地方只够擺三十張病牀。

他們施行手術，並點護士之名，給我們看。

「你在這裏所看見的各種事情，」院長瑞典人海納（Kurt Hanner）醫師說，「都是皇帝自己拿出錢來辦的。」

他領我去看全部房子，都佈置週到而非常清潔。也有近代的日光佈置和其他的射光佈置，獨立的水電供給，和手術室。

「在非洲，甚至在埃及，再也沒有比這個設備更好的醫院了。」海納醫師告訴我。「很可惜，皇帝的錢現在必須用之於別途。這個醫院已成了我畢生的夢境，我是看着牠實現出來的。皇帝正要供給必要的經費，以為擴充之用，而對意大利的衝突，卻來橫相阻撓，現在本來要用之於醫藥儀器的錢，都用之於鎗彈了。」

鎗彈在這個醫院中成了重要的東西。我看着海納醫師的護士長，在為一個阿比西尼亞本地人裹着輕傷，她穿着淺藍色的制服，在她黑得發光的面上戴着一頂白帽子，形容很為美妙。受傷的人走了七天纔到阿迪斯阿巴巴，他的傷處，在路上差不多已經好了。那位護士很能幹，傷處立刻就收拾好了。受傷者被帶到會計處去付錢，不料他身邊分文沒有，他只好用四粒鎗彈來替代了所付的醫費，他從衣袋中取出那四粒鎗彈時，面色很為難看，可知他是非常寶貝牠們的。在阿比西尼亞，鎗彈很少，而且很值錢。

在那座用作門診處的鉛皮大房子外面，聚着許多人。在那裏大約有一百個由本尼香格 (Beni Shangul) 來的香加拉 (Shankala) 兒童，都是被人鄙視的黑人的子弟。他們都已走過

十四天路程，是來此種痘，預防天花的。他們來的時候，都赤身露體，和他們住在家中一樣，但是既然到了城裏，他們就只好遮上一些粗布，這使他們很不舒服。護士們一個一個的替他們種痘，手段很熟練，沒有多少時候，他們都已種到，就起來動身回家了。

這情景很可以作為新阿比西尼亞的象徵。這區區一百個兒童，不過是個起點；明天還有幾百個幾千個要來呢。

我們在外面的時候，護士們已經準備好手術室了。她們洗手穿上了罩衫，我看她們雖然用力洗刷，手總是黑的，不覺爲之出神。

兩個強有力的護士將病人帶進來了，是一個阿比西尼亞人。他害着盲腸炎。門都關好了，蒙藥的罩子蓋上面孔了；病人先是用安哈拉語喃喃的說着，後來就一無所知了。然後白種醫師和黑種助手在十分和諧中一起工作着。值手術室的護士很準確地將器械遞給醫師；各事都和在歐洲醫院中一樣順溜地進行着。

突然一個黑種信差，在割症房的窗外出現了，竭力打着手勢，指着我們，但是窗門有兩重，誰也

聽不見他。他沒有辦法，只好在一張紙片上寫下他所帶的信。原來他是奉皇帝的命令來的，要我們立刻到車站的稅關去。

濃厚的黑雲掛在天上，每天都有要下雨的樣子。各種各樣的兵士，成羣結隊地各處可見，他們的指揮官在對他們喊着口令。皇帝坐在沒有號牌的汽車裏走了過去，騎兵在他的後面充着衛隊。旁觀的百姓，塞滿了全城。

稅關的院門開在那裏。裏面已經擠着許多軍隊，外面還在擠進去。在庭院後面，就是稅關房子。在房子前面，紅傘之下站着皇帝，紅傘是他權力的表徵。陸軍部長、商政部長以及其他廷臣，都和他在一處。

在阿迪斯阿巴發生了什麼事，而皇帝又在車站上等着誰呢？這些兵士在做些什麼，爲什麼各處都很奮興？原來在等着阿比西尼亞定得最大的一批軍火，由吉波底來的列車運來。這些便是我在吉波底分軌上所看見的運貨車。

尖銳的汽笛聲在遠處響起來了，然後聽見了引擎的噴氣聲和貨車輪盤的喀嚓聲。皇帝和他

的從者都立在那裏，這一批軍火受到了一個正式的歡迎。

列車慢慢地開入了車站。兵士都很快地在車廂旁立好了，等到官長將那封好的門開開來，我們就看見了許多大箱子。到這時，本來好好的秩序，維持不下了。大家都在談講着打着手勢，騎兵也軋了進來，警察則想用海馬皮鞭叫大家安靜下去。兵士用他們的鎗作成了一條禁衛線，然後在這條線後由舊式的土兵去照顧着那些卸下的軍火。

在片刻之間，八千個箱子都已小心地放在地上了。裏面的東西都是比利時來的，打包的事情，按照波勒（Polet）少校的特別設計而成，很見其用心之佳。他對於運輸的困難，曾費過特別的考慮，因為他知道一朝發生戰事，爲了道路和鐵路的缺少，這些軍火就必須由那令人畜疲乏的陸路運到戰地去。每箱不裝平常的數量一千二百五十發鎗彈而裝七百五十發，以便一個人或一頭最瘦弱的驢子都能帶得動。每一個箱子之上又裝了一個柄，以便提攜。

阿拉伯工人，此刻已卸下了較大的箱子，每箱裏面裝着七·五口徑的毛瑟鎗二十五枝，是比利時的出品。這樣的箱子共是八百隻，很快的卸完了。

另有兩隊兵，特意防衛着另外兩節車，由陸軍部長曼加夏（Iimar Mangasha）啓封，再由特選的人來卸下其中的東西。這是由捷克斯拉夫買來的四百挺機關鎗。還有很大的裝甲運輸汽車，由其他的車廂中推出來，不到半小時，全部列車都卸空了。

商政部長查對帳單之後，他報告給皇帝說，各項都很對，海里塞拉西透了一口放心的氣。這部運輸列車，走了許久時間纔到，因為雖然國際間已允許牠的開出，而在吉波底又被阻了好久。爲什麼，誰也不知道。後來吉波底的總督，被有關係的幾個公司催逼不過，纔只好許牠開出，可是在那個法國港口，另外還有一批軍火呢，真不知道幾時纔能到此了。

太陽似乎也感覺了興趣，特地大放光明起來，照着那些許多腳夫在將搬運到邊疆上去的白色箱子上。其中有些先運到飛機場，立刻飛運到北方去。還有些腳夫仍在禁衛軍的森嚴監視之下，整理着每個箱子。皇帝走來走去，檢視着一列一列的彈藥，而許多運貨車則在一息不停地裝運着那些箱子。這些運貨車排成了一條長線，由皇帝的黑汽車作首領。他自己在指揮一切事情，要親自率領這一個運輸隊。

皇帝一走出稅關的庭院，各處便有命令發出，腳夫們也就列成了隊，每兩個人夾着一個箱子立着。陸軍部長騎在馬上走前走後，吩咐着話。各人都已準備好。鬧聲低下去了，各事都很妥當了。在隊伍的前面，差不多看不見的地方，陸軍部長在他的馬背上立了起來，將他的手杖揮了一下，這一行的腳夫就都搬起箱子來，將牠們放在另一行腳夫的頭上；如此兩次，重載的腳夫隊，就慢慢地向及馬（Jimna）路出發。

我們立在那裏，一動不動，看着這個波動的羣衆走向前去。我們覺得在這種阿比西尼亞的環境中，很爲別致，我們一想到在這一萬個黑種阿比西尼亞人中，當他們高高興興歡迎他們的軍火時，就只有我們這幾個人爲白種人的代表，我們也覺得很爲有趣。他們需要這些鎗械，是來反抗我們白種人的，他們故意召喚我們這些重要報紙的通信員，來看看阿比西尼亞的戰材，表示他們對於外侮是有準備的。這就是皇帝的使者趕到割症室而命令我們到車站的理由。

阿倍拉，曾離開我們去和他的同胞共同慶祝這個奇異的佳節，現在回來了。

「陛下允許你跟着隊伍同走及馬路。」

我們和隊伍離開了京城，等到我們迅速地走過了有加利樹林，吉比沈在遠處看不見了。一隊護兵在前開路，後面便是八千個腳夫，全體組成了一枝動人的軍隊。運貨車在後面顛簸着，另外有一隊護兵在後面。所有的軍官都是阿比西尼亞人，除了我們之外，再也沒有別的白種人。腳夫們都將箱子戴在他們剃過的頭上。他們須走三百哩，須四個星期帶着這些軍火以供給那些渴望着的兵士。在阿比西尼亞，與其用牲畜，還不如用人，因為人比了駱駝和騾子的耐力還要大。牲畜至多只能走六個或八個小時，其餘的時間便須吃草，在夜間則一無所用，人卻只要帶着一撮豆，便可以療飢，日夜走着，兩三天可以不喝水。

我要研究研究這些腳夫的種類，所以我就趕向前面去。大多數都是年輕人，但是我也看見了少數的兒童和老人。一個老人在他的肩膀上帶着兩隻箱子，而兩個兒童則合帶着一隻箱子。還有少數有氣力的婦女，雖然皇帝不准她們加入這個軍火隊伍，卻也混在裏面。

腳夫們都唱着軍歌，有人將牠們繙譯給我聽。這些歌從來沒有寫出過，是一個詩人口傳而許多人跟着他唱會的。牠們唱說着英雄故事。牠們的音調，平常是高度的假嗓，在我們的耳朵裏，聽來

很奇怪而不合律，所以我們一些也不懂，但是阿比西尼亞人卻顯然爲牠們所鼓勵起來了。我們走近山嶺時，歌聲因回聲而更加響了。

明天上午，我們到了大道的盡頭，以下便是困難的長途了。這些長途，不過較勝於茅徑，於戰爭大有關係，因爲這種原始的鳥道，簡直可以使近代戰事，無所施其技。但是阿比西尼亞人卻不受這些道路的阻礙，因爲全國只有兩條好路，全長不過二百哩，他們並沒有習於好路而忘了壞路。

兩條路中的一條，就叫作及馬路，另一條則自狄里達華通到哈拉爾。這兩條路都建築得很好，按時在修理着。固然另外還有些大道，例如烏勒塔（Oletha）和阿魯西（Arusi）之間的，但是牠們只有晴天可走，小雨之後便歸無用。

在阿比西尼亞的長途旅行，是世界上最疲乏的事情之一，因爲汽車每小時不能開到十哩至十五哩以上，坐在裏面的人們顛簸得有如藥瓶。而且很費錢。每二三十哩，便有用重鏈鎖着的鉛皮門，攔在路上。武裝的兵士立在兩旁，等候着經過的汽車，他們先要收取一他拉通行稅，然後纔開門讓車子過去。

此外還有一班攔路的強盜，也自由在路上設下了稅關。他們有時會仿倣着官廳的稅門，但是時常卻只在路上堆些木石之類。在這些地方所收的稅，是小村落酋長們的副業。他們詭計多端，時常以徵收通行稅開始。旅客們平常都很願意付出這稅，因為稅額比了官廳低得多，幾個批斯他（Piastré）就可以敷衍過去。但是接着就有各種要求接踵而來，平常是要求打獵的護照，當然這在幹正事的旅途上，是不會帶着走的。我那次往藍尼羅河去的時候，爲了他們要求打獵的護照，我曾有過很令人興奮的冒險。那時我們突地爲一塊橫在路上的大石所阻，不能通行。怎樣會有這種事情的，我們不能明白，因爲這種大石，自後金字塔造過以後，從來是非人力所能移動的。我們想將牠移在一旁，可是非我們的力之所及。這時旁的人一個也看不見，我們幾乎要放棄我們的旅行，而本地的酋長卻出見了，後面跟着全村的人。他先收了通行稅，而且還給我們一張日曆紙寫成的收據。然後他再要求看看我們的打獵護照。我們既沒有帶着鎗，自然不高興帶什麼護照，但是這種解釋，並不能使那位酋長滿意，我們只好再走出汽車，由他去上下仔細地檢查。事情似乎不對了，因爲那位酋長忽然找得了我的望遠鏡。他高高的舉了起來，帶着得勝的口氣說：

「你沒有說老實話罷，先生，你到底是帶鎗的！」

「但是會長，」我笑着說，「那只是我的望遠鏡！」

「這是你的鎗，先生！你必須爲你的打獵護照而付錢。」

這人很是難於理喻，我說我總不能用我的望遠鏡去打瞪羚，那些暴徒就顯出威嚇的態度來，我知道空口說白話，總是沒有用的，還是給幾個錢算了罷。

「你的護照要多少錢呢？」我問。

「皇帝要五十他拉，而在我地方只須付五個他拉就够了。」

我們開始爭價，但是他既知道我們是肯出錢的，他們就客氣些，終於我又付了兩他拉，獲得了另外一張日曆紙上所寫的收條，這就算是我的打獵的護照。

及馬路是全國大路計劃的根基，這計劃還沒有實現。這條路將來要通到及馬，這是出口商業的重要省分。在那裏，有很大的咖啡田，這些田的外國主人，以爲和京城有着好的聯絡，是商業上極重要的因素。及馬路公司的領袖是卡撒（Ato Kassa）。按着計劃，先在這路上開行運貨車，後來則

開行公共客車。這路的終點在藍尼羅河，在那裏有一個稅關。公司的辦公處則在一個場子中央的小房子裏；汽車間都用鉛皮造成，還有較大的石頭房子，是將來預備作貨棧的；希望將來商業會得發展，可是一切計劃，到現在還沒有完成。在這伺一的場子裏，已經付過錢而買來的橋梁材料，都堆在那裏發爛，貨棧卻空着不用，在汽車間裏，放着幾部公共客車，這又買得太早了，也沒有用處。每星期有一部運貨車由此地開出，四天之後滿載貨物而歸。這是現在所需要的分量，其他就不需要了。假使藍尼羅河上的橋梁，不任牠朽爛而能建造成功，擺渡的方法能夠棄而不用，到及馬的路能夠通連起來，那末現在就一定交通頻繁了，因為那些種植家和其他的人，當然對於現在的交通不滿意，而一致喜歡那新交通的。

藍尼羅河上擺渡的事業，是狡猾的安哈拉人經營的，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生財之道。我們在沒有渡過去之先，要講好渡錢，然後他們告訴我們，渡船很小，人和騾子不能一同過去，只好先渡騾子。我們自然同意，在這邊等着，由他們將牲畜好好地渡到對岸去。渡船出空之後，再回來渡我們。船老大能夠說一些法國話的，就向我們索取所講定的渡錢，但是他的要求，卻比所講定的要多。我們一

想到我們的騾子在那邊焦急地等着我們，我們就只好不多說什麼，付出了我們的額外渡費。到內地去，在路上就會遇到這些無形的危險。他拉的確比了鎗礮還要有用。

近代科學的戰爭，時時有賴於交通的便利，但是阿比西尼亞對於這些重要事物，一些還沒有，所以要將內地的財寶運到邊境來，實在是不可能的，——這是戰爭時的嚴重問題。

第十九章 阿迪斯阿巴巴的星期日

我是在一個星期日到吉波底的，現在恰好過了六個星期。這六星期的時間，使我漸成阿迪斯阿巴巴的居民而非遊客，這樣有一件好處，便是不常被歐洲人家請去吃『真正的阿比西尼亞晚餐』了。最初，每天有人請我去吃這些飯，一星期來，我每天吃着伏特（Vod）和印歇拉（Inshera），這是兩件阿比西尼亞的食品，歐洲人以爲最有滋味的，所以總要請新來的人嘗嘗。第一晚，我很高興吃這種食物，但是到了第七晚，尊貴的女主人面上帶着神祕的神氣手裏捧着碗碟進來時，我就覺得不高興了，她還要問：

「猜猜看，你將吃什麼東西當晚餐呀！」

我失色了，就回答：

「伏特和印歇拉。」我知道我有些殺風景，但是我也顧不得許多。

伏特是一種有強味的燉菜，印歌拉是阿比西尼亞的麵包，很像猶太人逾越節所吃的，不過阿比西尼亞人不是乾吃的。在許多阿比西尼亞的風俗中，歐洲人只學會吃吃這種比較有味道東西的方法。他們用了兩三個星期，就將這事學得很好，於是他們便想他們很知道這國家了。吃的方法是將這不發酵的印歌拉取下一塊，放在碟子上，再取一調羹的伏特放在上面，然後不要弄髒手指或桌布，將牠放到嘴裏去，再用些小塊麵包爲食叉，蘸取伏特吃。我的女主人，在我這第七個晚上，看見我會照阿比西尼亞人的吃法吃得內行，便大驚小怪起來。我當然不告訴她我已練習過了，我希望她會想我是有吃伏特和印歌拉的天才的。

後來我認得了些本地人，他們請我和他們同吃飯，但是他們卻給我吃燻牛肉和臘腸，而不吃他們本國的肴饌。他們自己則吃着各種蔬菜，因爲這是大齋期。阿比西尼亞的大齋期有三個月之久，本地人雖然都很喜歡吃肉，在這時期內卻一些都不吃。在帝國旅館的菜單上，也可以看出大齋期來，但是形式有些改變。我們天天有肉吃，好像歐洲人是應該將全城的肉食都吃完的。我對於旅館裏的食物，不大滿意。廚頭是個希臘人，他只會燒燻羊肉。

我在阿迪斯阿巴巴，只有一次是真正吃得舒服的，那就是在貞納次夏宮中皇帝的桌子上，他在那裏請了一頓小小的中飯。我們的座位都有名片派定，每一張椅子後面立着一個穿白衣和短袴的僕役。每一座位旁，放着用金字印出來的菜單，上面排着七道菜；但是一個歐洲客人一時也學不了許多，因為菜單都是用安哈拉字印的。我猜想其中總有一道是伏特或印歇拉的，結果都錯了。我們所吃的是精美的法國飯，還有皇帝地窖裏取來的美酒。紅酒熱到剛剛超出一些室內的溫度，白酒則清涼非常。我們用燻肉下着香檳酒，然後再是咖啡和極陳的白蘭地酒。餐事進行得非常條理。

我在非洲的第五個星期日，我又作了皇帝的客人。他帶我到了教堂。他每星期日去的，每星期都小心地另揀一個地方作禮拜。這個星期日，我們到了阿比西尼亞最古的教堂之一，就是近阿迪斯阿巴巴，建在印托多（Intoto）山上的修道院教堂。這是因牠的拱頂和壁畫而出名的。赫洛衣在六十年以前，曾在這教堂的學校裏讀過安哈拉字母。皇帝曾禁止我去參觀達勃拉里班諾（Dabra Libanos）地方對他不忠順的修道院，現在他卻要將這個忠順的修道院顯示給我。

在阿比西尼亞去上教堂，最壞的是起得太早。我必須四點一過就起牀，而我那天又正從及馬路和軍火大隊走了一陣到半夜裏纔回來。禮拜固然是六點鐘開始的，但是路上要走一小時，所以我們動身時，天還沒有大亮。皇上一行人，在這晨光熹微中進行着，看來是很動人的。護送皇帝的，有兩部鐵甲車，裏面有三十個衛隊；兩部車上都架起機關鎗，但是實在不過是排場裝飾而已，並無實用。有許多臣僚，坐了汽車伴着皇帝，列成了一個長隊，由皇帝的洛洛（Rolls-Royce）車率領着。末了一部車是很別致的加迪拉克（Cadillac）車，是皇帝第一次所坐的汽車。他買這部車時，他還算不得一個歐化的君主，只可以算作進步的非洲統治者。車身漆成了乳白色，盤繞着阿比西尼亞國旗的三色線條。車子開得很快時，看起來就好像一面國旗。從加迪拉克時代到現在的洛洛，時間已經改變了許多。我們都坐在皇帝的私人汽車裏。

在阿迪斯阿巴巴雖然沒有「宮門抄」將皇帝的行踪報告給百姓知道，而街上當我們走過時，人還是擠滿了。消息由口頭傳播着，最先來的人，在星期六的夜裏就估據好他們的位置，以便飽看一場，正和倫敦人差不多。但是他們有時也儘有別種目的。隔夜就來的人，大概不是平常的觀

衆，也許是個求乞者或懇請者，他的心裏一定有些事情，皇帝走過時，他便拚命叫着「小父親！小父親！」接着用了長長的單調訴說着他的事由。皇帝也許已經走了幾哩路了，他還喃喃不息。所有這樣的人，都堅信皇帝一定會滿足他們的願望的，因此便快快活活的回到他們的家裏去。

一路過去，這種求告的人漸漸稀少起來，直到末了，一個也沒有了。離城老遠的地方，我們卻遇到了一個孤獨的觀衆，他正在前一天到阿迪斯阿巴巴。這是一個十足的黑種紳士，在城裏的時候，他穿着整潔的暗藍衣服，是賽味（Sario）街作出來的東西。在他的頭上，他戴着阿迪斯阿巴巴第一次看到的低頂氈帽，大家看了非常詫異，他又戴着單眼鏡，更成了城中所少有的面貌。

這位陌生人的護照上所寫的名字是求立安（Herbert Julian），但是全世界都知道他叫「哈倫（Harlem）」的黑鷹。他是著名的飛行家，意阿邊境事件發生以來，他就發表他的意見，要立刻帶着他自己的飛行隊到阿比西尼亞去，並且在哈倫就要抵制意大利的冰淇淋商人。在若干年以前他曾到過阿比西尼亞，在皇帝及其人民的眼前，作了一會奇跡。他在皇帝的法曼（Ferman）飛機中上了天，然後用降下傘跳了下來。這在阿比西尼亞人中引起了異乎尋常的興趣，他得了這

樣的成功，一時趾高氣揚，就想再玩些花樣出來。他自己駕駛飛機到一百呎高，就此很倒霉地跌了下來，飛機是毀了，他自己也斷了兩根肋骨。大家對他的熱誠，立刻消滅了，皇帝更是大怒，因為這架法曼機是皇帝的第一架飛機，正和這是『黑鷹』第一次自行駕駛的飛行一樣。但是現在已是無法可想了，求立安自從帶了降下傘跳過以後，在軍中便被任為上校，現在總是不能取消的了。不過他到底就離開了這裏。

從這件事情以後，求立安就學會了飛行，而且成功了幾種飛行紀錄。他仍舊稱自己為上校，求立安，但是阿比西尼亞已經今非昔比，大家都羞恥他這個上校，只稱他為『黑人鷹』（Shankala-Nro-Nigger Eagle）。他們再也沒有想到他會回到阿比西尼亞來，而現在他果然突地出現了。他立在路側，假使他不喊着『小父親！小父親！』他的頭腦中便一定有和其他作求戀的人一樣的思想。但是皇帝假裝沒有看見他。皇帝不高興別人再向他提起這個人。

走過『黑鷹』之後不久，皇帝的車子以及其他的車子都停下來了。皇帝從他的洛洛車中走了出來，全部近侍也都走出了其他的車子。有一個很長的阿比西尼亞人，帶着兩枝鎗，也由一部綠

色汽車裏走了出來，向皇帝走去。他將其中的一枝鎗給了皇帝，用另外一枝鎗瞄準了那時正在奔過去的一羣瞪羚。他放了，可是放到野裏去了。然後皇帝放。羊羣中有一頭落在後面，掙扎了幾秒鐘，然後倒在沙地上。全部的事情，是一個儀式。這位長的阿比西尼亞人是皇帝的獵人巴卡拉（Kon-jamatsch Bakala），是頭等的射手，假使朝廷上的禮節允許他的，他當然會打中一頭瞪羚的，但是他一定要給人民、兵士以及我們這些白種人看，他不以非專家的地位和皇帝比較。所以他放鎗時一定要放到野裏去，這是他應該做的事情。我很喜歡這位巴卡拉；我看他好像一個悲劇的人物，因為他有天才，卻只有消極的作用，以加增皇帝的技巧。巴卡拉，時常放鎗而不打中，是這一隊阿比西尼亞人中特出的演員。

以後我就和巴卡拉同走着路，雖然他說不出一句歐洲話，而我也說不出一個安哈拉音節，我們迅速地成了朋友。他既是皇帝的獵人，又是他的貼身衛士，不論往那裏，他總帶着裝好子彈的鎗跟着他的主人，假使有誰似乎要攻擊皇帝的，他就可以開鎗。他是一個守舊的人。他已伺候皇帝二十年了，但是他還依然未改其本色，穿着簡單的阿比西尼亞衣服，即使皇帝用聖旨，總也不能叫他

的腳擠到鞋子裏去。他是最末的一個赤腳廷臣。我們的車子開過去時，他突然停止了車子，帶着他的鎗出去了幾分鐘，回來時將一頭大山貓遞給了我。明天，他送了我一個美麗的古阿比西尼亞人的頭巾和若干鹿角，而從那天以後，他的僕役就每天供給我六隻或八隻鷓鴣。我將牠們交給了旅館裏的廚子，終於換去了燻羊肉。

我們到印托多時，禮拜已開始了，但是因為還在作預備祈禱，所以我們也得進去。教堂裏很暗，因為五色的玻璃窗，不十分透光。半明半暗，卻正加增了這地方的美觀。一位祭司立在讀經檯前，檯上有一本很大的舊的祈禱書，他讀着裏面的詩篇，會衆們應和着他。燃燒着的加利樹葉，和祭司們帶着繞堂而走的大香爐中燒着的香，在空氣中充滿了濃厚的氣息。

大主教仍舊穿着最簡單的法服，在至聖所的階層上坐着祈禱，由那開着的門，我看見若干祭司都匍匐在上帝的面前，他們以為上帝是的確在聽着他們的祈禱的。

禮拜共做了五小時，皇帝自始至終坐在那裏，差不多動也沒有動。至於我們，既不為祭司們所管束，在兩個小時之後，我們就離開教堂，去看那更加有趣味的寺院學校和地下室。古時不知名的

畫家所畫的壁畫，神妙非常，可是遠望那首都的風景，卻更加來得美麗。許多白色的房屋，和有加利樹的深綠色，作着尖銳的對比，吉比舊宮則高出全城之上，有如冠冕。從這裏看起來，阿迪斯阿巴巴是一個可愛而又有趣的城市。

我們離開印托多，已是午飯時間了，可是全隊的人，並不回城，卻轉向一個希臘人的房子去，在那裏，一個鎗術比賽已經安排好了。當皇帝和他的隨從來到的時候，所有歐洲的比賽員，都已到場了。海里塞拉西和其他的人一樣，也付了五十個他拉入場費，坐在那裏，直等到輪及他。這些比賽是時常舉行的，皇帝從來沒有錯過一次。得勝的人，可以享受所有的入場費。這星期日加入的共有三十個人，所以全數便有一千五百他拉。各人都用盡了心力，因為他們不是在射靶子，實在是射他拉，可是皇帝卻是得勝者，而他是應該得勝的，因為他的確是這裏面最好的射手。

海里塞拉西已經安排好了我下午的遊程。我要去看看阿比西尼亞的童子軍。遠在城外，在已被放逐的海魯的堡城裏，有一個營房，裏面住着三百個男童。在某種事項上，阿比西尼亞的童子軍是比任何別國的不同；會員的加入並非出於自願，而其組織也不是半嚴重半遊戲的，牠乃是阿

比西尼亞軍隊的最年輕的部分。他們住在一處，在廣大的操場上受訓練，在四週的鄉野間學習着種種戰略。

到我看見的時候爲止，這運動還不過開始了十個月，負責的是一個阿比西尼亞校長和一個生在阿比西尼亞的希臘人。皇帝自己創辦了這個機關，熱心注意着牠的發展。他發起這運動時，也有和巴登鮑威爾（Baden-Powell）同樣的目的：他需要一個可靠的送信制度，近代組織的，其會員能用着本能而不用着眼睛，在國內找出他們的道路來。不過皇帝還有創設童子軍的另外理由。歷代相沿阿比西尼亞的軍官，不必由於自然的才能，而由於門第的關係就可以充任，只要是酋長的兒子，或者貴族的子弟，就自然地在阿比西尼亞軍中有資格可以升到將軍的階級。皇帝知道，這些軍官中只有少數人是真正懂得軍事的，而國家又實在缺乏領袖。

皇帝用着這個童子軍運動，將這種舊式貴族所有的特權移轉了，事實上由封建的國家變成了近代的民主的國家。他親自在各學校裏挑選出將來可以作軍官和政治領袖的男童來。他們被送到這廣大的營中，在教室裏學習着語言、歷史和地理，在戶外受着訓練，以便成爲可靠的兵士。

我們的汽車一直開進童子軍營的庭院時，就有一隊守兵向我們致敬禮歡迎，軍樂隊也奏着激動的進行曲。我走出車子，就有兩個領袖來歡迎我，必須走過那一隊在行敬禮的守兵面前。那些男童立得很正，最長的立在前面，最小只有五歲的立在後面。他們都穿着童子軍服，用那令人讚賞的方式行着敬禮。我爲這種歡迎所感動了，當我前行檢閱時，似乎我必須按着規矩行事，有如在新聞影戲片子中看見親王們所做的一般。我覺得這事並不容易。要在一排兵士的面前，看着他們的眼睛，走着一定的步子，好好地走完，是必須要有些小小的練習和習慣的。我希望我的檢閱得了成功。

這事以後，那位希臘教官就問我還喜歡看看什麼。

「皇帝已命令在昨天預習過了，因爲他今天各事進行順利，乃是重要之事。我們爲你準備了一個完全的節目，給你明白知道此地所進行的工作，現在我們先去看看教室罷。」

在這學校裏，我問了許多問題，都很快的得到了回答，片刻之後，我到外面去看看孩子們在戶外所做的事情。我們向相近的一個樹林走去，看看一個戰爭遊戲。我們在林邊心焦地等着這打仗

的開始；我注意到相近還有一座較小的樹林，突然從那方面來了一聲警笛，而這警笛聲卻當每棵樹向前一吋一吋地移動時，又一高一低地慢慢地吹着。那動作很難於注意得出，但是那樹林的確每一分鐘都走近了些；等到牠已完全在我們面前了，我們仍舊看不出那些掩藏在樹枝間的孩子們的一些痕跡來。

「那是活的樹林，」那位希臘人告訴我。「我的孩子們作這運動，非常精巧。阿比西尼亞人是天然善於掩飾的，而鄉間的一草一木，他們又非常熟悉，在這種技術上也幫助了他們。」

第二陣警笛吹起來時，樹木都丟在一旁，那些童子軍來攻擊我們的樹林了。那些樹木都很小，直徑不過二三吋厚，但是孩子們都像猴子那樣，爬了上去，差不多我們還沒有知道他們爬，而每一棵樹頂上已都有一個小人兒了。他們知道怎樣可以將他們的重量分散，不致壓彎樹幹，因此每一棵樹，在六七十磅的重量之下，都還筆直和蠟燭那樣的矗立着。

等到這種表演一過，在我們樹林對面的一個小山上，又有另外許多孩子出現了，有一個騎馬的軍官陪着他們。他們的責任是來奪取我們的地位。他們的綠紅黃三色旗，在風中飄揚着，等到進

攻的號聲一吹出來，他們就衝下山頂來攻擊我們。從『活樹林』變出來的孩子們，現在是我們的防禦者，他們沒有等到敵人近我們就衝出去迎拒他們，肉搏就此開始了。他們打得非常厲害，打過以後，有幾個人真的受了傷，躺在地上，擡昇牀的人就有了可做的事情。

我很喜歡這個表演，正和孩子們自己一樣的喜歡。在這樣奮力操練之後，他們得到了休息，組成了單行，蹲在他們的棍棒上，以待後命。等到他們再列隊開步走的時候，我們立上了一個高墩，看着他們走過去，軍樂隊也奏了起來。然後他們散隊，我們也被請去吃夜飯。

在很大的膳堂裏，放着長的桌子，在孩子們中間，特爲我留出了一個座位。我在他們中間一毫不偏促，因爲他們都會說英語和法語，問着我數不清的問題，和我談個不休，等到伏特和印歇拉上來時，他們努力教我吃法。

這裏的伏特，比了我在歐洲人家所吃的，味道好得多，但是也許因爲我在戶外好一會，又爲了我所看見的事情而興奮過，我已經餓了，也許此刻這道食物的環境比較好些，所以我更加喜歡牠了。我在歐洲人中是可以算得吃伏特的能手的，但是這些孩子卻很驚異我的拙劣，他們簡直不懂

得爲什麼別人竟會不曉得吃牠的方法。

伏特是阿比西尼亞人所吃的惟一的熟肉。其他的肉食都是生吃的。本地的屠夫們，在街上殺牛、羊和瘤牛，立刻就在當地將肉出賣。他們將肉割成了長條，在桌子上吃的時候；先將一端咬牢了，用左手將那端拉緊，右手用力一片一片的刮削下來，加上些胡椒，然後生生地塞進了嘴裏。割的時候必須有極大的技巧，因爲刀都是很快的，而刮削時又是從下向上的，所以吃的人似乎有削去鼻頭的危險。

一個歐洲人被正宗的阿比西尼亞人請去吃飯，並不是可以開心的事情，假使他所吃的是伏特和印歌拉，那他應該自慶幸運，因爲平常他們總要請他吃生肉，不按着風俗吃牠，便要引起全人的惱怒。在真正的阿比西尼亞人屋子裏，是沒有桌子和椅子的。吃飯時，他們圍着一盆肉蹲着，父親第一個取出了一塊，從這一塊上他割下一片，送進了客人的嘴裏。那是一種極大友誼和熱情的表示，歐洲人即使不喜歡這個，也必須吃下去。這樣以後，餐事開始，食物都用蜜酒和塔拉酒澆一下。飯吃好了，又必須停在那裏片刻打呢，表示吃得很舒服。

這種對於生肉的偏嗜，引起了另外一種可怕的風俗。有許多父母，要將子女的小舌拉出來，以爲這樣便可以吞下較大的肉塊了。有些時候，這種創傷會痊癒的，但孩子們因此血中毒而死的，也數見不鮮。

皇帝也已想法去改革這種吃生肉的習俗，但是他的努力還沒有成效，生肉似乎比了他自己還更爲百姓所歡迎。他不能改變他們的生活方法，但是在童子軍的營中，他對於他們是有直接勢力的，他已將他們這個習慣打破了；他們的食物是皇帝選定的，生肉是沒有的。和這些孩子吃這頓飯時，我又注意到了另外的一件事情。全國人民還在吃齋，而此地卻吃着肉，此地是皇帝自己的地方，公然反抗着教會的律法，看了這些肉食，使人想到，皇帝在今天的早禱費去五個小時，並不是單單爲了他的良心。

第二十章 在阿比西尼亞的意大利人

三十個意大利人動身的上午，我一早就到火車站去。我時常看見有許多人，當那往吉波底去的列車開出時，站在月臺上，但是那天的人數，似乎比了往常多些。意大利公使館的衛隊，在月臺上排成了行列，有許多使館人員都在那裏，其他不動身的意大利僑民，也都送着這些『幸運的人』動身。這三十個人中，大都是由他們的政府代付旅費的。他們曾接到命令，將他們所有的貨物和動產，製成一表，送到公使館，公使館便給他們車票，並若干旅費，現在他們都到了月臺上，要和阿迪斯阿巴巴作別了。

這些意大利人，並不回他們的本國，只往愛立特里亞去，因為那地方需要他們，因此我便懂得，這不是撤退。我知道往馬撒華的意大利船，時常是滿的，船中都是官吏、工人和兵士。意大利政府現在叫所有住在阿比西尼亞的僑民，都到愛立特里亞的阿斯馬拉（Asmara）和莫格迪休（Mo-

gadishu) 和求巴蘭(Jubland)去。

在列車開動之前，我在美國人所設的宴會中認識過的文西(Vinci)伯爵，到了月臺上。他對他的同胞，用法西斯的方式，說了簡短的幾句話，都是很激烈的話，一些沒有顧慮到他在此作客的國家。全車站因法西斯的空氣而激動了。有幾個意大利人，穿着各種法西斯的制服，帶着旗幟。各方面都是意大利語，彼此行着敬禮。列車開出時，他們高聲唱着黨歌。

直到那天爲止，我和意大利公使館和意大利僑民，很少接觸，因爲我知道，假使我要在阿迪斯阿巴巴工作順利，我必須取阿比西尼亞人的觀點，如果我和意大利人有什麼密切關係的，他們就要很不高興了。全城遍是偵探，他們報告着每一個去探望意大利公使館的人，假使他們知道我也往意大利人地方去探訪新聞的，我就不能由阿比西尼亞人中得到一些消息了。我是處在兩面交攻之中，我決定還是贊助阿比西尼亞，但是現在，我的時間差不多就要完了，我就要乘下一次的列車往吉波底去了，所以我又決定，等到我和意大利人都留在月臺上的時候，我要和他們談談。

我走向文西伯爵去，問他我可否前去探訪他。

『使館隨時可以請你光降，』他回答說，『但是只有上帝知道，究竟我能否接待你。今天就來罷，那時便可以知道我究竟有無工夫見你。』

文西伯爵在意大利的外交界中，處於最困難的地位，尤其是誰也記得的，他到阿迪斯阿巴巴還不過一年，一些還沒有時間適當地研究過這個國家。當他按着習慣的禮節向皇帝呈遞國書時，他的國家還是很和好的，那時誰也不會想到，幾個月之內，就會發生衝突。此後他就成了敵人的主要代表，不過他是一個被人敬重的敵人，直等到後來他說了一句刻薄的話為止。在這京城裏傳說着，這位意大利公使曾公然說：『和一個黑人國家協商，是有失我們的尊嚴的。』要證明這位公使有否說這句話，乃是不可能的，但是阿比西尼亞人卻不管能否證明，從此以後，這位公使的處境，便愈加惡劣了，衛隊愛立特里亞的索馬里人，必須用盡氣力，防止阿比西尼亞人不走近使館。這些人都帶着兇惡的面孔而來，恐嚇着要加害於公使。

到城外意大利公使館去，車子開得很長久，公使館的地點，是在一個美麗的花園中。四週有高垣繞着，本來是用以防禦鬻狗的，現在則用以抗拒過度興奮的阿比西尼亞人。公使的住屋是新的

意大利式，此外還有許多小建築，因此全公使館，就像一個小市鎮。館中人員很多；公使之外，有參贊一人，參贊三人，武官一人，和一個巨大的領事部，裏面有許多書記和管事人；他們都知道，他們的官職都不過是名譽上的事情，他們都是有其他的職務要盡的。

在我動身往那公使館去之前，我注意到城中的大興奮，我由意大利人地方得知了他的原因。巴頓爵士的女兒，數年之前嫁給第勃拉馬可（Debru Marcos）的意大利領事的，來了一架特別飛機到阿迪斯阿巴巴來了。

第勃拉馬可是在阿迪斯阿巴巴的西北離藍尼羅河不遠。住在這裏的，都是本地人，其中大多數是蓋拉爾人，只有藉着駱駝隊，纔能到那裏。領事館是惟一的石頭房子，領事和他的妻子與孩子，是許多哩中僅有的白種人。本地人都已顯出威嚇的態度了，雖然在那裏還沒有發生真正的衝突，但是對於婦孺當然是不相宜的。英國公使及其夫人，很記望他們的女兒，時常想法要將她和她的孩子帶到阿迪斯阿巴巴來。假使組織一個駱駝隊，就不免要和意大利公使館發生關係，其危險便是等於自殺，所以飛機是惟一的辦法。巴頓夫人去探望了她的朋友、皇后，以母親對母親的同情，請

求她幫忙。明天，皇帝就命令他的福克（Folkner）機給他們應用，於是那位意大利領事的妻子和孩子，在幾小時後就回到了阿迪斯阿巴巴。不過那位領事，莫齊（Muzzi）男爵，則仍舊留在他的所駐地。

意大利的領事館，遍及於內地各處，在那些地方，並沒有什麼要受保護的意大利利益。平常領事便是他們區域內的惟一意大利人。他們並不作着平常領事的職務。他們的職務是知道這國內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由着他們的報告，意大利就和本地人一樣，明白知道各區域的情形。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有許多特派員，但是這些特派員要想贏得那些百姓來幫忙意大利，大部分的工作，還須放在各領事的手裏。他們有許多錢作這種事情，因為在這國內，他拉是最有力量的宣傳品。本來不必用什麼多的錢，就可以買動各村莊、各區域，不受皇帝的管轄，可是現在這種賣國的價錢，已經漲高了。現在這種生意的銷路還是很好的，有許多事情都利用着牠。

我崇拜着這些意大利領事的勇敢和自私。他們並不接受領事處的命令，而只接受總參謀部和諜報處的命令，而且他們實在有必死之道，因為假使發生戰事，在那些本地人的暴怒之下，第一

個犧牲的，當然便是他們。意大利政府並不想保全他們，因為即使派救援隊前去，也須費上兩個或四個星期，纔能達到他們的地方，至於皇帝的保護，在戰爭時當然靠不住了。

各領事館都備有無線電報，能夠時常和阿迪斯阿巴巴的意大利公使館通消息。這樣，意大利便能比了阿比西尼亞政府更能準確地、可靠地，獲得國內各事的消息。公使館已將牠的無線電網擴張出去，最近在阿迪斯阿巴巴開了一個無線電報學校，造就各領事館的無線電工作人員，在他們赴職之先，受一些短期的無線電功課。

在阿迪斯阿巴巴的意大利公使館，工作非常興奮，誰去探望牠的，走的時候一定會有一個印象，以為墨索里尼總可以對於這一個前哨滿意了。在這些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中，我遇到了兩個神祕的意大利人，他們很難得離開他們的使館區域。他們是公使館中僅有的客人，是爲着私事而住在這城裏的。一個叫馬丁尼（Martini），一個叫本內特底（Benedetti），我在來賓簿中簽名的時候，看見了他們的名字。他們是一對戰爭冒險者，他們看過了所有阿比西尼亞的機關和戰備，有時他們會在歐洲人不可以到的地方，被刑事警察所發見。正在我離開之前，我纔知道這兩位紳士

是屬於意大利的諜報處的，他們是在指揮着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間諜工作。

阿比西尼亞使這些專門工作人員，不發生什麼嚴重困難，因為兵車的開行，軍火的來到，何處邊境建築了礮臺，以及其他在別國要使外國間諜大忙特忙的事情，在這裏是每個孩子都知道的。他們的公事既然輕易，他們就有了另外的使命。他們必須組織新的意大利機關將這些機關盡量對阿比西尼亞人公開。在阿迪斯阿巴，時常有『意大利協會』的組織，在這裏面，將法西斯精神教育着意大利兒童，慶祝着意大利的新節期。意大利協會現在已經成爲熱烈工作的總機關了，新的組織還在繼續地產生出來，不久不但可以供給阿迪斯阿巴的法西斯黨人，而且可以供給全阿比西尼亞之用。這些組織，也可以現出意大利將來有機會時將怎樣開闢這國家的實例。

在格拉里(Gallai)，曾以巨資建一座美好的意大利醫院。這是那地方最美麗的建築。牠用意大利式造成，用着由意大利運來的大理石和其他貴重石料，牠成了阿比西尼亞的景物之一。最近纔行莊嚴的開幕禮，名之爲『海里塞拉西醫院』。誰也不知道意大利人用這個名字有什麼目的，阿比西尼亞人誰也沒有去參觀過，更不知其用意所在。

「那不過是一種廣告，」有一個阿比西尼亞大臣對我說，「他們像這樣是不能引起我們的印象的。全醫院不過是一垛面牆，裏面什麼也沒有。」

另外還有一個意大利人的機關，比醫院引起了更多的糾紛，後來還釀成了嚴重的爭論。意大利早就預備戰爭了，幾年之前，牠獲得了無線電報的讓予權。牠會付以代價，在阿比西尼亞建造了全非洲中力量最高和最近代化的無線電臺。那時牠在這國內還沒有公然給人注意之處，因此阿比西尼亞人，在這電臺完成之前，並沒有想到其意義的嚴重。後來他們明白了，他們和外面世界惟一的通信機關，落在管理這電臺的意大利人手中了，皇帝就根據着政治關係，宣佈那讓予權無效，命令意大利人將那電臺移交與阿比西尼亞人。意大利人當然不聽，所以就成了公開的爭論，結果則皇帝用了法國的器械，趕緊建築了另外一個電臺。爭論一直繼續着，最後，阿比西尼亞人得勝了；意大利人讓步，阿比西尼亞現在便有了那最高效能的無線電臺。

此外還有許多意大利學校和教會，最近又開了一個幼稚園，以便間接由阿比西尼亞的兒童博得他們父母的歡心。在這裏，本地人的和意大利人的孩童受同樣的待遇；有美麗而乾淨的衣服

送給他們，遊戲場上，更有種種玩具，聽由他們去玩弄。他們在這裏幾個星期之後，就會用羅馬人的方式行敬禮，在小小的嘴吧裏喊出：『墨索里尼萬歲！』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所要的是什麼呢？

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之後，那時有些意大利兵士已經在哇爾哇爾的衝突中殺死了，世界各處纔聽見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亞的不和，可是這些不和的事情，已發生了數十年了，只在阿杜華有過一會洩露。在一九〇六年及一九二八年，意大利人和阿比西尼亞人續訂了幾個條約，擔保彼此的邊界，所以墨索里尼在哇爾哇爾的猝然舉動，使阿比西尼亞全國震驚。

要想找出在哇爾哇爾第一次衝突的事實來，乃是極端困難的，因為曾和我談過的雙方見證人，當然免不了各自的偏見。末了，有一個中立大國的代表，告訴了我這事的詳情。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初，英、阿邊界委員會，經過了兩年積極的工作，將阿比西尼亞和英屬索馬里蘭的界線劃定了，就打算往阿比西尼亞京城去。還沒有動身之前，在英屬和意屬索馬里蘭以及阿比西尼亞三方面的邊界上，奠定了最後的界石。那時阿比西尼亞和意大利彼此還是和好的，意大利在哇爾哇爾的指揮官辛慕拉底（Cimuratti）上尉，還親自來參觀着這最後一塊界石的奠

定。

委員會一行人馬，想由日洛格比和哈拉爾而至狄里達華，以便在那裏乘火車往阿迪斯阿巴去簽定那條約。他們在沃迦登的沙漠中，只好慢慢地走着，而且必須作許多次的停頓。他們在哇爾哇爾也停了一下，因為他們知道那裏有水。那水井很著名，因為週圍許多哩中，牠是惟一的供水處，爲了這個原故，在一九二八年的意阿條約中，也曾特別提到牠，由條文規定，應許意屬索馬里蘭的本地人，可以向這井中取水。

委員會到這井邊時，他們纔知道這井不但在爲界線那邊的索馬里人所取用，而且有一隊意大利的殖民地兵，在那裏紮了營，佈置了無線電報。

委員會中阿比西尼亞委員的領袖退塞馬（Fitolari Tesema），在數年之前曾到過這個地方，現在是此地有權的長官。他命令那些意大利兵立刻離開阿比西尼亞的土地，可是那邊的指揮官，不聽這個要求，並且用無線電去召喚辛慕拉底上尉（現在是少校）來。他就由大營帶了一大隊阿斯卡里兵——意屬本地兵——到來，大營離開那裏不過三十哩。辛慕拉底不聽調停，確說意

大利兵是來防衛那井的，那井則按一九二八年的條約，本來是意屬殖民可以接近的。意大利兵不過在那裏保護意屬索馬里人罷了。

意大利委員會，不能接受這個解釋，因為他們很知道，假使在他們的邊界裏面不是已經紮着意大利兵的大營，辛慕拉底是不會帶着他的精兵來得如此快的，原來哇爾哇爾實在是在阿比西尼亞境內，離開意屬索馬里蘭的邊界還有一百哩呢。

那一邊先開火，是很難說的。這似乎是阿比西尼亞人先開火，因為他們的怒火，被這種公然侵犯國家主權的行動所激起了。當然，他們是不知道『公然侵犯』和『主權』這些專門名詞的。他們只知道意大利兵已經『衝入』他們的國家，他們以為去解救牠，乃是他們的本分。

第一彈放出來了。意大利人反攻了，並且立刻送信去調援兵。阿比西尼亞人也送信到日洛格比，八百個戰士就趕到了哇爾哇爾，衝突變成了真正的打仗。意大利的援兵來得很快，帶着輕便坦克車，飛機也向阿比西尼亞人投着炸彈。但是坦克車和炸彈，都沒有什麼用場。阿比西尼亞人甚至難得使用他們的鎗，只拔出刀來攻殺意大利人，他們很用着歐洲戰場上所絕對不可能的方法，使

一部坦克車停止了活動。他們將他們的槍矛、刀劍，插在坦克車的環輪中，軋住了牠的機關。炸彈也沒有什麼破壞力，因為他們投不中目的物；阿比西尼亞人將他們自己躲在灌木叢中，意大利人只好將炸彈投入綠樹裏，到後來，雙方肉搏的時候，飛機爲了恐怕傷着自己的人，更是不敢投彈。

意大利人退了，但是後來阿比西尼亞人離開哇爾哇爾的時候，他們又回來了，於是這地方依舊爲意大利佔據着。那時似乎就會發生正式戰爭的樣子，因爲阿比西尼亞人集中在日洛格比，還想去攻打意大利人一次。意大利營中亂起來了，因爲阿斯卡里人一變而反對他們的白種軍官，有一個意大利中士，就被他的索馬里兵殺死了。

『我們要作獨立的人民，』這些黑種兵說，『我們不要受意大利人或阿比西尼亞人的統治。』辛慕拉底上尉來恢復了秩序，但是意大利人在十二月裏的情形很壞，他們不能遏制阿比西尼亞人的侵入。因爲那時阿比西尼亞人，預備重行攻擊，用武力救國，並且有攻至意屬索馬里蘭的意思。皇帝一聽見這個消息，他就禁止這個計劃，撫慰了他的戰士。

哇爾哇爾事件，是當了英國邊界委員會的面而造成的。牠的領袖克立福（Clifford）上校，在

他的篷帳上扯起了英國旗，他們就在那裏作了中立的觀戰者。

意大利報紙報告，在這戰爭中被殺的是一百三十五人，其實所死的人數，還超出二千三百以上，而且幾星期之後又打了一次，死的人還要多些。這時墨索里尼出頭了。他要求賠償死者的損失，並且阿比西尼亞人應該在哇爾哇爾意國前哨駐處，向意大利國旗致敬禮同時，他動員召集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級的黑衫黨軍，將他第一次的援兵派到馬撒華和莫格迪休去。皇帝也作了他的計劃；他命令他的兵往奧迦登去，在第一條意大利的運兵船到達蘇伊士運河之前，在那裏已有十萬大軍上路了。皇帝正式的的宣言是否認動員的，但是我親眼看見了那些千軍萬馬的進行。阿比西尼亞對於墨索里尼的兩個條件，一個都不答應，而海里塞拉西更向國際聯盟會申訴，雖然墨索里尼還堅持着說，這是只有意阿兩國自行解決的簡單爭論。

意大利在非洲東北部究竟有什麼目的，那時還不大清楚。有些專家說，牠想藉此機會，聯絡牠的兩塊殖民地，愛立特里亞和意屬索馬里蘭，但是我想不見得，第一、因為兩者之間的土地是無價值的沙漠，第二、因為這個計劃要侵犯着法國的利益，法國是一定不肯放棄在那裏的一片土地的。

在邊界委員會中，有一個歐洲人，將意大利人比較近情的目的，約略告訴了我，我在奧迦登將他的意見證實了。這位朋友以為宣戰的理由是一條河——威比西比里（Wabi Shebeli）河，也許有一天會成爲非洲東北部的尼羅河。這條河的三分之二是在阿比西尼亞境內，其餘則流過了意國領土，除了猶巴（Juba）河的某某幾部分以外，這條是僅有的終年有水的河。誰獲得這條河，沙漠地便能藉牠的灌溉而肥沃起來，但最要緊的，還是要在阿比西尼亞境內築起閘壩來。意屬索馬里蘭有着適合意大利人的天氣，因爲在那裏，空氣是好的，也沒有傳染疾病的蟲豸，假使那條河築了閘壩，就可以殖民四五百萬人。另外一個引誘，則是據說這些南部的山嶺，都是富於礦產的，在河牀中也許有金子，而在狄里達華和日洛格比之間，又據人說有着煤油。但是這種未發見的財富，比了威比西比里河，只是副利益。所以從意大利送來的建築家和工程師，正和兵一樣多，他們帶着一個整個的大規模的灌溉計劃，是意大利的殖民部所定規的。

假使沒有哇爾哇爾事件發生，意大利也許要等上幾年，纔實行牠的計劃，可是現在，牠的設計已成了實行，一發而不可止了。

在愛立特里亞集中軍隊，只準備作為第二條前線，以便分散阿比西尼亞軍隊的實力。墨索里尼在這方面沒有一定的計劃，因為他知道英國在那裏有利益關係；塔那湖就在北方，那是藍尼羅河的上源，而藍尼羅河則又是尼羅河本身的諸源之一，牠們對於在蘇丹和埃及的英國人，都有非常的政治重要性。尼羅河的另一個來源是白尼羅河，但是牠每秒鐘只流一萬四千立方呎水量，而藍尼羅河則流五萬立方呎。阿迪斯阿巴巴是有很多很大的讓子權給人家的，當我還在那裏時，有人告訴我，英國會許那位皇帝一百萬鎊，以購買塔那湖，可是皇帝拒絕了。我不知道這話究竟確否，但是英國大概總不至如謠言所傳，要派遣兵力來增加牠的利益。

在愛立特里亞，墨索里尼另外的目的便是阿杜華的第二次戰爭，必須意大利得勝。這位獨裁者，必須作成這種英雄事業，他將以這個得勝，當作他自己最大的勝利，因為他可以藉此在意大利歷史，抹去一個污點。

在阿比西尼亞，通行着兩種不同的地圖。一種成於一九三二年，由意大利殖民部所發行；另一種則表示阿比西尼亞在一九三六年將要形成的樣子。誰也不知道誰發現了那第二種地圖，其印

刷處則在巴黎。

一九三二年意大利人所製的地圖，表示着那些在阿杜華事件以後在條約中所確定的邊界，和一九〇六及一九二八年的條約也相符合，這是阿比西尼亞人手中最有力量的證據；在這地圖上，意大利殖民部自己承認了，確定了意大利軍隊不在意大利而在阿比西尼亞國土的事實。哇爾並沒有一個名字在地圖上，但是日洛格比比了哇爾，哇爾還要遠上三十五哩，卻是地圖上有名字的，阿比西尼亞的邊界，大都離開日洛格比比一百三十五哩，所以事變的發生地點，毫無疑義地是在阿比西尼亞領土之內，意大利人在那裏紮營，是違反條約的。第二種地圖，好像並不是意大利人所畫的，因為這地圖很顧慮到外國，而且並不將意大利兩個殖民地聯合起來。據意大利方面說，假使他們勝了，墨索里尼想要用另外一塊非洲北部的殖民地，來換法國的法屬索馬里蘭。而這第二種地圖，則表示法國的殖民地，一直擴張到阿華許一帶，將藍尼羅河以南的界線改變了；準備給予意大利的領土，比較很小。對於這第二種地圖，除了阿比西尼亞人以外，誰也不認真注意，因為阿比西尼亞人，在這種不負責任的計劃中，看出了『白禍』的威脅（參看原書二〇三頁附圖）。

我覺得再畫一張第三種地圖，是很有趣的，以便表示墨索里尼或有的目的。在這地圖上，指出他的慾望，到塔那湖邊境爲止，以免觸犯英國的別益。但是墨索里尼損失於此，當然要取償於彼的，所以給他有獲得英屬索馬里蘭的希望，造成一個六十萬三千方哩的大殖民地，比那母國大五倍（參看原書二〇五頁），意大利人的努力備戰。當然也引起了阿比西尼亞人的戰爭意識，結果則意大利對於取償的要求，便不爲人所接受。此後種種報告，傳之於世界的，都出於意大利人。哇爾哇爾之後的種種衝突，說得非常離奇，在政治上有真正根據的，爲數卻很少。

幾個月之前，意大利外交部新聞處，其處長爲墨索里尼的女婿齊亞諾（Ciano）伯爵，發表說，在康達爾的領事館，受到了『流血的攻擊』將這事大加宣傳起來，結果是一九一三年級的軍隊又動員，被送往非洲東北部去。

康達爾事件，並不何等嚴重。原來在那地的意大利領事，有一個美麗的黑種侍女，有兩個本地人向她求婚。她是狡猾的少女，能够在若干時期一個人對付着兩個人。她都答應嫁他們，而使他們彼此不知道另外還有一個人也和他們自己一樣受着她的恩愛。這種一馬雙鞍的把戲，當然不能

永遠秘密着的，那一天，其中一個情人聽到了他的敵手，而且發見了他那時正和那位姑娘在一處。他就去叫了他的朋友，他們當然隨時準備爲他打架的，於是大家同到了領事館，將那位姑娘和她的情人拖了出來。在意大利報紙中所謂攻擊者，便是這種家常便飯的戀愛事件。

曾有歐洲人親眼看見這個『事變』，過了幾星期，他們在阿迪斯阿巴巴聽到了那種過甚其辭的消息，不覺大爲詫異。那位小黑姑娘，爲了她的賣弄風情，固然咎有應得，但是因此就動員通國全級的軍隊，其數目據意大利人自己說竟達五十六萬人之多，那真叫人莫名其妙了。

戰爭的結果，和牠的原因一樣，還是深深的掩藏着，看不出來。在阿比西尼亞，別樣事情還可以將就，就是不適宜於打仗，除了技術上的種種困難之外，大都還須倚賴兵士自己。意大利的軍隊，在法西斯的環境中，年輕而有訓練。指揮官又都有殖民地戰爭的經驗，各方面似乎都佔優勢。可是這些黑衫黨員卻不慣於阿比西尼亞的種種情形。他們需要按時的膳食，和舒服的眠牀。爲了此地的空氣稀薄，他們尤其要當心，而且即使當心了，他們的效能當然要大大的減低。此外，最重要的，他們還須和那戰略完全不同的敵人作戰，這些敵人簡直能在他們想不到的時候來攻擊他們。這些青

年，要留心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意大利曾費了十八年的工夫，在非洲作過一次戰爭，而這次呢，必須在愛西歐比亞的叢林山嶺之間作戰，雖然有近代的工具，也許仍須這樣長久的時間。每吋土地，都必須用力去奪來，當敵人一想到已有一個省分被奪去了時，就一定有更多的阿比西尼亞戰士，大出敵人間諜的意料之外，投袂奮起，他們將努力戰下去，以便贏回他們的國土。

第二十一章 阿比西尼亞的白皇帝

我打電報給聯合新聞社形容維爾琴 (Virgin) 將軍的時候，我稱他爲「意大利的第一號公敵。」這個綽號，就此在意大利出了名，在意大利新聞紙中固然用了牠。而有一次墨索里尼在內閣會議時，也用了牠。

維爾琴將軍是瑞典人，於一九三四年到阿比西尼亞，作皇帝的軍事兼外交顧問。他的前任也是瑞典人，不過那人只管外交事項。因爲他沒有什麼多的事情可作，所以皇帝聘任維爾琴將軍時，就決定請他兼任軍事顧問。他曾任過瑞典的空軍指揮官。他已五十九歲，並非飛行家，是步兵，他之所以得任瑞典空軍司令，乃因爲他有特具的組織能力，這種組織能力，在阿比西尼亞當然也是有大用的。

他初到阿比西尼亞時，他有從容的時間，準備他的計劃，但是他來此還沒有滿六個月，嚴重的

衝突，就在哇爾哇爾發生了，於是這位皇帝的外交兼軍事顧問，大忙而特忙起來。他並非外交家，所以辦外交，也用軍人特有的坦白態度。可是在哇爾哇爾事變以後幾個月，就是他稱之為『難月』的，就使他成了一個真正的外交家。

『我知道我不為意大利人所喜愛，』他有時說，『假使我要到那裏去療病，一定是領不到護照的！』

意大利新聞紙上長篇大論地講到他，堅持着說，假使他沒有在阿比西尼亞，全部問題都已解決了，但是這位將軍，卻將這種斥責當作讚美，以在這種艱難時期能夠幫忙皇帝而自榮。

也許有人要問，阿比西尼亞既然一百二十年來，沒有打過大仗，為什麼皇帝要向瑞典請求軍事援助。

維爾琴將軍並非在阿比西尼亞僅有的瑞典人；此外還有許多瑞典醫師、工程師、種植家和傳教師，我們可以老實說，那是『無形的瑞典侵略』這種力量，不是政治的力量；至少，這些瑞典人並沒有在政治上應用他們的勢力，寧願將他們的精力，用之於教育以及其他幸福的工作上，他們也

許希望將來能够獲得一個瑞典貨物的好銷場罷。

俄國人曾佔據過現在瑞典人所有的地位。雖然阿比西尼亞在米尼立克的統治之下，在全世界上也佔了相當重要的地位，但是正當俄國人開始注意到牠的時候，牠在國際事項上還是沒有什麼大關係。帝俄政府那時有兩個目的：第一、他們想藉藉着阿比西尼亞，在非洲東北部獲得一個立足點，第二、他們想要使那些人民，都改向他們的正教。他們在這些目的上，用了巨量的金錢，將黃金和製造物來擁護米尼立克的改造工作，其中包括着俄國的鎗枝，現在軍隊中還用着牠們。

俄國的殖民也來了，他們的醫師、工程師和農夫，都受人歡迎。革命之後的蘇維埃，太注重自己的事情，就不再注意阿比西尼亞，但是這時卻又開始了第二次的俄國侵略。俄國的逃亡者，記得他們和阿比西尼亞的友誼，所以想在這國內成立他們的家庭，這國家，除了德國、法國和南斯拉夫以外，就成了俄國貴族的重要逃藪。但是他們不知道他們在非洲的前途如何，也不知道他們在那裏有些什麼。現在他們的人數已很少了，都過着孤寂的生活，對他們自己的祖國失望，也對他們作客於此的阿比西尼亞失望。俄國人在這裏的利益消滅的時候，瑞典人便乘機而起，沒有多久，就獲

得了世界大戰前和俄國人一般穩固的地位。

第一、他們先成立一個教會，然後其他的瑞典人都來了，其中包括着海納（Kurt Hanner）醫師，他於作外科醫師之外，兼任了瑞典的總領事。這位醫師是一個特出的人物，沈默而坦白。以外科醫師而論，以他有着極其穩確的手段，爲了他事業上的許多成功，所以大家都當他爲神醫。但是他也處置着他的領事工作，在短期間內，成了皇帝的親信，皇帝和他商量着一切重要的事項。這位醫師如此靜靜地工作着，瑞典在阿比西尼亞的地位漸漸地增強了起來，直到最近，他居然能够勸說皇帝，聘任一個瑞典將軍，作爲他的軍事顧問，他就此使他的同胞，得以和比利時人一同工作。藉着他的勢力，阿比西尼亞紅十字會的主任，也是一個瑞典醫師，而當無線電臺由意大利人的手裏取回來的時候，負管理之責的，也是一個瑞典工程師。

和瑞典人一同來的，便是他們的貨物，現在他們的勢力很大，德國、英國、法國的產物，也須經過他們的手。例如帝國醫院的儀器，雖然是在德國製造的，就須請他們去定來。英國和德國的藥品，也由瑞典人經手而來，有一次，我看見大批的六零六，是德國帝國製藥廠的出品，卻不從牠的原產地

而從斯托克霍爾姆 (Stockholm) 購來。至於電話、器械或鋼，也是以瑞典人的生意爲盛。

瑞典人似乎已經獲得了神不知、鬼不覺、悄悄地征服這全國的方法。

鼓勵瑞典派太子到阿比西尼亞來的，也是海納醫師和太子同來的王族很多，除他自己之外，還有王妃路易 (Louise)，那時叫路易芒特拔登 (Louise Mountbatten)、印格立 (Ingrid) 公主和佩爾的 (Beril) 親王。這是阿比西尼亞皇帝登位以來來探望他的第一批王族，也是一個未來的歐洲國王第一次來問候海里塞拉西。一時歡迎之禮甚盛，皇帝將無價之寶，送給他的客人爲禮物；黃金和金剛石，大批流入了瑞典，此外，按照風俗，太子還獲得了御苑中最美好的獅子。

瑞典人的仔細工作，在他們的王族來後，並沒有停止。太子一回國，格斯塔夫 (Gusta) 王親筆寫信給海里塞拉西，稱之爲『親愛的弟兄。』這是皇帝最堪紀念的成功。就是他大志的成功，被一個白種君主稱之爲『親愛的兄弟。』

我在阿比西尼亞時，時常去看維爾琴將軍的，我和他談起了瑞典人在阿比西尼亞的勢力，他否認他的政府在這方面有什麼特別政策。

「瑞典人不是皇帝僅有的顧問官，」他分辯着說。「請看財政顧問柯爾遜（Corlison）君，他是美國人。司法顧問沃伏遜（Overton）君，是瑞士人，商政顧問伊華德（Hewart）博士，雖然是個德國人，卻是歸化的阿比西尼亞人。此外還有法國、意大利和德國的教會與醫院，和美國的癲瘋院。阿比西尼亞人是能幹的政治家，他們所從以揀選顧問官的國家，都是在世界政治利益上不占特別利益的。殖民地很多的國家，當然不用牠們的代表，至於德國的專家，皇帝也不要，因為給別的國家看了未免不雅。其情形正像暹羅。在暹羅，丹麥人居於重要位置的，比了瑞典人在阿比西尼亞的爲多，但是誰也不會想暹羅是丹麥的殖民地。」

我接着將英國人所作的事情，問問這位將軍。

「英國人，我想，」他回答說，「是不肯遷就的。他們對於改組未開化國家的經驗，比了任何別國都來得多，而阿比西尼亞呢，卻正是半開化的國家，不過英國人卻只將他們的經驗，給予那些能够適合其環境的國家。英國至少要等國際聯盟有了委任統治權給牠，牠纔肯從事工作，牠既然曉得阿比西尼亞人不肯接受他們的管束的，所以牠情願袖手旁觀，雖然牠是阿比西尼亞僅有的所

尊敬的國家。」

我時常和這位將軍一同喝着咖啡，地方是在那會屬於卡撒的大房子的庭院中亭子裏。這些談話，對於這國家教導了我許多，因為維爾琴將軍是一個敏銳的觀察家，能夠將他的思想活潑地發表出來。阿比西尼亞步步的變化，他也感到了迷眩。他是在這國家的歷史上工作着，將來的歷史，與他大有關係，在這上面，可以見出他的用心來。

「這些舊式的戰士般的侯王，最喜歡作軍人，」他告訴我，「在我們自己的歷史上，是沒有他們這些人的。假使發生了戰爭，這些戰士的舊習慣，當然就要躍然而起，因為皇帝將他的軍隊近代化的工作，還沒有完成。」

居然他也談到了戰爭。

「你真想會發生戰爭麼？」我問。

「誰也不能不準備着戰爭，」他答。『邊境所發生的事件，已是一種遊擊戰住在那些區域的各部落，也許喜歡打仗的，不是爲了國家的關係，而是想擴充他們的戰利紀念品。皇帝派兵到邊境

去並不能說這就是對意大利人的動員；實在他還是要去防止這些不負責任的部落。但是假使皇帝反對戰爭，意大利人就贊成戰爭。他們似乎需要着牠。我不知道戰爭會不會和歐洲普通情形那樣而開始。也許他們並沒有正式的宣佈。說不定那一天就打起來，於是戰爭就來到了！

我又問阿比西尼亞人的前途怎樣。

「意大利人的工作並不容易，」他告訴我，「照我看來，他們看輕了這個複雜國家的武力了。」

「阿比西尼亞有確定的戰略麼？」我問。

「你的意思是說近代的戰略麼？」維爾琴將軍反問我，等到我回答說是的，他就說：

「噢，他們那裏有這些東西！阿比西尼亞沒有參謀總部，所以確定的軍事政策，從何而來呢？但是他們也有某幾種計劃的。意大利人已經進入國境了，還要讓他們多進來些。阿比西尼亞人的意思是保留實力，有如在阿杜華所做的，然後與以最後的打擊。意大利人愈向前進，他們的運輸問題便愈加困難。預備隊的追蹤而止，也將發生困難，這當然是與阿比西尼亞人有利的。」

「飛機怎樣呢？」我問。「據說意大利人在這方面是大佔優勢的，我也聽見空軍元帥巴爾波

(Balbo)在繼續地練習着沙漠中的升降。我也聽說，已經有一千架飛機，到了那兩處意屬殖民地。』

『我初到阿比西尼亞來時，』維爾琴將軍接着說，『皇帝很注意我是瑞典的空軍司令，所以他派我組織一隊阿比西尼亞空軍。他有錢，而且也完全準備買飛機，但是我直截地拒絕了他。在我們沒有駕駛員之前去買飛機，卻是一個錯誤。我對皇帝貢獻意見，以爲我們第一件要緊的事情，便是建立一個飛行學校，等我們有了足夠的合格的學生，然後我們纔可以談到買飛機的事情。不料這時邊境的事變就發作了，我們只好放棄我們的計劃。』

『按之事實，空軍也許是不需要的；這國家並不適宜於空軍。第一、大號轟炸機至少能直飛八百哩的，現在還沒有。第二、發生了意外沒有降落的地方。第三、這國家，尤其在北方，是不斷的山嶺，高度由一萬至一萬五千呎，所以每一架飛機，必須時常飛到造成紀錄的高度，這是戰鬥機所不能的。第四、這裏並沒有可以轟炸的城市。假使意大利人毀滅了一個村莊，結果明天便重新建造起來了，假使隨便轟炸，也許只能殺死一些婦孺，作了無目的的屠殺。我不敢想像一個文明國家會對這些殘弱的人作戰。這裏也沒有工業中心區域，也沒有兵工廠，也沒有鐵路中心站，本來是飛行家所注

意的東西，一概都沒有。爲了同樣的理由，所以防空的設備，也是不必要的。我再說，阿比西尼亞用不着空軍，不論阿比西尼亞人或意大利人，都不能在阿比西尼亞的空中，得到什麼成功。」

維爾琴將軍和這些黑人，並沒有什麼共同關係，只是日夜爲他的契約而工作。在那時，他在創辦了一件並不像參謀本部的東西；他在組織着一個紅十字會。他不知道是否開辦得太遲。

「這事有價值麼？」他問我，我不過聳聳我的肩。

「啊，但是你知道，我是軍人，必須盡責！誰也不知道，而預言者在非洲，本來是不開口的。無論如何，將來決不是平常的戰爭。」

然後他趕緊到皇帝地方去。他是忙極了！那一天，他必須答覆一個意大利公文，檢查一種新式鎗械，準備皇帝到烏勒塔（Oleta）軍官學校去參觀的秩序，爲那在巴黎要到國際聯盟去出席的阿比西尼亞公使決定一種政策；等到他回到卡撒的老屋裏看書消遣，在阿比西尼亞諸侯王的歷史裏忘卻了現在時，也許時間已經是很遲了。

他從來沒有想起過他所要解決的困難，但是我知道他是有困難的。他所爲之代行一切事務

的外交部，就嫉忌着他，而某某阿比西尼亞人也正有許多祕密的方法，想使這位將軍在皇帝面前失寵。他夙夜匪懈所經營的計劃雖經皇帝所批准，也時常不能實行。但是最不堪的是阿比西尼亞人沒有責任和忠誠這些觀念；他們時常要猜疑這位將軍的工作。

甚至皇帝也受了維爾琴將軍的敵人的影響，所以這位瑞典人，在意大利被斥爲「第一號公敵」的時候，而在阿比西尼亞則被人當作不顧國家利益的執行者。皇帝的私人祕書喬吉斯，最是麻煩，他比了任何人更是不了解這位將軍的計劃，而加以阻礙。喬吉斯在這些事上和皇帝的意見不合時，時常得到勝利，因此維爾琴將軍，初到阿比西尼亞時是一個精力旺盛的人，現在則已是灰心而氣沮了。他的健康也受了水土不服的影響，很厲害的心病妨礙着他的工作。但是他並不許這些瑣事來干涉他，所以需要他的時候，他總是準備着的。

他在阿比西尼亞有一種特權。他坐汽車往皇宮去的時候，他可以走御道。他之所以受此恩賜，並非爲了他自己，乃是爲了他的汽車，這部汽車在平常的道路上簡直爬不上那陡峭的山坡。皇帝有一天在他的望遠鏡中看着，注意到了這位將軍的汽車在和地心吸力奮鬪着。這是一部舊汽車，

皇帝怕爲他買新汽車，所以他寧願放棄他的獨享，而應許維爾琴將軍用他的御道。這似乎可以節省些。

但是百姓們則不知道這種暗地的用心。他們只看見那位瑞典將軍在御道上坐着汽車，他們以爲他是一個非常高貴的人物，因此他在阿迪斯阿巴巴坐車走過時，他們低聲耳語說：白皇帝
『Ferenishi Dsharhoi！』

第二十二章 阿比西尼亞的冒險者

這天，太陽還沒有發光之前，在陰處是華氏九十度。阿迪斯阿巴巴是一個白城市；男女都穿着白衣服，戴着白的熱帶帽，白衣服返射着亮光，遠處的地平線也是一片白光。這天上午，阿迪斯阿巴巴突然變成了冬天。重重的雲塊，懸在天際，太陽不見了，一片冷而灰色的光，遮暗了全城。昨天我是喜歡這地方的，現在牠卻變得憂鬱而可怕了。街上人也少了些，不可思議的寂靜，遍及了城中。只有一些本地腳夫，還在外面慢慢地走着，哼着。雨突然降下來了。歐洲的暴雨，從來沒有像這種阿比西尼亞雨的這樣直瀉突兀，和兇猛的。在鉛皮的屋頂上只聽見水如雷聲的落着，空的江河，就此成了洪流，大圓石由山坡上滾下來，蓋過了城中平常的聲音。每種事物，都受了這種熱帶雨的痕跡。

這樣的傾盆大雨，其力量的猛烈，使我想牠幾分鐘後便會停止，可是過了兩小時，我從露臺的窗洞中看出去，還一些沒有停止的迹象。旅館經理孟特拉可斯（Mentakos）進來了，漠然地說：

「短期雨季已經開始了。這是時雨，因為田裏都枯焦了。」

他並不以這雨爲大自然的活劇；在他的心中，是毫無所動的。這也難怪，因為他住在這裏已經經過二十八個雨季了！

雨更加大了，似乎要表示牠並非陣雨，而是長期雨季。空的街道，也滿起水來了。阿比西尼亞人將衣服捲到腰部，跳來跳去，在這大雨中喊着叫着。我思想也奇怪。昨天太陽灼着他們，他們竟不肯脫去他們的衣服。現在，天氣突然變冷了，他們卻半裸着身體了。可是雨似乎是他們的朋友和娛樂，他們高興地歡迎着牠，唱着讚美歌，信口用那不合音樂的聲音謔成了詩句哼着。

「雨季滋長了穀物，」孟特拉可斯喃喃地說，「今年他們則更加有着另外一個可喜的理由。他們想，雨將延擱着以後幾個月的戰事了。」

雨降了全天，一直落到夜裏，我也漸漸地習慣了牠。第一天我是在房內的，但是第二天，我帽子都不戴，渾身溼透，從我的眼睛裏用手划着水，就立在一條未降雨前乾無滴水的大河邊了。原來這本來是一個深谷，底裏只有石頭沒有水的，在二十四小時之內，牠已成了一百公尺闊的巨流，波

動着噴着泡沫的深水。阿迪斯阿巴巴的人，一半都在這河岸上。他們都踴躍地離開了他們的草舍，河在漲起來，他們看了都很高興，好像他們是在趕節場。

我回到旅館時，我在雨量表上看見在二十小時之內，已經落下了十吋，在歐洲，落二十天還不能到這數量呢。天冷得和我初到這裏時一樣，我想我假使要往奧迦去，我必須立刻動身。所以就回到我的寢室裏，開始整裝。

住了七星期之後的收拾，差不多就是一次大搬家，各樣東西都翻了身。這時有人來敲我的門。
「進來！」我從一個行篋裏喊着，有一個鼻子血紅的短小精悍的人走了進來。

「你是法拉谷先生麼？」他問，他不等我回答，就走向桌子去，放下了他手中的一瓶威士忌酒和兩隻杯子。這樣做好以後，他纔解釋他自己。

「原諒我這樣的莽撞！我叫佩隆尼（Baloni）。我住在間壁，自從昨天着這怕人的雨以來，我悶得要死。我想你總也悶的，和人一同發悶，也許更加有趣些。我希望，我不會打擾你罷？」

「沒有什麼關係，」我回答，有些着惱和懷疑。我想不出這個小而討厭的人究竟有什麼需要

我。我坐了下來，從上至下的看着他。我們既然大家都是旅客，我們的談話，自然先說些這旅館中其他客人的一些奇事。

「實在是有趣的，」我說，「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冒險者！」

這位小人兒卻反對我這個意見。

「『冒險者』這名稱是相對的。求立該撒 (Julius Caesar) 查理 (Charles) 第五、亨利第八、拿破崙、哥倫布，在他們的時代都稱之為冒險者。從此可見，用這個名稱時，必須加以十分小心！」

當然，在他酒杯後面說出這種智慧話來的人，自己便也是一個冒險者。他吐出了他自己的秘密：

「用一個意大利人的名字佩隆尼 (Giuseppe de Belloni)，一張假造的法國護照，和並無一定的目的，突然來到了阿迪斯阿巴巴，真也好玩得很了。我並不探望什麼，也真的並不尋找什麼，不過我在這多事之秋糊塗地到了這裏，使我大為開心。假使你喜歡聽，這就是我的冒險。」

在阿迪斯阿巴巴，這些佩隆尼也不知有多少，我這位新朋友，冒險者，都認得他們。

『他們並不是都從吉波底趁列車來的，』他告訴我。『那太簡單了。他們寧願從卡托恩（Khartoum）或瑞拉（Zela）走着商隊的沙漠路。雖然我們並不想作什麼吵鬧之事，我們的確是不被人當作客人歡迎的。我們這些紳士們只想來盡量地迅速而不爲人所注意地，賺一些錢。要達到這目的，最容易的手段，當然是作間諜，但是阿比西尼亞並不是有祕密的國家，間諜在這裏簡直無事可爲。國際間有名的間諜，都不到這裏來，因爲這裏太遠了，而且事情又不多，他們在歐洲可做的事已經很多了。國際間諜的大機關，只差些二等腳色到阿迪斯阿巴巴來。當然，他們並不注意他們是爲誰工作的，但是他們在阿比西尼亞人方面，卻沒有什麼好運氣，阿比西尼亞人是用他們自己的間諜的，只偶然用幾個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罷了。』

冒險家佩隆尼一談到這些雜種間諜，就憤激起來了。這是一種階級意識，引起了他的怒火。

『他們都異乎尋常地蠢笨，這些初上跳板的人，他們價錢賣得說不出的便宜，並且將我們的市面顯了底。例如，你知道散立安（Syrin）假裝能懂得二十八種語言麼？意大利人就要試試他，就給了他一個簡單的職務，叫他在阿比西尼亞兵士上操時，去調查出阿比西尼亞軍隊的實力，其

中包括着兵士、牲畜和礮隊。這位起碼的朋友，立刻就去，大搖大擺地作着札記，以至被比利時軍官看見了，立刻趕了開去。」

阿比西尼亞是有着一種反間諜的組織的，但是牠沒有法子可以去追隨那些佩隆尼所說的諸位寶貝。刑事警察當然很無用，誰出錢多，就聽誰的話，只會欺壓那些不給賄賂的犯法者。

皇帝也沒有權力來處治外國人。他不能逮捕或審問他們，他們犯了法，也以治外法權爲護符，必須由他們的領事裁判。阿迪斯阿巴巴的各國領事，對其國人都執行着司法權，因此每一個領事便自然地成了一個審判官。皇帝所用的無數審判官，只管本地人。逢到了國際的案件，就是兩造國籍不同時，或者歐洲人和阿比西尼亞人發生訴訟時，審判便在所謂「混合法庭」上進行，有皇帝的代表坐在那裏。他是瑞士人，聽着由阿比西尼亞律師和歐洲領事所提出來的訴訟。

佩隆尼很精熟阿比西尼亞的法律，但是他在阿比西尼亞反間諜組織的面前，總是當些心的。『他們的眼睛睜得很大，誰在進入內地去，他們總聽得見而加以合時的阻止。沒有護照而往北方去旅行，是違法的，但是護照既得不到，惟一的辦法，就只有不帶護照而溜出去。可是那位負着

反間諜之責的希臘人，立刻就聽見了這些私行出發，很快地去將他們帶回了阿迪斯阿巴巴。」

他再飲了一杯威士忌，又問我：

「想起來了，你已經聽見今天有間諜被逮捕麼？」

「什麼！」我詫異地說。「間諜被逮捕了？」

「我的好朋友，」佩隆尼用着藐視的聲氣回答說，「你是那一種訪員呢？這是這沈沈苦雨中惟一可紀念的事呀！」

那時勒溫賽走進來了，好像正有什麼要報告的樣子，還帶着一個管御花園的園丁，這人的責任是對我報告皇帝所有的客人。

「我有要緊的事單獨對你說，」他傲然說，因此我們便走到露臺上去，他也將佩隆尼所談的間諜的事情，告訴了我。

「呀！我喊着，「他們在那裏？」

「誰也不知道，」勒溫賽答，可是佩隆尼知道的，我們重新走入室中時，我就將勒溫賽所說的

話告訴了他，我叫勒溫賽去打電話給市政府，探問消息。但是佩隆尼卻笑着我。

「他們就在此地，帝國監牢裏！」他說。「第五、七和十二號這三個房間，便是他們的獄室！」在幾分鐘之內，我在敲着第七號獄室的門了。

「進來！」裏面的人用法國話喊了出來，我一進去，卻看不見人。突然牀上有一個聲音發出來問着我：

「你要什麼，先生？」

一個穿着獵裝和皮靴的青年，正躺在許多毯子的上面。在他的頸項上，有一層厚的壓伏綑帶，牀邊桌子上則放着幾個藥水瓶。屋裏很凌亂；背囊、獵鎗和一個鞍子，都散亂在地板上，顯然他還剛剛到這裏。

我介紹了我自己，這位法國人就坐了起來。

「我很喜歡你到這裏來。我的名字是巴爾散（François Balsan）。我的叔叔是和一個范特別（Vanderbilt）族人結婚的巴爾散上校。你總不會相信我和我的朋友所遇到的事情的！等一

下！』他就走到第五號獄室去，同着一個貌美的青年回來。

『這就是我的朋友察法頓伯爵 (Count d'Orsien du Charfardon)。他會告訴你一切事情。我生了病說不動話。我發着熱，要死了，先生。』

這位伯爵一些也沒有巴爾散先生的興奮，只對他的朋友微笑着，他的朋友的神經是有些毛病了。

『我們要想和一個旅行隊由蘇丹而離開阿比西尼亞，』他告訴我，『但是我們卻被控爲意大利的間諜了，就此被帶回到阿迪斯阿巴巴來，受了逮捕！』

然後我聽到了這兩個人的全部故事，他們只是因冒險而冒險的人，並沒有佩隆尼的經驗和玩世不恭。

年輕的伯爵先到阿比西尼亞。他實在沒有來此的理由。

『我有着，』他說，『打獵的熱心，而且我也是一個渴想走遍世界的人。阿比西尼亞卻正是適合我這兩種消遣的地方。』

他好久時期，曾在阿迪斯阿巴巴作了最可尊敬的歐洲人；大家只看見他坐着汽車，穿着晚禮服；他在皇宮裏是受歡迎的客人，在各公使館裏，也是如此。不久他就成了太子阿斯福烏生（Asfou Wossen）的知己朋友和親信的顧問。

太子奉皇帝的命令往特散（Desse）去時，察法頓伯爵就請求許他和太子同去，可是皇帝拒絕了。伯爵終於不顧一切的去，在他動身之前，他拍了一個電報到奧良（Orleans），那地方有他的朋友巴爾散開着一片布廠。過了些時，巴爾散也就到了阿比西尼亞。

皇帝不久就聽見了伯爵是在太子地方，立刻就派了急足去，傳着命令，叫這個法國人立刻回阿迪斯阿巴巴。伯爵接到這個命令時，他正和巴爾散在山嶺中。

『我不是一個冒險家，』他告訴我。『我是在巴黎研究過的考古學者。我發見了一個古來的傳說，講到西巴女王所遺留在阿比西尼亞的財寶，因此我就到了這裏來，不將我的發見告訴任何人，作了一些調查，纔知道這些財寶是藏在特散的山洞裏。一定有巨量的財寶放在那裏！誰找到了牠，就一定會和那發見托坦卡門（Tutankhamen）墳墓的英國人一般的發財而出名。我和太子

做了朋友，想藉着他的幫助來實行我的計劃，不料事情發生了意外。皇帝不贊成我們做朋友，用盡了種種方法，要拆開我們。最後的手段，他就將我的朋友和我當作間諜，用武力將我們押回了阿迪斯阿巴巴。他的兵士追到我們時，我們離開蘇丹邊境只有五十哩了。我們在他們的手裏吃了很大的苦頭；我們被打、被餓。這真可怕。我知道的，我們是被一個開酒店的希臘人所賣的。他是阿比西尼亞人的間諜。」

這位伯爵，爲了他的愛冒險，當然要付出很貴的代價的。

「我放棄了我的計劃，我再也不敢說起那我所不許去尋找的財寶了，我將著一本書，說誰要想在阿比西尼亞尋求黃金的，便將大倒其霉。」

巴爾散在牀上說：

「我一定要叫這些阿比西尼亞人費一筆錢！第一，我要和他們打官司，叫他們賠償二十萬法郎，第二，他們必須用飛機送我往卡東去。」

他剛剛說了這些話，外面就有電話來叫他。幾分鐘之內他回來了，像一個戳破了的氣球。

「我們明天動身——坐列車，」他說。「阿比西尼亞人沒有如我們的願」
「好極了，那末我能够和你們一同去了，」我安慰他，然後我到第十二號獄室去看看那第三
個囚犯。

第二十三章 可憐的被釋放的奴隸

第十二號房間是空的！我立刻坐汽車到市政府，那裏是辦理刑事案件的總機關。房子面前立着許多人，很熱烈地在爭辯着這幾天內所發生的事情。有些人說，被捕的人應該予以公平的審判，天下雨了，便是上帝給予人們的記號，於是就更有有人證實了雨的神奇力量。

裏面非常的熱鬧，但是我所要見的人，都不在那裏。

『塔克魯(Batta Taku)市長現在和警察廳長一同在皇宮裏，』繙譯的人如此解釋着，他和我曾在教堂的節日見過面，所以認得我。

『那末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問，我倒吃了一驚，他居然將所發生的事一老一實地告訴了我。我纔知道那個第三位『囚犯』並不是間諜，而是奴隸商人，名叫依阿起阿(Iacchia)，剛從米蘭(Milan)到此的意大利學生。

「他是一個故意搗亂者，」繙譯告訴我。我一直就往電報局去，對於這件有趣的事情，發出了三百個字到倫敦。我想這一個新聞可以算得告別的禮物了，因為我明天就要離開這裏了，可是這一個意大利學生的案件，倒很有趣的，我又決定，要在阿迪斯阿巴巴看看事情的發展再走了。

等到我再回到市政府時，塔克魯立刻就接見我，在他的面前，放着我的電報的安哈拉譯文。他客氣非凡。

「謝謝你，」他說，「將真情打電報去告訴世人！這個意大利人，不過是來使大家存心反對我們罷了！」

我知道奴隸問題是非常嚴重的，那時比了從前格外被人辯論着。意大利在國聯的幕後，要想證明皇帝在奴隸貿易的事項上，並沒有實踐他的諾言。但是他們實在用不着費了心力來派出這個學生的，他只能損害意大利這種舉動，只有反使阿比西尼亞人利用着而爲他們自己宣傳，我到阿比西尼亞來了這許久，就是看見這件事，是他們巧妙的宣傳工作。

阿比西尼亞的奴隸貿易問題，在他們的歷史上是和別國一般黑暗的。歐洲還在傳說，阿比西

尼亞的奴隸制，依然沒有取消。皇帝時常要聽到許多責言。和阿比西尼亞人談到這個問題，便要當作失禮。在另一方面，皇帝自己的官吏都非常憤恨奴隸的取消的。依阿起阿的被捕，似乎給了我一個研究這全部問題的機會。

我的永久的報信者阿倍拉，斷然的告訴我，奴隸制已經在一九二四年取消了，收養奴隸的刑罰是十年徒刑和五百他拉的罰金。後來他帶我到了一個數年前新開的學校，學生都是被釋放的奴隸的兒女。這是皇帝自己拿出錢來辦的事業，給了我很大的印象。這些兒童是墨黑的香格里拉人（Shankalis），有着極強盛的黑人特性。他們穿着一律的制服，都是胸前有阿比西尼亞國旗的毛織緊身衣，和意大利巴立拉人（Ballias）所戴的那種小帽子。他們的阿比西尼亞教員，解釋了這個學校的目的：

「皇帝訓練着這些奴隸的兒童作各種生意。例如我們有木匠、鉛匠、織匠和石匠這些班次。」課堂裏所用的樣子，都是這些兒童自己製成的。我們走進去時，他們都立了起來，唱着國歌。然後他們的教師向他們發着問題，那些問題，都是我們想不到六歲至十歲的兒童會回答的。他們必

須背誦釋放奴隸法律上的條文，並且在這全部事件上說許多話。各事都純熟非凡，但是這也很顯然的，他們爲了我們的參觀，曾用過特別的準備，並且曾研究過我們的興趣的。

離開學校之後，我們便往相近皇宮的阿拉特基洛（Araklio）地方，去看看奴隸警察。他們的職務，有些像美國在禁酒時期的禁酒警察。他們必須搜尋出奴隸和奴隸商人來，將他們送解司法機關，也必須去取締不合法的奴隸市場，事實上就是盡力去阻止這件事的全部買賣。這是官方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置，但是等到吉但（Blatta Kidano）一離開我，我自己活動起來，就能看見了這件事情的實況。

我和奴隸們談過。在阿比西尼亞仍舊能夠遇到他們，但是他們一些也不思被蹂躪的苦人。當奴隸，就像當一個木匠或鞋匠。在阿比西尼亞，這是一種職業，他們聽奴隸二字也不像歐洲人那樣的覺得刺耳。阿比西尼亞的奴隸，比了僕役的階級還要高些，因爲奴隸是和他們的主人同住過兩三代的，奴隸的主人娶一個奴隸的女兒爲妻，並不是沒有的事情，而那位作奴隸的父親則依然是奴隸。因此奴隸是快樂的，並不需要自由。一九二四年解放的法律實行時，兩方面都弄得亂紛紛，尤

其是那些被釋放的奴隸，因為他們的釋放，不過使他們在一旦之間變成無家可歸的人。那時的海里塞拉西，還叫拉司塔法里，只想取消了奴隸，以便加入國際聯盟，一些也沒有預料到將來要發生的困難。

奴隸固然是沒有工資的，但是他們的主人供給他們衣食住。突然之間，主人就不得不釋放他們，而給他們和僕役一樣的工資，但是主人的畜養奴隸，並不是爲了有錢，所以其結果則弄得主人無錢雇工，而這些苦惱的人，有許多竟至一無生活的方法。

這樣，就發生了在歷史上最有趣的失業問題——奴隸失業。幾千幾萬的奴隸，都無工可作，無飯可吃，只好在村莊間求乞。

原來的主人，既不能給這些新乞丐以金錢，終於只好將他們招了回來，照舊服務。這時政府便出來懲罰那些照常畜養奴隸的主人，而結果又使得奴隸的膽，格外大了一些，他們一回去工作並且有飯吃了，他們就要求工資，假使不給他們，他們就向官廳告發他們的主人。不過無論如何，他們到了解放出來後十一年的今天，對於「幸福的昔日」還在眷念不已，那時他們是奴隸，並沒有和他

們主人一般的權利的。

從前那些作主人的人，爲了這些經濟的原因只好放棄他們的奴隸時，「奴隸失業」便顯著的增加起來，阿拉伯的奴隸商人，便由赫沙（Hedshas）、葉門阿西爾（Yemen Asir）、歐門海特拉芒（Oman Hadramaut）和哈撒（Hasa），坐着小船，過了紅海，在阿比西尼亞出現了。他們先在法屬索馬里蘭無人的海岸邊登陸，然後由北方進入阿比西尼亞，大都以剛達爾爲他們的根據地。他們準備將失業的奴隸帶到阿拉伯去，那地方是沒有反對奴隸的苛政的。他們大規模地作這項營業。成千的被釋放的奴隸，自己將他們的身體和靈魂，賣給這些商人，由商人將他們偷運出邊界，然後轉運到阿拉伯去。小船的人載滿了，阿拉伯人便毫不遲疑地毀去了優待他們的諾言。他們將這些黑貨裝入船中，一個人一個人擠得氣都透不轉，誰要是發一句怨言，立刻就擲出船外去。可怕病症發生了，殘害着這些悲慘的動物，而這些商人便不費手腳，直捷地將那些死人倒入海裏去。他們一些也不可惜他們的載物，因爲在阿比西尼亞等着上船的被釋放的奴隸，還不知有多少呢。

剛達爾現在還是奴隸貿易的中心。奴隸警察是駐紮在那裏的，所以在主要廣場上著名的奴

隸市面是不見了，但是誰在剛達爾需要一個奴隸的，立刻便可以得到。誰一到這裏，就有人來悄悄地問你，假使你果真要一個奴隸的，就有嚮導來領你到一個祕密的市場去。

奴隸商人的地室，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地方，在那裏，一切男女奴隸，都赤條條地關在那裏，用鐵條鎖在柱子上，讓買主自己去揀選。商人們是在這裏出賣他們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和魔王伊凡（Ivan the Terrible）的獄室，比了剛達爾的奴隸祕密市場，只好算育兒室，這市場的發生，只因爲這些阿比西尼亞人的被釋放，沒有先經過一個過渡時期。

意大利學生依阿起阿，毫沒有困難地買得了兩個奴隸。他們是十三歲和十四歲的兒童，共費一百六十個他拉。在這位意大利人付了錢收到奴隸之前，他就被警察所捕了。

按情形看來，意大利似乎不會因這事而取什麼嚴厲的手段。阿比西尼亞政府問了各種依阿起阿所回答不出的問題。他說不清楚的理由，表明他爲什麼由米蘭而到阿比西尼亞，他也解釋不出他的路費和買奴隸的錢是從那裏來的，等到問他爲什麼他要這兩個，他作了一個孩子氣的答語：

「我之所以來到阿比西尼亞，是因為我聽得說，奴隸是可以買得到的，我要做一個像古代羅馬人一樣的真正主人，可以畜養奴隸。」

他在這樣的供單上簽了字。

買主是捉到了，現在就開始去搜捕賣主。可是這是刑事警察的幸運，在短時期內，就捉到了他們。他們的努力並沒有落空，因為那個人原來是一個阿比西尼亞人，官廳很知道他——非洲東北部著名人物蒙弗利特(Henry de Monfried)的舊僕。

著名的法國著作家蒙弗利特，曾出過許多講到紅海神祕的冒險書籍，並且便繙成了許多國的文字。他的文體流利，故事動人。他是紅海的伊茄華來思(Edgar Wallace)，但是他在他的妙筆所形容的諸國內，是不爲人所歡迎的。他在阿比西尼亞曾住過許多年，現在竟不敢再回來，他的名字成了不祥的話柄。他是幾個被驅逐出境的外國人之一；假使他回來，也許要有性命之憂。當他還在這裏時，他願意幫阿比西尼亞人的忙，但是他們都拒絕了他。他用過種種陰謀，想叫各酋長起而叛變。他也搬弄着數不清的詭計。但是一朝作得過分了些，他就只好離開這裏。當然，以後他便寫了

一本書，將阿比西尼亞罵得狗血噴頭。

他在吉波底設立了新的大本營，想在阿登灣中給英國人找些麻煩，但是阿比西尼亞總一直是他的主要目的，所以哇爾哇爾事件一發生，他自然地準備着去幫意大利人了。他到了愛立特里亞，和第蓬諾（De Bono）總督交涉了一會，等到將他的僕人送到阿迪斯阿巴巴之後，就和依阿起阿接洽好。

蒙弗利特的巧計是要獲得阿比西尼亞奴隸買賣的真憑實據。可是事情失敗了，意大利人假使和這位冒險家，甚至間接地，發生過什麼關係的，意大利人總要蒙到不利。意大利公使館對於這事，一些也不知道，更沒有聽得依阿起阿的來到阿迪斯阿巴巴。文西伯爵一聽見那逮捕之事，很爲驚愕。他派一個領事到了警察署，在這位學生受盤問時出了席，又在雙方訂定的草約上簽了字。

等到我作了最後的調查回到旅館時，已經是半夜裏了。燈都已熄了，我已走入寢室了。我看見一條微弱的燈光，在我的寢室門前閃着，我謹慎地開了門。忽見市長塔克魯坐在我的桌邊，有一個阿比西尼亞警務稽查和他的繙譯陪着他。我不懂這種半夜來訪有什麼意思，我走進去時，他們立

了起來，鞠了一躬。繙譯開始說：

「我們很喜歡你對於我國表示了同情的了解，現在要將依阿起阿案件的文件給你看，你是能够看見這些東西的惟一的歐洲人和惟一的新聞家。」

然後他們從一個文件中取出了若干文件，將那在依阿起阿第二次受盤問時所訂定的章約給我看。在那些孩子氣的問答上，我也得不到什麼新鮮消息，可是這文件，對於阿比西尼亞人是有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便是意大利領事的簽字。

「意大利公使館要求我們將那個學生交給他們，我們答應了，條件是他必須按照我們的法律受審判。他們同意了，下星期一，他將在混合法庭上受審判。」

離我兩個房間，睡着那位故意搗亂者依阿起阿，他想冒冒險看，不料一開始便跌了這一下。他算不得英雄，看了以後幾天的事情，便可以證明。他的公使館叫他去，可是他放在心上，後來又來了緊急的傳喚狀，他還是毫不注意。那天晚上，我們都坐在旅館裏大的餐室中，依阿起阿也坐在另一個桌子上，吃着他的晚飯，一毫沒有什麼不祥的預兆。他正在叫一瓶皮盎起（Bianchi）酒的時候

候，有兩個人走進了這餐室。他們的神色很嚴重，他們的外衣領頭都翻了起來。他們向室內周圍看了一遍，然後一直走向依阿起阿地方去。他面色變白了；那兩個人就此拘捕了他，帶他出了餐室。我們覺得我們做了一齣動人的偵探劇的看客。我隨着他們出來，可是只能看見一部汽車的尾燈，在遠處漸漸消失。

依阿起阿就此沒有再回到帝國旅館來。旅館經理孟特拉可斯給他收拾東西時，也沒有找到什麼。依阿起阿由米蘭到這裏，只有兩件襯衫。除了這些以外，他的箱子是空的。

阿比西尼亞人無權給我旁聽證，意大利人則不肯給我旁聽證。所以我沒有能去看他被判決，但是塔克魯等到審判一完畢，立刻就來看我，將結果告訴了我。

「他處了六年的徒刑，」他說，但是他並沒有滿意的樣子。

「還有什麼不對之處，塔克魯？」我問。

但是這位市長沒有對我說明白，後來我聽見說，這個意大利人必須在意大利的監牢中受刑，市長看着他的囚犯由他的手指間滑出去，自然要不開心了。

這案件的中心人物，兩個孩子，都被釋放了，但是他們並不很開心，因為他們是樂於作奴隸的。

第二十四章 再會罷阿迪斯阿巴巴

大雨還是下個不停，我必須趕緊，因為我要在長長的雨季之前趕到奧迦登（Ogden）。春夏兩季都有特別的雨。所謂小雨季的時期是三月至五月初。在這時期中，雨下得很大，但不是繼續不斷的。

長雨季開始於六月中旬，歐洲人總也想像不出從那時到九月底，到底會降下多少雨量。很闊的山峽，都變成了江河，橋梁都被衝了去。各種活動都停止，幾個星期，本地人都不能離開他們的草舍，或夢想到內地去，當然更談不到作戰了。

在奧迦登省中，戰爭似乎就要發生的地方，雨季比了其他區域要輕些，地上也沒有大水。不過河中都已水滿，猶巴（Juba）和西比里（Shobeli）兩條河，有四百哩可以航行。在這方面的雨季，並不能阻擋意大利人的進取，假使墨索里尼在意屬索馬里蘭有足夠的兵力的，他也許已經宣戰

了。那時他在這個殖民地只有三五萬人，其中還包括着靠不住的本地兵，而阿比西尼亞人則大約有二十萬，爲他們從來所未有的大軍。所以我決定往奧迦登去，察看那將來要發生肉搏的戰場。

那一天，我準備着動身，很是費力。全天有許多名流來看望我。他們很可惜我離去，但是假使他們知道我是在打算往奧迦登去，他們也許更加要表示可惜呢。

我動身的那一天，月臺上站着一隊送行的衛戍兵、軍官和大臣，還有皇帝的代表在內。這種正式的送行大典，並不是爲着我，是爲着波勒少校，他是在回比利時去。我的朋友們當然也都來的，阿倍拉將皇帝送我的禮物給了我，那是一塊金徽章，一面有皇帝的頭像，另一面有聖喬治像。巴卡拉也來的，還有其他許多阿比西尼亞人，都帶着禮物。我知道大家是要我還禮的，巴卡拉很坦白地說，他要一枝獵鎗，將什麼式樣和口徑都告訴了我。

在頭等車廂中，空氣並不如我來時那樣的拘束，因爲現在我們都是從阿迪斯阿巴巴動身的好朋友。波勒少校有三個僕役伴着他。這幾個年輕人，已經伺候他五年了，捨不得離開他。波勒少校很想帶他們到歐洲去，但是有人警告他不可如此。歐洲人時常會和他的僕役非常親密，因此帶他

們回去。但是這些質樸的阿比西尼亞人，一朝看見了花花世界，都弄得茫然無主起來。歐洲城市的誘惑，對於他們是太強了。他們立刻就會欺騙他們的主人，而日趨墮落之途。

波勒的僕役和他在慕曲(Mojjo)辭別時，情景很爲動人。他們在離開車廂之前，吻着他的手和腳，然後在極度失望之下，他們要將身體滾到機車前面去，幸而被大家拉住了。

我的僕役辭別時，並不如激昂，但是也有其動人心脾之處。帝魯拉對我說，他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一個好主人，有兩個人要一直橫在他的心頭；他的皇帝和我。我付他工錢的時候，我問他用這錢作些什麼。他的面上發了光，將他的夢想告訴了我。

『我要往內地去，打死一頭大的野獸。然後我就可以稱得英雄，不必再做什麼生活。』

勒溫賽也落在後面了，我極度的抱憾着，只好將這樣一個非常人物留在非洲。他似乎藉着我已經學會了一種新職業，在我離開之前，他已經覓得新的位置了。他就要爲其他的新聞家作『採訪主任』。

勃倫(Brunn)軍械公司的代表克林許(Herr Klimsch)也同坐着這部列車。他不倦地講

着故事，而他的故事更是趣味盎然。他所常到之處是阿拉伯和阿比西尼亞，都是軍火商人很爲興奮的地方。

『興奮！我應該如此想！但是沒有好處。紅海兩岸的暴亂人民，爲了永久的打仗和叛亂，需要着充分的武器。但是我的公司必須付現款，而他們那裏來的現款！在衝突未發生之前，我在阿比西尼亞，銷出的貨色反比現在多，那倒是很有趣的。我曾在阿迪斯阿巴巴獨居過八個月，可是現在則競爭得太厲害了。』

二等車平常是比較上等些的阿比西尼亞人坐的，裏面有一個不平常的旅客。他是柯立愛（O. O. Collier）君，愛西歐比亞銀行的英籍監督。他在回英國去休假。這時我很驚奇他的節儉，但是等到我回到歐洲，我纔從熟識他的人的地方，知道他不是英格蘭人而是蘇格蘭人，這樣，我就明白他節儉的原故了。

我們又到了沙漠裏，又必須在阿華許（Awash）過一個擾亂的夜。這時並不是蟲豸來擾我一夜的安息了。半夜裏，我胸上壓得很重，於是醒了。我擦亮了火柴，看見原來是一頭蜥蜴。我嚇了一下，

同時也很惱怒，因為這車站已不屬於阿比西尼亞，而為法國所管理了，一個歐洲的公司，竟會容納這種情形，而為他們的旅客準備下這種新鮮東西，實在是個大不敬。

過了阿華許，我們又進入了雨季，我們的列車只好時常停下來，爲了抵抗不住大雨的暴力。在漫水的鐵路上，我們開得很慢。阿華許河情狀非常壯麗。上次我們走過這裏時，牠不過是個闊的深谷，現在則爲吞滅衆山洪流的大河了。

我從前在旅行書中，曾看到融化的雪，由阿比西尼亞山頂上衝下來的話，實在是妄言。這裏的山，高是很高的，但從來沒有雪蓋在牠們的頂上過，而在他們的語言中，也沒有雪之一字。在赤道北五度要是有雪，那就是非常的景象了。現在的河水泛溢，完全是爲了大雨。

狄里達華也是用傾盆大雨來歡迎我們。城中景象蕭條，甚至對於頭等客人的攻擊，也比平常輕弱了許多，此後三天，我們也都作了暴風雨的俘虜。我們本來打算明天直接走到奧迦登省城哈拉爾的，但是我們找不到一個車夫，肯在遍地洪水的路上開他的車子。

第三天不下雨了，但是我們卻又寧願牠下了。現在熱得一些也受不了，新的苦難來找到了我

們：蚊子。狄里達華四週盡是水，瘧疾蚊子在這些臨時的湖泊中找到了極好的生息之地。晚上牠們全城嗡嗡地叫着，第四天我們能够繼續我們的行程，實在是可喜的。

由狄里達華坐汽車到哈拉爾，真是一個可紀念的經驗。私人汽車在阿比西尼亞的『汽車路』上，一無所用，重的運貨汽車，同時運送着旅客和貨物。我們只好在狄里達華租了一部大汽車。

我們一出發，開得很快，但不久就在第一個稅卡上停下來了。喇叭噓了好久，收稅的人纔出來，向我們每人取了一他拉的通行稅。我們必須經過這樣的稅卡好幾處，爲了這原故，我們的旅行，不是便宜的。我們的汽車，只要每人四他拉，但是通行稅卻又加了一半。過了第一個稅卡，我們就進入戰事區域了。我們看見幾排的大礮，在別的國裏，牠們也許已經放在博物院中作裝飾品了。牠們都是「三十年戰爭」時代的老礮，已鏽壞了。

我的繙譯將這些大礮的歷史告訴了我。

「牠們是米尼立克黃金時代的殘餘物。阿杜華之役以後，那位皇帝要想大規模地改組他的軍隊，所以他就委託在阿迪斯阿巴巴的奧國領事，到維也納去買一些近代的礮來。有兩個阿比西

尼亞人和他同去，而這個小小委員會，錢卻帶得很多。他們一到維也納，覺得夜總會要比軍火廠更有趣，因此他們的錢就都用在混帳的女人身上，而不用之於重砲。等到他們的錢將近用完時，就是買一尊近代的砲也不可能了。這兩個阿比西尼亞人就要取用他們時常帶在身邊的毒藥，幸而那位領事解救了他們的困難。

「米尼立克，」他說，「一定辨不出砲的新舊的，我們現在還有足夠的錢，可以向一個賣廢鐵的商人購買舊砲。」

「這樣說了便做了。這些無用的博物院貨色就到了阿比西尼亞，委員會的先生們被送到了一個囚犯島上，因為米尼立克一看見便認出牠們是舊砲。」

不久，我們的汽車已經離開低地而很快地穿過了仙人掌叢林向山嶺之地開去。路漸漸的危險起來了。我們時常爲山上滾下來的岩石而停頓，爲了這些岩石，自然的道路只好左灣右繞起來。我們現在是在愛西歐比亞的大道上。這是麥剛能省長在哈拉爾的時候建築的。一萬個奴隸，將這條路從層巒疊嶂中開了出來，這是用笨法以建築道路的奇蹟，因爲這些奴隸並沒有一些現在道

路建築術上的種種技巧。

這條路不僅是美麗而已；牠也有軍略和政治的極大重要，因為牠是鐵路和受威脅的奧迦登省兩者之間的惟一聯絡。假使這條路一被毀，奧迦登省就不能和外界交通，阿比西尼亞就不能派遣援軍前去了。

汽車將各彎曲之路，拚命地開完了，再過一點半鐘，我們就爬過最後的小山，走了八哩路。現在前面的景物大不相同了，因為我們是在經過阿比西尼亞的「產穀地」。阿比西尼亞富農的黑種奴隸香卡主人，都在田中用着有史以前由瘤牛拖着的犁工作着。環繞我們四週的是橘樹林、咖啡田和棉花田，和裏面很繁茂的園圃，都在山麓的斜坡上建成了階層。這是戰區的後方。

在這山嶺較少的鄉間，我們卻須開得慢些，因為雨已經毀壞了沙土路。我們還須越過已經乾燥的河床，但是一看到那些碎了的石梁，就可以知道大水的猛烈了。

後來我們的汽車黏住了。弄了幾小時也沒有能够弄得動，我們只好走出車子，用力推着，大家都疲乏不堪。如是者不止一次。我們早上六點鐘離開狄里達華的，到了下午兩點鐘，還只走了二十

哩，平均每小時只有二哩半。

但是任何旅程總要達到目的地的，末了，我們的車夫指出了遠處一個城市：

「那邊就是哈拉爾！」

遠遠看來，這個廣大的城市，好像小孩子玩的礮臺玩具。牠的週圍有堅實的城垣繞着，所能出入的，只有五個城門。

城門都大開着，守兵懶懶地躺在拱門之下，只有稅關職員，當人民熙來攘往的時候，執行着職務。其中有穿着日本織物的索馬里婦女和哈拉爾婦女；一些安哈拉人，雖然他們是統治這城市的人，看起來好像是客人；蓋里婦女在她們的肩頭上擱着重的東西；台那吉爾兵帶着有毒的長矛。驢子隊進出着，但是沒有駝駱，因為牠們在那狹街上不能走路。

四千個阿比西尼亞新兵，正在城牆外面一片大方場上操練着。他們還穿着便服，但是那些本地的軍官們，都已穿上了日本黃布做的制服。我不由想起了皇帝有一次對我說的話：

「我們在奧迦登沒有集中軍隊。全部衛戍軍只有三百個人。」

這話如果不是這位阿比西尼亞軍的元帥沒有得到正確的消息，便是他想要將這些軍隊瞞着外國的新聞記者。我們從狄里達華一路走來，就遇到許多軍隊，他們都是乘了列車到狄里達華，然後步行到奧迦登的。

我們在這城中惟一的旅館印匹（Imperatrice）旅館住了下來。初一看，哈拉爾似乎很壞，誰都覺得陌生人是爲人所懷疑的。本地人都蹲在狹街上，我們走過時瞪眼看着我們。八百年來，哈拉爾是一個自由的城市，誰要想去攻下這些厚實的城垣，似乎總是不可能的。素來統治牠的爲哈拉摩塞人（Hararie Mussulmen），他們在十二世紀時由阿拉伯來到了阿比西尼亞，將這地方開發出來，又建築了一切防禦之物。在那些時候，他們一些也沒有改變他們的風俗，甚至現在，他們還和從前一樣，在他們的回教寺裏禮拜着。他們的宗教，比了在麥加（Mecca）和美地那（Medina）的，還要純正而嚴格。人民都嗜殺而殘忍，時常要爭吵和謀殺，五十年以前，有一隊意大利人到這裏來探險，就被他們在城門邊屠殺了。

哈拉爾雖然已屬於阿比西尼亞四十五年了，仍舊還帶着外國人的氣息。現在皇帝的父親麥

剛能，征服了這城市，將哈拉爾人的尊榮摧毀了。從那時以後，城門就大開着，不論那一個阿比西尼亞人都可以自由進出，現在，在那擁擠的街上，混雜着形形色色的人種。婦女們尤其出奇地美麗，由着各種族的面容和裝束，便很容易將牠們區別出來。索馬里少女們是最好看的，蓋里少女是最貴族化的，但是哈拉爾少女卻會盡其打扮的能事。

三萬人口中只有五十個歐洲人，而在這個小小數目中，卻有四十五個是希臘人或亞美尼亞人，他們大都是咖啡商人。其他五個歐洲人，便是醫師和比利時軍官團團員。意大利領事館在城外，防守非常嚴密，因為那位大遭人怨的領事的性命是常在危險中的。他在哇爾哇爾事件之前不久結婚的，他的夫人是著名的美人，他帶她到了哈拉爾，但是她很住不慣這個地方，他只好帶她到吉波底去度過他們的蜜月。在這城裏另外有一種居民便是幾百萬的蒼蠅煩擾着我們。他們在汗穢的街道上，有極好的繁殖之處。

我們在哈拉爾還沒有多久，有一個阿比西尼亞人送來了一張名片，上面印着：「阿勃拉（Abra）吉波底帝國領事館職員。」

阿勃拉是一個年輕的阿比西尼亞人，穿着歐洲式的衣服。在哇爾哇爾事件之後，他就被派到哈拉爾來，皇帝很信任他，現在洛倫左（Lorenzo）的事務所裏辦事，倫左表面上是個律師，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皇帝的主要間諜。阿勃拉是他得力的幫手，負責監視外國人，不可以有一個遺漏。他有很大的權力，旅館經理必須事事聽他的吩咐。有一次，我的行囊被弄開了，我的文件被抄過了；旅館經理顯然乘我在城中散步時讓阿勃拉走進我的房間的。

我的新監視者，送給我兩個兵，作為衛隊，以防在街上遇到什麼不測，他們用海馬皮鞭將好奇的人趕開了，因為外國人在這裏還是衆目所注的人物。街道很使我迷惑。在作生意之處，發生了一種新買賣。賣彈藥的人坐在他們的攤邊，出賣着舊式來復鎗的舊子彈，這樣的攤子很多。他們的生意很好，因為阿比西尼亞人喜歡將金錢投資於彈藥。以為這樣一來，就包可獲利了。

城裏看了之後，我們就去看看城外的各部分。在城門邊，我們遇到了許多新來的商隊，裝運着許多東西。牠們都是往同一的目的地去的，所以我們就在和他們一起，同到他們的目的地。原來牠們是奉政府之命，將穀物運到哈拉爾來的，現在都儲藏在大的棧房裏。

「我們準備在開戰之前，將這些棧房藏滿，」阿勃拉告訴我。

穀倉都在地底下，其情形有着原始的恢宏，使我記起了舊約聖經。許多人帶着穀袋進來，倒入了倉裏然後出去，似乎他們作完了朝山進香的事情。

兵士都住在相近處，新而並不近代化的營房裏，很勉強地他們讓我們進去，我們很懂得當局者的遲疑。裏面的情形，比了阿迪斯阿巴巴的營房還要壞些。兵士們已經三個月沒有發餉銀和供給食物了，他們都以求乞爲生。但是他們並不頹喪，希望早些開戰，也許他們在想，與其困苦的活着，還不如痛痛快快打一仗而死。

在這些可怕的營房相近處，在建築着一座美麗的堡城。這是皇帝和他兒子哈拉爾公爵的新住宅。海里塞拉西和哈拉爾有密切的關係，因爲他是奧迦登的實際主人，並且是本省的最富足的人。他時常到這裏來，這是他的誕生地，也是他往阿迪斯阿巴巴去之前的統治地。他愛哈拉爾，但是這裏的人，卻恨他比了恨他所仿效的歐洲人更甚。

第二十五章 哈拉爾的叛亂

我們正在旅館裏休息的時候，哈拉爾市長阿斯福（Lidi Astou）來了，說本省省長馬立姆（Dodjazmach Gabre Mariam）立刻要見我們。爲了這位省長正和皇帝一樣，一定要我們穿禮服，我們只好換衣服，在這蔭處還要熱到一二度的熱天，穿上禮服，真是苦惱極了。

我汗流遍體地乘車到了省長公署，也須和吉比一樣，先穿過三個庭院。在第一個庭院裏，擠着許多人，在審理案件，有如臨時法院。在第二個庭院裏是兵工廠。地上橫着許多鎗械，鐵匠在他們的砧上打着刀劍，還有許多人則運用着縫衣機，在做子彈帶。

最裏面的一個庭院，有些異乎尋常的寂靜。這裏有省長的見客室。

這見客室是仿效吉比的寶座室造的。省長座在御座前另外一個小小的寶座上。御座是皇帝到哈拉爾時坐的，現在則用幕子遮着，以避不祥。兩列塗金的椅子放在那裏，以供來賓的坐處，我們

進去時，省長立了起來，和我們握了手。他是一個面容狡譎的老人，雖然大家都知道他是恨歐洲人的，卻對我們作着最溫和的微笑。許多僕役，都接着等級立在各人的位置上，只有省長的親隨立在他的後面，在他那有鬚髯的頭上拂着蠅拂。在省長的右面，立着作繙譯的阿勃拉，和市長阿斯福。我們坐在他的左邊，五十個僕役站在室之兩旁，其中有幾個也在我們的頭上拂着蠅拂。右邊後面，立着一個大約十二歲的年輕男童，握着省長所喜用的鎗。在省長面前還躺着一頭大獅子，但是牠已老得沒有危險了。

省長似乎在那頭獅子後面自處得很從容。他是皇帝的死敵，皇帝竭力在籠絡他，所以叫他做了哈拉爾的省長。但是雖然如此，他還在陰謀反抗皇帝。我離開阿迪斯阿巴巴的時候，就知道他的省長要「不穩了」，拿西波（Nassibu）已經奉命由巴里（Barri）來接他的任了。這樣的緊張，使我這次的遊歷，更爲有趣，我很要聽聽這位省長對於現在這種鬭爭的意見，因爲我也聽說他是受敵人的蒙養的。

「我已準備戰爭了，」他藉着繙譯對我說，「我不想騙我自己再去相信任何別的事情。現在

一切都平靜，不過這只是暴風雨前的暫時穩定。我已老了，皇帝就要將我的位置給一個年輕的領袖了，他既能統兵，又能用法治民。」

這時僕役送進了——在下午兩點鐘——香檳酒，開着瓶塞時，劈拍之聲很響。獅子在他的睡夢中震顫了一下，但是並沒有醒過來。我們的杯子裏注滿了，但是在我們舉杯到嘴邊時，裏面已塞滿了蒼蠅。我們再換上了新杯子，又注上香檳酒，我看見僕役們帶着那醜惡的酒出去了；他們在外面喝了牠，這樣的事情既然不止一次，所以他們喝了許多酒，很醉。

我們不久就告辭，去見見哈拉爾的主教海南（Abu Hanan）。他是阿比西尼亞政治界上最大的僧人，他也是科普教會的真正統治者。他完全擁護皇帝，要想使教會中的諸叛亂侯王，都肯聽命於海里塞拉西。

海南所住的修道院，離城三十哩，在我們所已經過的山間。相近之處，住着另外一位有趣的客人；雅蘇就因在同一的區域裏。在他第二次試行奪位以後，皇帝就將他交給了最和他親善的教會。他比因在卡撒地方受到了優待。皇帝在修道院裏另外爲他建造了一個小小的宮殿，負責建築的

人，本來是狄里達華的城市工程師，對於這位前王住所的歐洲式設備，告訴得我很詳盡。

『我奉命，』他說，『爲雅蘇造一個房子，要充分的舒適。不必顧到錢。我很高興獲得這個差使，就造了一個近代式的別墅，有十六個房間，許多浴室和遊息室，其中有一個彈子房，和一個冬天花園。雅蘇現在就住在那裏，他已不能再稱「Lili」了。這個字在安哈拉語中是「青年」的意思。他的取得此名，還在二十一年以前他很年輕的時候，從此雖然他已不是少年了，這名字還一直黏着他。近來我時常看見他；他已經成了一個老人，爲了吃得很好而缺少運動，所以養得很胖。他有着他所需要的任何東西，皇帝小心地看顧着他。若干時以前，他有病，皇帝就從阿迪斯阿巴巴差兩個御醫到這山間宮殿中來。』

沒有幾天，以上的故事忽然變成了大不相同的傳說，因爲雅蘇出人意外地又成了人所注意的中心。我是在哈拉爾聽來的，而消息也像野火般各處傳着說，有人發見他在他的宮中中毒了。

我要想證實這話，立刻就開車到省長地方，請求允許我去參觀那修道院和皇宮，可是省長也不見了。不過海南在城裏出現了，否認這個謠傳，憑着『海里塞拉西的生命』起誓，說雅蘇仍舊活

在那修道院中。

這位主教使人心安定了下來，但是他知道雅蘇作領袖的冒險事情。幾個星期以前，有一批歐洲的祕密人員，就在哈拉爾出現，帶着許多錢，有着特種的計劃。他們表面上由平常的道路，離開了這城市，而實際上他們往山間去，在那裏，他們招募了一隊台那吉爾兵，開向雅蘇所住的修道院去。哈拉爾省長早就聽見這個陰謀，但是他因為受了那些人員的賄賂，所以他無所舉動。他們的目的，是要釋放雅蘇，和從前所已發生過的幾次事情一樣，立他為阿比西尼亞的皇帝。那時他就可以聽意大利之命而治理他的國家，以為援助他的酬報，這些冒險家以為他們可以使阿比西尼亞成功和安南一樣的國家，雖然牠有着自己的國王，實際上是法國的殖民地。雅蘇一些也不知道所發生的事情，否則也許是不肯聽從這個辦法的，因為他始終還沒有明白那些和他表同情的國人和他們的外國朋友，究竟在打算些什麼，而他只要太太平平地得到釋放。他已變得年老而懶惰了，外面世界，自從一九一六年以來，他就沒有看見，一些也不發生興趣了。

修道院受到了攻擊，進攻的人受到了比他們所預料更堅決的抵抗，因為海南的偵探很是活

動，海南早就聽見這個陰謀，作了適當的處置。他早已在修道院中集合了足夠的兵力，很輕易地將騷擾壓伏了。所有的領袖都被捉了起來，他們承認他們是用着意大利人的錢的。這樣，結果了這與意大利人間接有關的另一件事情。出錢的，一定不是意大利官廳方面。而且是可懂得阿比西尼亞情形的人。

叛黨被擒之後，帶到了哈拉爾，那位省長當然要受罷黜，海南主教成了哈拉爾最有權力的人。他將這個得勝的消息，打電報到阿迪斯阿巴巴去，皇帝就立刻委任拿西波爲省長並南方軍隊的統帥。數年來這位主教和馬立姆的苦苦相爭，有了一個結束。

我在阿迪斯阿巴巴早已遇見過拿西波，我最後在那裏的幾天中，他是一直和皇帝在一處的。他是大約三十五歲的年輕人，但是他在政治上的事業已經做了不少。他在就任巴里省長之前，做過阿迪斯阿巴巴的市長；他將那個難於對付的省分，變成了海里塞拉西政府可靠的柱石，又藉着比利時軍官的幫助，爲禁衛軍訓練出了若干極有能耐的兵士。拿西波時常穿着一個阿比西尼亞將軍的黃布制服，自己有一架飛機。爲了這兩件事情，大大地失了民衆的歡心，因爲像他的身分，既

穿着歐洲人的制服，出行時又不用至少五千人的衛隊，在阿比西尼亞人的眼光中看來，就算不得真正的領袖人物，不過更像一個歐洲人的雇工罷了。但是拿西波卻能够一直保持着他這樣的常態。

拿西波的受任，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他曾在意屬非洲殖民地中住過許多年。他能够說意大利語，而經他仔細研究之後，又知道了意大利人的殖民方法，所以他似乎是阻撓意大利人前進的最適當的人。有消息來說，皇帝將和拿西波在幾天之內一同到此，這樣的消息傳來時，哈拉爾還沒有完全安定。

應行準備的事，都仔細作好了，一半完工的皇宮，也匆匆地佈置好了。皇帝坐着他的特別花車，離開了阿迪斯阿巴巴，打算到了鐵路不通的地方，就乘飛機到哈拉爾。但是他又好像並不匆忙，他在阿華許和他的廷臣，住了幾天，大規模地打獵。此後纔動身到狄里達華，末了到了哈拉爾。

以後數天，在哈拉爾都是大節期，因為任命一個新省長，必須按着阿比西尼亞的風俗，加以慶祝。每一個新省長必須大排筵席，宴饗諸人，人數的多少，自一個至一千，看這位省長的財力而定。拿

西波的大筵席，是歷史上最大的，所邀請的客人，竟有一萬七千人之多。其中一萬人是兵士，五千人是本地的上流人物，二千人是乞丐。

這的確不但是大筵席，簡直是大醮，只有皇帝纔能如此。大齋期也過去了。所以再也沒有什麼可以阻礙大量的飲宴了。

許多人，許多天來，準備着桌子和座位，這些都是安排在城門之外的。農人從遠遠的鄉村裏，帶着牲畜和土產，來到這裏，蜜酒則用許多大桶裝着。然後客人們開始來了，國內的大人物或步行，或騎着騾子，連同着他們的家眷和僕役，先後光臨。哈拉爾在這十數天中，成了重要的都市。新來的人都住在篷帳中，他們的營火，環繞着城垣發光，在無月的黑夜，有如煙火。

正日到了，一個可以容納四千人的大篷帳，在城外立了起來。第一批客人來到時，篷帳底端皇帝的華蓋，還用一個青幕，自上至下，完全遮着，可是等到我們坐了下來，幕拉起了，我們就看見皇帝和他的衛隊和其他四千個客人一樣，蹲在地上了。

在篷帳的另一端，無數新宰的牛都掛在那裏。活潑的僕役，割下了大塊的溫煖的肉，當他們將

這些肉塊擲給客人時，餐事便開始了。蜜酒都放在大盆裏，另外通着連牢酒桶的管子，這樣，酒就不會空了。我和我的同伴們，都吃的歐洲式食物，至於其他的客人，都咽着生肉，在這短短的時間內，拚命要將他們的肚皮塞滿。他們喝酒也非常地狼狽，甚至酒從他們的嘴角邊溢出來，以至流到他們的白衣服上，而這些衣服上則早已濺滿了生肉的鮮血了。

在外面，正在被屠殺的牛鳴，和在等候第二批進來大吃的人的呼聲，混成了一片。每次只能吃幾分鐘，但是他們總打算吃得可以二三天不再吃東西，至於其中假使有人竟來連吃兩頓的，誰也不會知道。

李西波作了一個表示，許多監視着的人便進來將客人趕出篷帳去，但是真能聽命的，為數甚少。他們繼續抓着肉，喝着酒。監視者喊得格外響了，可是他們還是蹲在地上不動，最後，海馬皮鞭纔將那些惡客打了出去。

篷帳中一空，第二批客人便進來。每一個人都向皇帝叩頭，然後趕緊到自己的座位去，取食那已經擲在桌上的肉塊。皇帝和他的侍從，和每次的新客人一同吃着。第四批，也就是第末批的客人，

都是經過特別挑選的，可以坐得長久些，吃着伏特和印歌拉。這大宴午後就開始，直到夜深纔停止，就是到了夜深，還可以看見有些人在街上咀嚼着從篷帳裏夾帶出來的生肉。

全城的人都吃醉了。男男女女跳舞着，狂唱着，放肆是通行的事。各人都滿足了，誰也不想到明朝。那天共宰殺二千頭牛，牠們的骨頭散滿了篷帳的四週。

正當全城的人和法國人於七月十四日那樣，在街上唱着、擠着的時候，由皇帝主席的祕密會議卻在舉行了。所有奧迦登、卡法和巴里的各省省長，都出了席。皇帝作了一會演說，就在那晚，他們都回到各人的本省去。他們帶着皇帝的命令去備戰了。

第二十六章 奧迦登醫師的兩難之處

大約八點鐘天黑的時候，一切熱鬧都過去了，城門都關了起來，和近八百年來每夜的情形一樣。這是五月五日，我想起了六個月之前所發生的衝突。

我坐在旅館的躺椅上，聽旅館主人告訴我哈拉爾聞得衝突消息時的情形。

「這是耶穌誕日前幾天的一個安靜的晚上，」他開始說，「城門都已照常關閉起來了，守衛兵都睡在門邊。街上寂靜無人，本地人都已在他們簡樸的石室裏睡熟。天上沒有月，所能看得見的亮光，只有跳舞酒店裏汗穢帘幕後面所漏出來的燈影，在那裏，還有一些本地的作樂者，在和那些時常奉承他們的姑娘們尋開心。」

「突然遠地有着騰騰的馬蹄聲；漸漸地響起來了。天暗得來一些也看不見，守衛兵不敢向前，要想等那些看不見的騎者走近時，去叫醒衛戍軍。漸漸地，在黑暗中也能看出那些騎馬的人了。他

們都是安哈拉人，許多人的鞍子上，都橫着一個失卻知覺的人，有如一袋馬鈴薯。大約有五十個騎者，他們都聚集在城門前。他們的領袖要求和守衛兵的隊長說話。

「快些，」他說。「我們一刻也不能多等。」

「隊長出來了，騎者都進來了，直接就往省長地方去。」

「他們報告說，在哇爾哇爾發生了衝突。他們鞍子上所帶來的，是二十八個受傷者。在戰場上還有已死和將死者八百餘人。」

我覺得在離哇爾哇爾沒有多少路的地方，聽得這樣的話，很有些緊張，但是就在這個「佳節」的晚上，我還要多打聽些事情。原來治療那二十八個受傷者的醫師，卻正來請我去和他吃夜飯。

這位醫師，住在城外的瑞典教會區域裏，我忘卻了城門在八點鐘已經關閉。我要出去赴席，我只有偷跑，因此我便很快地跑到城門邊，直向守衛兵走去。

「Ani hakin」我喊着說，意思是「我是醫師。」

我的詭計成功了，城門開了。我在暗路趕快走着，將我所能看得見的亮光作目標，因為我知道

教會醫院自己有電燈的，也知道有亮光的窗戶，一定是醫院。

我到的時候，醫師是在醫院裏。他在割治着一個血液中着大毒的男童。他假使要活，必須將他的大腿割去。醫師突然出來了，還穿着白衣服，領我進了消毒室，他洗着他的手。他很頹喪。

「這是太遲了，」他說，「叫我也無能爲力了。這在他的左腿之上，本來只是一個疔瘡，事情很小，假使他早些來，我可以治好他。但是他的父母將他去叫本國郎中看，等到他送到此地來時，熱度已經一百零五度了，人也沒有知覺了。我們在這裏的工作是困難的，請相信我！每一個死在這裏的窮苦人，都叫我傷心。」

死在手術檯上的小病人，取出了手術室。醫師再領我進入他的休息室。這是一個有着簡單傢具的平常房間，但是手術上所用的器械，卻在一個玻璃裏發着光。

「我到此也不過幾個月，」醫師解釋着說，「你現在所看見的一些東西，都是我盡力設法來的。現在已進步了，你假使兩三個月之前也曾來此看過的，就可以注意到牠的變化了。」

醫師是我的同胞，匈牙利人，畢業之後，曾得過獎學金，到過紐約。在那裏藉着洛基法勒（Rock-

Refeller——卽煤油大王）基金作着醫藥研究。他所專長的是血病和熱帶病。他是他同時代中最有希望的諸醫師之一，他的前途一定是遠大的。他在紐約研究了十二個月，他覺得他自己的學問還不夠，要想到一個國家去，在那裏，他可以研究那傳染全國民衆而非個人的疾病。阿比西尼亞似乎便是他所要去的國家，所以他就動身來了，想在這裏稍爲住一些時間，就回本國去。可是現在，他的病人都纏住了他，他再也不忍心離開他們了。

「留在這裏，是我的責任，」他告訴我。「這些阿比西尼亞人需要着我。他們都爲可怕的疾病所苦，我並非過甚其詞，我要說，全人口中有百分之九十都患着梅毒或傳染的眼病。他們並非難於醫治的人，我已經證明，他們對於灑爾凡散（Salvarsan——卽六〇六）的噴洗，立刻都有反應。治療第三期的梅毒病人，只需要治療歐洲人的一半時間。但是我們沒有灑爾凡散，政府也沒有錢，我們只好各事向教會請求。可是教會也正和任何機關一樣，鬧着經濟恐慌。」

「在這地方的阿比西尼亞人和其他種族的人，抵抗創傷的力量很大，因爲他們有着和象一般的堅皮，子彈打到他們身上，是否受傷，他們竟不大注意。但是他們抵抗不住疾病。有一次，一個本

地兵送到我的地方，已經被他的敵人殺得半死，在三天之內，卻就能離開醫院。但是等到他後來爲了胃裏有些稍爲不舒服而再來時，我竟不能挽救他，在一星期之內他就死了。我不但要治療我的病人，我必須向他們解釋，我不是他們的郎中，是一個正當的醫師。」

這位年輕醫師柏達爾 (Franz Padar)，寧願在此像充軍般作着苦工，而不回歐洲去創辦大事業，給了我一個非常的感觸。

我們到了他自己的住屋。他有一個小的實驗室，在那裏他作着他自己的法塞曼反應 (Wassermann-Reaction) 試驗，因爲他既沒有時間，也沒有金錢，去到埃及或歐洲作這種血液試驗。這是一個不平常的試驗室。啤酒瓶當作了試驗管，他自造的蒸溜水的器械。此外他卻還有時間每天診治七八十個病人，施行七八次割症。假使他能藉此獲得酬報的，他的生意就大有可觀了，而他卻只由教會給他十五鎊一個月。

將一張桌子放在他的花園中，我們吃着歐洲式的夜飯。我們一共有五個。醫師和我，和三條血獾狗，牠們和我們一同吃着。

「假使你不來，我們便是四個，」柏達爾醫師告訴我，「因為我在這荒野之處是沒有客人的。」
狗突然不安靜起來。牠們離開了桌子，在園中往來走着，並不叫，只是喘着氣嗅着鼻。

「啊哈，鬣狗們在來了！」柏達爾說，我們就搬到裏面去吃我們的飯。我們剛剛坐下，牠們果然
來了一條一條爬過了一道坑，那坑遠在花園的那一端，本來作着界線的。牠們的樣子非常的瘦，我
不禁爲這些將要餓死的野獸可憐。

「我以爲鬣狗只吃腐屍，」我說。「爲什麼我們必須逃開牠們？」

醫師微笑着。

「你是不曉得阿比西尼亞的鬣狗的。牠們一些也不像別地的鬣狗。牠們餓的時候——牠們
又時常是餓的，——牠們非常的鹵莽，對於生物和腐屍一般的危險。看！」他指着窗外。「牠們甚至
還攻擊狗呢！」

血鬣狗和鬣狗在外面開始激戰了。醫師繼續談着：

「誰遇到了這些野獸，必有危險。吃醉的阿比西尼亞人，夜間滾在路邊睡熟了，明天他們便被

牠們吃掉，乃是常有之事。」

血獾狗現在佔了上風，將鬣狗都逐出去了，我們又搬到另一個房間裏去，以避開牠們咆哮的煩擾。

「鬣狗，」柏達爾接着說，「將在這次戰爭中佔一重要的地位。」

我們既然談到目前流行的話題，我就抓住了機會，問他關於那些受傷人的事情。

「是的，」他回答，「我只治療了少數這些受重傷的人。他們到我地方時，都已失卻知覺，因為他們身上受着重傷已經十四天，又因失血，所以羸弱極了。但是在他們來哈拉爾的路上，一個也沒有死，雖然運送他們的情況是非常壞的。他們在夜裏到的，我在我們所能找到的各種煤油燈之下，一個一個地治療他們，二十八個人都救活了。」

柏達爾醫師然後將他所攝的他們受傷的照片給我看。

「這些是有趣的收藏。他們大多數是受的子彈傷，但是這些照片則表示他們有些人受了炸彈碎片的傷。意大利人說，他們在哇爾哇爾並沒有施用飛機和坦克車，從此可見是謊話。阿比西尼

「亞政府要想買這些照片，可是我只好拒絕。我既然是一個歐洲醫師，無論如何，我總不能取出這種恥辱的證據來反對一個大國。這是「醫師的兩難之處。」」他微笑着，「至少總是奧迦登「醫師的兩難之處。」」

「你想那裏共有死傷的人多少？」我問。

「阿比西尼亞方面是八百人，意大利方面則大約一千五百人。當然比了歐洲同樣的打仗，數目要小得多，但是打過之後，那裏卻沒有人來將傷者擡去。雖然那裏也有一個紅十字會，他們也不能多做什麼，因為那地方遍是草原和灌木。在黃沙漫漫之中，也有一些地方長着長林豐草。受傷的人就都躲在那裏。打仗是在白天，而因為遍地都有各種野獸的蹤跡，所以救傷的人便不敢在當夜立刻工作，受了傷的人，雖不死在子彈上，都死在野獸的口中，到了明天，還剩一口氣就祇有這二十八個人了。奧迦登省在歷史上是最可怕的戰場，被送到牠的沙漠裏來的歐洲人，都沒有命的。」

「在哇爾哇爾有歐洲人受傷麼？」我問。

「沒有。兩方面軍隊中都是本地兵。但是意大利終於不能藉着牠的阿斯卡里人（Askaris）」

以獲得什麼成功的，因為這些黑種兵，當然和邊界那邊的同胞表同情的，意大利定須用白種兵開戰。」

「那地方合於衛生麼？」我問他。

「合於衛生？假使誰帶着足够的金雞納霜，又睡在蚊帳裏的，那地方就不會不合衛生了，但是我像不出，意大利人在他們的戰壕中怎樣安排這些事情。歐洲人還有另外一個比瘧疾更可怕的病呢——發瘋。在這裏，神經緊張得太過度了，因為兵士必須提防着各種事情：提防着敵人，他們的食物，他們的水，彈藥，司令部發來的命令，和戰爭的本身。年輕的歐洲人，將覺得難於忍受這許多。我自己也寧願不管這些事情的！」

已經半夜裏了，我必須回旅館。

「你自己不能去了。你將永遠回不到城裏。等一下，我用車子送你。」

他開出了他的汽車，我們就動身，但是我們沒有走什麼路，我們只好停下來。

「車胎刺了一個洞，一定在這裏！」他賭着咒，走出了車子去檢查。一隻車胎扁了。

他在輪子上工作了一點半鐘，『就在那裏，』鬣狗每夜嘯聚的地方。牠們走來走去，被車上的頭燈迷眩了；但是醫師並不爲牠們所擾，和車胎修好，然後打着氣。這是一件慢工作，因爲打氣筒太舊了。那時我躲在車中，因爲那些野獸環走着車子，眼睛裏發着惡毒的綠而黃的光，我實在有些受不了。

終於弄好了，我們鬆了一口氣，開向城門去。我們在那木門的前面停了下來，醫師拚命揪他的喇叭。誰也沒有動靜。我們叫喊着、呼號着，可是一切都是徒然。守衛兵在城牆那面依舊睡着，好像他們並沒有聽見什麼。

『唔，沒有別的辦法了，只好睡在車子裏了，』憤怒着的醫師如此說，他自己就在前面的座位上躺了下去，而且立刻就睡熟了。那夜，我一些也不能合眼，我只在三點鐘，城門開了之後，纔睡熟了，我回到了我旅館中的寢室裏。至少我在那裏沒有遇到鬣狗的危險。

第二十七章 奧迦登的黃地獄

我們在阿迪斯阿巴巴向皇帝的私人祕書辭行而將出發往奧迦登時，我向他請求皇帝給我書面的護照。

「那不是必要的，」喬吉斯回答說，「他們已經用無線電報通知那地方的省長，叫他盡量幫助你了。」

喬吉斯的神情嚴正，似乎他相信他自己的說話的，假使我不是在阿比西尼亞已經住過七星期，也許我真的不加注意而出發了。可是我在這裏如此長久，已經使我懂得虛偽了。

「你自己恐怕也不相信你說的話罷，喬吉斯先生，」我俏皮地回答着。「爲什麼你不老實說，你不喜歡我往奧迦登去？」

「我說的是實話，皇帝已經答應了！」

「那末他的正式的護照呢？」

「好好！後天罷！」

「後天」兩字，在這裏就等於斷然的拒絕，所以我只好沒有得到皇帝的護照而動身，聽憑我自己的運氣。他想我也許會在哈拉爾遇到一個省長，他有着阿比西尼亞人著名的觀念：『天和阿迪斯阿巴巴，離這裏都很遠，』在安哈拉語中說起來，便是：『皇帝的命令是及不到的。』而且那些獨立的，收通行稅的人，假使你將『費，』或說買口錢（Hush-money），付給了他，他就會事事聽從你，這也增加了我出發的勇氣。

但是即使我沒有取到皇帝的護照，我至少向我的朋友海里麥康能（Ato Haile Makonnen）獲得了一封重要的介紹信，他是那時在哈拉爾的稅關監督，曾經爲了私運的一件案子，到過阿迪斯阿巴巴的。這封信是寫給哈拉爾市長阿斯福的，其內容如下：

阿斯福先生大鑒：

你好麼？我很好。帶此信來的人，是我的朋友，新聞家發拉哥先生，他很想往吉吉迦（Jijiga）

和日洛格比(Gerlogubi)去。他是一個可尊敬的人，我國的朋友。假使你幫了他的忙，就是幫了我的忙。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七日，寫於我在阿迪斯阿巴巴的自家裏。

麥康能。

上面的日子是按着阿比西尼亞曆本寫的；我們的一九三五年就是他們的一九二七年。

這封信，實在比了皇帝的護照還要有價值。我在哈拉爾，將牠給阿斯福看，他看過之後問我說：「你在什麼時候要去？」

「立刻。」我用力回答着。

「好，後天罷。」這位市長微笑着。

「我們折中辦理，就是明天罷。」我再回答，因為在這國裏，是通行爭論的。可是他不肯通融。

「這不是容易的事，」他告訴我，「不能在阿迪斯阿巴巴的眼光來看這事的。在阿迪斯阿巴巴的人，並不知道這裏的事情。他們一遇見旅客，就將他們送到我們這裏來，不曉得我們是必須負責的。無論如何，你必須立下一個筆據，說你的旅行由你自己負責。你要去就去，可是你冒自己的險！我們當然竭力來保護你的安全，所以我們可以準備一個旅行隊。我將差我自己的人一同和你

去，你能够倚恃他們。阿勃拉可以護送你。再會！

就在這天下午，我接到了阿斯福一封信。

「旅行隊將於明晨四時出發。早些到市政府來！」

這天我第一次在上午四點鐘看見了阿比西尼亞。太陽尚未起來，但是在微光中我已可以看出天已在發白了。街上擠滿了人，大家都蹲在地上，在警察面前爭口舌，好像這已是日中而非破曉。阿比西尼亞人是個早起者，天一亮，他就睡不着，要緊走到門外去。

可是阿斯福卻是例外，雖然他說四點鐘，他卻在八點鐘之後纔來到，而且還只有他一個人，毫無旅行隊的影蹤。我要發脾氣，也是徒然的，我忍耐着，總算再過了兩點鐘，我動身了，——在阿比西尼亞守時的紀錄。

我很興奮，因為到底人人心中總是有些傳奇性的，所以我騎着騾子往吉吉迦，而不像十星期以前在柏林那樣的乘坐汽車，我感到了無上的愉快。

陪我同行的人非常多。這條路，預備要走五天，但是阿斯福並不含糊，爲我們準備了兩星期的

糧食，而且他也預先差人在我們的前面，通告我們所要經過的各地的酋長，命令他們供給我們所需要的一切東西。我們的行囊，都裝在驢子身上，牠們艱難地走着。我的護送隊是二十五個守衛兵，騎在阿比西尼亞的驢子上，而我和阿勃拉則騎着意大利驢子，結果是我們總比他們走得快些。爲了這些阿比西尼亞畜生，正和阿比西尼亞人自己一樣，年紀輕輕，便都老態龍鍾了。軍隊中也有一些意大利種的好驢子的，但是牠們預備戰爭時纔用，兵士們是難得看見牠們的。

你一騎上這種畜生，最好你一切就不要擔心，因爲這種旅行隊並不用幾分幾秒來計算時間，而用星期和月分來計算的；時間老是停頓着，就好像地球已經突然停止，不再繞行太陽了。誰也不急急忙忙要趕向前去，那些驢子當然更其走得慢。在路上不知有幾次，這些畜生突然回轉來朝着哈拉爾跑，我們就只好等着，直等到牠們受了勸誘，再肯向吉吉迎走。

阿勃拉時常奔向前面去探詢。

「我們必須極端謹慎，」他說，「因爲住在這地方的諸部落，都很激怒，即使你說我們不是意大利人，也沒有什麼大用！」

「是的，我也聽見過野蠻的奇幻的故事的，」我說，也有些受着嚇。阿勃拉則更其一本正經的樣子。

「那不是奇幻的故事！那是可怕的，可是很普遍的風俗。這些台那吉爾戰士，在娶親之前，一定要弄到一些戰勝的紀念品的，而一個白種人卻又可以等於三個本地人！」

在奧迦登的旅行，顯然成爲危險的事情了。阿勃拉領我們還走着行旅隊時常走的路徑時，我們是不必怕懼攻擊的，只有我們到了更爲孤寂的地方，我們的確有危險。在奧迦登，外交是不懂的，各部落只知道實際的事物。在他們看來，戰爭並不是將來也許會發生的事情，只是一件事實，而且他們並不厭惡，因爲他們是喜歡打仗的。他們既沒有帝國主義的目的，也沒有愛國的目的；他們只是要殺人，不管殺的誰。假使真的沒有人可殺，那末鄰近部落的人也可以應急，不過他們最喜歡殺意大利人。

一個阿比西尼亞邊境委員會的主要工程師德國人佩芝 (Kurt Beitz)，被一個台那吉爾部落，用最可怕的方法弄死了，皇帝立刻就派懲戒的兵到奧迦登去，可是對於這些叛徒，卻也沒甚效

用。在奧迦登，每一棵樹背後都掩藏着死神。

在我們如此談話以後只二十分鐘，我們就遇到了一隊騎馬的台那吉爾人。他們讓我們過去，等到我們已走了些路，他們就衝上來投擲着有毒的槍矛。阿勃拉喊着說：

「他們是世界上最善於投槍者。他們一到七十碼之內，就能投得百發百中。」

「我們怎麼辦呢？」

「最好還是停下來。」

我們拉住了我們的騾子，阿勃拉走下了安靜地等那些台那吉爾人走近我們。他們只有六個人，但是不到一刻鐘，我們就被五六十個人所包圍起來了。阿勃拉會用他們的話和他們談，並且會使他們安靜，但是他們自始至終總帶着懷有毒意的高興，握着他們拙笨的刀。

到現在，我已經騎着騾子走了五個鐘頭了，雖然在一起首我是催着快走的，現在主張大家下騎而紮起住營來的，卻就是我在日落之前就休息，在這裏是從來沒有的，但是我實在再也走不動了。

堅實的供睡眠用的篷帳支起來了，火也點着了，而白天的炎熱也正在漸漸降下去。有利樹發着夜晚的氣息，毛羽燦爛的鳥類，繞着我們飛；大自然是繁茂地綠着，我們好像在作野宴，並不是往戰場去。天黑了，我們就點起我們的炭精燈來，吸引了數不清的飛蟲。阿斯福給我的貼身僕人回教徒麥默（Mahmud），給了我一枝鎗。我的鎗這的確是一枝好鎗；是七·九口徑的毛瑟鎗，由軍械庫中取來的。

「我已經裝好子彈了，先生，」他告訴我。

「那是必須的麼？」我問。

「是的，你必須將牠裝好了子彈睡，先生，」他回答。

這話聽來很刺耳，可是我只好脫了鞋，解鬆了領口，帶着裝好子彈的鎗，爬進我的蚊帳去。麥默帶進了一盞炭精燈，跟進了一大隊的飛蟲。

「我用這枝鎗打誰呢？」我問他，因為我還是有些心神不寧。

「還是帶着牠的好，先生。野獸夜裏要到此地來喝水，而且台那吉爾人總是不懷好意的。」

阿勃拉在守着夜。奧迦登是危險的。

這是我第一次睡在非洲曠野裏。不久，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的可怕的音樂會開場了。我辨別不出各種的聲音，但是蹲在我牀後的麥默，卻給了我必要的解釋。

「那是一頭獅子，先生，那是一頭驢子，那長嚎的聲音是一頭鬣狗，」他喃喃地說着。

鬣狗比了任何其他東西更加嚇着我。牠們走到我的篷帳的十碼之內，那樣可厭的號叫，我一世總不會忘記的。若干看夜的人毫不惡心地將牠們趕開了；他們是看慣這些野獸的，因為牠們在阿比西尼亞很多，阿比西尼亞所懼怕的，只有在野獸長著「人面孔」的時候。這樣，阿比西尼亞人也只好逃走了，因為這是鬼出現了，但是當然這話只是一種傳說，從來沒有人看見過。

我對於這些夜樂正有些習慣起來的時候，突然又有一個新的聲音來嚇了我。我想這一定是鬼在我篷帳門口笑着，可是這卻是鬣狗的猙笑。

我想起那些歐洲兵，他們必須要睡在奧迦登中心地的露天壕溝中，而不能睡在堅固的篷帳中。我不打算那夜我還能睡得着，可是過了半小時，疲勞戰勝了恐懼，我睡着了。

第二十八章 猴戰

我沒有受擾，一直睡到五點鐘，那時麥默輕輕地搖醒了我，我們就拆營。

我們經過了許多小村落，在我們還沒有走遠時，我們又看見了若干茅棚。阿勃拉指着牠們說：「蓋里部落就住在這些草舍裏。他們在這裏很少，完全是無害於人的。」

我很喜愛我的鎗，我爲牠取了一個好聽的名字，叫『小毛瑟』，有時就稱之爲『毛西』(Mausi)。我們立刻就到一個小村莊的『中場』(Main square)上，有酋長和村長迎接我們。酋長是一個年輕貌美的安哈拉人，到這裏還不長久。阿勃拉下了騎，鞠了一個躬，介紹了我。這位酋長名字叫塔法拉(Ato Taffarra)。他在阿比西尼亞軍隊中是一個少校。他所帶領的三千人，駐紮在離村莊不遠的地方。他正從書阿省帶他們走了四星期的路到這裏。他也騎上了他的騾子，我們便一同去看他的軍隊。

將阿比西尼亞的兵士和他們的設備當然不能和歐洲兵士比較。塔法拉少校的兵士，就只有鎗，和爲國而死的機會。

這些兵士，離開哈拉爾時，已經補充好彈藥，這事使他們覺得戰爭是一件美事，因爲他們從來沒有取到過彈藥。

塔法拉將戰爭的計劃告訴了我，因此我知道了許多。在阿迪斯阿巴巴，我只看見近代的軍隊，由比利時和瑞典的軍官在訓練着。可是在這裏，我看見了愛西歐比亞的舊式兵士，他們的戰略，依然和許多年代以前他們祖宗的一樣。他們對於戰爭，顯然有令人驚異的天性，這種天性，將使他們在這以弱敵強的戰爭中，有得勝的可能。

這些苦惱的兵士，可以歡樂一下了。他們已經好久沒有吃到正式的食物了。塔法拉已經向人民地方徵取了十七頭牛來，伏特也在火上煮着，印歌拉則放在草上乾着。空氣中遍是強烈的胡椒氣和煙。兵士們當他們的同伴在烹煮着好久沒有吃到的食物時，都木然等待着。他們已沒有精神，似乎一切希望都沒有了。

他們中大都生着病，顯然是營養不足。幾個星期之後，我看到羅馬發出一個消息，說塔法拉的兵因為患赤痢，死去了大半。這當然是靠不住的；但是他們那時的確在患着胃病和腹瀉。因為他們四星期的步行，都在沙漠中，只找到三口比較乾淨的井，此外就只好喝汗水。

生病的人，只好吃他們惟一的藥物，金雞納霜，這當然對他們是有益的，但是他們吃得太多了，以致他們的病反而加重起來。在路上，他們吃着他們能射到或找到的任何東西，他們是心足的，因為他們不知道在前線的兵士，比了他們，生活要豐富得多。

膳食準備好了，我就傍着阿勃拉和塔法拉坐下來，吃着伏特和印歇拉，喝着也是徵取來的蜜酒。這酒作了奇事，在片刻之間，本來沈寂如墓地的兵營，立刻熱鬧如市場起來。人人都變了，高興鼓舞着。蜜酒的力量，早已有人告訴我聽過了。

『供給食物！』懂得那些情形的人，有一次對我如此說。『有什麼用最要緊的他們應該有蜜酒的軍糧。他們一喝醉，就拉不住他們，誰要是碰到這種喝醉的阿比西尼亞軍隊，就是倒大霉！』

塔法拉似乎懂得這種特性的，不論在什麼地方，他都使他的兵士有蜜酒喝。我深覺得，蜜酒的

供給，比了彈藥重要得多，他們一定有很多的蜜酒在軍營中存儲着。

我們吃着，喝着，按着本地客氣所必要的呢着氣，而塔法拉則滔滔不絕地斥罵着歐洲人。雖然我在戰場上也可以聽到甚至更加清楚的說話，但我聽見一個酋長公然如此說法，還是第一次。平常他們總只說些好聽的話，遵守着阿比西尼亞的古話：『進入你口的是有益於你的，出自你口的是害你的！』

我們本來是吃着好飯的，假使在這裏將兵士們所吃的伏特和印歌拉吃得太多了，也許是不客氣而不識相，所以我們立刻就告辭，向吉吉迎進行。麥默走往前面去了，因為他是索馬里人，在這裏，他有回家之樂。他去了兩小時，我們正在記掛他時，他在地平線上出現了。他顯然很興奮，一手據鞍，一手向他背後打着手勢。我用望遠鏡看着他，能够看見他在大喊，但是太遠了，聽不出來。

他奔向我們時，我們都立定了。他用安哈拉語含糊地說着，我向他所指的方向看過去，也不見什麼。突然，我看出了一大塊黑的東西，在移動着。我又在我的鏡中看出牠們不是人。牠們一定是野獸。獅子、豹、或者胡狼。這是野獸不出來的白天，出來了倒可以給人打來大嚼一頓呢。

阿勃拉騎着向我走來。

「我希望牠們不是獅子，」我說。

「不是！」他回答，面色非常嚴重。「牠們不是獅子。牠們是比獅子還壞的東西，猴子。」

猴子！我很想笑，但是阿勃拉嚴重的面色使我考慮起來。

「牠們怎的會比獅子壞？」但是他沒有回答，不過喊着說：

「我們必須立刻避開！」

他將驢子轉了方向，我也那樣作，盲目地跟着他，其他的人早已後退，便一同奔着。本地人最知道有危險的地方。可是我們已是太遲了，因為猴子隊已經看見我們，現在用着可怕的速度向前衝來。幾分鐘之內，我們便被這些噤噤聒聒的隊伍包圍了起來。其中有一二頭長得很大的狒狒，但是大多數都是黑的和白的「格里撒」（Girga）猴子。牠們大約有四百頭。

阿勃拉注意到我落在後面了，他是奔在前面的，所以便拚命的喊我：

「快逃你的命！」

他先實行，大家立刻突圍而出。猴子跟着我們，假使沒有狒狒在裏面激動牠們，這些猴子是無害於人的。我必須承認，此生我還想做些事情，所以也就奔着避開牠們。現在我纔知道，牠們成了大羣便危險了。這一次牠們非常的衆多，因此阿勃拉不敢冒險多立停一會。

牠們依然追着我們，可是阿勃拉覺得現在是用鎗的時候了。他發出了放鎗的命令，他自己便放了二十五鎗。衛兵都施用着他們的極劣武器，甚至我也嘗試了「毛西」。我們並沒有停下來看我們所發出的子彈，只是拚命逃。

噦噦聒聒的聲音，變成了高喊，似乎那些猴子還在跟着我們，可是正當我們準備被牠們追及時，牠們停起來了，聚繞着牠們的死者，然後突地退入了灌木叢中。

我們在回來之前，又等了半小時，因為我們恐怕牠們也許埋伏在那裏等我們。然後我們差麥默去探探路，他打記號給我們，表示沒有危險了。我們奔了回來，想去看看那些死猴子，可是牠們都沒有了。牠們的同伴已將牠們帶去，血流成渠，證明了我們的彈未虛發。

「真僥倖，還算沒有糟透，」阿勃拉喃喃地說。

現在我們必須趕緊走，以補償我們所損失的時間，因為我們必須在黃昏前趕到吉吉迦。再在露天住一夜，也許是在和我們自己的性命開玩笑。

第二十九章 奧迦登的五個問題

吉吉迦在哈拉爾北四十哩，但是我們沒有等到夜，就到了這裏，睡在當地的唯一旅館中。這旅館有兩個客房；每一房裏有許多可怕的洞穴和兩張牀。牀與牀之間的低桌點着一枝蠟燭。蚊帳非常厚，以致你看過去連毯子都看不見，不過無論如何，我們總是住在有厚壁的石頭房子裏了，不住在危險無窮的荒涼的沙漠中。

第二天早上我醒了起來，很高興我到了吉吉迦。五星期之前，我就想到這裏來，這是我在歐洲所沒有聽見過的地方。我在阿迪斯阿巴巴時，大家時常勸我不要來。現在我總算達到我的願望了。就是用阿比西尼亞人的說法，吉吉迦也不能算作一個城鎮，只是一個村莊，而且是一個壞的村莊，因為牠一半像歐洲人的居留地，只有一半像本地的村莊。牠位於一條很重要的道路上，所謂道路，未免言過其實，不過是自哈拉爾到吉吉迦的一條小徑罷了。不過路雖如此壞，運貨汽車還是

在上面走着，牠們響着經過我們時，我總要想，我坐在騾子的闊背上，是何等的舒服。

經過吉吉迦的車輛，是往英屬索馬里蘭的港口勃勃拉（Berbera）去的。這個港口，對於阿比西尼亞很重要的，因為日本船就在這裏卸貨，然後用運貨汽車轉運，比了由吉波底用鐵路轉運，要便宜得多，鐵路運費之貴，竟使人不值得買這些便宜貨。軍械也是由這條小路轉運的。私運的人，將軍械卸在海岸上一個冷落的地方，然後或者由瑞拉，或者由勃勃拉轉運出去。這種私運，規模並不大，所運到阿比西尼亞的軍械，都是私人而非政府所買的。

過了吉吉迦，路就分歧了。更壞的一條是往日洛格比去的，而現在這條路則成了世界上最熱鬧的一條路。最近已在這條路上走過十萬以上的兵士，開往邊界去，而這個估計還是小而言之。一個在吉吉迦開酒店的希臘人告訴我，最近已經有二十萬人走過這條路了。

我在吉吉迦看見了三千個兵。在早上很巧的時候，我去看看他們的營盤，因為那時正在發出彈藥和鎗械。自己沒有鎗的人，等他們一到哈拉爾，就給他們鎗和少許彈藥，但是在他們晚上睡眠之前，必須將牠們交還給他們的軍官。這種小心，有兩個理由。第一、這些兵士第一次捏到鎗，恐怕他

們忽然不受管束，要發生危險，說不定要叛變。第二，在吉吉迦酒店很多，很容易使他們吃醉了亂放。在白天，軍隊在管束之中，不至發生意外，可是一到夜裏，他們就靠不住了。

兵士都排成了兩行。每一個人在第一行接到一枝鎗後，他就走到第二行的末尾去，領五粒子彈。鎗式自一八七〇年式的到一九三五年式的，各各不同，難得有兩個人恰正是同式的，但是所有的子彈則都是七·九口徑的毛瑟鎗所用的，所以有子彈而能作實用的人，爲數很少。他們似乎對於這事並不愁煩，無論如何，在他們看來，鎗柄還要重要些。而且他們有了子彈就滿足了，可用與否，毫不在乎。

我們離開了吉吉迦，去探視奧迦登省。走了三小時，我們纔看見我們離吉吉迦以後第一次所看見的生氣。這是一口井，深陷在地縫中。有許多粗陋的階層，一直掘到底，而且即使如此，裏面水也不多。在頂上，景象非常活動，但是他們取水的時候，男女分得很嚴，男女決不同時走下那些階級。他們的取水器，差不多一律是德士古殼牌的火油箱，每箱容四加侖。時常有些本地人，帶着這種洋鐵箱十二隻，在他們的騾子背上走上三五天，來取那可供一個月之用的水。取水的秩序很好，這些野

蠻的索馬里人立刻都變得和善而殷勤，互相幫忙而遵守紀律，但是等到他們離井二哩之遠，這種友好的態度就立刻忘記了，他們就要攻擊那在一小時以前他們親自幫着取水的同胞。

水是與迦登最嚴重的問題。我記起了阿比西尼亞傳說中所羅門王對西巴女王所說的話：「你的國裏沒有水，你的黃金、白金和金剛石，有什麼用！」

我自己那時覺得也缺少水，很想喝一下。意大利似乎準備着水的缺少的，因為我走過蘇伊士運河時，便看見許多運水的汽車。

另一個正在等候着那些侵入的軍隊的問題，便是這地方的本身。這是第二個問題。奧迦登的形狀，似乎已經發生戰爭了。地上有許多深的裂縫，看起來好像天然的壕溝，而實際只是爲了永久的乾旱。有時地上很多岩石，上面蓋着沙，所能看得見的生物，就只有仙人掌，有時牠也會變成一個青翠的樂園；但是這種繁榮的地方，至多也不過幾平方哩，一般人到此所得的印象，就只有荒涼，沙地接着石地，灌木叢接着無樹草原，這一地的草長得和人一樣高，那一地又寸草不生了。在這些慘酷的環境中，生活着兇猛的人類和野獸。大自然對於牠的歐洲客人，並不客氣。

溫度是一百三十五度，任何地方沒有樹，也沒有一些蔭處。我們的神經漸漸受不了了；我們的喉嚨都乾了，我們覺得非常的乏力。我們的騾子也是如此，漸漸地走得慢起來了。

我們的精力是最頹喪的時候，有五十個索馬里人圍繞了我們，我們出其不意，也來不及有什麼舉動。他們的繙譯說，在我們的僕役中，有一個索馬里人，欠着他們村裏一位姑娘八十個他拉。阿勃拉要想否認這筆帳，但是他們卻不容他否認。

「假使他付不出，那末你必須付。我們等這錢已是好久了。」

假使用武力以找出路，也許是發瘋，因為雖然我們武裝齊備，他們沒有鎗，人也不多，但是誰也料不到這地方會遇見些什麼，這五十個人也許立刻會變成五百個或五千個人的一枝軍隊。因此我們只好和他們討價還價地講價錢，結果搾去了我二十八個他拉，我和我的護送隊，每人各出「贖費」一他拉。誰還了償當然要一張收據的，所以就由阿勃拉寫了一張，由他們的酋長，用他的大拇指塗着火柴灰，在文字之下打了一個印記，作為「簽字」。我們離開他們，再向前進，將這第三個問題，此地的居民，暫時丟在腦後。

這些人在這地方掩藏起來是不難的。他們時常伏在草裏，誰也不知道他們是在等候誰，他們只時常埋伏着就是了，等到別人不注意的時候，他們便會像閃電一般跳出來。這地方有無窮的可以作掩護物的東西，這就是歐洲人的主要敵人之一。

我們討論到對我們的攻擊時，阿勃拉問我：

「你能想像在這地方的機關鎗攻擊麼？毫無目的物可以瞄準，子彈都埋入了草裏和沙磧裏。假使機關鎗已經瞄準了敵人的方向了，說不定他們恰恰會從另外一方面出現，在機關鎗手還沒放射時，他們便能將鎗手砍倒。」

我們對於將來戰爭的情形，講得非常清楚，阿勃拉在我們動身時是很不直爽的，現在卻很坦白了。

「阿比西尼亞人並不要戰爭，但是這些在邊界的野蠻部落，他們只想有什麼擾亂就好，並不注意他們要攻打誰。這些叛徒並非阿比西尼亞人，我們很喜歡取消他們。有幾個阿比西尼亞酋長，受了意大利人的賄賂，甚至爲害更大。他們是皇帝的敵人。他們已無法可以挽回，公然說，「還是意

「大利比海里塞拉西第一好！皇帝有許多敵人，他們都將對他作戰而幫意大利人來打倒他。」
這是奧迦登省的第四個問題。

第二十章 多恩蘭的國旗

我們這地方毫無目的地漫遊着，最近三個月中，這地方也不知吸引了幾千幾萬的阿比西尼亞人。我們知道他們駐紮在這裏，但是我們看不見他們。奧迦登和從前一般地荒涼無人。有時我們也遇到一些零落的住屋，裏面的人都爲貧窮、炎熱所困頓，因此不再麻煩我們，由我們走了過去。

我不懂，爲什麼人們要爲了這沙漠地打仗而死，一想到衝突的開始，真叫我們感慨系之。最初的願望，不過想將兩個殖民地聯絡起來，後來則變成了大規模殖民的野心。我很明白，意大利早就看出阿比西尼亞和意大利殖民地的不同了，一則前途偉大，希望無窮，一則只是在財政上加增負擔。所以我們便可以相信，意大利不但要保全牠爲大國的地位，還要更進一步，使獨立的阿比西尼亞變成意大利殖民地。

奧迦登使我沮喪。牠太單調而危險了。我真不懂，爲什麼要將一個國家的青年，送到這個沙漠

裏來，在這裏，他們只有飢渴而死，並爲野獸和蠻人所吞噬罷了。這似乎很不值得。這一片土地，總不能當作穩妥的戰利品。

我現在爲意大利人更比爲阿比西尼亞人擔憂。在這次戰爭中，將無所謂勝敗。意大利也許在幾年奮鬥之後，能够席捲阿比西尼亞全國，而達到牠的目的。或者墨索里尼能够在別人失敗的地方獲得成功，他的部下將士能够在這非洲最後的獨立國中成立一個屬國。可是這就要以流血爲代價，而阿比西尼亞的祕密財富，總也抵償不了將來要被打死的幾萬青年。誰也不必作一個和平主義者而如此空想着。只要在這奧迦登的黃地獄中住三天，也就够了。

在旁晚，我們回到了上午所走過的井邊。有許多野獸，都已到這地方來喝水，可是我們還能够將牠們趕開。水太好了，我們完全倚賴牠。

明天，我被一個陌生的僕役所叫醒了。

「麥默在那裏？」我問，但是他^不回答，我走出去時，阿勃拉在篷帳的前面遇到了我。

「麥默失蹤了。我們必須查查看，他偷了什麼東西去？」

我們打開了我的箱子，可是一看，我一些也沒有失去什麼。後來我記起了我的鎗。

「我也如此想，」阿勃拉說。「像那樣的一枝鎗，可以使一個無害的索馬里人，變成一個無所畏懼的盜賊。他偷這東西，當然是沒有困難的。」

「他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問，對他不免有些同情。

「誰知道！灌木叢中的道路是不能探尋的。他或者和其他這些人一樣，突然渴慕起沙漠來，而這鎗便成了他那壯膽的護符。但是這又不過是個裝飾品，因為他們是從來不擔心彈藥的。他完全不會注意到那件事情！」

「一些也不錯，我的行囊還在篷帳裏，不過不在我昨天所放的地方。可見得他曾取這東西在手中的，卻依舊沒有取去！」

我們回吉吉迦去的時候，阿勃拉一句話也沒有說。他已洗入冥想中，似乎正在將什麼東西推出他的心思之外。在我們就要到達這市鎮的時候，他騎着騾子向我走來，輕輕和我耳語，似乎怕什麼人要聽見的樣子。

「假使你不將我昨天所對你說的話寫出來，我就感激之至了。」

但是我沒有回答。

熱度仍是很高，天上雲在聚集着。我們趕緊走，希望在下雨之前趕到吉吉迦。可是我們太晚了。突然天好像破了，奧迦登就此將第五個問題顯示給了我們。

我們在雨中騎着牲口走，水從我們的面上直流下來，水汽如雲，從我們和牲口的身子上升騰而起。我們通身都溼了，但是我們沒有停止。至少我們想不要停止，但是實在敵不過那雨勢。過了半小時，我們到了一條早上還是乾涸的大河邊。假使我們要渡過去，我們一定要被洪流所沖去。

「要另尋別路是不能的，」阿勃拉說。「各處的情形，大都相同。我們只好駐紮在這裏等雨止。」

「這雨要下多少長久呢？」我問。

「幾小時，也許幾星期！我們只好存萬一的希望。」

在二十四小時之內，雨停了，大河不見了。河底裏乾得有如一年以來沒有下過一滴雨。這樣，我們不久就到了吉吉迦，並且直接就向哈拉爾出發。

阿斯福看見了我們，似乎放了一片心。

「謝天謝地，」他說，很熱烈地和我握着手。

「假使皇帝聽見我許你進入內地的，我也許因了我的不聽命而失去職位。但是我受了我的朋友海里麥康能之託，不能拒絕他。」

「海里麥康能已回來了麼？」我問。

「沒有！」這位市長答。「他已作勃拉塔（Batata）被派入內地去了。他懂得邊界的情形，這樣的人在那裏是需要的。喔，想起來了，你有一個電報在這裏。」

這是由阿迪斯阿巴巴轉發而來，聯合新聞社拍出的。這已經過了幾天了。「稍留以待後命」是電報中的說話。但是我想也不去想牠：我要離開阿比西尼亞。我想牠再也不能多給我些什麼了，我劇烈地需要休息和歐洲的環境，以便將最近幾個月中我的思想和感想，整理就緒。我發出了兩個字的電報：「不留，」然後就雇了一部運貨汽車帶我往狄里達華去。

我們在明天上午三點鐘動身。路是乾的，我們希望能夠趕上七點鐘離開狄里達華的列車。但

是估計錯了，直到十點鐘，我們纔到。有一個人使我們等了三小時。在阿比西尼亞，你必須準備這些意外事。壞的道路並不是惟一的阻礙。

這是星期三，我就必須在狄里達華等到星期六。這個省城比較舒服些，因為牠已被法國鐵路公司給予了一些法國氣派，但是我厭倦得說不出了。這裏有許多由鐵路所開設的店鋪和工場，用着許多法國人，他們知道使這地方變成故鄉生活的方法。這裏有電燈，有賣四星期前法國報紙的新聞社，有香水店，在大陸旅館裏更有真正好看的法國婦女，吃飯時換着衣裳，妝扮得美麗非常。還有天天開映的電影院，歐洲人則玩着勃立治（Bridge）牌戲。但是我卻覺得這地方無趣，因為牠未免不倫不類。

在星期六，我又在稅關裏遇到了那些阿比西尼亞人。我們的行李都在他們的腳邊打了開來，他們用他們的長棒，從頂到底搜查着牠們。他們都是異教徒，他們的話我一句也不懂。看情形他們不過要想在各種東西上徵稅。

在我的行囊中，有許多禮物收藏着，所以他們注視着我。我願意地為我的打字機付了稅，那是

當然之事，可是我卻不懂爲什麼要爲那些禮物付稅，那些禮物大都是由皇帝送給我的。假使錢要由這方式流回他的袋裏去的，他又何必送我這些禮物呢！

我將這情形解釋給稅關主任聽，他懂得了我的意思。他向我要護照看。這些東西我都帶着，有些是法文的，稅關職員很看得懂。然後爲了我自己尋開心起見，又將我的柏林地底列車月票給我看。他立刻就讓我走了過去。

這是我在阿比西尼亞的最後冒險。我們慢慢地走出車站，日中我們在阿衣卻(Aicha)吃着中飯，這裏還在阿比西尼亞境內。然後我們到了多恩蘭(Dounele)。列車停了一會。誰也沒有來麻煩我們的護照，車站上是空的。

惟一的活動是那在高桿上飄揚着的綠、黃、紅的三色國旗。我們經過時，我從車窗中望出去，向着這面阿比西尼亞國旗致敬禮，然後我又俯了頭出去，看着牠，直等到列車轉彎而不見牠爲止。再會罷，阿比西尼亞！

誰能料定我再回來時你還是自由的國家呢！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96288)

戰爭前夜的阿比西尼亞一冊

Abyssinia on the Eve

每冊定價國幣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Ladislav Farrago

譯述者

陳彬蘇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九六四上

最

(本書校對者王養吾)

榮

